



拍案驚奇

凌濛初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拍案惊奇凡例计五则

一、每回有题，旧小说造句皆妙。故元人即以之为剧。今《太和正音谱》所载剧名，半犹小说句也。近来必欲取两回之不侔者，比而偶之，遂不免窜削旧题，变是点金成铁。今每回用二句自相对偶，仿《水浒》、《西游》旧例。

一、是编矢不为风雅罪人。故回中非无语涉风情，然止存其事之有者，蕴藉数语，人自了了。绝不作肉麻秽口，伤风化，损元气。此自笔墨雅道当然，非迂腐道学态也。

一、小说中诗词等类，谓之蒜酪，强半出自新构。间有采用旧者，取一时切景而及之，亦小说家旧例，勿嫌剽窃。

一、事类多近人情日用，不甚及鬼怪虚诞。正以画犬马难，画鬼魅易，不欲为其易而不足征耳。亦有一二涉于神鬼幽冥，要是切近可信，与一味架空说谎、必无是事者不同。

一、是编主于劝戒，故每回之中，三致意焉，观者自得之，不能一一标出。

崇祯戊辰初科即空观主人识

拍案惊奇序

语有之：“少所见，多所怪。”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譎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昔华人至异域，异域咤以牛粪金。随诘华之异者，则曰：“有虫蠕蠕，而吐为彩缯锦绮，衣被天下。”彼舌矫而不信，乃华人未之或奇也。则所谓必向耳目之外索譎诡幻怪以为奇，赘矣。

宋、元时有小说家一种，多采闾巷新事，为宫闱承应谈资。语多俚近，意存劝讽。虽非博雅之派，要亦小道可观。

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广摭诬造，非荒诞不足信，则褻秽不忍闻。得罪名教，种业来生，莫此为甚。而且纸为之贵，无翼飞，不胫走。有识者为世道忧之，以功令厉禁，宜其然也。

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遗者，皆其沟中之断，芜略不足陈已。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贗，各参半。文不足征，意殊有属。凡耳目前怪怪奇奇，当亦无所不有，总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则可谓云尔已矣。若谓此非今小史家所奇，则是舍吐丝蚕而问粪金牛，吾恶乎从罔象索之？

即主观主人题于浮樽

前 言

凌濛初的《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通称为“二拍”，与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齐名，均为明末“话本”、“拟话本”的上品，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话本”源于唐代的“说话”，至宋代渐为盛行，且开始有刻本流传。“说话”就是说书、讲故事，“说话之事，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而仍有底本以作凭依，是为‘话本’。”（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话本”仅是故事的梗概，是供说书人去讲给观众听的。其间文人也摹仿话本编写小说，将故事情节铺展开来，供读者去看，这就形成了“拟话本”。

“三言”先出，“二拍”紧随其后，“三言”的最后一部《醒世恒言》问世的第二年，《拍案惊奇》也便刊行了。“二拍”受“三言”的影响很大，凌濛初对此毫不讳言，他说：“独龙子犹（即冯梦龙）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拍案惊奇序》）他作“二拍”，也是为了破今时“民佚志淫”的陋习。但“二拍”与“三言”也有不同处。“三言”主要是搜集了宋、元、明时期的大量话本给予选择和加工，其间虽也有冯氏的作品，所占比重很小；而“二拍”则基本上是凌氏的创作。凌氏的创作也有所本，用他自己在《拍案惊奇序》中的说法，是“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但他依据的杂碎事都很简略，因此“演而畅之”程度要较“三言”的润饰大得多。这一点，只要看一看今人谭正壁教授编辑的《三言两拍资料》就可以清楚。

话本也好，拟话本也好，它们的听众或读者，都是下层的百姓，称它们为“市民文学”，名副其实。“市民文学”的内容范围很广，作为白话小说的“二拍”，则更贴近市民的生活和意识。

“三言”、“二拍”以前的传奇、演义，总不离英雄美人，尤其是帝王将相。他们的事儿老百姓们也喜欢听，但英雄美人、帝王将相的作为，老百姓们做不到也管不了，毕竟隔着一层天。《拍案惊奇》四十卷，每卷一个主体故事，却都不说帝王将相。卷七写到唐明皇，但也只是个配角，主要是写僧道怪异事。卷二十八写了丞相冯京，内容却是说他的前身乃为玉虚尊者。这部短篇白话小说集甚至连当官的都不写。虽然有几篇牵扯到名门权贵，却只限于写他们的子女，又多没落到几乎和穷苦百姓一样的社会地位。有的故事主人公做了官，均是点染性的，并没有落实在“官”的身份上。如卷二十中的刘元普虽做过刺史，却已告老还乡。卷二十二中的郭六郎，原本富商，后花钱买了个刺史官衔，结果官没做成，反落得个当艸度日。书中真正写官的，至大是个县令，也仅卷三十九中的狄维谦一人。那么，占据第一主角、第二主角的都是些什么人呢？是商人、村夫、村妇、家丁、小厮、巡捕、妓女、僧人、道士、秀才和读书人，《拍案惊奇》四十个故事中三十五个是写他们。这些人，普通百姓自然都很熟悉的，这是《拍案惊奇》贴近市民的证据之一。

其次，作者在《拍案惊奇凡例》中说：“是编主于劝戒，故每回之中，三致意焉。”所谓“劝戒”，劝善戒恶也。注重社会效应，从人们日常生活易于发生的事件中，揭示出真、善、美和假、恶、丑，促人警

醒，这也符合市民的需求。听说书也好，看小说也罢，市民们总是以当时的标准寻找着做人的道理和规范。在当时的社会里，确是恶多于善。听听作恶的报应，心灵上多少可以取得些平衡，顶着生活的重压，偷偷地喘一口气。例如卷八劈头有一段话：“话说世人最怕的是个‘强盗’二字，做个骂人恶语。不知这也只见得一边。若论起来，天下那一处没有强盗？假如有一等做官的，误国欺君，侵剥百姓，虽然官高禄厚，难道不是大盗？有一等做公子的，倚靠着父兄势力，张牙舞爪，诈害乡民，受投献，窝赃私，无所不为，百姓不敢声冤，官司不敢盘问，难道不是大盗？有一等做举人、秀才的，呼朋引类，把持官府，起灭词讼，每有将良善人家拆得烟飞星散的，难道不是大盗？”这种话，恐怕只有老百姓爱听。作者不是空发议论，更有曲折动人的故事作依据，处于生活底层的人们怎能不欢迎呢？

还有一点，文学史家在评价《拍案惊奇》的思想内容时，总不免要指出它的宿命论倾向，这一点本无疑义。作者对复杂的社会诸现象，尤其是对贫富不均、世态炎凉的黑暗现实，找不到社会根源，于是只能归咎于“命”：人的命，天注定，要想改变现状，就得多行善事，待轮回到来生再过好日子。但是，还应看到另一面，作者并非一味地信神信鬼，譬如对佛、道两家便很有些大不敬，作者笔下的和尚、道士几乎没有一个好东西。请看卷六观音庵里的赵尼姑，卷十六西山观道士黄妙修，卷二十六太平禅寺的掌家大觉，卷三十一玄武庙道士何正寅，卷三十四翠浮庵里的众尼姑，卷三十九中的巫覡郭赛璞……一个个不是男盗女娼，就是坑蒙拐骗的不法之徒。佛门洞府，原也是藏污纳垢的所在，这岂不很富讽刺意味吗？可见作者对现实中的是是非非还是有清楚认识的，也能对那些以“妖言”感众的迷信把戏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只是感到无力改变现状，但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此而已。《拍案惊奇》反映出的作者思想境界和认识水平并不比“看官”高明多少，彼此处于平等地位，这也是它贴近市民的一个原因。

我们从男女婚姻和夫妻关系这一侧面，也能看出本书与市民思想的贴近程度。《拍案惊奇》涉及这方面内容的共有十二篇，约近全书的三分之一，所占比重不算小。歌颂爱情的专一，鞭笞朝三暮四的淫乱行为，这些并不为奇，可贵的是作者特别看重夫妻情份，尤其看重妇女的人格。卷二姚滴珠嫁与潘甲为妻，小俩口儿原也恩爱和睦，姚不甘受公婆的呵斥，出走遇骗，做了一富户的外室，以后案破，潘甲仍愿以姚滴珠为妻，并不嫌忌她的失身。卷六贾秀才之妻巫氏受尼姑诱骗，遭一泼皮奸污，想要寻死，贾秀才知道不是妻子的过错，极力宽慰解劝，而把仇恨对准了尼姑和泼皮。卷十六陆蕙娘不满丈夫让她设圈套骗人，后来遇到真心爱她的沈灿若，便以实情相告，抛弃了前夫而与沈私奔，沈也并不计较陆的过去。卷三十四尼姑静观爱上了秀才闻人嘉，为了达到结合的目的，静观竟要闻人嘉先与淫荡的老尼周旋。在这些作品里，注重的是夫妻感情，只要情之所钟，什么三从四德、贞操节守一类的封建戒律，也全不考虑了。这种思想绝非上层人士所能具有，而只能来自社会的底层。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只是想强调一下《拍案惊奇》作为“市民文学”的认识价值。至于它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可由读者自己去评判了。自然，书中的糟粕也很多，除宣扬因果报应外，像诬唐赛儿以白莲教号

召农民起义为“妖妇”，作者明显地是站在反动封建阶级的立场上去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统治思想会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市民也会受到封建意识的侵染。好在今天的读者对本书中的糟粕是不难识别和剔除的。

作者的思想意识与平民的思想意识很贴近，这也取决于作者的社会地位。

《拍案惊奇》的作者凌濛初，一五八一年生，一六四四年卒，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今湖州市）人。他十二岁入学，却一直科场困顿，抑郁不得志，长期以卖文为生，接触和熟悉的便是下层平民。直到崇祯七年（1634），他已五十五岁了，才以副贡生授上海县丞，那时“二拍”均已刊行于世。八年后擢升徐州通判，又两年为起义军所困，呕血而死。

《拍案惊奇》最早的刊本为明崇祯年间尚友堂刻本。此本国内久已失传，以后的覆尚友堂本、消闲居本等清刻本，不但卷数不足，而且颇多删改。所幸在日本至今仍保存着尚友堂刊本，据我们所知，一是题为“即空观评阅出像小说”《拍案惊奇》的四十卷本，一题为“即空观主人手定”《初刻拍案惊奇》的三十九卷本。关于这两种版本的情况，前人论述已详，基本认定：四十卷本为崇祯元年（1628）的原刊本，三十九卷本为崇祯五年（1632）《二刻拍案惊奇》刊行以后的再版本，盖已将原刊中卷二十三《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姨病起续前缘》移入《二刻拍案惊奇》，又将原刊中卷四十《华阴道独逢异客，江陵郡三拆仙书》重刻补为卷二十三。三十九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已于一九八五年影印出版，使国人终于看到了较完备的一种尚友堂本，是件大好事。最近日本游万井书房又影印出版了四十卷本，将足本《拍案惊奇》的原貌公诸于世，更令人快慰。对照之下，我们发现三十九卷本因版面字迹不清，易滋误认，甚至有经后人描改的。例如卷十“老婢子”的“婢”字因字形不清，易误认为“妈”字；卷十三“三五替人”的“人”错改成“入”字，等等。这就更可看出四十卷本的可贵。

我们这次整理本书，即采用日本游万井书房据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所藏尚友堂四十卷是本《拍案惊奇》影印本为底本。为保持原刻的本来面貌，除明显的错字予以订正外，一些虽有不畅却勉强可通的地方，一律不作改动。至于较露骨的个别污秽文字，则酌予删节。由于这次的整理本是以简化字排印的通俗读本，因此，凡繁体字均改排成相应的简化字，如“并辔”的“辔”改为“辔”，“媼女”的“媼”改为“媼”。而对一些明人小说中的习惯用字则不加改动，如“元来”的“元”字不改为“原”，“能勾”的“勾”字不改为“够”。

在注释方面，我们掌握的分寸大体以高中文化水平的读者理解起来是否困难，作为注释条目的取舍标准，书中多次出现的词目，只于最早出现时加注，复出则不再说明。由于知识所限，对一些我们不甚清楚的名物故实的条目，有的也作些探讨性的说明，或注云不详，兼有向读者和专家请教的用意。

对《拍案惊奇》的整理，先有王古鲁先生，继有章培恒先生，都作出很大贡献，其功不可没。我们在校注中，对他们的成果有所借鉴，特此说明。

陈迎冬 郭隽杰
1989年10月

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卷之一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鼃龙壳

词云：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材？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见在。

这首词乃宋朱希真所作，词寄《西江月》，单道着人生功名富贵，总有天数，不如图一个见前快活。试看往古来今，一部十七史中，多少英雄豪杰，该富的不得富，该贵的不得贵。能文的倚马千言，用不着时，几张纸盖不完酱瓿；能武的穿杨百步，用不着时，几簞箭煮不熟饭锅。极至那痴呆懵懂、生来有福分的，随他文学低浅，也会发科发甲；随他武艺庸常，也会大请大受。真所谓时也，运也，命也！俗语有两句道得好：“命若穷，掘着黄金化做铜；命若富，拾着白纸变成布。”总来只听掌命司颠之倒之。所以吴彦高又有词云：“造化小儿无定据。翻来覆去，倒横直竖，眼见都如许。”僧晦庵亦有词云：“谁不愿，黄金屋？谁不愿，千锺粟？算五行不是，这般题目。枉使心机闲计较，儿孙自有儿孙福。”苏东坡亦有词云：“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这几位名人，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总不如古语云：“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

说话的，依你说来，不须能文善武，懒惰的也只消天掉下前程；不须经商立业，败坏的也只消天挣与家缘：却不把人间向上的心都冷了？

见在——即“现在”。“见”为“现”的古字，明人小说中“现”亦多作“见”，如下文“不如图一个见前快活”、“见将绒线作对儿结着”的“见”即如此。后不再注。

朱希真——朱敦儒，字希真，洛阳人，南宋初期词家，著有词集《樵歌》。

十七史——指宋人称以下十七部史书，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

瓿（bù 部） 陶制坛罐一类的器物。此句用《汉书·扬雄传》“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之意，古代书稿为竹简木札，世人不加重视，令盖酱缸，犹后世将手稿当废纸处理。

发科发甲——指科举高中。汉唐取士分甲乙等科，后世因称科举为科甲。

大请大受——意谓委任重要官职，享有丰厚俸禄。“请”“受”同义，都是领受的意思，这里是指领受薪给、俸禄。

掌命司 迷信传说中掌管世人命运的神曹。

吴彦高 呈激，字彦高，建州（今福建省建瓯县）人，金代文学家。

晦庵——南宋时僧人，今仅存所引《满江红》词一首。

千锺粟——形容俸禄极多。锺，古代最大的容量单位，相当于六十四斗。

五行——古代认为木、火、土、金、水是构成世界万物的五种基本物质，称为“五行”，又以为人的命运也与五行相关，旧时算命先生便以五行来推算人的祸福。

苏东坡——苏轼，字子瞻，号东坡，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最杰出的文学家。

说话的 话本、拟话本小说中经常保留一些说书艺人的用语，听众称说书艺人为“说话的”，说书艺人称听众为“看官”。

看官有所不知，假如人家出了懒惰的人，也就是命中该贱；出了败坏的人，也就是命中该穷：此是常理。却又自有转眼贫富，出人意外，把眼前事分毫算不得准的哩！

且听说一人，乃是宋朝汴京人氏，姓金，双名维厚，乃是经纪行中人。少不得朝晨起早，晚夕眠迟；睡醒来千思想，万算计，拣有便宜的才做。后来家事挣得从容了，他便思想一个久远方法：手头用来用去的，只是那散碎银子；若是上两块头好银，便存着不动，约得百两，便熔成一大锭，把一综红线结成一绺，系在锭腰，放在枕边，夜来摩弄一番，方才睡下。积了一生，整整熔成八锭。以后也就随来随去，再积不成百两，他也罢了。

金老生有四子。一日，是他七十寿旦，四子置酒上寿。金老见了四子踉踉跄跄，心中喜欢，便对四子说道：“我靠皇天覆庇，虽则劳碌一生，家事尽可度日。况我平日留心，有熔成八大锭银子永不动用的，在我枕边，见将绒线做对儿结着。今将拣个好日子，分与尔等，每人一对，做个镇家之宝。”四子喜谢，尽欢而散。

是夜，金老带些酒意，点灯上床，醉眼模糊望去，八个大锭，白晃晃排在枕边，摸了几摸，哈哈地笑了一声，睡下去了。睡未安稳，只听得床前有人行走脚步响，心疑有贼，又细听看，恰像欲前不前相让一般。床前灯火微明，揭帐一看，只见八个大汉，身穿白衣，腰系红带，曲躬而前，曰：“某等兄弟，天数派定，宜在君家听令。今蒙我翁过爱，抬举成人，不烦役使，珍重多年，冥数将满，待翁归天后，再觅去向。今闻我翁目下将以我等分役诸郎君，我等与郎君辈原无前缘，故此先来告别，往某县某村王姓某者投托。后缘未尽，还可一面。”语毕，回身便走。金老不知何事，吃了一惊。翻身下床，不及穿鞋，赤脚赶去，远远见八人出了房门。金老赶得性急，绊了房槛，扑的跌倒，飒然惊醒，乃是南柯一梦。急起挑灯明亮，点照枕边，已不见了八个大锭。细思梦中所言，句句是实。叹了一口气，哽咽了一会，道：“不信我苦积一世，却没分与儿子每受用，到是别人家的！明明说有地方姓名，且慢慢跟寻下落则个。”一夜不睡。

次早起来，与儿子每说知。儿子中也有惊骇的，也有疑惑的。惊骇的道：“不该是我们手里东西，眼见得作怪。”疑惑的道：“老人家欢喜中说话，失许了我们，回想转来，一时间就不割舍得分散了，造此鬼话，也不见得。”金老看见儿子们疑信不等，急急要验个实话。遂访至某县某村，果有王姓某者。叩门进去，只见堂前灯烛荧煌，三牲福物，正在那里献神。金老便开口问道：“宅上有何事如此？”家人报知，请主人出来。主人王老，见金老揖坐了，问其来因。金老道：“老汉有一

汴京 今河南省开封市，北宋时为都城，又称汴梁。

经纪行 即生意行，做买卖的。

踉(jī)踉跄跄——犹如俗语所说“整齐”；这里形容四子“上寿”时排列有序，衣冠端正，礼貌周全的样子。语源《诗·大雅·公刘》“踉跄济济”，朱熹注：“群臣有威仪貌。”

每 宋元时人称代词的复数，同“们”。

则个 句末语气助词，多用于表示祈使、感叹的句子。

三牲 古代以牛、羊、猪为供品，称三牲；后来也以鸡、鱼、猪肉为三牲。

疑事，特造上宅来问消息。今见上宅正在此献神，必有所谓，敢乞明示。”王老道：“老拙 偶因寒荆 小恙，买卜 ，先生道：‘移床即好。’昨寒荆病中，恍惚见八个白衣大汉，腰系红束，对寒荆道：‘我等本在金家，今在彼缘尽，来投身宅上。’言毕，俱钻入床下。寒荆惊出了一身冷汗，身体爽快了。及至移床，灰尘中得银八大锭，多用红绒系腰，不知是那来的。此皆神天福祐，故此买福物酬谢。今我丈来问，莫非晓得些来历么？”金老跌跌脚道：“此老汉一生所积，因前日也做了一梦，就不见了。梦中也道出老丈姓名居址的确，故得访寻到此。可见天数已定，老汉也无怨处。但只求取出一看，也完了老汉心事。”王老道：“容易！”笑嘻嘻地走进来，叫安童 四人，托出四个盘来，每盘两锭，多是红绒系束，正是金家之物。金老看了，眼睁睁无计所奈，不觉扑簌簌吊下泪来。抚摩一番道：“老汉直如此命薄，消受不得！”王老虽然叫安童仍旧拿了进去，心里见金老如此，老大不忍，另取三两零银封了，送与金老作别。金老道：“自家的东西尚无福，何须尊惠！”再三谦让，必不肯受。王老强纳在金老袖中。金老欲待摸出还了，一时摸个不着，面儿通红；又被王老央 不过，只得作揖别了。直至家中，对儿子们一把前事说了，大家叹息了一回。因言王老好处，临行送银三两，满袖摸遍，并不见有，只说路中掉了。却元来金老推逊时，王老往袖里乱塞，落在着外面一层袖中。袖有断线处，在王老家摸时，已自在脱线处落出在门槛边了。客去扫门，仍旧是王老拾得。可见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不该是他的东西，不要说八百两，就是三两也得不去；该是他的东西，不要说八百两，就是三两也推不出。原有的到无了，原无的到有了，并不由人计较。

而今说一个人，在实地上行，步步不着，极贫极苦的；却在渺渺茫茫做梦不到的去处，得了一主没头没脑钱财，变成巨富。从来希有，亘古新闻。有诗为证。诗曰：

分内功名匣里财，不关聪惠不关呆。

果然命是财官格，海外犹能送宝来。

话说国朝成化 年间，苏州府长洲县 阊门外，有一人，姓文，名实，字若虚，生来心思慧巧，做着便能，学着便会，琴棋书画，吹弹歌舞，件件粗通。幼年间，曾有人相他有巨万之富。他亦自恃才能，不十分去营求生产，坐吃山空，将祖上遗下千金家事，看看消下来。以后晓得家业有限，看见别人经商图利的，时常获利几倍，便也思量做些生意，却又百做百不着。

老拙 老人的自谦词。

寒荆 谦称自己的妻子。荆，指折荆为钗，形容清贫朴素。

买卜 即请算命先生占卜算卦。

安童 随身伺候的小厮、童仆。

央 恳求。

财官格 格，星相术语，含有属类之意。“命是财官格”，犹如说天生是做官发财的命。

成化 明宪宗朱见深的年号，1465—1487年。

长洲县 旧县名，今并为苏州市。

一日，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他便合了一个伙计，置办扇子起来。上等金面精巧的，先将礼物求了名人诗画，免不得是沈石田、文衡山、祝枝山，拓了几笔，便直上两数银子。中等的，自有一样乔人，一只手学写了这几家字画，也就哄得人过，将假当真的买了，他自家也兀自做得来的。下等的，无金无字画，将就卖几十钱，也有对合利钱，是看得见的。拣个日子，装了箱儿，到了北京。岂知北京那年自交夏来，日日淋雨不晴，并无一毫暑气，发市甚迟。交秋早凉，虽不见及时，幸喜天色却晴，有妆幌子弟，要买把苏做的扇子，袖中笼着摇摆。来买时，开箱一看，只叫得苦。元来北京历诊却在七八月，更加日前雨湿之气，斗着扇上胶墨之性，弄做了个合而言之，揭不开了。用力揭开，东粘一层，西缺一块，但是有字有画值价钱者，一毫无用。

只剩下等没字白扇，是不坏的，能值几何？将就卖了，做盘费回家，本钱一空。

频年做事，大概如此。不但自己折本，但是搭他做伴，连伙计也弄坏了。故此人起他一个混名，叫做“倒运汉”。不数年，把个家事干圆洁净了，连妻子也不曾娶得，终日间靠着些东涂西抹，东挨西撞，也济不得甚事。但只是嘴头子谄得来，会说会笑，朋友家喜欢他有趣，游耍去处，少他不得，也只好趁口，不是做家的。况且他是大模大样过来的，帮闲行里又不十分入得队。有怜他的，要荐他坐馆教学，又有诚实人家嫌他是个杂板令。高不凑，低不就，打从帮闲的、处馆的两项人见了，也就做鬼脸，把“倒运”两字笑他，不在话下。

一日，有几个走海泛货的邻近，做头的无非是张大、李二、赵甲、钱乙一班人，共四十余人，合了伙将行。他晓得了，自家思忖道：“一身落魄，生计皆无，便附了他们航海，看看海外风光，也不枉人生一世。况且他们定是不却我的，省得在家忧柴忧米，也是快活。”正计较间，恰好张大踱将来。元来这个张大，名唤张乘运，专一做海外生意，眼里认得奇珍异宝，又且秉性爽慨，肯扶持好人，所以乡里起他一个混名，叫“张识货”。文若虚见了，便把此意一一与他说了。张大道：“好！”

沈石田、文衡山、祝枝山 都是明代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著名书画家，生活年代相近。沈周，字启南，号石田；文徵明，字徵仲，号衡山；祝允明，字哲，号枝山。

拓（tà 踏）——拓印。这里是指涂抹的意思，即很随便，不介意。

直 通“值”。

乔人 弄虚作假的人。

兀自 却是，尚且，还是。

对合 即对本，利钱与本钱相等。

妆幌——装模作样，假冒斯文。幌，通“幌”，即幌子，过去店铺门前表示所卖货物的招牌或标志。

历诊（lì 丽） 即口语之“入梅（霉）”，言北京黄梅天气较南方晚，七八月才入梅，正好霉变。诊，恶气、灾气。

合而言之 意谓粘成一团。“言”，吴音近“粘”；粘合，用书生八股腔说俏皮话，便成“合而言之”。

干圆洁净 意谓精光，什么都没有剩。干圆，空空荡荡。

趁口 吃白食、蹭饭吃。

做家 吴方言，又称“做人家”，后文多次出现，意即勤俭持家，会过日子。

杂板令——什么都知道点儿，又什么都不精通。

好！我们在海船里头，不耐烦寂寞，若得兄去，在船中说说笑笑，有甚难过的日子？我们众兄弟，料想多是喜欢的。只是一件，我们多有货物将去，兄并无所有，觉得空了一番往返，也可惜了。待我们大家计较，多少凑些出来助你，将就置些东西去也好。”文若虚便道：“多谢厚情，只怕没人如兄肯周全小弟。”张大道：“且说说看。”一竟自去了。

恰遇一个瞽目先生，敲着“报君知”走将来。文若虚伸手顺袋里摸了一个钱，扯他一卦，问问财气看。先生道：“此卦非凡，有百十分财气，不是小可。”文若虚自想道：“我只要搭去海外耍耍，混过日子罢了，那里是我做得着的生意！要甚么赍助；就赍助得来，能有多少，便直恁地财爻动？这先生也是混帐！”

只见张大气忿忿走来，说道：“说着钱，便无缘。这些人好笑！说道你去，无不欢喜；说到助银，没一个则声。今我同两个好的弟兄，耕凑得一两银子在此，也办不成甚货，凭你买些果子般里吃罢。口食之类，是在我们身上。”若虚称谢不尽，接了银子。张大先行道：“快些收拾，就要开船了！”若虚道：“我没甚收拾，随后就来。”手中拿了银子，看了又笑，笑了又看，道：“置得甚货么！”信步走去，只见满街上筐篮内盛着卖的：

红如喷火，巨若悬星。皮未鞣，尚有馀酸；霜未降，不可多得。元殊苏井诸家树，亦非李氏千头奴。较广似曰难兄，比福亦云具体。

乃是太湖中有一洞庭山，地暖土肥，与闽广无异，所以广橘、福橘播名天下，洞庭有一样橘树，绝与他相似，颜色正同，香气亦同，止是初出时味略少酢，后来熟了，却也甜美，比福橘之价，十分之一，名曰“洞庭红”。着虚看见了，便思想道：“我一两银子买得百斤有馀，在船可以解渴，又可分送一二，答众人助我之意。”买成装上竹篓，雇一闲的，并行李挑了下船。众人都拍手笑道：“文先生宝货来也！”文若虚羞惭无地，只得吞声上船，再也不敢提起买橘的事。

开得船来，渐渐出了海口。只见银涛卷雪，雪浪翻银，湍转则日月似惊，浪动则星河如覆。三五日间，随风漂去，也不觉过了多少路程。忽至一个地方，舟中望去，人烟凑聚，城郭巍峨，晓得是到了甚么国都了。舟人把船撑入藏风避浪的小港内，钉了桩橛，下了铁猫，缆好了。船中人多上岸，打一看，元来是来过的所在，名曰吉零国。元来这边中国货物，拿到那边，一倍就有三倍价；换了那边货物，带到中国，也是

报君知 算命盲人用以招徕顾客的一种响器，用金属薄片制成。

赍(j基)助 资助。

恁地 如此、这样。

财爻(yáo摇) 生财的卦象。爻，指卜卦的爻象。《易经》：“爻象动乎内凶吉见乎外。”

苏井诸家树 据《神仙传》载，汉朝苏耽凿井种橘，用此井水服一片橘叶即可医病。

李氏千头奴 据《襄阳耆旧传》载，三国时吴丹阳太守李衡，暗中派人种橘树千株，称为“千头木奴”，临终才作为遗产告诉儿子。

“较广”二句 言这种橘子与著名的广橘和福橘很相似，只不过个儿小一点，属于兄弟之间，具体而微。

少酢(cù醋) 稍微有点儿酸味。“酢”即“醋”的本字。

闲的 闲汉，临时帮工的人。

如此。一往一回，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都拚死走这条路。众人多是做过交易的，各有熟识经纪、歇家、通事人等，各自上岸找寻，发货去了。只留文若虚在船中看船，路径不熟，也无走处。正闷坐间，猛可想起道：“我那一篓红橘，自从到船中不曾开看，莫不人气蒸烂了？趁着众人不在，看看则个。”叫那水手在舱板底下翻将起来，打开了篓看时，面上多是好好的。放心不下，索性搬将出来，都摆在艙板上。也是合该发迹，时来福凑，摆得满船红焰焰的，远远望来，就是万点火光，一天星斗。岸上走的人都拢将来，问道：“是甚么好东西呀？”文若虚只不答应。看见中间有个把一点头的，拣了出来，掐破就吃。岸上看的一发多了，惊笑道：“元来是吃得的！”就中有个好事的，便米问价：“多少一个？”文若虚不省得他们说话，船上人却晓得，就扯个谎哄他，竖起一个指头，说：“要一钱一颗。”那问的人揭开长衣，露出那兜罗绵红裹肚来，一手摸出银钱一个来道：“买一个尝尝。”文若虚接了银钱，手中等等看，约有两把重。心下想道：“不知这些银子要买多少，也不见秤秤，且先把一个与他看样。”拣个大些的，红得可爱的，递一个上去。只见那个人接上手，攥了一攥道：“好东西呀！”扑地就劈开来，香气扑鼻，连旁边闻着的许多人，大家喝一声采。那买的不知好歹，看见船上吃法，也学他去了皮，却不分囊，一块塞在口里，甘水满咽喉，连核都不吐，吞下去了。哈哈大笑道：“妙哉！妙哉！”又伸手到裹肚里，摸出十个银钱来，说：“我要买十个进奉去。”文若虚喜出望外，拣十个与他去了。那看的人见那人如此买去了，也有买一个的，也有买两个三个的，都是一般银钱。买了的，都千欢万喜去了。元来彼国以银为钱，上有文采。有等龙凤文的最贵重，其次人物，又次禽兽，又次树木，最下通用的是水草，却都是银铸的，分两不异。适才买橘的都是一样水草纹的，他道是把下等钱买了好东西去了，所以欢喜，也只是要小便宜肚肠，与中国人一样。

须臾之间，三停里卖了二停。有的不带钱在身边的，老大懊悔，急忙取了钱转来。文若虚已此剩不多了，拿一个班道：“而今要留着自家用，不卖了。”其人情愿再增一个钱，四个钱买了二颗，口中哓哓说：“悔气！来得迟了。”旁边人见他增了价，就埋怨道：“我每还要买个，如何把价钱增长了他的？”买的人道：“你不听得他方才说，兀自不卖了。”

正在议论间，只见首先买十颗的那一个人，骑了一匹青骢马，飞也似奔到船边，下了马，分开人丛，对船上大喝道：“不要零卖！不要零

歇家 歇宿落脚之处。

通事 相当于现在的翻译。

猛可 即猛然、忽然。

艙板 船板。艙，即餘艙，大船名。

等等 掂量掂量。

停 犹如说“成”、“份”，指总数中的部分。

已此 已是。

拿一个班 摆架子。拿班，故作姿态的意思，犹如现在北方俗语中的“拿糖”。

卖！是有的俺多 要买。俺家头目要买去进克汗 哩！”看的人听见这话，便远远走开，站住了看。文若虚是个伶俐的人，看见来势，已此瞧科 在眼里，晓得是个好主顾了。连忙把篓里尽数倾出来，止剩五十馀颗，数了一数，又拿起班来，说道：“适间讲过，要留着自用，不得卖了。今肯加些价钱，再让几颗去罢！适间已卖出两个钱一颗了。”其人在马背上拖下一大囊，摸出钱来，另是一样树木纹的，说道：“如此钱一个罢了。”文若虚道：“不情愿，只照前样罢了。”那人笑了一笑，又把手去摸出一个龙凤纹的来道：“这样的一个如何？”文若虚又道：“不情愿，只要前样的。”那人又笑道：“此钱一个抵百个，料也没得与你，只是与你耍。你不要俺这一个，却要那等的，是个傻子。你那东西肯都与俺了，俺再加你一个那等的，也不打紧。”文若虚数了一数，有五十二颗，准准的要了他一百五十六个水草银钱。那人连竹篓都要了，又丢了一个钱，把篓拴在马上，笑吟吟地一鞭去了。看的人见没得卖了，一哄而散。

文若虚见人散了，到舱里把一个钱秤一秤，有八钱七分多重。秤过数个，都是一般。总数一数，共有一千个差不多。把两个赏了船家，其余收拾在包里了。笑一声道：“那盲子好灵卦也！”欢喜不尽，只等同船人来对他说笑则个。

说话的，你说错了！那国里银子这样不值钱，如此做买卖，那久惯漂洋的带去多是绫罗段匹，何不多卖了些银钱回来？一发百倍了。看官有所不知，那国里见了绫罗等物，都是以货交兑。我这里人也只是要他货物，才有利钱。若是卖他银钱时，他都把龙凤人物的来交易，作了好价钱，分两也只得如此，反不便宜。如今是买吃口东西，他只认做把低钱交易，我却只管分两，所以得利了。说话的，你又说错了！依你说来，那航海的何不只买吃口东西，只换他低钱，岂不有利？用着重本钱置他货物怎地？看官，又不是这话。也是此人偶然有此横财，带去着了手。若是有心第二遭再带去，三五日不遇巧，等得希烂。那文若虚运未通时，卖扇子就是榜样。扇子还是放得起的，尚且如此，何况果品？是这样执一论不得的。

闲话休题。且说众人领了经纪主人到船发货，文若虚把上头事说了一遍，众人都惊喜道：“造化！造化！我们同来，到是你没本钱的先得了手也。”张大便拍手道：“人都道他倒运，而今想是运转了。”便对文若虚道：“你这些银钱，此间置货，作价不多。除是转发在伙伴中，回他几百两中国货物，上去打换些土产珍奇，带转去有大利钱，也强如虚藏此银钱在身边，无个用处。”文若虚道：“我是倒运的，将本求财，从无一遭不连本送的。今承诸公挈带，做此无本钱生意，偶然侥幸一番，真是天大造化了，如何还要生利钱，妄想甚么？万一如前再做折了，难道再有‘洞庭红’这样好卖不成？”众人多道：“我们用得着的是银子，有的是货物，彼此通融，大家有利，有何不可？”文若虚道：“一年吃

多 即“都”，全部的意思。这种用法本书中极多，不再注。

克汗(hán 寒) 亦作“可汗”，原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对其君主的称呼，这里是借用。

瞧科 看出苗头。科，情况、样子。

折(shé 蛇) 即“蚀本”，赔了本钱。

蛇咬，三年怕草索。说着货物，我就没胆气了。只是守了这些银钱回去罢！”众人齐拍手道：“放着几倍利钱不取，可惜！可惜！”随同众人一齐上去，到了店家，交货明白，彼此兑换。约有半月光景，文若虚眼中看过了若干好东好西，他已自志得意满，不放在心上。众人事体完了，一齐上船，烧了神福，吃了酒，开洋。

行了数日，忽然间天变起来。但见：

乌云蔽日，黑浪掀天。蛇龙戏舞起长空，鱼鳖惊惶潜水底。艨艟泛泛，只如栖不定的数点寒鸦；岛屿浮浮，便似没不熟的几双水鹁。舟中是方扬的米簸，舷外是正熟的饭锅。总因风伯太无情，以致篙师多失色！

那船上人见风起了，扯起半帆，不问东西南北，随风势漂去。隐隐望见一岛，便带住篷脚，只看着岛边使来。看看渐近，恰是一个无人的空岛。但见：

树木参天，草莱遍地。荒凉径界，无非些兔迹狐踪；坦迤土壤，料不是龙潭虎窟。迷茫内、未识应归何国辖，开辟来、不知曾否有人登。

船上人把船后抛了铁猫，将桩橛泥犁上岸去，钉停当了，对舱里道：“且安心坐一坐，候风势则个。”

那文若虚身边有了银子，恨不得插翅飞到家里，巴不得行路，却如此守风呆坐，心里焦燥。对众人道：“我且上岸，去岛上望望则个。”众人道：“一个荒岛，有何好看！”文若虚道：“总是闲着，何碍？”众人都被风颠得头晕，个个是呵欠连天的，不肯同去。文若虚便自一个抖擞精神，跳上岸来。只因此一去，有分交：千年败壳精灵显，一介穷神富贵来。若是说话的同年生、并时长，有个未卜先知的法儿，便双脚走不动，也拄个拐儿随他同去一番，也不枉的。

却说文若虚见众人不去，偏要发个狠，扳藤附葛，直走到岛上绝顶。那岛也苦不甚高，不费甚大力，只是荒草蔓延，无好路径。到得上边，打一看时，四望漫漫，身如一叶，不觉凄然，吊下泪来。心里道：“想我如此聪明，一生命蹇，家业消亡，剩得只身。直到海外，虽然侥幸，有得千来个银钱在囊中，知他命里是我的不是我的？今在绝岛中间，未到实地，性命也还是与海龙王合着的哩！”正在感怆，只见望去远远草丛中一物突高。移步往前一看，却是床大一个败龟壳。大惊道：“不信天下有如此大龟！世上人那里曾看见？说也不信的。我自到海外一番，不曾置得一件海外物事，今我带了此物去，也是一件希罕的东西，与人看看，省得空口说着，道是苏州人会调谎。又且一件：锯将开来，一盖

艨艟(chōng chōng) 古代战船，这里泛指大海船。

风伯 传说中的风神。

有分交 也作“有分教”，旧小说惯用语，意指事态下一步发展的趋势。

苦 古代小说、戏曲常用语。表喜幸之词，幸亏的意思。

物事 吴方言，即物品、东西。

调谎 撒谎。

一板，各置四足，便是两张床，却不奇怪？”遂脱下两只裹脚接了，穿在龟壳中间，打个扣儿，拖了便走。

走至船边，船里人见他这等模样，都笑道：“文先生那里又跔了纤来？”文若虚道：“好教列位得知，这就是我海外的货了。”众人抬头一看，却便似一张无柱有底的硬脚床，吃惊道：“好大龟壳！你拖来何干？”文若虚道：“也是罕见的，带了他去。”众人笑道：“好货不置一件，要此何用！”有的道：“也有用处。有甚么天大的疑心事，灼他一卦，只没有这样大龟药。”又有的道是：“医家要煎龟膏，拿去打碎了，煎起来，也当得几百个小龟壳。”文若虚道：“不要管有用没用，只是希罕，又不费本钱，便带了回去。”当时叫个船上水手，一抬抬下舱来。初时山下空阔，还只如此；舱中看来，一发大了。若不是海船，也着不得这样狼狽东西。众人大家笑了一回，说道：“到家时有人问，只说文先生做了偌大的乌龟买卖来了！”文若虚道：“不要笑，我好歹有一个用处，决不是弃物。”随他众人取笑，文若虚只是得意，取些水来，内外洗一洗净，抹干了，却把自己钱包、行李都摁在龟壳里面，两头把绳一绊，却当了一个大皮箱子。自笑道：“兀的不眼前就有用起了？”众人都笑将起来，道：“好算计！好算计！文先生到底是个聪明人。”当夜无词。

次日风息了，开船一走。不数日，又到了一个去处，却是福建地方了。才住定了船，就有一伙惯伺候接海客的小经纪牙人，攒将拢来。你说张家好，我说李家好，拉的拉，扯的扯，嚷个不住。海船上众人拣一个一向熟悉的跟了去，其余的也就住了。

众人到了一个波斯胡大店中坐定。里面主人见说海客到了，连忙先发银子，唤厨户包办酒席几十桌，分付停当，然后踱将出来。这主人是个波斯国里人，姓个古怪姓，是玛瑙的玛字，叫名玛宝哈，专一与海客兑换珍宝货物，不知有多少万数本钱。众人走海过的，都是熟主熟客，只有文若虚不曾认得。抬眼看时，元来波斯胡住得在中华久了，衣帽言动都与中华不大分别，只是剃眉剪须，深目高鼻，有些古怪。出来见了众人，行宾主礼坐定了。两杯茶罢，站起身来，请到一个大厅上，只见酒筵都完备了，且是摆得济楚。元来旧规，海船一到，主人家先折过这一番款待，然后发货讲价的。

主人家手执着一付法浪菊花盘盞，拱一拱手道：“请列位货单一看，好定坐席。”看官，你道这是何意？元来波斯胡以利为重，只看货单上育奇珍异宝值得上万者，就送在先席，余者看货轻重，挨次坐去，不论年纪，不论尊卑，一向做下的规矩。船上众人，货物贵的贱的，多的少的，你知我知，各自心照，差不多领了酒杯，各自坐了。单单剩得文若虚一个，呆呆站在那里。主人道：“这位老客长不曾会面，想是新出海外的，置货不多了。”众人大家说道：“这是我们好朋友，到海外耍去

跔了纤 即拉纤。这里将龟壳比作船。跔，形容纤夫弯曲身体的方言。

狼狽（Kàng 抗） 吴方言，形容物体大而笨重，难以安置。下文“狼狼狽狽”同。

偌（ruò 若） 如此、这样。

兀的 意同“这”，有加重语气的作用。

牙人 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的人。

的，身边有银子，却不曾肯置货。今日没奈何，只得屈他在末席坐了。”文若虚满面羞惭，坐了末位。主人坐在横头。饮酒中间，这一个说道我有猫儿眼多少，那一个说道我有祖母绿多少，你夸我逞。文若虚一发嘿嘿无言，自心里也微微有些懊悔道：“我前日该听他们劝，置些货来的是。今枉有几百银子在囊中，说不得一句说话。”又自叹了口气道：“我原是一些本钱没有的，今已大幸，不可不知足。”自思自忖，无心发兴吃酒。众人却猜拳行令，吃得狼藉。主人是个积年，看出文若虚不快活的意思来，不好说破，虚劝了他几杯酒。众人都起身道：“酒勾了。天晚了，趁早上船去，明日发货罢！”别了主人去了。

主人撤了酒席，收拾睡了。明日起个清早，先走到海岸船边，来拜这伙客人。主人登舟，一眼瞅去，那舱里狼狼狺狺这件东西早先看见了，吃了一惊，道：“这是那一位客人的宝货？昨日席上并不曾见说起，莫不是不要卖的？”众人都笑指道：“此敝友文兄的宝货。”中有一人衬道：“又是滞货。”主人看了文若虚一看，满面挣得通红，带了怒色，埋怨众人道：“我与诸公相处多年，如何恁地作弄我？教我得罪于新客，把一个末坐屈了他，是何道理！”一把扯住文若虚，对众客道：“且慢发货！容我上岸，谢过罪着。”众人不知其故，有几个与文若虚相知些的，又有几个喜事的，觉得有些古怪，共十余人，赶了上来，重到店中，看是如何。

只见主人拉了文若虚，把交椅整一整，不管众人好歹，纳他头一位坐下了，道：“适间得罪！得罪！且请坐一坐。”文若虚也心中镗铙，忖道：“不信此物是宝贝，这等造化不成？”主人走了进去，须臾出来，又拱众人到先前吃酒去处，又早摆下几桌酒，为首一桌比先更齐整。把盏向文若虚一揖，就对众人道：“此公正该坐头一席。你每枉自一船的货，也还赶他不来。先前失敬！”

失敬！”众人看见，又好笑，又好怪，半信不信的，一带儿坐了。酒过三杯，主人就开口道：“敢问客长，适间此宝可肯卖否？”文若虚是个乖人，趁口答应道：“只要有好价钱，为甚不卖？”那主人听得肯卖，不觉喜从天降，笑逐颜开，起身道：“果然肯卖，但凭分付价钱，不敢吝惜。”文若虚其实不知值多少：讨少了，怕不在行；讨多了，怕吃笑。忖了一忖，面红耳热，颠倒讨不出价钱来。张大便与文若虚丢个眼色，将手放在椅子背后，竖着三个指头，再把第二个指空中一撇，道：“索性讨他这些！”文若虚摇头，坚一指道：“这些我还讨不出口在这里。”却被主人看见道：“果是多少价钱？”张大捣一个鬼道：“依文先生手势，敢像要一万哩。”主人呵呵大笑，道：“这是不要卖，哄我而已。此等宝物，岂止此价钱？”

众人见说，大家目瞪口呆，都立起了身来，扯文若虚去商议，道：“造化！造化！想是值得多哩，我们实实不知如何定价。文先生不如开个大口，凭他还罢。”文若虚终是碍口识羞，待说又止。众人道：“不

猫儿眼——与下句的“祖母绿”都是名贵的宝石名称。

积年 有丰富生活经验的人。

衬 这里是凑趣的意思。

镗（huò 获）铙 吴方言，意为糊涂、疑惑。

要不老气。”主人又催道：“实说说何妨？”文若虚只得讨了五万两。主人还摇头道：“罪过，罪过，没有此话！”扯着张大私问道：“老客长们海外往来，不是一番了，人都叫你是‘张识货’，岂有不知此物就里的？必是无心卖他，奚落小肆罢了。”张大道：“实不瞒你说，这个是我的好朋友，同了海外顽耍的，故此不曾置货。适间此物，乃是避风海岛，偶然得来，不是出价置办的，故此不识得价钱。若果有这五万与他，勾他富贵一生，他也心满意足了。”主人道：“如此说，要你做个大大保人，当有重谢！万万不可翻悔。”遂叫店小二拿出文房四宝来，主人家将一张供单绵料纸折了一折，拿笔递与张大道：“有烦老客长做主，写个合同文书，好成交易。”张大指着同来一人道：“此位客人褚中颖写得好的。”把纸笔让与他。褚客磨得墨浓，展好纸，提起笔来写道：

立合同议单张乘运等。今有苏州客人文实，海外带来大龟壳一个，投至波斯玛宝哈店，愿出银五万两买成。议定立契之后，一家交货，一家交银，各无翻悔。有翻悔者，罚契上加一。合同为照。

一样两纸，后边写了年月日，下写张乘运为头，一连把在坐客人十来个写去。褚中颖因自己执笔，写了落末。年月前边空行中间，将两纸凑着，写了骑缝一行，两边各半，乃是“合同议约”四字。下写客人文实，主人玛宝哈，各押了花押。单上有名，从后头写起。写到张乘运，道：“我们押字钱重些，这买卖才弄得成。”主人笑道：“不敢轻！不敢轻！”

写毕，主人进内，先将银一箱抬出来道：“我先交明白了用钱，还有说话。”众人攒将拢来。主人开箱，却是五十两一包，共总二十包，整整一千两，双手交与张乘运道：“凭老客长收明，分与众位罢。”众人初然吃酒写合同，大家撺哄鸟乱，心下还有些不信的意思，如今见他拿出精晃晃白银来做用钱，方知是实。文若虚恰像梦里醉里，话都说不出来，呆呆地看。张大扯他一把，道：“这用钱如何分散，也要文兄主张。”文若虚方说一句道：“且完了正事慢处。”

只见主人笑嘻嘻的，对文若虚说道：“有一事要与客长商议。价银现在里面阁儿上，都是向来兑过的，一毫不少。只消请客长一两位进去，将一包过一过目，兑一兑为准，其余多不消兑得。却又一说：此银数不少，搬动也不是一时功夫，况且文客官是个单身，如何好将下船去？又要泛海回还，有许多不便处。”文若虚想了一想道：“见教得极是！而今却待怎么？”主人道：“依着愚见，文客官目下回去未得。小弟此间有一个段匹铺，有本三千两在内。其前后大小厅屋楼房，共百馀间，也是个大所在，价值二千两，离此半里之地。愚见就把本店货物及房屋文契，作了五千两，尽行交与文客官，就留文客官在此住下了，做此生意。其银也做几遭搬了过去，不知不觉。日后文客官要回去，这里可以托心

不老气 不老练，含有稚嫩、胆小的意思。

奚落 嘲弄、看小起。

初然 起初，开始。

撺哄鸟乱 闹嚷嚷地起哄。撺，撺掇、怂恿。

兑一兑——核实一下。兑，这里指验证银子的成色和分量。

段——通“缎”。

腹伙计看守，便可轻身往来。不然，小店交出不难，文客官收贮却难也。愚意如此。”说了一遍，说得文若虚与张大跌足道：“果然是客纲客纪，句句有理。”文若虚道：“我家里元无家小，况且家业已尽了，就带了许多银子回去，没处安顿。依了此说，我就在这里立起个家缘来，有何不可？此番造化，一缘一会，都是上天作成的，只索随缘做去。便是货物房产价钱未必有五万，总是落得的。”便对主人说：“适间所言，诚是万全之算，小弟无不从命。”

主人便领文若虚进去阁上看，又叫张、褚二人：“一同来看看。其餘列位不必了，请略坐一坐。”他四人去了。众人不进去的，个个伸头缩颈，你三我四，说道：“有此异事！有此造化！早知这样，懊悔岛边泊船时节，也不去走走，或者还有宝贝也不见得！”有的道：“这是天大的福气，撞将来的，如何强得！”正欣羡间，文若虚已同张、褚二客出来了。众人都问：“进去如何了？”张大道：“里边高阁是个土库，放银两的所在，都是桶子盛着。适间进去，看了十个大桶，每桶四千；又五个小匣，每个一千。共是四万五千。已将文兄的封皮记号封好了，只等交了货，就是文兄的了。”主人出来道：“房屋文书，段匹帐目，俱已在此，凑足五万之数了。且到船上取货去。”一拥都到海船来。

文若虚于路对众人说：“船上人多，切勿明言，小弟自有厚报。”众人也只怕船上人知道，要分了用钱去，各各心照。文若虚到了船上，先向龟壳中把自己包裹被囊取出了，手摸一摸壳，口里暗道：“侥幸！侥幸！”主人便叫店内后生二人来抬此壳，分付道：“好生抬进去，不要放在外边。”船上人见抬了此壳去，便道：“这个滞货也脱手了，不知卖了多少钱？”文若虚只不做声，一手提了包裹，往岸上就走。这起初同上来的几个，又赶到岸上，将龟壳从头至尾细细看了一遍，又向壳内张了一张，了了一，面面相觑道：“好处在那里？”

主人仍拉了这十来个一同上去，到店里，说道：“而今且同文客官看了房屋铺面来。”众人与主人一同走到一处，正是闹市中间，一所好大房子。门前正中是个铺子。傍有一弄，走进转个湾，是两扇大石板门。门内大天井，上面一所大厅，厅上有一匾，题曰“来琛堂”。堂旁有两楹侧屋，屋内三面有橱，橱内都是绫罗各色段匹。以后内房，楼房甚多。文若虚暗道：“得此为住居，王侯之家不过如此矣！况又有段铺营生，利息无尽，便做了这里客人罢了，还思想家里做甚！”就对主人道：“好却好，只是小弟是个孤身，毕竟还要寻几房使唤的人才住得。”主人道：“这个不难，都在小店身上。”

文若虚满心欢喜，同众人走归本店来。主人讨茶来吃了，说道：“文客官今晚不消船里去，就在铺中下了。使唤的人，铺中现有，逐渐再讨便是。”众客人多道：“交易事已成，不必说了。只是我们毕竟有些疑心：此壳有何好处，值价如此？还要主人见教一个明白。”文若虚道：“正是，正是。”主人笑道：“诸公枉了海上走了多遭，这些也不识得。列位岂不闻说龙有九子乎？内有一种是鼉龙，其皮可以慢鼓，声闻百里，所以谓之鼉鼓。鼉龙万岁，到底蜕下此壳成龙。此壳有二十四肋，按天

家缘——指家业。

——同“捞”，用手搅动摸一摸。

上二十四气。每肋中间节内，有大珠一颗。若是肋未完全时节，成不得龙，蜕不得壳。也有生捉得他来，只好将皮幔鼓，其肋中也未有东西。直待二十四肋肋完全，节节珠满，然后蜕了此壳，变龙而去。故此是天然蜕下，气候俱到，肋节俱完的，与生擒活捉、寿数未满的不同，所以有如此之大。这个东西，我们肚中虽晓得，知他几时蜕下，又在何处地方守得他着？壳不值钱，其珠皆有夜光，乃无价宝也。今天幸遇巧，得之无心耳。”

众人听罢，似信不信。只见主人走将进去了一会，笑嘻嘻的走出来，袖中取出一西洋布的包来，说道：“请诸公看看。”解开来，只见一团绵裹着寸许大一颗夜明珠，光彩夺目。讨个黑漆的盘，放在暗处，其珠滚一个不定，闪闪烁烁，约有尺馀亮处。众人看了，惊得目瞪口呆，伸了舌头，收不进来。主人回身转来，对众逐个致谢道：“多蒙列位作成了。只这一颗，拿到咱国中，就值方才的价钱了。其余多是尊惠。”众人个个心惊，却是说过的话，又不好翻悔得。主人见众人有些变色，收了珠子，急急走到里边，又叫抬出一个段箱来。除了文若虚，每人送与段子二端，说道：“烦劳了列位，做两件道袍穿穿，也见小肆中薄意。”袖中又摸出细珠十数串，每送一串，道：“轻鲜，轻鲜，备归途一茶罢了。”文若虚处另是粗些的珠子四串，段子八匹，道是权且做几件衣服。文若虚同众人欢喜作谢了。

主人就同众人送了文若虚到段铺中，叫铺里伙计后生们都来相见，说道：“今番是此位主人了。”主人自别了去，道：“再到小店中去去来。”只见须臾间，数十个脚夫扛了好些扛来，把先前文若虚封记的十桶五匣都发来了。文若虚搬在一个深密谨慎的卧房里头去处，出来对众人道：“多承列位挚带，有此一套意外富贵，感谢不尽。”走进去把自家包裹内所卖洞庭红的银钱倒将出来，每人送他十个。止有张大与先前出银助他的两三个，分外又是十个，道：“聊表谢意。”此时文若虚把这些银钱看得不在眼里了，众人却是快活，称谢不尽。文若虚又拿出几十个来，对张大说道：“有烦老兄，将此分与船上同行的人，每位一个，聊当一茶。小弟住在此间，有了头绪，慢慢到本乡来。此时不得同行，就此为别了。”张大道：“还有一千两用钱未曾分得，却是如何？须得文兄分开，方没得说。”文若虚道：“这到忘了。”就与众人商议，将一百两散与船上众人，馀九百两，照现在人数另外添出两股，派了股数，各得一股；张大为头的，褚中颖执笔的，多分一股。众人千欢万喜，没有说话。内中一人道：“只是便宜了这回回！文先生还该起个风，要他些不敷才是。”文若虚道：“不要不知足。看我一个倒运汉，做着便折本的，造化到来，平空地有此一主财爻。可见人生分定，不必强求。我们若非这主人识货，也只当得废物罢了，还亏他指点晓得，如何还好昧心争论？”众人都道：“文先生说得是。存心忠厚，所以该有此富贵。”大家千恩万谢，各各费了所得东西，自到缸上发货。

作成——吴方言，成全、照顾。

轻鲜——微薄。鲜，少。

扛——此处作名词用，指所扛之物。

回回——回教徒。此指波斯商人玛宝哈。因波斯人信仰伊斯兰教，故称。

从此，文若虚做了闽中一个富商，就在那边取了妻小，立起家业。数年之间，才到苏州走一遭，会会旧相识，依旧去了。至今子孙繁衍，家道殷富不绝。正是：

运退黄金失色，时来顽铁生辉。

莫与痴人说梦，思量海外寻龟。

拍案惊奇卷之二

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

诗云：

自古人心不同，尽道有如其面。
假饶容貌无差，毕竟心肠难变。

话说人生只有面貌最是不同，盖因各父母所生，千枝万派，那能勾一模一样的？就是同父合母的兄弟，同胞双生的儿子，道是相像得紧，毕竟仔细看来，自有些少不同去处。却又作怪：尽有途路各别、毫无干涉的人，蓦地有人生得一般无二，假充得真的。从来正书上面说，孔子貌似阳虎，以致匡人之围，是恶人像了圣人；传奇上边说，周坚死替赵朔，以解下宫之难，是贱人像了贵人。是个解不得的道理。

按《西湖志余》上面，宋时有一事，也为面貌相像，骗了一时富贵，享用十馀年，后来事败了的。却是靖康年间，金人围困汴梁，徽、钦二帝蒙尘北狩，一时后妃公主被虏去的甚多。内中有一个公主，名曰柔福，乃是钦宗之女，当时也被掳去。后来高宗南渡称帝，改号建炎。四年，忽有一女子诣阙自陈，称是柔福公主，自虏中逃归，特来见驾。高宗心疑道：“许多随驾去的臣宰，尚不能逃，公主鞋弓袜小，如何脱离得归来？”颁诏令旧时宫人看验，个个说道是真的，一些不差。及问他宫中旧事，对答来皆合。

几个旧时的人，他都叫得姓名由来。只是众人看见一双足却大得不像样，都道：“公主当时何等小足，今却这等，止有此不同处。”以此回覆圣旨。高宗临轩亲认，却也认得。诘问他道：“你为何恁般一双脚了？”女子听得，啼哭起来，道：“这些臊羯奴聚逐便如牛马一般。今乘间脱逃，赤脚奔走，到此将有万里，岂能尚保得一双纤足如旧时模样耶？”高宗听得，甚是惨然。颁诏特加号福国长公主，下降高世祭，做了驸马都尉。

其时汪龙溪草制词曰：

相像得紧——相貌极为近似。

正书——指正统的经书、史书等。下文“传奇”一类的书则被目为“闲书”。

“孔子”二句——《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周游列国，过匡（古地名，在今河南省扶沟县西南），匡人曾受过阳虎的残害，孔子因貌似阳虎，所以被匡人拘留起来。

“周坚”二句——周坚为春秋时晋国驸马赵朔的门客，二人形貌极似，后赵家遭受权臣屠岸贾陷害，满门抄斩，周坚为救主人，与赵朔互换衣服后自刎。此系后人编撰故事，见明代毛晋《六十种曲·八义记》。

靖康——宋钦宗赵桓年号，仅一年，为公元1126年。

蒙尘北狩——即皇帝被俘掳往北方的饰词。

下降——即下嫁，表示降低了身份。

驸马都尉——原是汉代设置的掌管副车之马的近侍官名，魏晋以后皇帝的女婿一律加此称号，非实官，也简称驸马。

彭城 方急，鲁元尝困于面驰；江左既兴，益寿宜充于禁脔。

那鲁元是汉高帝的公主，在彭城失散，后来复还的。益寿是晋驸马谢混的小名，江左中兴，元帝 公主下降的。故把来比他两人，甚为切当。自后夫荣妻贵，恩赉无算。

其时高宗为母韦贤妃在虏中，年年费尽金珠求赎，遥尊为显仁太后。和议既成，直到绍兴十二年 自虏中回銮。听见说道柔福公主进来相见，太后大惊，道：“那有此话？柔福在虏中，受不得苦楚，死已多年，是我亲看见的，那得又有一个柔福？是何人假出来的？”发下旨意，着法司严刑究问。

法司奉旨提到人犯，用起刑来。那女子熬不得，只得将真情招出，道：“小的每本是汴梁一个女巫。靖康之乱，有宫中女婢逃出民间，见了小的每，误认做了柔福娘娘，口中厮唤。小的每惊问，他便说小的每与娘娘面貌一般无二。因此小的每有了心，日逐将宫中旧事问他，他日日衍说得心下习熟了，故大胆冒名自陈，贪享这几时富贵，道是永无对证的了。谁知太后回銮，也是小的每福尽灾生，一死也不枉了。”问成罪名。高宗见了招伏，大骂欺君贼婢，立时押付市曹处决。抄没家私入官，总算前后锡赉 之数，也有四十七万缗 钱。虽然没结果，却是十馀年间也受用得勾了。只为一个容颜厮像，一时骨肉旧人都认不出来。若非太后复还，到底被他瞒过，那个再有疑心的？就是死在太后未还之先，也是他便宜多了。天理不容，自然败露！

今日再说一个容貌厮像，弄出好些奸巧希奇的一场官司来。正是：

自古唯传伯仲偕，谁知异地巧安排。

试看一样滴珠面，惟有人心再不谐。

话说国朝万历 年间，徽州府休宁县荪田乡姚氏，有一女，名唤滴珠，年方十六，生得如花似玉，美冠一方。父母俱在，家道殷富，宝惜异常，娇养过度。凭媒说合，嫁与屯溪潘甲为妻。

看来世间听不得的最是媒人的口。他要说了穷，石崇 也无立锥之地；他要说了富，范丹 也有万顷之财。正是富贵随口定，美丑趁心生，再无一句实话的。那屯溪潘氏，虽是个旧姓人家，却是个破落户，家道艰难，外靠男子出外营生，内要女人亲操井臼，吃不得闲饭过日的了。这个潘甲虽是人物，也有几分像样，已自弃儒为商。况且公婆甚是狠戾，

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

禁脔（luán 栾）——晋元帝即位前，镇守建业（今南京市），财政不足，每当得到一猪便视为美餐；猪项上一块肉味美，部下特意献给元帝，称为“禁脔”，后引伸为独占之意。脔，肉块。

元帝——此处当是晋孝武帝（司马睿）之误。据《晋书·谢混传》乃孝武帝欲将晋陵公主下嫁谢混。

绍兴十二年——公元 1124 年。绍兴为宋高宗赵构年号。

锡赉（lài 赖）——赏赐。

缗（m n 民）——成串的钱，一千钱为一缗。

万历——明神宗朱翊钧年号，公元 1573—1619 年。

石崇——字季伦，西晋时人，在荆州刺史任上劫掠客商，聚敛钱财，遂成为当时最大的富豪。

范丹——东汉时人，博学多识，却不肯做官，家境极贫，时常断炊。

动不动出口骂詈，毫没些好歹。滴珠父母误听媒人之言，道他是好人家，把一块心头的肉嫁了过来。少年夫妻却也过得恩爱，只是看了许多光景，心下好生不然，如常偷掩泪眼。潘甲晓得意思，把些好话哄他过日子。

却早成亲两月，潘父就发作 儿子道：“如此你贪我爱，夫妻相对，白白过世不成？如何不想去做生意！”潘甲无奈，与妻滴珠说了，两个哭一个不住。说了一夜话，次日潘父就逼儿子出外去了。滴珠独自一个，越越凄惶，有情无绪。况且是个娇养的女儿，新来的媳妇，摸头路不着，没个是处，终日闷闷过了。潘父潘母看见媳妇这般模样，时常急聒 ，骂道：“这婆娘想甚情人，害相思病了！”滴珠生来在父母身边如珠似玉，何曾听得这般声气！

不敢回言，只得忍着气，背地哽哽咽咽，哭了一会罢了。

一日，因滴珠起得迟了些个，公婆朝饭要紧，猝地答应不迭 。潘公开口骂道：“这样好吃懒做的淫妇，睡到这等日高才起来！看这自由自在的模样，除非去做娼妓，倚门买俏，撵哄子

弟，方得这样快活像意 。若要做人家，是这等不得！”滴珠听了，便道：“我是好人家儿女，便做道有些不是，直得如此作贱说我？”

大哭一场，没分诉处。到得夜里睡不着，越思量越恼，道：“老无知这样说话，须是公道上去不得。我忍耐不过，且跑回家去，告诉爹娘，明明与他执论，看这话是该说的不该说的！亦且借此为名，赖在家多住几时，也省了好些气恼。”算计定了，侵晨 未及梳洗，将一个罗帕兜头扎了，一口气跑到渡口来。

说话的若是同时生、并年长，晓得他这去不尴尬 ，拦腰抱住，撇胸扯回，也不见得后边若干事件来。只因此去天气却早，虽是已有行动的了，人踪尚稀，渡口悄然。这地方有一个专一做不好事的光棍，名唤汪锡，绰号“雪里蛆”，是个冻饿不怕的意思。也是姚滴珠合当悔气，撞着他独自个溪中乘了竹筏。未到渡口，望见了个花朵般后生妇人，独立岸边；又且头不梳裹，满面泪痕，晓得有些古怪。在筏上问道：“娘子要渡溪么？”滴珠道：“正要过去。”汪锡道：“这等，上我筏来。”一口叫放仔细些，一手去接他下来。

上得筏，一篙撑开。撑到一个僻静去处，问道：“娘子你是何等人家？独自一个要到那里去？”滴珠道：“我自要到荪田娘家去。你只送我到渡口上岸，我自认得路，管我别事做甚！”汪锡道：“我看娘子头不梳，面不洗，泪眼汪汪，独身自走，必有跷蹊作怪 的事。说得明白，才好渡你。”滴珠在个水中央了，又且心里急要回去，只得把丈夫不在家了，如何受气的上项事，一头说，一头哭，告诉了一遍。汪锡听了，

发作——斥责。

急聒——也作“激聒”，今写作“唧咕”，统指言语烦屑，多指埋怨、责难之类。

答应不迭——来不及供应。答应，即供应。不迭，来不及。

像意——合意、称心。

侵晨——凌晨，接近天亮的时候。

不尴尬——义同“尴尬”，不该当、不合的意思。这里“不”字有加重语气作用。《说文》段玉裁注：“今苏州俗语，谓事乖刺者为尴尬。”乖刺，即乖戾。

跷蹊作怪——不寻常，含有隐秘之意。跷蹊，亦作“蹊跷”，意为奇怪、可疑。

便心下一想，转身道：“这等说，却渡你去不得！你起得没好意了，放你上岸，你或是逃去，或是寻死，或是被别人拐了去，后来查出是我渡你的，我却替你吃没头官司。”滴珠道：“胡说！我自是娘家去，如何是逃去？若我寻死路，何不投水，却过了渡去自尽不成？我又认得娘家路，没得怕人拐我！”汪锡道：“却是信你不过。你既要娘家去，我舍下甚近，你且上去我家中坐了，等我走去对你家说了，叫人来接你去，却不两边放心得下？”滴珠道：“如此也好！”正是女流之辈，无大见识；亦且一时无奈，拗他不过，还只道好心，随了他来。

上得岸时，转湾抹角，到了一个去处。引进几重门户，里头房室甚是幽静清雅。但见：

明窗静几，锦帐文茵。庭前有数种盆花，座内有几张素椅。壁间纸画周之冕，
桌上沙壶时大彬。窄小蜗居，虽非富贵王侯宅；清闲螺径，也异寻常百姓家。

元来这个所在，是这汪锡一个囤子。专一设法良家妇女到此，认作亲戚；拐那一等浮浪子弟、好扑花行径的，引他到此。勾搭上了，或是片时取乐，或是迷了的，便做个外宅居住，赚他银子无数。若是这妇女无根蒂的，他等有贩水客人到，肯出一主大钱，就卖了去为娼。已非一日。今见滴珠行径，就起了个不良之心，骗他到此。

那滴珠是个好人儿，心里尽爱清闲。只因公婆凶悍，不要说日逐做烧火煮饭、熬锅打水的事，只是油盐酱醋，他也拌得头疼了。见了这个干净精致所在，不知一个好歹，心下到有几分喜欢。那汪锡见他无有慌意，反添喜状，便觉动火，走到眼前，双膝跪下求欢。滴珠就变了脸起来：“这如何使得！我是好人儿，你元说留我到此坐着，报我家中，青天白日，怎地拐人来家，要行局骗？若逼得我紧，我如今真要自尽了！”说罢，看见桌上有点灯铁签，捉起来望喉间就刺。汪锡慌了手脚，道：“再从容说话，小人不敢了。”元来汪锡只是拐人骗财，利心为重，色上也不十分要紧，恐怕真个做出事来，没了一场好买卖。吃这一惊，把那一点勃勃的春兴，丢在爪哇国里去了。

他走到后头去好些时，叫出一个老婆子来，道：“王嬷嬷，你陪这里娘子坐坐，我到他家去报一声就来。”滴珠叫他转来，说明白了地方及父母名姓，叮嘱道：“千万早些叫他们来，我自有重谢。”汪锡去了。那老嬷嬷去掇盆脸水，拿些梳头家火出来，叫滴珠梳洗。立在旁边呆看，插口问道：“娘子何家宅眷？因何到此？”滴珠把上项事是长是短，说

周之冕——字服卿，号少谷，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明代花鸟画家。

时大彬——宜兴人，明代著名制陶壶的手艺人。

囤子——谷囤。囤，有屯聚之义，外表看不出所存之物，这里借指拐骗妇女留住的处所，含有隐秘的意思。

扑花——玩弄女性。

贩水客人——指旧时拐卖妇女的人贩子。

爪哇国——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古时人们把那里看成极为遥远的所在；这里是不知去向、无影无踪的意思。

了一遍。那婆子就故意跌跌脚道：“这样老杀才，不识人！有这样好标致娘子做了媳妇，折杀了你，不羞，还舍得出毒口骂他！也是个没人气的，如何与他一日相处？”滴珠说着心事，眼中滴泪。婆子便问道：“今欲何往？”滴珠道：“今要到家里告诉爹娘一番，就在家里权避几时，待丈夫回家再处。”婆子就道：“官人几时回家？”滴珠又垂泪道：“做亲两月，就骂着逼出去了，知他几时回来，没个定期。”婆子道：“好没天理！花枝般一个娘子，叫他独守，又要骂他。娘子，你莫怪我说，你而今就回去得几时，少不得要到公婆家去的，你难道躲得在娘家一世不成？这腌臢 炊恼，是日长岁久的，如何是了？”滴珠道：“命该如此，也没奈何了。”婆子道：“依老身愚见，只教娘子快活享福，终身受用。”滴珠道：“有何高见？”婆子道：“老身往来的，是富家大户、公子王孙，有的是斯文俊俏少年子弟。娘子你不消问得的，只是看得中意的，拣上一个。等我对你说成了，他把你似珍宝一般看待，十分爱惜，吃自在食，着自在衣，纤手不动，呼奴使婢，也不枉了这一花枝模样。强如守空房、做粗作、淘闲气 万万倍了。”那滴珠是受苦不过的人，况且小小年纪，妇人水性，又想了夫家许多不好处，听了这一片话，心里动了，便道：“使不得！有人知道了怎好？”婆子道：“这个所在，外人不敢上门，神不知，鬼不觉，是个极密的所在。你住两日起来，天上也不要去了。”滴珠道：“适间已叫那撑筏的报家里去了。”婆子道：“那是我的干儿，恁地不晓事，去报这样冷信！”

正说之间，只见一个人在外走进来，一手揪住王婆道：“好！好！青天白日，要哄人养汉，我出首去。”滴珠吃了一惊，仔细看来，却就是撑筏的那一个汪锡。滴珠见了道：“曾到我家去报不曾？”汪锡道：“报你家的鸟！我听得多时了也。王嬷嬷的言语，是娘子下半世的受用，万全之策，凭娘子斟酌。”滴珠叹口气道：“我落难之人，走入圈套，没奈何了。只不要误了我的事。”婆子道：“方才说过的，凭娘子自拣，两相情愿，如何误得你？”滴珠一时没主意，听了哄语，又且房室精致，床帐齐整，恰便似“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放心的悄悄住下。那婆子与汪锡两个，殷殷勤勤，代替伏侍，要茶就茶，要水就水，惟恐一些不到处。那滴珠一发喜欢忘怀了。

过得一日，汪锡走出去，撞见本县商山地方一个大财主，叫得吴大郎。那大郎有百万家私，极是个好风月的人，因为平日肯养闲汉，认得汪锡。便问道：“这几时有甚好乐地么？”汪锡道：“好教朝奉 得知，我家有个表侄女新寡，且是生得娇媚，尚未有个配头。这却是朝奉店里货，只是价钱重哩。”大郎道：“可肯等我一看否？”汪锡道：“不难。只是好人家害羞，待我先到家，与他堂中说话，你劈面撞进来，看个停当便是。”吴大郎会意了。

老杀才——骂人话，犹如说老该死的。

折杀——折福。做了有罪的事要折福，折到极端将短命而死。

腌臢（z 阿扎）——本指肮脏不洁，这里是恶劣、讨厌的意思。

守空房——旧时称丈夫出外久不在家的妇女为“守空房”，即现在俗语所说“守活寡”。

淘闲气——惹气，生闲气。

朝奉——朝奉郎的省称，原为正六品上阶文散官，渐成封赠虚衔，宋元以后演为对地主富商的尊称。

汪锡先回来，见滴珠坐在房中，默默呆想。汪锡便道：“娘子便到堂中走走，如何闷坐在房里？”王婆子在后面听得了，也走出来道：“正是，娘子外头来坐。”滴珠依言，走在外边来，汪锡就把房门带上了。滴珠坐了道：“嬷嬷，还不如等我归去休。”嬷嬷道：“娘子不要性急，我们只是爱惜娘子人材，不割舍得你吃苦，所以劝你。你再耐烦些，包你有好缘分到也。”

正说之间，只见外面闯进一个人来，你道他怎生打扮？但见：

头戴一顶前一片后一片的竹筒巾儿，旁缝一对左一块右一块的蜜蜡金儿，身上穿一件细领大袖青绒道袍儿，脚下着一双低跟浅面红绫僧鞋儿。若非宋玉 墙边过，定是潘安 车上来。

一直走进堂中道：“小汪在家么？”滴珠慌了，急掣身起，已打了个照面。急奔房门边来，不想那门先前出来时已被汪锡暗拴了，急没躲处。那王婆笑道：“是吴朝奉，便不先开个声！”对滴珠道：“是我家老主顾，不妨。”又对吴大郎道：“可相见这位娘子。”吴大郎深深唱个喏下去，滴珠只得回了礼。偷眼看时，恰是个俊俏可喜的少年郎君，心里早看上了几分了。吴大郎上下一看，只见不施脂粉，淡雅梳妆，自然内家气象，与那烟花队里的迥别。他是个在行的，知轻识重，如何不晓得？也自酥了半边。道：“娘子请坐。”那滴珠终久是好人家的，有些羞耻，只叫王嬷嬷道：“我们进去则个。”嬷嬷道：“慌做甚么？”就同滴珠一面进去了。出来对吴大郎道：“朝奉看得中意否？”吴大郎道：“嬷嬷作成作成，不敢有忘。”王婆道：“朝奉有的是银子，兑出千把来，娶了回去就是。”大郎道：“又不是 衍 人家，如何要得许多？”嬷嬷道：“不多。你看了这个标致模样，今与你做个小娘子，难道消不得千金？”大郎道：“果要千金，也不打紧。只是我大孺人 狠，专会作践人。我虽不怕他，怕难为这小娘子，有些不便，取回去不得。”婆子道：“这个何难！另税一所房子住了，两头做大，可不是好？前日江家有一所花园空着，要典与人，老身替你问问，看如何？”大郎道：“好便好，只是另住了，要家人使唤，丫鬟伏侍，另起烟爨。这还小事，少不得瞒不过家里了，终日厮闹，赶来要同住，却了不得。”婆子道：“老身更有个见识：朝奉拿出聘礼娶下了，就在此间成了亲，每月出几两盘缠，替你养着，自有老身伏侍陪伴。朝奉在家，推个别事出外，时时到此来往，密不通风，有何不好？”大郎笑道：“这个却妙！这个却妙！”议定了财礼银八百两；衣服首饰，办了送来，自不必说，也合着千金。每月盘费连房钱银十两，逐月交付。大郎都应允，慌忙去拿银子了。

宋玉——战国时楚国辞赋家，所作《登徒子好色赋》中，言东邻之女慕他一表人材，曾隔墙窥视三年。
潘安——即潘岳，字安仁，西晋时文学家。潘岳貌美，车行道中，妇人多围观，投给他果品。事见《晋书》本传。

唱个喏（r 惹）——旧时男子行的一种礼节，一边作揖行礼，一边声言致敬。

衍（hángyuàn 杭院）——也作“行院”，即妓院。

大孺人——孺人是对官员母或妻的一种封号，后来也移作对妇人的尊称，此指吴大郎的正室妻子。

两头做大——妻妾分居，丈夫可把两边都做正室对待，但名分仍有区别。

王婆转进房里来，对滴珠道：“适才这个官人生得如何？”元来滴珠先前虽然怕羞，走了进去，心中却还舍不得，躲在黑影里张来张去，看得分明。吴大郎与王婆一头说话，一眼觑着门里，有时露出半面，若非是有人在面前，又非是一面不曾识，两下里就做起光来了。滴珠见王婆问他，他就随口问道：“这是那一家？”王婆道：“是徽州府有名的商山吴家。他又是吴家第一个财主吴百万、吴大朝奉。他看见你好不喜欢哩！他要娶你回去，有些不便处，他就要娶你在此间住下，你心下如何？”滴珠一了喜欢这个干净房卧，又看上了吴大郎人物，听见说就在此间住，就像是他家里一般的，心下到有十分中意了，道：“既到这里，但凭妈妈。只要方便些，不露风声便好。”婆子道：“如何得露风声？只是你久后相处，不可把真情与他说，看得低了。只认我表亲，暗地快活便了。”

只见吴大郎抬了一乘轿，随着两个俊俏小厮，捧了两个拜匣，竟到汪锡家来。把银子交付停当了，就问道：“几时成亲？”婆子道：“但凭朝奉尊便。或是拣个好日，或是不必拣日，就是今夜也好。”吴大郎道：“今日我家里不曾做得工夫，不好造次住得。明日我推说到杭州进香取帐，过来住起罢了，拣甚么日子？”吴大郎只是色心为重，等不得拣日。若论婚姻大事，还该寻一个好日辰；今卤莽乱做，不知犯何凶煞，以致一两年内就拆散了。这是后话。

却说吴大郎交付停当，自去了，只待明日快活。婆子又与汪锡计较定了，来对滴珠说：“恭喜娘子！你事已成了。”就拿了吴家银子四百两，笑嘻嘻的道：“银八百两，你收一半，我两人分一半做媒钱。”摆将出来，摆得桌上白晃晃的，滴珠可也喜欢。说话的，你说错了！这光棍牙婆，见了银子，如苍蝇见血，怎还肯人心天理，分这一半与他？看官，有个缘故。他一者要在滴珠面前夸耀富贵，卖下他心。二者总是在他家里，东西不怕走趱那里去了，少不得逐渐哄的出来，仍旧元在。若不与滴珠些东西，后来吴大郎相处了，怕他说出真情，要倒他们的出来，反为不美。这正是老虔婆神机妙算。

吴大郎次日果然打扮得一发精致，来汪锡家成亲。他怕人知道，也不用傧相，也不动乐人，只托汪锡办下两桌酒，请滴珠出来同坐，吃了进房。滴珠起初害羞，不肯出来。后来被强不过，勉强略坐得一坐，推个事故，走进房去，扑地把灯吹息，先自睡了，却不关门。婆子道：“还是女儿家的心性，害羞，须是我们凑他趣则个。”移了灯，照吴大郎进房去，仍旧把房中灯点起了，自家走了出去，把门拽上。吴大郎是个精细的人，把门拴了，移灯到床边，揭帐一看，只见兜头面睡着，不敢惊动。他轻轻地脱了衣服，吹息了灯，衬进被窝里来。滴珠叹了一口气，缩做一团。被吴大郎甜言媚语，轻轻款款，扳将过来，腾的跨上去，滴珠颤笃笃的承受了。元来滴珠虽然嫁了丈夫两月，那是不在行的新郎，不曾得知这样趣味。吴大郎风月场中招讨使，被窝里事多曾占过先头的，

做起光来——指调情。

一了——一向、一直。

造次——鲁莽、轻率。

走趱(z n 趱)——同义合成词，就是“跑”的意思。

温柔软款，自不必说。滴珠只恨相见之晚，两个千恩万爱，过了一夜。明日起来，王婆、汪锡都来叫喜，吴大郎各各赏赐了。他自此与姚滴珠快乐，隔个把月才回家去走走，又来住宿，不题。

说话的，难道潘家不见了媳妇就罢了，凭他自在哪里快活不成？看官，话有两头，却难这边说一句，那边说一句。如今且听说那潘家。自从那日早起，不见媳妇煮朝饭，潘婆只道又是晏起，走到房前厉声叫他。见不则声，走进房里，把窗推开了，床里一看，并不见滴珠踪迹。骂道：“这贼淫妇那里去了？”出来与潘公说了。潘公道：“又来作怪！料道是他娘家去。”急忙走到渡口问人来。有人说道：“绝大清早，有一妇人渡河去。”有认得的，道是潘家媳妇上筏去了。潘公道：“这妮子！昨日说了他几句，就待告诉他爹娘去，恁般心性泼刺。且等他娘家住，不要去接他采他，看他待要怎的！”忿忿地跑回去，与潘婆说了。

将有十来日，姚家记挂女儿，办了几个盒子，做了些点心，差一男一妇到潘家来问一个信。潘公道：“他归你家十来日了，如何到来这里问信？”那送礼的人吃了一惊，道：“说那里话？我家姐姐自到你家来，才得两月多，我家又不曾来接他，为何自归？因是放心不下，叫我们来望望，如何反如此说？”潘公道：“前日因有两句口面，他使一个性子跑了回家，有人在渡口见他的。他不到你家，到那里去？”那男女道：“实实不曾回家，不要错认了。”潘公炮燥道：“想是他来家说了甚么谎，您家要悔赖了别嫁人，故妆出圈套，反来问信么？”那男女道：“人在你家不见了，颠倒这样说，这事必定跷蹊！”潘公听得跷蹊两字，大骂：“狗男女！我少不得当官告来，看你家赖了不成？”那男女见不是势头，盒盘也不出，仍旧挑了，走了回家，一五一十的对家主说了。姚公、姚妈大惊，啼哭起来道：“这等说，我那儿敢被这两个老杀才逼死了？打点告状，替他要人去！”一面来与个讼师商量告状。那潘公、潘婆死认定了姚家藏了女儿，叫人去接了儿子来家。两家都进状，都准了。

那休宁县李知县行提一千人犯到官。当堂审问时，你推我，我推你。知县大怒，先把潘公夹起来。潘公道：“现有人见他过渡的。若是投河身死，须有尸首，明白是他家藏了赖人。”知县道：“说得是。不见了人十多日，若是死了，岂无尸首踪影？毕竟藏着的是。”放了潘公，再把姚公夹起来。姚公道：“人在他家，去了两月多，自不曾归家来。若是果然当时走回家，这十来日间潘某何不着人来问一声，看一看下落？人长六尺，天下难藏。小的若是藏过了，后来就别嫁人，也须有人知道，难道是瞒得过的？老爷详察则个。”知县想了一想，道：“也说得是。如何藏得过？便藏了也成何用？多管是与人有奸，约的走了。”潘公道：“小的媳妇虽是懒惰娇痴，小的闺门也严谨，却不曾有甚外情。”知县道：“这等敢是有人拐的去了？或是躲在亲眷家，也不见得。”便对姚公说：“是你生得女儿不长进，况来踪去迹，毕竟是你做爷的晓得，你推不得干净。要你跟寻出来，同缉捕人役五日一比较。”就把潘公父子

晏起——起床晚了。晏，晚、迟。

泼刺——吴方言，又作“泼赖”，意为凶狠、丑恶。

口面——口角。

比较——旧时官府对差役及与案情有牵连之人的一种督责方式，如果限期未能完成公事，便加以杖责，

讨了个保，姚公肘押了出来。

姚公不见了女儿，心中已自苦楚，又经如此冤枉，叫天叫地，没个道理。只得帖个寻人招子，许下赏钱，各处搜来，并无影响。

且是那个潘甲不见了妻子，没出气处，只是逢五逢十就来禀官，比较捕人，未免连姚公陪打了好些板子。此事闹动了一个休宁县，城郭乡村，无不传为奇谈。亲戚之间，尽为姚公不平，却没个出豁。

却说姚家有个极密的内亲叫做周少溪，偶然在浙江衢州做买卖，闲游柳陌花街，只见一个娼妇站在门首献笑，好生面染。

仔细一想，却与姚滴珠一般无二。心下想道：“家里打了两年没头官司，他却在此。”要上前去问个的确，却又忖道：“不好，不好。”

问他未必肯说真情，打破了网，娼家行径没根蒂的，连夜走了，那里去寻？不如报他家中知道，等他自来寻访。”元来衢州与徽州虽是分个浙、直，却两府是联界的。苦不多日，到了，一一与姚公说知。姚公道：“不消说得，必是遇着歹人，转贩为娼了。”叫其子姚乙密地拴了百来两银子，到衢州去赎身。又商量道：“私下取赎，未必成事。”又在休宁县告明缘由，使用些银子，给了一张广缉文书在身，倘有不谐，当官告理。姚乙听命，姚公就央了周少溪作伴，一路往衢州来。

那周少溪自有旧主人，替姚乙另寻了一个店楼，安下行李。

周少溪指引他到这家门首来，正值他在门外，姚乙看见，果然是妹子。连呼他小名数声，那娼妇只是微微笑看，却不答应。姚乙对周少溪道：“果然是我妹子，只是连连叫他，并不答应，却像不认得我的。难道他在此快乐了，把个亲兄都不招揽了？”周少溪道：“你不晓得，凡娼家龟鸩，必是生狠的。你妹子既来历不明，他家必紧防漏泄，训戒在先，所以他怕人知道，不敢当面认帐。”姚乙道：“而今却怎么通得个信？”周少溪道：“这有何难？你做个要嫖他的，设了酒，将银一两送去，外加轿钱一包，抬他到下处来，看个备细。是你妹子，密地相认了，再做道理。不是妹子，睡他娘一晚，放他去罢。”姚乙道：“有理，有理。”

周少溪在衢州久做客人，都是熟路，去寻一个小闲来，拿银子去，霎时一乘轿抬到下处。那周少溪忖道：“果是他妹子，不好在此陪得。”推个事故，走了出去。姚乙也道是他妹子，有些不便，却也不来留周少溪。只见那轿里袅袅婷婷，走出一个娼妓来。但见：

一个道是妹子来，双眸注望；一个道是客官到，满面生春。一个疑道：何不见他走近身，急认哥哥？一个疑道：何不见他迎着轿，忙呼姐姐？

故也称“限棒”。

出豁——解决问题的办法。

面染——面熟。

浙、直——浙江布政使司和南直隶的简称，这是明代的两个行政区划。衢州府归属浙江布政使司，明代治所在衢县；徽州府归属南直隶，辖境相当今安徽省南部地区，明代治所在歙县。

龟鸩（b o 保）——旧时俗称纵妻行淫者为“龟”，老妓女或妓女的养母为“鸩”。这里指妓院的老板和老板娘。

小闲——即“小帮闲”。指专给顾客帮办事务的闲汉。

却说那姚乙向前看着，分明是妹子。那娼妓却笑容可掬，佯佯地道了个万福。姚乙只得请坐了，不敢就认，问道：“姐姐尊姓大名？何处人氏？”那娼妇答道：“姓郑，小字月娥，是本处人氏。”姚乙看他说出话来一口衢音，声气也不似滴珠，已自疑心了。那郑月娥就问姚乙道：“客官何来？”姚乙道：“在下是徽州府休宁县荪田姚某，父某人，母某人。”恰像那个查他的脚色，三代籍贯都报将来。也还只道果是妹子，他必然承认，所以如此。那郑月娥见他说话牢叨，笑了一笑，道：“又不曾盘问客官出身，何故通三代脚色？”姚乙满面通红，情知不是滴珠了。

摆上酒来，三杯两盏，两个对吃。郑月娥看见姚乙只管相他面庞一会，又自言自语一会，心里好生疑惑。开口问道：“奴自不曾与客官相会，只是前日门前见客官走来走去，见了你，指手点脚的。我背地同姊妹暗笑。今承宠召过来，却又屡屡相觑，却像有些委决不下的事，是什么缘故？”姚乙把言语支吾，不说明白。那月娥是个久惯接客、乖巧不过的人，看此光景，晓得有些尴尬，只管盘问。姚乙道：“这话也长，且到床上再说。”两个人各自收拾上床睡了，免不得云情雨意，做了一番的事。那月娥又把前话提起，姚乙只得告诉他，家里事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因见你厮像，故此假做请你，认个明白。那知不是。”月娥道：“果然像否？”姚乙道：“举止外像，一些不差，就是神色里边有些微两样处，除是至亲骨肉终日在面前的，用意体察，才看得出来。也算是十分像的了。若非是声音各别，连我方才也要认错起来。”月娥道：“既是这等厮像，我就做你妹子罢！”姚乙道：“又来取笑。”月娥道：“不是取笑，我与你熟商量。你家不见了妹子，如此打官司，不得了结，必竟得妹子到了官方住。我是此间良人家儿女，在姜秀才家为妾，大娘不容，后来连姜秀才贪利忘恩，竟把来卖与这郑妈妈家了。那龟儿、鸨儿不管好歹，动不动非刑拷打。我被他摆布不过，正要想个计策脱身。你如今认定我是你失去的妹子，我认定你是哥哥，两口同声，当官去告理，一定断还归宗。我身既得脱，仇亦可雪，到得你家，当了妹子，官事也好完了。岂非万全之算？”姚乙道：“是到是，只是声音大不相同。且既到吾家认做妹子，必是亲戚族属逐处明白，方像真的，这却不便。”月娥道：“人只怕面貌不像，那个声音，随他改换，如何做得准？你妹子相失两年，假如真在衢州，未必不与我一般乡语了。亲戚族属，你可教导得我的。况你做起事来，还等待官司发落，日子长远，有得与你相处，乡音也学得你些。家里事务，日逐教我熟了，有甚难处？”姚乙心里先只要家里息讼要紧，细思月娥说话，尽可行得。便对月娥道：“吾随身带有广缉文书，当官一告，断还不难。只是要你一口坚认到底，却差池不得的。”月娥道：“我也为自身要脱离此处，趁此机会，如何好改得口？只是一件，你家妹夫是何等样人？我可跟得他否？”姚乙道：“我妹夫是个做客的人，也还少年老实，你跟了他也好。”月娥道：“凭

脚色——指出身履历。

厮像——相像。

差池——差错。

他怎么，毕竟还好似为娼。况且一夫一妻，又不似先前做妾，也不误了我事了。”姚乙又与他两个赌一个誓信，说：“两个同心做此事，各不相负，如有破泄者，神明诛之。”两人说得着，已觉道快活，又弄了一火，搂抱了睡到天明。

姚乙起来，不梳头就走去寻周少溪，连他都瞒了，对他说道：“果是吾妹子，如今怎处？”周少溪道：“这衙人家不长进，替他私赎，必定不肯。待我去纠合本乡人在此处的十来个，做张呈子，到太守处呈了。人众则公，亦且你有本县广缉滴珠文书可验，怕不立刻断还？只是你再送几两银子过去，与他说道还要留在下处几日，使他不疑，我们好做事。”姚乙一一依言。停当了，周少溪就合着一伙徽州人，同姚乙到府堂，把前情说了一遍。姚乙又将县间广缉文书当堂验了。太守立刻签了牌，将郑家乌龟、老妈都拘将来。郑月娥也到公庭，一个认哥哥，一个认妹子。那众徽州人，除周少溪外，也还有个把认得滴珠的，齐声说道：“是。”那乌龟分毫不知一个情由，劈地价来，没做理会，口里乱嚷。太守只叫掌嘴，又研问他是那里拐来的。乌龟不敢隐讳，招道：“是姜秀才家的妾，小的八十两银子讨的是实，并非拐的。”太守又去拿姜秀才。姜秀才情知理亏，躲了，不出见官。太守断姚乙出银四十两还他乌龟身价，领妹子归宗。那乌龟买良为娼，问了应得罪名；连姜秀才前程都问革了。郑月娥一口怨气先发泄尽了，姚乙欣然领回下处，等衙门文卷叠成，银子交库给主，及零星使用多完备了，然后起程。这几时落得与月娥同眠同起，见人说是兄妹，背地自做夫妻。枕边絮絮叨叨，把说话见识都教道得停停当当了。

在路不则一日，将到荪田。有人见他兄妹一路来了，拍手道：“好了，好了！这官司有结局了！”有的先到他家里报了的，父母俱迎出门来。那月娥妆做个认得的模样，大刺刺走进门来，呼爷叫娘，都是姚乙教熟的。况且娼家行径，机巧灵变，一些不错。姚公道：“我的儿，那里去了这两年？累煞你爹也！”月娥假作哽咽痛哭，免不得说道：“爹妈这几时平安么？”姚公见他说出话来，便道：“去了两年，声音都变了。”姚妈伸手过来，拽他的手出来，捻了两捻道：“养得一手好长指甲了，去时没有的。”大家哭了一会，只有姚乙与月娥心里自明白。姚公是两年间官司累怕了他，见说女儿来了，心里放下了一个大疙瘩，那里还辨仔细？况且十分相像，分毫不疑。至于来踪去迹，他已自晓得在娼家赎归，不好细问得。巴到天明，就叫儿子姚乙同了妹子到县里来见官。

知县升堂，众人把上项事说了一遍。知县缠了两年，已自明白，问滴珠道：“那个拐你去的是何等人？”假滴珠道：“是一个不知姓名的男子，不由分说，逼卖与衢州姜秀才家。姜秀才转卖了出来，这先前人不知去向。”知县晓得事在衢州，隔省难以追求，只要完事，不去根究了。就抽签去唤潘甲并父母来领。那潘公、潘婆到官来，见了假滴珠道：“好媳妇呀！就去了这些时？”潘甲见了道：“惭愧！也还有相见的日子。”各各认明了，领了回去。出得县门，两亲家、两亲妈各自请罪，

大刺刺——大模大样。

惭愧——这里是侥幸的意思。

认个悔气。都道一桩事完了。

隔了一晚，次日，李知县升堂，正待把潘甲这宗文卷注销立案，只见潘甲又来告道：“昨日领回去的，不是真妻子。”那知县大怒道：“刁奴才！你累得丈人家也勾了，如何还不肯休歇？”喝令扯下去打了十板。那潘甲只叫冤屈。知县道：“那衢州公文明白，你舅子亲自领回，你丈人、丈母认了不必说，你父母与你也当堂认了领去的，如何又有说话？”潘甲道：“小人争讼，只要争小人的妻，不曾要别人的妻。今明明不是小人的妻，小人也不好要得，老爷也不好强小人要得。若必要小人将假作真，小人情愿不要妻子了。”知县道：“怎见得不是？”潘甲道：“面貌颇相似，只是小人妻子相与之间，有好些不同处了。”知县道：“你不要呆！敢是做过了娼妓一番，身分不比良家了？”潘甲道：“老爷！不是这话。”

不要说日常夫妻间私语一句也不对，至于肌体隐微，有好些不同，小人心下自明白，怎好与老爷说得？若果然是妻子，小人与他才得两月夫妻就分散了，巴不得见他，难道到说不是，来混争闲非不成？老爷青天详察，主鉴不错。”知县见他这一篇，有情有理，大加惊诧；又不好自认断错，密密分付潘甲道：“你且从容，不要性急，就是父母亲戚面前，俱且糊涂，不可说破，我自有处。”李知县分付该房写告示出去遍贴，说道：“姚滴珠已经某月某日追寻到官，两家各息词讼，无得再行告扰。”却自密地悬了重赏，着落应捕十余人，四下分缉，若看了告示有些动静，即便体察，拿来回话。

不说这里探访，且说姚滴珠与吴大郎相处两年，大郎家中看看有些知道，不肯放他等闲出来，踪迹渐来得稀了。滴珠身畔要讨个丫鬟伏侍，曾对吴大郎说，转托汪锡。汪锡拐带惯了的，那里想出银钱去讨？因思个便处，要弄将一个来。日前见歙县汪汝鸾家有个丫头，时常到溪边洗东西，想在心里。

一日，汪锡出外行走，闻得县前出告示，道滴珠已寻见之说，急忙里来对王婆说：“不知那一个顶了缺，我们这个货，稳稳是自家的了。”王婆不信，要看个的实，一同来到县前。看了告示，汪锡未免指手画脚，点了又点，念与王婆听。早被旁边应捕看在眼里，尾了他去。到了僻静处，只听得两个私下道：“好了，好了，而今睡也睡得安稳了。”应捕蹙地跳将出来，道：“你们干得好事！今已败露了，还走那里去？”汪锡慌了手脚，道：“不要恐吓我，且到店中坐坐去。”一同王婆邀了应捕，走到酒楼上，坐了吃酒。汪锡推讨嘎饭，一道烟走了。单剩个王婆与应捕，坐了多时，酒肴俱不来。走下问时，汪锡已去久了。应捕就把王婆拴将起来，道：“我与你去见官。”王婆跪下道：“上下饶恕，随老身到家中取钱谢你。”那应捕只是见他们行迹跷蹊，故把言语吓着，其实不知甚么根由，怎当得虚心病的露出马脚来。应捕料得有些滋味，

糊涂——这里是装糊涂的意思，也就是敷衍、应付。

应捕——捕人的差役。

蹙（x 须）地——暗暗地。这里还含有突然的意思。

嘎（xià 下）饭——下饭的菜肴。

上下——旧时对“应捕”等差役人员的敬称。

押了他不舍，随去到得汪锡家里叩门。一个妇人走将出来开了，那应捕一看，着惊道：“这是前日衢州解来的妇人。”猛然想道：“这个必是真姚滴珠了。”也不说破，吃了茶，凭他送了些酒钱罢了。王婆自道无事，放下心了。

应捕明日竟到县中出首。知县添差应捕十来人，急命拘来。公差如狼似虎，到汪锡家里门口，发声喊，打将进去。急得王婆悬梁高了，把滴珠登时捉到公庭。知县看了道：“便是前日这一个。”又飞一签，令唤潘甲与妻子同来。那假的也来了，同在县堂，真个一般无二。知县莫辨，因令潘甲自认。潘甲自然明白，与真滴珠各说了些私语。知县唤起来，研问明白。真滴珠从头供称被汪锡哄骗情由，说了一遍。知县又问：“曾引人奸骗你不？”滴珠心上有吴大郎，只不说出，但道不知姓名。又叫那假滴珠上来，供称道：“身名郑月娥，自身要报私仇，姚乙要完家讼，因言貌像伊妹，商量做此一事。”知县急拿汪锡，已此在逃了。做个照提，叠成文卷，连人犯解府。

却说汪锡自酒店逃去之后，撞着同伙程金，一同作伴，走到歙县地方，正见汪汝鸾家丫头在溪边洗裹脚，一手扯住他道：“你E是我家使婢，逃了出来，却在此处！”便夺他裹脚，拴了就走，要扯上竹筏。那丫头大喊起来，汪锡将袖子掩住他口；丫头尚自呜哩呜刺的喊，程金便一把叉住喉咙，叉得手重，口头又不通气，一霎呜呼哀哉了。地方人走将拢来，两个都擒住了，送到县里。那歙县方知县问了程金绞罪，汪锡充军，解上府来，正值滴珠一起也解到。一同过堂之时，真滴珠大喊道：“这个不是汪锡？”那太守姓梁，极是个正气的，见了两宗文卷都为汪锡，大怒道：“汪锡是首恶，如何只问充军？”喝交皂隶重责六十板，当下绝气。真滴珠给还原夫宁家，假滴珠官卖。姚乙认假作真，倚官拐骗人口，也问了一个太上老。只有吴大郎广有世情，闻知事发，上下使用，并无名字干涉，不致惹着，朦胧过了。

潘甲自领了姚滴珠，仍旧完聚。那姚乙定了卫所，发去充军，拘妻签解。姚乙未曾娶妻，只见那郑月娥晓得了，大哭道：

“这是我自要脱身泄气，造成此谋，谁知反害了姚乙。今我生死跟了他去，也不枉了一场话。”姚公心下不舍得儿子，听得此话，即便买出人來，诡名纳价，赎了月娥，改了姓氏，随了儿子做军妻解去。后来遇赦还乡，遂成夫妇。这也是郑月娥一点良心不泯处。姑嫂两个到底有些厮像，徽州至今传为笑谈。有诗为证：

一样良家走歧路，又同歧路转良家。

面庞怪道能相似，相法看来也不差。

照提——似是案由一类的公文。

太上老——“太上老君”的“歇后”用法，即取“君”字。又，“君”与“军”谐音，借为“军”字。军，指充军，故下文说“那姚乙定了卫所，发去充军”。

话——也写作“话把”，“话靶”，指不体面的让人谈论取笑的事。

拍案惊奇卷之三

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

诗云：

弱为强所制，不在形巨细。
螂蛆带是甘，何曾有长喙？

话说天地间，有一物，必有一制，夸不得高，恃不得强。这首诗所言“螂蛆”是甚么？就是那赤足蜈蚣，俗名百脚，又名百足之虫。这“带”又是甚么？是那大蛇，其形似带一般，故此得名。岭南多大蛇，长数十丈，专害人。那边地方居民，家家蓄养蜈蚣，有长尺馀者，多放在枕畔或枕中。若有蛇至，蜈蚣便啧啧作声，放他出来，他鞠起腰来，首尾着力一跳，有一丈来高，便搭住在大蛇七寸内，用那铁钩也似一对钳来钳住了，吸他精血，至死方休。这数十丈长斗来大的东西，反缠死在尺把长指头大的东西手里，所以古语道“螂蛆甘带”，盖谓此也。

汉武帝延和三年，西胡月支国献猛兽一头，形如五六十日新生的小狗，不过比狸猫般大，拖一个黄尾儿。那国使抱在手里，进门来献。武帝见他生得猥琐，笑道：“此小物，何谓猛兽？”

使者对曰：“夫威加于百禽者，不必计其大小。是以神麟为巨象之王，凤凰为大鹏之宗，亦不在巨细也。”武帝不信，乃对使者说：

“试叫他发声来朕听。”使者乃将手一指，此兽舐唇摇首一会，猛发一声，便如平地上起一个霹雳，两目闪烁，放出两道电光来。武帝登时颠出亢金椅子，急掩两耳，颤一个不住。侍立左右及羽林摆立仗下军士，手中所拿的东西，悉皆震落。武帝不悦，即传旨意，教把此兽付上林苑中，待群虎食之。上林苑令遵旨，只见拿到虎圈边放下，群虎一见，皆缩做一堆，双膝跪倒。上林苑令奏闻，武帝愈怒，要杀此兽。明日，连使者与猛兽皆不见了。猛兽到了虎豹，却乃怕此小物。所以人之膂力强弱，智术长短，没个限数。正是：强中更有强中手，莫向人前夸大口。

唐时有一个举子，不记姓名地方。他生得膂力过人，武艺出众，一生豪侠好义，真正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进京会试，不带仆从，恃着一身本事，鞦着一匹好马，腰束弓箭短剑，一鞭独行，一路收拾些雉兔野味，到店肆中宿歇，便安排下酒。

一日，在山东路上，马跑得快了，赶过了宿头。至一村庄，天已昏黑，自度不可前进。只见一家人家开门在那里，灯光射将出来。举子下了马，一手牵着，挨进看时，只见进了门，便是一大空地，空地上有三

延和三年——公元前90年。延和为汉武帝年号。

月支国——月支又作“月氏”，这里指小月支，居住在祁连山一带。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通西域后，小月支开始与汉人杂居。

上林苑——汉代皇家宫苑，苑内放养禽兽，以供皇帝狩猎，故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

宿头——住宿的客店。

四块太湖石 叠着，正中有三间正房，有两间厢房，一老婆子坐在中间绩麻。听见庭中马足之声，起身来问。举子高声道：“妈妈，小生是失路借宿的。”那老婆子道：“官人，不方便，老身做不得主。”听他言词中间带些凄惨，举子有些疑心，便问道：“妈妈，你家男人多在那里去了？如何独自一个在这里？”老婆子道：“老身是个老寡妇，夫亡多年，只有一子，在外做商人去了。”举子道：“可有媳妇？”老婆子蹙着眉头道：“是有一个媳妇，赛得过男子，尽挣得家住。只是一身大气力，雄悍异常，且是气性粗急，一句差池，经不得一指头，擦着便倒。老身虚心冷气，看他眉头眼后，常是不中意，受他凌辱的。所以官人借宿，老身不敢做主。”说罢，泪如雨下。举子听得，不觉双眉倒竖，两眼圆睁，道：“天下有如此不平之事！恶妇何在？我为尔除之。”遂把马拴在庭中太湖石上，拔出剑来。老婆子道：“官人不要太岁头上动土，我媳妇不是好惹的。他不习女工针指，每日午饭已毕，便空身走去山里，寻几个獐鹿兽兔还家，腌腊起来，卖与客人得几贯钱。常是一二更天气才得回来。日逐用度，只靠着这些，所以老身不敢逆他。”举子按下剑，入了鞘，道：“我生平专一欺硬怕软，替人出力，谅一个妇女，到得那里？既是妈妈靠他度日，我饶他性命不杀他，只痛打他一顿，教训他一番，使他改过性子便了。”老婆子道：“他将次回来了，只劝官人莫惹事的好。”举子气忿忿地等着。

只见门外一大黑影，一个人走将进来，将肩上叉口也似一件东西往庭中一摔，叫道：“老嬷，快拿火来，收拾行货！”老婆子战兢兢地道：“是甚好物事呀？”把灯一照，吃了一惊，乃是一只死了的斑斓猛虎。说时迟，那时快，那举子的马在火光里看见了死虎，惊跳不住起来。那人看见便道：“此马何来？”举子暗里看时，却是一个黑长妇人。见他模样，又背了个死虎来，忖道：“也是个有本事的。”心里就有几分惧他。忙走去带开了马，缚住了，走向前道：“小生是失路的举子，超过宿头，幸到宝庄，见门尚未阖，斗胆求借一宿。”那妇人笑道：“老嬷好不晓事，既是个贵人，如何更深时候，叫他在露天立着？”指着死虎道：“贱婢今日山中遇此泼花团，争持多时，才得了当。归得迟些个，有失主人之礼，贵人勿罪。”举子见他语言爽恺，礼度周全，暗想道：“也不是不可化诲的。”连声道：“不敢！不敢！”妇人走进堂，提一把椅来，对举子道：“该请进堂里坐，只是妇姑两人都是女流，男女不可相混，屈在廊下一坐罢。”又掇张桌来放在面前，点个灯来安下。然

太湖石——产于太湖地区的一种多孔而玲珑的石头，多用来做园林和庭院的装饰。

尽挣得家住——意谓可以挣钱养得住家口。

太岁头上动土——太岁是值岁的神名，传说他所在之地便不得破土动工修建屋舍，否则就会降灾难。

将次——将要。

行货——泛指东西，货物。

趑（j 居）过——不留意而走过了的意思。

泼花团——又作“泼毛团”，骂禽兽的话。

爽恺——爽快开朗。恺，和乐。

妇姑——媳妇和婆母。

掇（du 多）——用双手搬取。

后下庭中来，双手提了死虎，到厨下去了。须臾之间，烫了一壶热酒，托出一个大盘来，内有热腾腾的一盘虎肉，一盘鹿脯，又有些腌腊雉兔之类五六碟，道：“贵人休嫌轻褻则个。”举子见他殷勤，接了自斟自饮。须臾间酒尽肴完，举子拱手道：“多谢厚款。”那妇人道：“惶愧，惶愧。”便将了盘来，收拾桌上碗盏。

举子乘间便说道：“看娘子如此英雄，举止恁地贤明，怎么尊卑分上觉得欠些个？”那妇人将盘一掬，且不收拾，怒目道：“适间老死魅曾对贵人说些甚谎么？”举子忙道：“这是不曾。只是看见娘子称呼词色之间，甚觉轻倨，不像个婆媳妇道理。及见娘子待客周全，才能出众，又不像个不近道理的。故此好言相问一声。”那妇人见说，一把扯了举子的衣袂，一只手移着灯，走到太湖石边来，道：“正好告诉一番。”举子一时间挣扎不脱，暗道：“等他说得没理时，算计打他一顿。”只见那妇人倚着太湖石，就在石上拍拍手，道：“前日有一事，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是我不是，是他不是？”道罢，便把一个食指向石上一，道：“这是一件了。”了，只见那石皮乱爆起来，已自抠去了一寸有馀深。连连数了三件，了三，那太湖石上便似锥子凿成一个“川”字，斜看来又是“三”字，足足皆有寸馀，就像镌刻的一般。那举子惊得浑身汗出，满面通红，连声道：“都是娘子的是。”把一片要与他分个皂白的雄心，好像一桶雪水淋头一淋，气也不敢抖了。

妇人说罢，擎出一张匡床来，与举子自睡，又替他喂好了马，却走进进去与老婆子关了门，息了火睡了。举子一夜无眠，叹道：“天下有这等大力的人，早是不曾与他交手，不然，性命休矣！”巴到天明，鞦了马，作谢了，再不说一句别的话，悄然去了。自后收拾了好些威风，再也不去惹闲事管，也只是怕逢着啍嘛似他的吃了亏。

今日说一个恃本事说大话的，吃了好些惊恐，惹出一场话柄来。正是：

虎为百兽尊，百兽伏不动。

若逢狮子吼，虎又全没用。

话说国朝嘉靖年间，北直隶河间府交河县，一人姓刘名铤，叫做刘东山，在北京巡捕衙门里当一个缉捕军校的头。此人有一身好本事，弓马熟闲，发矢再无空落，人号他“连珠箭”。随你异常狠盗，逢着他便如瓮中捉鳖，手到拿来，因此也积趱得有些家事。年三十馀，觉得心

掬（shuò 朔）——用力地推、扔。

老死魅——骂人的话，犹如说“老死鬼”。

匡床——也作“筐床”，一种形状方正的床。

啍嘛（ch zh 车遮）——也写作“奢遮”，此处意为能干、厉害。

嘉靖——明世宗朱厚熜年号，公元1522—1566年。

北直隶——明代将直接隶属京师的地区称为直隶。明代建国时定都南京，明成祖永乐以后建都北京，故有南直隶与北直隶之称。北直隶辖今京、津地区，河北大部及河南、山东一小部分地区。

巡捕衙门——指兵马指挥司，负责京城巡捕盗贼等治安事宜的官署。

里不耐烦做此道路，告脱了，在本县去别寻生理。一日，冬底残年，赶着驴马十馀头到京师转卖，约卖得一百多两银子。交易完了，至顺城门（即宣武门）雇骡归家。在骡马主人店中，遇见一个邻舍张二郎入京来，同在店买饭吃。二郎问道：“东山何往？”东山把前事说了一遍，道：“而今在此雇骡，今日宿了，明日走路。”二郎道：“近日路上好生难行，良乡、郑州一带，盗贼出没，白日劫人。老兄带了偌多银子，没个做伴，独来独往，只怕着了道儿。放仔细些！”东山听罢，不觉须眉开动，唇齿奋扬，把两只手捏了拳头，做一个开弓的手势，哈哈大笑道：“二十年间，张弓追讨，矢无虚发，不曾撞个对手。今番收场买卖，定不到得折本。”店中满座听见他高声大喊，尽回头来看。也有问他姓名的，道：“久仰，久仰。”二郎自觉有些失言，作别出店去了。

东山睡到五更头，爬起来梳洗结束，将银子紧缚裹肚内，扎在腰间。肩上挂一张弓，衣外跨一把刀，两膝下藏矢二十簇。拣一个高大的健骡，腾地骑上，一鞭前走。走了三四十里，来到良乡，只见后头有一人奔马赶来，遇着东山的骡，便按辔少驻。东山举目觑他，却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美少年，且是打扮得好。但见：

黄衫毡笠，短剑长弓。箭房中新矢二十馀枝，马额上红缨一大簇。裹腹闹装灿烂，是个白面郎君；恨人紧辔喷嘶，好匹高头骏骑。

东山正在顾盼之际，那少年遥叫道：“我们一起走路则个。”就向东山拱手道：“造次行途，愿问高姓大名。”东山答道：“小可姓刘名钦，别号东山，人只叫我是刘东山。”少年道：“久仰先辈大名，如雷贯耳，小人有幸相遇。今先辈欲何往？”东山道：“小可要回本籍交河县去。”少年道：“恰好，恰好！小人家住临淄，也是旧族子弟，幼年颇曾读书，只因性好弓马，把书本丢了。三年前，带了些资本往京贸易，颇得些利息。今欲归家婚娶，正好与先辈作伴，同路行去，放胆壮些，直到河间府城，然后分路。有幸，有幸。”东山一路看他腰间沉重，语言温谨，相貌俊逸，身材小巧，谅道不是歹人。且路上有伴，不至寂寞，心上也欢喜，道：“当得相陪。”是夜一同下了旅店，同一处饮食歇宿，如兄若弟，甚是相得。

明日并辔出涿州。少年在马上问道：“久闻先辈最善捕贼，一生捕得多少？也曾撞着好汉否？”东山正要夸逞自家手段，这一问揉着痒处，且量他年小可欺，便侈口道：“小可生平两只手，一张弓，拿尽绿林中人，也不记其数，并无一个对手。这些鼠辈，何足道哉！而今中年心懒，故弃此道路。倘若前途撞着，便中拿个把儿，你看手段。”少年但微微冷笑，道：“元来如此！”就马上伸手过来，说道：“借肩上宝弓一看。”

道路——这里指差事、职业。

告脱——告退离职。

生理——赖以谋生的事由、工作。

闹装——用金银珠宝之类镶嵌的腰带。

小可——自称谦词。

临淄——古邑名，今山东省淄博市。

东山在骡上递将过来。少年左手把住，右手轻轻一拽就满，连放连拽，就如一条软绢带。东山大惊失色，也借少年的弓过来看。看那少年的弓，约有二十斤重，东山用尽平生之力，面红耳赤，不要说扯满，只求如初八夜头的月，再不能勾。东山惶恐无地，吐舌道：“使得好硬弓也！”便向少年道：“老弟神力，何至于此！非某所敢望也。”少年道：“小人之力，何足称神？先辈弓自太软耳。”东山赞叹再三，少年极意谦谨。晚上又同宿了。

至明日又同行。日西时过雄县，少年拍一拍马，那马腾云也似前面去了。东山望去，不见了少年。他是贼窠中弄老了的，见此行止，如何不慌？私自道：“天教我这番倒了架也。倘是个不良人，这样神力，如何敌得！势无生理。”心上正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落的，没奈何，迳迳行去。行得一二铺，遥望见少年在百步外，正弓挟矢，扯个满月。向东山道：“久闻足下手中无敌，今日请先听箭风。”言未罢，飏的一声，东山左右耳根但闻肃肃如小鸟前后飞过，只不伤着东山。又将一箭引满，正对东山之面，大笑道：“东山晓事人，腰间骡马钱快送我罢，休得动手。”东山料是敌他不过，先自慌了手脚，只得跳下鞍来，解了腰间所系银袋，双手捧着，膝行至少年马前，叩头道：“银钱谨奉，好汉将去，只求饶命。”少年马上伸手，提了银包，大喝道：“要你性命做甚？快走！快走！你老子有事在此，不得同儿子前行了。”掇转马头，向北一道烟跑，但见一路黄尘滚滚，霎时不见踪影。

东山呆了半晌，捶胸跌足，起来道：“银钱失去也罢，叫我如何做人？一生好汉名头，到今日弄坏，真是张天师吃鬼迷了。可恨！可恨！”垂头丧气，有一步没一步的，空手归交河。到了家里，与妻子说知其事，大家懊恼一番。夫妻两个商量，收拾些本钱，在村郊开个酒铺，卖酒营生，再不去张弓挟矢了。又怕有人知道，坏了名头，也不敢向人说着这事，只索罢了。

过了三年，一日，正值寒冬天道，有词为证：

霜瓦鸳鸯，风帘翡翠，今年早是寒少。矮钉明窗，侧开朱户，断莫乱教人到。
重阴未解，云共雪商量不少。青帐垂毡要密，红幕放围宜小。（词寄《天香》前。）

却说冬日间，东山夫妻正在店中卖酒，只见门前来了一伙骑马的客人，共是十一个。个个骑的是自鞴的高头骏马，鞍辔鲜明；身上俱紧束短衣，腰带弓矢刀剑。次第下了马，走入肆中来，解了鞍辔。刘东山接

铺——即驿站。明代十里设一铺，有士卒专供传递公文，这里作里程计，一二铺，犹如说一二十里。

掇转——吴方言，即拨回、掉转。

名头——吴方言，即名字、名称。

张天师吃鬼迷——意谓捉鬼的反而被鬼捉弄了。张天师指东汉时的张道陵，他是“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后被尊为“天师”。传说他最善治鬼，李膺《蜀记》云：“张道陵病虐于丘社中，得咒鬼术书，遂解使鬼法，”吃，让、被。

《天香》前——指《天香》词的前阙、上片。

次第——一个接一个地。

着，替他赶马归槽，后生自去剉草煮豆，不在话下。内中只有一个未冠的人，年纪可有十五六岁，身長八尺，独不下马。对众道：“第十八自向对门住休。”众人都答应一声道：“咱们在此少住，便来伏侍。”只见其人自走出门去了。十人自来吃酒，主人安排些鸡、豚、牛、羊肉来做下酒。须臾之间，狼飡虎咽，算来吃勾有六七十斤的肉，倾尽了六七坛的酒。又教主人将酒肴送过对门楼上，与那未冠的人吃。众人吃完了店中东西，还叫未畅。遂开皮囊，取出鹿蹄、野雉、烧兔等物，笑道：“这是我们的东道，可叫主人来同酌。”

东山推逊一回，才来坐下。把眼去逐个瞧了一瞧，瞧到北面左手那一人，毡笠儿垂下，遮着脸，不甚分明。猛见他抬起头来，东山仔细一看，吓得魂不附体，只叫得苦。你道那人是谁？正是在雄县劫了骡马钱去的那一个同行少年。东山暗想道：“这番却是死也！我些些生计，怎禁得他要起？况且前日一人尚不敢敌，今人多如此，想必个个是一般英雄，如何是了？”心中忒忒的跳，真如小鹿儿撞，面向酒杯，不敢则一声。众人多起身与主人劝酒。坐定一回，只见北面左手坐的那一个少年，把头上毡笠一掀，呼主人道：“东山别来无恙么？往昔承挈同行周旋，至今想念。”东山面如土色，不觉双膝跪下道：“望好汉恕罪！”少年跳离席间，也跪下去，扶起来，挽了他手道：“快莫要作此状！快莫要作此状！羞死人。昔年俺们众兄弟在顺城门店中，闻卿自夸手段天下无敌，众人不平，却教小弟在途间作此一番轻薄事，与卿作耍，取笑一回。然负卿之约，不到得河间，魂梦之间，还记得与卿并辔任丘道上。感卿好情，今当还卿十倍。”言毕，即向囊中取出千金，放在案上，向东山道：“聊当别来一敬，快请收进。”东山如醉如梦，呆了一晌，怕又是取笑，一时不敢应承。那少年见他迟疑，拍手道：“大丈夫岂有欺人的事？东山也是个好汉，直如此胆气虚怯！难道我们弟兄直到得真个取你的银子不成？快收了去！”刘东山见他说话，说得慷慨，料不是假，方才如醉初醒，如梦方觉，不敢推辞。走进去与妻子说了，就叫他出来，同收拾了进去。

安顿已了，两人商议道：“如此豪杰，如此恩德，不可轻慢。我们再须杀牲开酒，索性留他们过宿，顽耍几日则个。”东山出来称谢，就把此意与少年说了。少年又与众人说了，大家道：“既是这位弟兄故人，有何不可？只是还要去请问十八兄一声。”便一齐走过对门，与未冠的那一个说话。东山随了去，看这些人见了那个未冠的，甚是恭谨；那未冠的待他众人，甚是庄重。众人把主人要留他们过宿顽耍的说话说了，那未冠的说道：“好，好，不妨。只是酒醉饭饱，不要贪睡，负了主人

后生——年轻人，这里指店中的伙什。

剉草煮豆——指给牲口备草料。剉草，切草、铡草。

未冠——未成年。古礼，男子二十岁加冠，作为成年人的标志。

住休——即住下。休，用于句尾的语助词，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罢”、“了”。

东道——东道主的省称，语出《左传·僖公三十年》：“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供）其乏困，君以无所害。”本指东路上的人，可供往来过客的生活需要。后称请客为东道，或称“做东”。

“这是我们的东道”，意谓用自带的食物请客。

些些——即些少，不多一点。

殷勤之心。少有动静，俺腰间两刀有血吃了。”众人齐声道：“弟兄们理会得。”东山一发莫测其意。众人重到肆中，开怀再饮。又携酒到对门楼上，众人不敢陪，只是十八兄自饮。算来他一个吃的酒肉，比得店中五个人。十八兄吃阑，自探囊中取出一个纯银箆箆来，煽起炭火，做煎饼自啖，连啖了百余个。收拾了，大踏步出门去，不知所向。直到天色将晚，方才回来，重到对门住下，竟不到刘东山家来。众人自在东山家吃耍。走去对门相见，十八兄也不甚与他们言笑，大是倨傲。东山疑心不已，背地扯了那同行少年，问道：“你们这个十八兄是何等人？”少年不答应，反去与众人说了，各大笑起来。不说来历，但高声吟诗曰：“杨柳桃花相间出，不知若个是春风。”吟毕，又大笑。

住了三日，俱各作别了，结束上马，未冠的在前，其余众人在后，一拥而去。东山到底不明白。却是骤得了千来两银子，手头从容，又怕生出别事来，搬在城内另做营运去了。后来见人说起此事，有识得的道：“详他两句语意，是个‘李’字；况且又称十八兄，想必未冠的那人姓李，是个为头的了。看他对众的说话，他恐防有人暗算，故在对门两处住了，好相照察；亦且不与十人作伴同食，有个尊卑的意思。夜间独出，想又去做甚么勾当来，却也没处查他的确。”

那刘东山一生英雄，遇此一番，过后再不敢说一句武艺上头的话，弃弓折箭，只是守着本分营生度日，后来善终。可见人生一世，再不可自恃高强。那自恃的，只是不曾逢着狠主子哩。有诗单说这刘东山道：

生平得尽弓矢力，直到下场逢大敌。
人世休夸手段高，霸王也有悲歌日。

又有诗说这少年道：

英雄从古轻一掷，盗亦有道真堪述。
笑取千金偿百金，途中竟是好相识。

营运——即“营生”，职业。

详——这里是推敲、揣测的意思。

拍案惊奇卷之四

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

赞曰：

红线下世，毒哉仙仙。隐娘出没，跨黑白卫。香丸袅袅，游刃香烟。崔妾白练，夜半忽失。侠姬条裂，宅众神耳。

贾妻断婴，离恨以豁。解洵娶妇，川陆毕具。三鬟携珠，塔户严扃。车中飞度，尺馀一孔。

这一篇赞，都是序着从前剑侠女子的事。从来世间有这一家道术，不论男女，都有习他的。虽非真仙的派，却是专一除恶扶善，功行透了的，也就借此成仙。所以好事的，类集他做《剑侠传》；又有专把女子类成一书，做《侠女传》。

前面这赞上说的，都是女子。那红线就是潞州薛嵩节度家小青衣，因为魏博节度田承嗣养三千外宅儿男，要吞并潞州。薛嵩日夜忧闷，红线问知，弄出剑术手段，飞身到魏博，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取了他床头金盒归来。明日，魏博搜捕金盒，一军忧疑，这里却教了使人送还他去。田承嗣一见惊慌，知是剑侠，恐怕取他首级，把邪谋都息了。后来红线说出前世是个男子，因误用医药杀人，故此罚为女子。今已功成，修仙去了。这是红线的出处。

那隐娘姓聂，魏博大将聂锋之女。幼年撞着乞食老尼，摄去教成异术。后来嫁了丈夫，各跨一蹇驴，一黑一白。蹇驴是卫地所产，故又叫做“卫”。用时骑着，不用时就不见了，元来是纸做的。他先前在魏帅左右，魏帅与许帅刘昌裔不和，要隐娘去取他首级。不想那刘节度善算，算定隐娘夫妻该入境，先叫卫将早至城北候他，约道：“但是一男一女，骑黑白二驴的便是。可就传我命拜迎。”隐娘到许，遇见如此，服刘公神明，便弃魏归许。魏帅知道，先遣精精儿来杀他，反被隐娘杀了。又使妙手空空儿来，隐娘化为蠓蝶，飞入刘节度口中，教刘节度将于闾国

序——通“叙”，这里是依次评说、论述的意思。

的派——即“嫡派”，正宗真传。

“那红线”句——红线故事见唐袁郊传奇小说《红线传》。潞州，辖境相当今山西省南部地区，唐时治所在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薛嵩，唐代将领，善战而有治绩。节度，即节度使，统辖数州的地区军事总管。小青衣，即小婢女。

魏博节度田承嗣——魏博，唐代方镇名，治所在魏州（今河北省大名县）。田承嗣，唐代“安史之乱”后拥兵割据的藩镇将领。

夜漏三时——犹如说夜半三更。漏，即“漏壶”，古代的计时器，以铜壶贮水，中间立有刻度的箭，下开小孔，水缓慢漏出，则箭上刻度逐一显示，以定时间。

隐娘——其故事见唐人裴铏的传奇小说《聂隐娘》。

卫地——指今河南省西北部地区，这里是春秋时卫国所在地。

许帅——即“陈许节度使”，辖管今河南省许昌市以东地区。

蠓（miè 灭）蝶——一种喜欢乱飞的小昆虫。

美玉围在颈上。那空空儿三更来到，将匕首项下一划，被玉遮了，其声铿然，划不能透。空空儿羞道不中，一去千里，再不来了。刘节度与隐娘俱得免难。这是隐娘的出处。

那香丸女子 同一侍儿住观音里，一书生闲步，见他美貌，心动。傍有恶少年数人，就说他许多淫邪不美之行。书生贱之。及归家，与妻言及，却与妻家有亲，是个极高洁古怪的女子，亲戚都是敬畏他的。书生不平，要替他寻恶少年出气，未行。只见女子叫侍儿来谢道：“郎君如此好心，虽然未行，主母感恩不尽。”就邀书生过去，治酒请他独酌。饮到半中间，侍儿负一皮袋来，对书生道：“是主母相赠的。”开来一看，乃是三四个人头，颜色未变，都是书生平日受他侮辱的仇人。书生吃了一惊，怕有累及，急要逃去。侍儿道：“莫怕，莫怕。”怀中取出一包白色有光的药来，用小指甲挑些些，弹在头断处，只见头渐缩小，变成李子大。侍儿一个个撮在口中吃了，吐出核来，也是李子。侍儿吃罢，又对书生道：“主母也要郎君替他报仇，杀这些恶少年。”书生谢道：“我如何干得这等事？”侍儿进一香丸，道：“不劳郎君动手。但扫净书房，焚此香于炉中，看香烟那里去，就跟了去，必然成事。”又将先前皮袋与他，道：“有人头尽纳在此中，仍旧随烟归来，不要惧怕。”书生依言做去。只见香烟袅袅，行处有光，墙壁不碍。每到一处，遇一恶少年，烟绕颈三匝，头已自落，其家不知不觉。书生便将头入皮袋中。如此数处，烟袅袅归来，书生已随了来。到家尚未三鼓，恰如做梦一般。事完，香丸飞去，侍儿已来，取头弹药，照前吃了。对书生道：“主母传语郎君：这是畏关。此关一过，打点共做神仙便了。”后来不知所往。这女子、书生，都不知姓名，只传得有《香丸志》。

那崔妾 是：唐贞元 年间，博陵 崔慎思，应进士举，京中赁房居住。房主是个没丈夫的妇人，年止三十馀，有容色。慎思遣媒道意，要纳为妻。妇人不肯，道：“我非宦家之女，门楣不对，他日必有悔，只可做妾。”遂随了慎思。二年，生了一子。问他姓氏，只不肯说。一日，崔慎思与他同上了床，睡至半夜，忽然不见。崔生疑心有甚奸情事了，不胜忿怒，遂走出堂前，走来走去。正自徬徨，忽见妇人在屋上走下来，白练缠身，右手持匕首，左手提一个人头。崔生道：“我父昔年被郡守枉杀，求报数年未得。今事已成，不可久留。”遂把宅子赠了崔生，逾墙而去。崔生惊惶。少顷，又来，道是再哺孩子些乳去。须臾出来，道：“从此永别。”竟自去了。崔生回房，看看儿子已被杀死。他要免心中记挂，故如此。所以说“崔妾白练”的话。

那侠姬 的事乃元雍妾修容自言：小时里中盗起，有一老姬来对他母亲说道：“你家从来多阴德，虽有盗乱，不必惊怕，吾当藏过你等。”

于阗（tián 田）国 古代西域国名，在今新疆和田一带，唐代已在这里设置方镇。

香丸女子——故事见《女红馀志》卷上《香丸妇人》。

崔妾——故事见《太平广记》卷194《崔慎思》，注云出《原化记》。

贞元——唐德宗李适（kuò 扩）年号，公元785—804年。

博陵——郡名，辖境相当今河北省中部地区，治所在今河北省定县。

门楣不对——即门第不相当。

侠姬——故事见《女红馀志》卷上《侠姬》。

袖中取出黑绫二尺，裂作条子，教每人臂上系着一条，道：“但随我来。”修容母子随至一道院，老嫗指一个神像道：“汝等可躲在他耳中。”叫修容母子闭了眼，背了他进去。小小神像，他母子住在耳中，却像一间房子，毫不窄隘。老嫗朝夜来看，饮食都是他送来。这神像耳孔只有指头大小，但是饮食到来，耳孔便大起来。后来盗平，仍如前负了归家。修容要拜为师，誓修苦行，报他恩德。老嫗说：“仙骨尚微。”不肯收他。后来不知那里去了。所以说“侠嫗神耳”的说话。

那贾人妻的，与崔慎思妾差不多。但他是馀干县尉王立，调选流落，遇着美妇，道是元系贾人妻子，夫亡十年，颇有家私，留王立为婿，生了一子。后来也是一日提了人头回来，道有仇已报，立刻离京。去了复来，说是再乳婴儿，以豁离恨。抚毕便去。回灯褰帐，小儿身首已在两处。所以说“贾妻断婴”的话，却是崔妾也曾做过的。

那解洵是宋时武职官，靖康之乱，陷在北地，孤苦零落。亲戚怜他，替他另娶一妇为妻。那妇人妆奁丰厚，洵得以存活。偶重阳日，想起旧妻坠泪。妇人问知欲归本朝，便替他备办，水陆之费毕具，与他同行。一路水宿山行，防闲营护，皆得其力。到家，其兄解潜军功累积，已为大帅，相见甚喜，赠以四婢。解洵宠爱了，与妇人渐疏。妇人一日酒间责洵道：“汝不记昔年乞食赵魏时事乎？非我已为饿殍。今一旦得志，便尔忘恩，非大丈夫所为。”洵已有酒意，听罢大怒，奋起拳头，连连打去。妇人忍着，冷笑；洵又唾骂不止。妇人忽然站起，灯烛皆暗，冷气袭人，四妾惊惶仆地。少顷，灯烛复明，四妾才敢起来。看时，洵已被杀在地上，连头都没了。妇人及房中所有，一些不见踪影。解潜闻知，差壮勇三千人各处追捕，并无下落。这叫做“解洵娶妇”。

那三鬟女子，因为潘将军失却玉念珠，无处访寻，却是他与朋侪作戏，取来挂在慈恩寺塔院相轮上面。后潘家悬重赏，其舅王超问起，他许取还。时寺门方开，塔户尚锁，只见他势如飞鸟，已在相轮上，举手示超，取了念珠下来。王超自去讨赏。

明日，女子已不见了。

那车中女子又是怎说？因吴郡有一举子，入京应举，有两少年引他到家。坐定，只见门迎一车进内，车中走出一女子，请举子试技。那举子只会着靴在壁上行得数步。女子叫座中少年各呈妙技，有的在壁上行，有的手撮椽子行，轻捷却像飞鸟。举子惊服，辞去。数日后，复见前两少年来借马，举子只得与他。明日，内苑失物，唯收得驮物的马。追问

贾(g古)人妻——故事见《太平广记》卷196《贾人妻》，注云出《集异记》。

调选流落——原任职期满而又没有委任新职。

解洵——故事见《夷坚志补》卷14《解洵娶妇》。

三鬟女子——故事见《太平广记》卷196《潘将军》，注云出《剧谈录》。

念珠——佛门或信佛之人诵经时计数的串珠，有18、27、54、108颗等多种。

朋侪(chái柴)——即朋友们。侪，辈、类。

慈恩寺塔院相轮——慈恩寺在今西安市南郊，即大雁塔。相轮，塔顶上的槃盖。

车中女子——故事见《太平广记》卷193《车中女子》，注云出《原化记》。

撮(cu搓)——这里是捏住的意思。

内苑——指皇宫里面。

马主，捉举子到内侍省 勘问。驱入小门，吏自后一推，倒落深坑数丈。仰望屋顶七八，唯见一孔，才开一尺有多。举子苦楚间忽见一物如鸟飞下，到身边看时，却是前日女子。把绢重系举子胳膊讫，绢头系女子身上，女子腾身飞出宫城，去门数十里乃下。对举子云：“君且归，不可在此。”举人乞食寄宿，得达吴地。这两个女子 便都有些盗贼意思，不比前边这几个，报仇雪耻救难解危，方是修仙正路。然要晓世上有此一种人，所以历历可纪，不是脱空 的说话。

而今再说一个有侠术的女子，救着一个落难之人，说出许多剑侠的议论，从古未经人道的，真是精绝。有诗为证：

念珠取却犹为戏，若似车中便累人。

试听韦娘一席话，须知正直乃为真。

话说徽州府有一商人，姓程，名德瑜，表字元玉。禀性简默端重，不妄言笑，忠厚老成，专一走川、陕，做客贩货，大得利息。一日，收了货钱，待要归家，与带去仆人收拾停当，行囊丰满，自不必说。自骑一匹马，仆人骑了牲口，起身行路。来过文、阶道中，与一伙作客的人，同落一个饭店买酒饭吃。

正吃之间，只见一个妇人骑了驴儿，也到店前下了，走将进来。程元玉抬头看时，却是三十来岁的模样，面颜也尽标致，只是装束气质带些武气，却是雄赳赳的。饭店中客人个个颠头耸脑，看他说他，胡猜乱语，只有程元玉端坐不瞧。那妇人都看在眼里。吃罢了饭，忽然举起两袖，抖一抖道：“适才忘带了钱来，今饭多吃过了主人的，却是怎好？”那店中先前看他这些人都笑将起来，有的道：“元来是个骗饭吃的！”有的道：“敢是 真个忘了。”有的道：“看他模样，也是个江湖上人，不像个本分的，骗饭的事也有。”那店家后生见说没钱，一把扯住不放。店主又发作道：“青天白日，难道有得你吃了饭不还钱不成？”妇人只说：“不带得来，下次补还。”店主道：“谁认得你！”正难分解，只见程元玉便走上前来，说道：“看此娘子光景，岂是要少这数文钱的？必是真失带了出来，如何这等逼他？”就把手腰间去摸出一串钱来，道：“该多少，都是我还了就是。”店家才放了手，算一算帐，取了钱去。那妇人走到程元玉跟前，再拜道：“公是个长者，愿闻高姓大名，好加倍奉还。”程元玉道：“些些小事，何足挂齿！还也不消还得，姓名也不消问得。”那妇人道：“休如此说。公去前面，当有小小惊恐，妾将在此处出些力气报公。所以必要问姓名，万勿隐讳。若要晓得妾的姓氏，但记着韦十一娘便是。”程元玉见他说话有些尴尬，不解其故，只得把

内侍省——官署名，主管宫廷内部事务的机构。

这两个女子——指上述“三鬟女子”和“车中女子”。

脱空——凭空。

文、阶道中——文州、阶州之间，今甘肃省东南部文县、武都一带。

敢是——也许是、莫非是。

长者——这里指性情宽厚有德行的人。

尴尬——这里是古怪的意思。

名姓说了。妇人道：“妾在城西去探一个亲眷，少刻就到东来。”跨上驴儿，加上一鞭，飞也似去了。

程元玉同仆人出了店门，骑了牲口，一头走，一头疑心。细思适间之话，好不蹊跷。随又忖道：“妇人之言，何足凭准？况且他一顿饭钱尚不能预备，就有惊恐，他何如出力相报得？”以口问心，行了几里。只见途间一人，头带毡笠，身背皮袋，满身灰尘，是个惯走长路的样子。或在前，或在后，参差不一，时常撞见。程元玉在马上问道：“前面到何处可以宿歇？”那人道：“此去六十里，有杨松镇，是个安歇客商的所在。近处却无宿头。”程元玉也晓得有个杨松镇，就问道：“今日晏了些，还可到得那里么？”那人抬头，把日影看了一看道：“我到得，你到不得。”程元玉道：“又来好笑了。我每是骑马的，反到不得，你是步行的，反说到得，是怎的说？”那人笑道：“此间有一条小路，斜抄去二十里，直到河水湾；再二十里，就是镇上。若你等在官路上走，迂迂曲曲，差了二十多里，故此到不及。”程元玉道：“果有小路快便，相烦指示同行。到了镇上，买酒相谢。”那人欣然前行，道：“这等，都跟我来。”

那程元玉只贪路近，又见这厮是个长路人，信着不疑，把适间妇人所言惊恐都忘了。与仆人策马，跟了那人，前进那一条路来。初时平坦好走，走得一里多路，地上渐渐多是山根顽石，驴马走甚不便。再行过去，有陡峻高山，遮在面前。绕山走去，多是深密林子，仰不见天。程元玉主仆俱慌，埋怨那人道：“如何走此等路？”那人笑道：“前边就平了。”程元玉不得已，又随他走，再度过一个岗子，一发比前崎岖了。程元玉心中中计，叫声“不好，不好！”急掣转马头回路。忽然那人唿哨一声，山前涌出一干人来：

狰狞相貌，劣擻 身躯。无非月黑杀人，不过风高放火。盗亦有道，大曾偷习儒者虚声；师出无名，也会剽窃将家实用。人间偶尔呼为盗，世上于今半是君。

程元玉见不是头，自道必不可脱，慌慌忙忙下了马，躬身作揖道：“所有财物，但凭太保 取去。只是鞍马衣装，须留下做归途盘费则个。”那一伙强盗听了说话，果然只取包裹来，搜了银两去了。程元玉急回身寻时，那马散了缰，也不知那里去了。仆人躲避，一发不知去向。凄凄惶惶，剩得一身，拣个高岗立着，四围一望，不要说不见强盗出没去处，并那仆马消息，杳然无踪。四无人烟，且是天色看看黑将下来，没个道理。叹一声道：“我命休矣！”

正急得没出豁，只听得林间树叶窸窣价 声响。程元玉回头看时，却是一个人，攀藤附葛而来，甚是轻便。走到面前，是个女子。程元玉见了个人，心下已放下了好些惊恐，正要开口问他，那女子忽然走到程元玉面前来，稽首 道：“儿乃韦十一娘弟子青霞是也。吾师知公有惊恐，

劣擻——亦作“劣缺”，勇猛凶悍的样子。

太保——官职名，这里是对强盗的尊称。

窸（sù 素）窣价——犹如说飒飒地、沙沙地。窸窣，象声词，形容声音细碎。价，语助词，略同于“地”。

稽首——道士举一手向人行礼。

特教我在此等候。吾师只在前面，公可往会。”程元玉听得说是韦十一娘，又是惊恐之说相合，心下就有些望他救答意思，略放胆大些了，随着青霞前往。行不到半里，那饭店里遇着的妇人来了，迎着道：“公如此大惊，不早来相接，甚是有罪。公货物已取还，仆马也在，不必忧疑。”程元玉是惊坏了的，一时答应不出。十一娘道：“公今夜不可前去。小庵不远，且到庵中一饭，就在此寄宿罢了。前途也去不得。”程元玉不敢违，随了去。

过了两个岗子，前见一山陡绝，四周并无联属，高峰插于云外。韦十一娘以手指道：“此是云冈，小庵在其上。”引了程元玉，攀萝附木，一路走上。到了陡绝处，韦与青霞共来扶掖，数步一歇。程元玉气喘当不得，他两个就如平地一般。程元玉抬头看高处，恰似在云雾里；及到得高处，云雾又在下面了。约莫有十数里，方得石磴。磴有百来级，级尽方是平地，有茅堂一所，甚是清雅。请程元玉坐了，十一娘又另唤一女童出来，叫做缥云，整备茶果、山藪、松醪请元玉吃。又叫整饭，意甚殷勤。

程元玉方才性定，欠身道：“程某自不小心，落了小人圈套，若非夫人相救，那讨性命？只是夫人有何法术制得他，讨得程某货物转来？”十一娘道：“吾是剑侠，非凡人也。适间在饭店中，见公修雅，不像他人轻薄，故此相敬。及看公面上，气色有滞，当有忧虞，故意假说乏钱还店，以试公心。见公颇有义气，所以留心在此相候，以报公德。适间鼠辈无礼，已曾晓谕他过了。”程元玉见说，不觉欢喜敬羨。他从小颇看史鉴，晓得有此一种法术，便问道：“闻得剑术起自唐时，到宋时绝了，故自元朝到国朝，竟不闻有此事。夫人在何处学来的？”十一娘道：“此术非起于唐，亦不绝于宋。自黄帝受兵符于九天玄女，便有此术，其臣风后习之，所以破得蚩尤。帝以此术神奇，恐人妄用，且上帝立戒甚严，不敢宣扬，但拣一二诚笃之人，口传心授，故此术不曾绝传，也不曾广传。后来，张良募来击秦皇，梁王遣来刺袁盎，公孙述使来杀来、岑，李师道用来杀武无衡，皆此术也。此术既不易轻得，唐之

山藪（sù 素）——山间野菜。

松醪（láo 劳）——松子酒。

气色有滞——犹如说面带晦气，有倒霉相。

忧虞——忧患、灾难。

史鉴——泛指史书。

“自黄帝”四句——黄帝为传说中我国远古时中原各部落联盟的领袖，号轩辕氏。蚩尤为东方九黎族首领，扰乱中原，与黄帝战于涿鹿，兵败被杀。九天玄女为道教女神，人面鸟身；黄帝与蚩尤战，九天玄女授黄帝以兵符图策，遂破蚩尤。这些传说见于《黄帝内传》、《云笈七签》等书。

“张良”句——张良字子房，为汉初功臣。先世为韩相，秦灭韩后，张良结交刺客为韩复仇，曾募力士于博浪沙（在今河南省原阳县）狙击秦始皇未中，这里即指此事。

“梁王”句——西汉景帝欲立梁王刘武为嗣，大臣袁盎进言制止，因此梁王怨恨袁盎，派人将其刺死。此事《史记》、《汉书》中都有记载。

“公孙述”句——公孙述为西汉末年军阀。王莽称帝时，公孙述自立为蜀王，不久称帝。汉光武帝刘秀灭王莽后，派征南大将军岑彭、中郎将来歙率大军攻蜀，公孙述遣刺客分别暗杀了来歙和岑彭。

“李师道”句——李师道为唐宪宗时割据一方的军阀，因怀恨宰相武元衡屡欲削弱藩镇势力，便派人将武

藩镇，羡慕仿效，极力延致奇踪异迹之人，一时罔利之輩，不顾好歹，皆来为其所用，所以独称唐时有此。不知彼輩诸人，实犯上帝大戒，后来皆得惨祸。所以彼时先师，复申前戒，大略：不得妄传人，妄杀人；不得替恶人出力害善人；

不得杀人而居其名。此数戒最大，故赵元昊所遣刺客不敢杀韩魏公，苗傅、刘正彦所遣刺客不敢杀张德远，也是怕犯前戒耳。”程元玉道：“史称黄帝与蚩尤战，不说有术；张良所募力士，亦不说术；梁王、公孙述、李师道所遣，皆说是盗，如何是术？”十一娘道：“公言差矣！此正吾道所谓不居其名也。蚩尤生有异像，且挟奇术，岂是战阵可以胜得？秦始皇万乘之主，仆从仪卫，何等威焰！且秦法甚严，谁敢击他？也没有击了他可以脱身的。至如袁盎官居近侍，来、岑身为大帅，武相位到台衡，或取之万众之中，直戕之鞞毂之下，非有神术，怎做得成？且武元衡之死，并其颅骨也取了去，那时慌忙中，谁人能有此闲工夫？史传元自明白，公不曾详玩其旨耳。”程元玉道：“史书上果是如此。假如太史公所传刺客，想正是此术。至荆轲刺秦王，说他剑术疏；前边这几个刺客，多是有术的了？”十一娘道：“史迁非也。秦诚无道，亦是天命真主，纵有剑术，岂可轻施？至于专诸、聂政诸人，不过义气所使，是个有血性好汉，原非有术。若这等都叫做剑术，世间拚死杀人，自身不保的，尽是术了！”程元玉道：“昆仑摩勒如何？”十一娘道：“这是粗浅的了。聂隐娘、红线方是至妙的。摩勒用形，但能涉历险阻，试他矫健手段。隐娘辈用神，其机玄妙，鬼神莫窥，针孔可度，皮郭可藏，倏忽千里，往来无迹，岂得无术？”程元玉道：“吾看《虬髯客传》

元衡刺死。

藩镇——唐代在重要各州设置都督府，由节度使统领所属各州甲兵，通称“藩镇”。

罔利——贪图利益。罔，同“网”，作动词用。

“故赵元昊（hào 浩）”句——赵元昊为北宋时西夏国的君主景宗，公元1032—1048年在位。韩魏公即韩琦，北宋著名将领，曾任陕西安抚使，指挥防御西夏战事，屡有战功，追封魏郡王，故世称“韩魏公”。赵元昊派人刺杀韩琦事，《清波杂志》卷二记云：“韩魏公领四路招讨，驻延安。忽夜有携匕首至卧内者，乃夏人所遣也，公语之：‘汝取我首去。’其人曰：‘不忍，得谏议金带足矣。’明日，公不治此事。”

“苗傅”句——苗傅、刘正彦皆两宋交替时的武将，建炎三年（1129），二人在杭州发动政变，逼宋高宗退位，后被张浚、韩世忠等击败斩首。张德远即张浚，南宋初年抗金派首领之一。苗、刘派人刺张浚事，见《宋史·张浚传》。

近侍——皇帝近身的侍臣。

台衡——对宰相的称谓。台指三台，衡指玉衡，为两星名，位于紫微宫帝座之前，因以喻宰相的地位。

太史公——与下文“史迁”均指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县）人，西汉伟大史学家，曾任太史令，所著《史记》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内有《刺客列传》。

荆轲刺秦王——荆轲为战国末期刺客，因受燕太子丹厚遇，被派刺秦王政（秦始皇），以献地图为名，图穷匕首见，刺秦王不中，被杀。

专诸、聂政——二人事均见《史记·刺客列传》。专诸是春秋时吴国刺客，吴公子光（阖闾）欲废吴王僚自立，遣专诸藏剑于鱼中，伺机刺僚死。聂政是战国时韩国刺客，韩烈侯时，严遂与相国侠累结怨，求聂政为其报仇，聂政入相府刺死侠累，亦自杀。

昆仑摩勒——唐人裴铏传奇小说《昆仑奴》中人物，会法术，尝帮助主人崔生与所慕红绡妓欢会。

皮郭（f 浮）——所指不详，似为“皮肤”之讹。

，说他把仇人之首来吃了，剑术也可以报得私仇的？”十一娘道：“不然。虬髯之事，寓言，非真也。就是报仇，也论曲直。若曲在我，也是不敢用术报得的。”程元玉道：“假如术家所谓仇，必是何等为最？”十一娘道：“仇有几等，皆非私仇。世间有做守令官，虐使小民，贪其贿又害其命的；世间有做上司官，张大威权，专好谄奉，反害正直的；世间有做将帅，只剥军饷，不勤武事，败坏封疆的；世间有做宰相，树置心腹，专害异己，使贤奸倒置的；世间有做试官，私通关节，贿赂徇私，黑白混淆，使不才侥幸，才士屈抑的：此皆吾术所必诛者也。至若舞文的滑吏，武断的土豪，自有刑宰主之；忤逆之子，负心之徒，自有雷部司之，不关我事。”程元玉曰：“以前所言几等人，曾不闻有显受刺客剑仙杀戮的。”十一娘笑道：“岂可使人晓得的？凡此之辈，杀之道非一。重者或径取其首领及其妻子，不必说了。次者或入其咽，断其喉，或伤其心腹，其家但知为暴死，不知其故。又或用术摄其魂，使他颠蹶狂谬，矢志而死。或用术迷其家，使他丑秽迭出，愤郁而死。其有时未到的，但假托神异梦寐，使他惊惧而已。”程元玉道：“剑可得试，令吾一看否？”十一娘道：“大者不可妄用，且怕惊坏了你。小者不妨试试。”

乃呼青霞、缥云二女童至，分付道：“程公欲观剑，可试为之，就此悬崖旋制便了。”二女童应诺。十一娘袖中摸出两个丸子，向空一掷，其高数丈，才坠下来，二女童即跃登树枝梢上，以手接着，毫发不差。各接一丸来，一拂，便是雪亮的利刃。程元玉看那树枝，樛曲倒悬，下临绝壑，窅不可测。试一俯矚，神魂飞荡，毛发森竖，满身生起寒粟子来。十一娘言笑自如。二女童运剑，为彼此击刺之状。初时犹自可辨，到得后来，只如两条白练，半空飞绕，并不看见有人。有顿饭时候，然后下来，气不喘，色不变。程元玉叹道：“真神人也！”

时已夜深，乃就竹榻上施衾褥，命程在此宿卧，仍加以鹿裘覆之。十一娘与二女童作礼而退，自到石室中去宿了。时方八月天气，程元玉拥裘覆衾，还觉寒凉，盖缘居处高了。

天未明，十一娘已起身梳洗毕。程元玉也梳洗了，出来与他相见了，谢他不尽。十一娘道：“山居简慢，恕罪则个。”又供了早膳，复叫青霞操弓矢，下山寻野味作昼馔。青霞去了一会，无一件将来，回说天气早，没有。再叫缥云去。坐谭未久，缥云提了一雉一兔上山来。十一娘

《虬髯客传》——唐人杜光庭所作传奇小说，叙红拂妓私奔李靖，途遇虬髯客，共助李世民创大唐帝业的故事。

关节——考官向应试之人暗通消息，以索取贿赂。也泛称暗中行贿，说人情。

刑宰——掌管刑法的官员。

雷部——迷信传说风、雨、雷、电均有神执掌，司雷之神称“雷部”。这里泛指鬼神。

制——似应作“掣”，形误所致。

樛(jiū)曲——树木向下弯曲。

窅(yào)——深远。

矚(jiàn)——窥视。

寒粟子——皮肤骤然收缩而隆起的小颗粒，俗称“鸡皮疙瘩”。

将来——拿来。将，作动词用。

大喜，叫青霞快整治供客。程元玉疑问道：“雉兔山中岂少？何乃难得如此？”十一娘道：“山中元不少，只是潜藏难求。”程元玉笑道：“夫人神术，何求不得，乃难此雉兔？”十一娘道：“公言差矣。吾术岂可用来伤物命以充口腹乎？不唯神理不容，也如此小用不得。雉兔之类，原要挟弓矢、尽人力取之方可。”程元玉深加叹服。须臾，酒至数行。程元玉请道：“夫人家世，愿得一闻。”十一娘蹶蹶沉吟道：“事多可愧。然公是忠厚人，言之亦不妨。妾本长安人，父母贫，携妾取寓平凉，手艺营生。父亡，独与母居。又二年，将妾嫁同里郑氏子，母又转嫁了人去。郑子佻达无度，喜侠游，妾屡屡谏他，遂至反目。因弃了妾，同他一伙无籍人到边上立功去，竟无音耗回来了。伯子不良，把言语调戏我，我正色拒之。一日，潜走到我床上来，我提床头剑刺之，着了伤走了。我因思：我是一个妇人，既与夫不相得，弃在此间，又与伯同居不便，况且今伤了他，住在此不得了。曾有个赵道姑，自幼爱我。他有神术，道我可传得。因是父母在，不敢自由，而今只索投他去。次日往见道姑，道姑欣然接纳。又道：‘此地不可居。吾山中有庵，可往住之。’就挈我登一峰巅，较此处还险峻，有一团瓢在上，就住其中，教我法术。至暮，径下山去，只留我独宿。戒我道：‘切勿饮酒及淫色。’我想道：‘深山之中，那得有此两事？’口虽答应，心中不然，遂宿在团瓢中床上。至更馀，有一男子逾墙而入，貌绝美。我遽惊起，问他不答，叱他不退。其人直前，将拥抱我；我不肯从，其人求益坚。我抽剑欲击他，他也出剑相刺。他剑甚精利，我方初学，自知不及，只得丢了剑，哀求他道：‘妾命薄，久已灰心，何忍乱我？且师有明戒，誓不敢犯。’其人不听，以剑加我颈，逼要从他。我引颈受之，曰：‘要死便死，吾志不可夺。’其人收剑笑道：‘可知子心不变矣！’仔细一看，不是男子，原来就是赵道姑，作此试我的。因此道我心坚，尽把术来传了。我术已成，彼自远游，我便居此山中了。”程元玉听罢，愈加钦重。

日已将午，辞了十一娘要行，因问起昨日行装仆马。十一娘道：“前途自有人送还，放心前去。”出药一囊送他，道：“每岁服一丸，可保一年无病。”送程下山，直至大路方别。才别去，行不数步，昨日群盗将行李仆马，已在路傍等候奉还。程元玉将银钱分一半与他，死不敢受；减至一金做酒钱，也必不肯。问是何故，群盗道：“韦家娘子有命，虽千里之外，不敢有违。违了他的，他就知道。我等性命要紧，不敢换货用。”程元玉再三叹息，仍旧装束好了，主仆取路前进。

此后不闻十一娘音耗，已是十馀年。一日，程元玉复到四川，正在栈道中行，有一少年妇人，从了一个秀才行走，只管把眼来瞧他。程元玉仔细看来，也像个素相识的，却是再想不起，不知在那里会过。只见那妇人忽然叫道：“程丈别来无恙乎？还记得青霞否？”程元玉方悟是

蹶蹶（cù jǐ 促籍）——恭敬而又不安的样子。

平凉——明代置平凉府，辖今甘肃东部与陕西、宁夏交会的地区，治所在甘肃平凉县。

佻达——轻浮、放荡。

无籍——无赖。

伯子——称呼丈夫的哥哥。

团瓢——小屋。

韦十一娘的女童，乃与青霞及秀士相见。青霞对秀士道：“此间便是吾师所重程丈，我也多曾与你说过的。”秀士再与程叙过礼。程问青霞道：“尊师今在何处？此位又是何人？”青霞道：“吾师如旧。吾丈别后数年，妾奉师命，嫁此士人。”程问道：“还有一位缥云何在？”青霞道：“缥云也嫁人了。吾师又另有两个弟子了，我与缥云但逢着时节，才去问省一番。”程又问道：“娘子今将何往？”青霞道：“有些公事在此要做，不得停留。”说罢作别。看他意态，甚是匆匆，一竟去了。过得数日，忽传蜀中某官暴卒。某官性诡激好名，专一暗地坑人、夺人。那年进场做房考，又暗通关节，卖了举人，屈了真才，有像十一娘所说必诛之数。程元玉心疑道：“分明是青霞所说做的公事了。”却不敢说破。此后再也无从相闻。

此是吾朝成化年间事。秣陵胡太史汝嘉，有《韦十一娘传》。诗云：

侠客从来久，韦娘论独奇。
双丸虽有术，一剑本无私。
贤佞能精别，恩仇不浪施。
何当时假腕，尽负心儿。

秣陵胡太史汝嘉——秣陵，古县名，在今南京市，后世沿用作南京的别称。胡汝嘉，字懋礼，号秋宇，明戏曲作家，嘉靖进士。太史，史官名，明代亦指称翰林。

拍案惊奇卷之五

感神媒张德容遇虎 凑吉日裴越客乘龙

诗曰：

每说婚姻是宿缘，定经月老把绳牵。
非徒配偶难差错，时日犹然不后先。

话说婚姻事皆系前定。从来说月下老赤绳系足，虽千里之外，到底相合；若不是因缘，眼面前也强求不得的。就是是姻缘了，时辰未到，要早一日也不能勾；时辰已到，要迟一日也不能勾。多是氤氲大使暗中主张，非人力可以安排也。唐朝时有一个弘农县尹，姓李，生一女，年已及笄，许配卢生。那卢生生得伟貌长髯，风流倜傥，李氏一家尽道是个快婿。一日，选定日子，赘他入宅。当时有一个女巫，专能说未来事体，颇有灵验，与他家往来得熟。其日因为他家成婚行礼，也来看看耍子。李夫人平日极是信他的，就问道：“你看我家女婿卢郎，官禄厚薄如何？”女巫道：“卢郎不是那个长须后生么？”李母道：“正是。”女巫道：“若是这个人，不该是夫人的女婿。夫人的女婿，不是这个模样。”李夫人道：“吾女婿怎么样的。”女巫道：“是一个中形白面，一些髭髯也没有的。”李夫人失惊道：“依你这等说起来，我小姐今夜还嫁人不成哩！”女巫道：“怎么嫁不成？今夜一定嫁人。”李夫人道：“好胡说！既是今夜嫁得成，岂有不是卢郎的事？”女巫道：“连我也那晓得缘故？”道言未了，只听得外边鼓乐喧天，卢生来行纳采礼，正在堂前拜跪。李夫人拽着女巫的手，向后堂门缝里指着卢生道：“你看这个行礼的，眼见得今夜成亲了，怎么不是我女婿？好笑，好笑。”那些使数养娘们见夫人说罢，大家笑道：“这老妈妈惯扯大谎，这番不准了！”女巫只不做声。

须臾之间，诸亲百眷，都来看成婚盛礼。元来唐时衣冠人家婚礼，极重合卺之夜，凡属两姓亲朋，无有不来的。就中有引礼、赞礼之人，

月老——又称“月下老人”，传说中主管人间婚配的神。据唐代李复言《续幽怪录》中《定婚店》故事载，男女婚配一生下来即由月下老人以红绳系足，终会成为夫妇。后亦称媒人为“月老”。

氤氲大使——传说中主管人世姻缘的神。据《清异录》载，神界有专门管理人间婚配的机构，叫“缙缙司”，长官号“氤氲大使”。

弘农县尹——弘农是旧县名，今河南省灵宝县。县尹即县令，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但唐代只称县令，元代始称县尹。

及笄(j 鸡)——指女子已成年，到了盘发插笄的年龄，亦即到了婚配年龄。笄，发簪。

快婿——称心如意的女婿。

耍子——即玩耍。

纳采礼——旧时婚礼程式之一，媒人提亲，女方应允后，男方需备礼物前去求婚，谓之“纳采礼”。

合卺(j n 紧)之夜——即新婚之夜。合卺为古代一种结婚仪式，将一瓠分为两瓢，新婚夫妇各执一瓢，斟酒漱口。

引礼、赞礼——替主人接待宾客相互引荐的人为“引礼”，主持仪式依次进行的人为“赞礼”。

叫做傧相，都不是以下人做，就是至亲好友中间，有礼度熟闲、仪容出众、声音响亮的，众人就推举他做了，是个尊重的事。其时卢生同了两个傧相，堂上赞拜礼毕，新人入房。卢生将李小姐灯下揭巾一看，吃了一惊，打一个寒噤，叫声“阿呀！”往外就走。亲友问他，并不开口，直走出门，跨上了马，连加两鞭，飞也似去了。宾友之中，有几个与他相好的，要问缘故；又有与李氏至戚的，怕有别话，错了时辰，要成全他的，多来追赶。有的赶不上，罢了。有赶着的，问他劝他，只是摇手，道：“成不得！成不得！”也不肯说出缘故来，抵死不肯回马。众人计无所出，只得走转来，把卢生光景说了一遍。

那李县令气得目瞪口呆，大喊道：“成何事体！成何事体！”

自思女儿一貌如花，有何作怪？今且在众亲友面前说明，好教他们看个明白。因请众亲戚都到房门前，叫女儿出来拜见，就指着道：“这个便是许卢郎的小女，岂有惊人丑貌？今卢郎一见就走，若不教他见见，众位到底认做个怪物了。”众人抬头一看，果然丰姿冶丽，绝世无双。这些亲友，也有说是卢郎无福的，也有说卢郎无缘的，也有道日子差池犯了凶煞的，议论一个不定。李县令气忿忿地道：“料那厮不能成就，我也不伏气与他了。我女儿已奉见宾客，今夕嘉礼，不可虚废。宾客里面有愿聘的，便赴今夕佳期。有众亲在此作证明，都可做大媒。”只见傧相之中有一人走近前来，不慌不忙道：“小子不才，愿事门馆。”众人定睛看时，那人姓郑，也是拜过官职的了，面如傅粉，唇若涂朱，下颏上真个一根髭须也不曾生，且是标致。众人齐喝一声采道：“如此小姐，正该配此才郎。况且年貌相等，门阀相当。”就中推两位年高的为媒，另择一个年少的代为傧相。请出女儿，交拜成礼，且应佳期。一应未备礼仪，婚后再补。是夜竟与郑生成了亲。郑生容貌，果与女巫之言相合，方信女巫神见。

成婚之后，郑生遇着卢生，他两个原相交厚的，问其日前何故如此。卢生道：“小弟揭巾一看，只见新人两眼通红，大如朱盏，牙长数寸，爆出口外面边，那里是个人形？与殿壁所画夜叉无二。胆俱吓破了，怎不惊走？”郑生笑道：“今已归小弟了。”卢生道：“亏兄如何熬得？”郑生道：“且请到弟家，请出来与兄相见则个。”卢生随郑生到家，李小姐梳妆出拜，天然绰约，绝非房中前日所见模样，懊悔无及。后来闻得女巫先曾有言，如此如此，晓得是有个定数，叹住罢了。正合着古语两句道：

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而今再说一个唐时故事。乃是乾元年间，有一个吏部尚书，姓张

以下人——指比主人社会地位低的人。

那厮——对男子的蔑称，犹如说那小子、那家伙。

愿事门馆——愿意做你家女婿。门馆，一般均指家塾教师，但这里乃是“门下馆甥”的略称。馆甥，即女婿。

夜叉——佛教传说中一种吃人的恶鬼。

乾元——唐肃宗李亨年号，公元758—759年。

吏部尚书——吏部的长官。吏部是掌管全国官吏任免、考核、升迁等事务的中央官署。

名镐。有第二位小姐，名唤德容。那尚书在京中任上时，与一个仆射 姓裴名冕的，两个往来得最好。裴仆射有第三个儿子，曾做过蓝田县尉 的，叫做裴越客。两家门当户对，张尚书就把这个德容小姐许下了他亲事，已拣定日子成亲了。

却说长安西市中有个算命的老人，是李淳风 的族人，叫做李知微，星数精妙，凡看命起卦，说人吉凶祸福，必定断下个日子，时刻不差。一日，有个姓刘的，是个应袭赁子 ，到京理荫求官，数年不得。这一年已自钻求要紧关节，叮嘱停当，吏部试判 已毕，道是必成。闻西市李老之名，特来请问。李老卜了一卦，笑道：“今年求之不得，来年不求自得。”刘生不信。只见吏部出榜，为判上落了字眼，果然无名。到明年又在吏部考试，他不曾央得人情，抑且自度书判中下，未必合式，又来西市问李老。李老道：“我旧岁就说过的，君官必成，不必忧疑。”刘生道：“若得官，当在何处？”李老道：“禄在大梁地方。得了后，你可再来见我，我有话说。”吏部榜出，果然选授开封县尉。刘生惊喜，信之如神，又去见李老。李老道：“君去为官，不必清俭，只消恣意索取，自不妨得。临到任满，可讨个差使，再入京城，还与君推算。”刘生记着言语，别去到任。那边州中刺史，见他旧家人物，好生委任他。刘生想着李老之言，广取财贿，毫无避忌，上下官吏都喜欢他，再无说话。到得任满，贮积千万，遂见刺史，讨个差使。刺史依允，就教他部着 本州租税解京。到了京中，又见李老。李老道：“公三日内即要迁官。”刘生道：“此番进京，实要看个机会，E 设法迁转。却是三日内如何能勾？况未是那升迁日期，这个未必准了。”李老道：“决然不差。迁官也就在彼郡，得了后可再来相会，还有说话。”刘生去了。明日，将州中租赋到左藏库 交纳，正到库前，只见东南上偌大一只五色鸟，飞来库藏屋顶住着，文彩辉煌，百鸟喧噪，弥天而来。刘生大叫：“奇怪！奇怪！”一时惊动了内官、宫监大小人等，都来看嚷。有识得的道：“此是凤凰也。”那大鸟住了一会，听见喧闹之声，即时展翅飞起，百鸟渐渐散去。此话闻至天子面前，龙颜大喜，传出敕命 来，道：“那个先见的，于原身官职加升一级改用。”内官查得真实，却是刘生先见，遂发下吏部，迁授浚仪 县丞。果是三日，又就在此州。刘生愈加敬信李老，再来问此去为官之方。李老云：“只须一如前政。”刘生依言，仍旧恣意贪取，

仆射(yè夜)——官名，唐代为尚书省长官，相当于宰相职务。

蓝田县尉——蓝田县今属陕西省。县尉是县里负责治安的官员。

李淳风——唐初人，曾为太史令，精通天文历算。传说他善于占卜，有灵验。

应袭赁子——“赁子”一词费解，疑“赁”为“任”字之误。汉制，二千石以上官员任满一定年限，可保举子弟一人任为郎，称“任子”。后世沿用，指因先人之职位而得官者。这种制度便是“袭”，亦即下句所说的“荫”。应袭任子，即应该袭任官职的宦门子弟。

试判——吏部选拔官吏的一种考核方式，将州县疑难案卷令其批议，是为“判”。

部着——这里是负责押解的意思。

左藏库——唐代掌管国家财货库藏的机构为“太府寺”，下设七个署，其中“左藏署”掌管天下赋税。书中刘生是押解本州租税的，应向左藏署库房交纳。

敕(chì斥)命——即命令，特指皇帝颁赐爵位的诏令。

浚仪——古县名，故址在今开封市西北。

又得了千万。任满赴京听调，又见李老。李老曰：“今番当得一邑正官，分毫不可妄取了。慎之，慎之。”刘生果授寿春县宰。他是两任得惯了的手脚，那里忍耐得住！到任不久，旧性复发，把李老之言丢过一边。偏生前日多取之言好听，当得个谨依来命；今日不取之言迂阔，只推道未可全信。不多时，上官论劾追赃，削职了。又来问李老道：“前两任只叫多取，今却叫不可妄取，都有应验，是何缘故？”李老道：“今当与公说明。公前世是个大商，有二千万资财，死在汴州，其财散在人处。公去做官，原是收了自家旧物，不为妄取，所以一些无事。那寿春一县之人，不曾欠公的，岂可过求？如今强要起来，就做坏了。”刘生大伏，惭愧而去。凡李老之验，如此非一，说不得这许多。

而今且说正话。那裴仆射家拣定了做亲日期，叫媒人到张尚书家来通信道日。张尚书闻得李老许多神奇灵应，便叫人接他过来，把女儿八字与婚期，教他合一合，看怕有甚么冲犯不宜。李老接过八字，看了一看道：“此命喜事不在今年，亦不在此方。”尚书道：“只怕日子不利，或者另改一个也罢，那有不在今年之理？况且男女两家，都在京中，不在此方，更在何处？”李老道：“据看命数已定，今年决然不得成亲。吉日自在明年三月初三日，先有大惊之后，方得会合，却应在南方。冥数已定，日子也不必选，早一日不成，迟一日不得。”尚书似信不信的道：“那有此话？”叫管事人封个赏封谢了去。刚出得门，裴家就来接了去，也为婚事将近，要看看休咎。李老到了裴家，占了一卦，道：“怪哉！怪哉！此卦恰与张尚书家的命数正相符合。”遂取文房四宝出来，写了一柬道：

三月三日，不迟不疾。水浅舟胶，虎来人得。惊则大惊，吉则大吉。

裴越客看了，不解其意，便道：“某正为今年尚书府亲事，只在早晚，问个吉凶。这‘三月三日’之说何也？”李老道：“此正是婚期。”裴越客道：“日子已定，眼见得不到那时了。不准，不准。”李老道：“郎君不得性急。老汉所言，万无一误。”裴越客道：“‘水浅舟胶，虎来人得’，大略是不祥的说话了。”李老道：“也未必不祥，应后自见。”作别过了。

正待要欢天喜地，指日成亲，只见补阙、拾遗等官，为选举不公，交章论劾吏部尚书。奉圣旨，谪贬张镐为辰州司户，即日就道。张尚书叹道：“李知微之言验矣！”便教媒人回覆裴家，约定明年三月初三，到辰州成亲。自带了家眷，星夜到贬处去了。元来唐时大官谪贬，甚是

八字——古代年、月、日、时，均用“天干”“地支”相配，各得两字，共八字。古人迷信，认为从人的出生八字中可以推断命运。

合一合——即推算推算，看“八字”与“婚期”是否相宜。

休咎——吉凶。《书·洪范》有“休征”、“咎征”，即吉兆、凶兆。

补阙、拾遗——唐代始设置的向皇帝进行规劝的谏官名称。

论劾（hé核）——向皇帝揭发其他官吏劣迹。

辰（y以）州司户——唐代未见置辰州，依下文“辰州界内石阡江中”、“黔峡之间”等语，疑是“夷州”之误。夷州，即今贵州省石阡县治。司户，主管户籍的官职，按唐制在府为户曹参军，在州为司户参军，在县为司户，此应为司户参军。

消条，亲眷避忌，不十分肯与往来的，怕有朝廷不测，时时忧恐。张尚书也不把裴家亲事在念了。

裴越客得了张家之信，吃了一惊，暗暗道：“李知微好准卦，毕竟要依他的日子了。”真是到手佳期，却成虚度，闷闷不乐，过了年节。一开新年，便打点束装，前赴辰州成婚。

那越客是豪奢公子，规模不小，坐了一号大座船，满载行李辎重，家人二十多房，养娘七八个，安童七八个，择日开船。越客恨不得肋生双翅，脚下腾云，一眨眼便到辰州。行了多日，已是二月尽边，皆因船只狼狽，行李沉重，一日行不上百来里路，还有搁着浅处，弄了几日，才弄得动的，还差辰州三百里远近。越客心焦，恐怕张家不知他在路上，不打点得，错过所约日子。一面舟行，一面打发一个家人，在岸路驿中讨了一匹快马，先到辰州报信。家人星夜不停，报入辰州来。那张尚书身在远方，时怀忧闷，况且不知道裴家心下如何，未知肯不嫌路远，来赴前约否。正在思忖不定，得了此报，晓得裴郎已在路上将到，不胜之喜。走进衙中，对家眷说了，俱各欢喜不尽。此时已是三月初二日了。尚书道：“明日便是吉期，如何来得及？但只是等裴郎到了，再定日未迟。”

是夜因为德容小姐佳期将近，先替他簪了髻，设宴在后花园中，会集衙中亲丁女眷，与德容小姐添妆把盏。那花园离衙斋将有半里，辰州是个山深去处，虽然衙斋左右，多是些丛林密箐，与山林之中无异，可也幽静好看。那德容小姐，同了衙中姑娘姊妹，尽意游玩。酒席既阑，日色已暮，都起身归衙，众女眷或在前，或在后，大家一头笑语，一头行走。正在喧哄之际，一阵风过，竹林中腾地跳出一个猛虎来，擒了德容小姐便走。众女眷吃了一惊，各各逃窜，那虎已自跳入翳荟之处，不知去向了。众人性定，奔告尚书得知，合家啼哭得不耐烦。那时夜已昏黑，虽然聚得些人起来，四目相视，束手无策，无非打了火把，四下里照得一照，知他在何路上，可以救得？干闹嚷了一夜，一毫无干。到得天晓，张尚书噙着泪眼，点起人夫去寻骸骨，漫山遍野，无处不到，并无一些下落。张尚书又恼又苦，不在话下。

且说裴越客已到辰州界内石阡江中，那江中都是些山根石底，重船到处触碍，一发行不得。已是三月初二日了，还差几十里路。越客道：“似此行去，如何赶得明日到？”心焦背热，与船上人发极嚷乱。船上人道：“这是用不得性的，我们也巴不得到了，讨喜酒吃，谁耐烦在此延挨？”裴越客道：“却是明日是吉期，这等担阁怎了？”船上人道：“只是船重得紧，所以只管搁浅。若要行得快，除非上了些岸，等船轻了好行。”越客道：“有理，有理。”他自家着了急的，叫住了船，一跳便跳上了岸，招呼众家人起来。那些家人见主人已自在岸上了，谁敢不上？一走就走了二十多人起来，那船早自轻了。越客在前，众家人在后，一路走去。那船好转动，不比先前，自在江中相傍着行。

箐(jīng 精)——竹名。

翳(yì 义)荟——草木繁茂。

不耐烦——忍受不了。

发极——发火起急。吴方言“极”通“急”，书中此用法甚多。

行得四五里，天色将晚，看见岸旁有板屋一间，屋内有竹床一张，越客就走进屋内，叫安童把竹床上扫拂一扫拂，坐了歇一歇气再走。这许多僮仆，都站立左右，也有站立在门外的。正在歇息，只听得树林中飏飏的风响。于时一线月痕和着星光，虽不甚明白，也微微看得见，约莫风响处，有一物行走甚快。将到近边，仔细看去，却是一个猛虎，背负一物而来。众人惊惶，连忙都躲在板屋里来。其虎看看至近，众人一齐敲着板屋呐喊，也有把马鞭子打在板上，振得一片价响。那虎到板屋侧边，放下了背上的东西，抖抖身子，听得众人叫喊，像似也有些惧怕，大吼一声，飞奔入山去了。

众人在屋缝里张着，看那放下的东西，恰像个人一般，又恰像在那里有些动。等了一会，料虎去远了，一齐捏把汗，出来看时，却是一个人，口中还微微气喘。来对越客说了，越客分付众人救他，慌忙叫放船拢岸。众人扛扶其人，上了船，叫快快解了缆开去，恐防那虎还要寻来。船开了半晌，越客叫点起火来看。舱中养娘们，各拿蜡烛点起，船中明亮，看那人时，却是：

眉湾杨柳，脸绽芙蓉。喘吁吁吐气不齐，战兢兢惊神未定。头垂发乱，是个醉扶上马的杨妃；目闭唇张，好似死乍还魂的杜丽。面庞勾可十七八，美艳从来无二三。

越客将这女子上下看罢，大惊，说道：“看他容颜衣服，决不是等闲村落人家的。”叫众养娘好生看视。众养娘将软褥铺衬，抱他睡在床上，解看衣服，尽被树林荆棘抓破，且喜身体毫无伤痕。一个养娘替他将乱发理清梳通了，挽起一髻，将一个手帕替他扎了。拿些姜汤灌他，他微微开口，咽下去了；又调些粥汤来灌他。弄了三四更天气，看看苏醒，神安气集。忽然抬起头来，开目一看，看见面前的人一个也不认得，哭了一声，依旧眠倒了。这边养娘们问他来历缘故，及遇虎根由，那女子只不则声，凭他说来说去，竟不肯答应一句。

渐渐天色明了，岸上有人走动，这边船上也着水夫上纤。此时离州城只有三十里了，听得前面来的人纷纷讲说，道：“张尚书第二位小姐，昨夜在后花园中游赏，被虎扑了去，至今没寻尸骸处。”有的道：“难道连衣服都吃尽了不成？”水夫闻得此言，想着夜来的事，有些奇怪。商量道：“船中那话儿莫不正是？”就着一个下船来，把路上人来的说话，禀知越客。越客一发惊异道：“依此说话，被虎害的正是我定下的娘子了。这船中救得的，可是不是？”连忙叫一个知事的养娘来，分付他道：“你去对方才救醒的小娘子说，问可是张家德容小姐不是？”养娘依言去问，只见那女子听得叫出小名来，便大哭将起来，道：“你们是何人，晓得我的名字？”养娘道：“我们正是裴官人家的船，正为来

约莫——大约。

张着——睁大眼睛看着。

杨妃——杨贵妃，唐玄宗的宠妃，小名玉环，法号太真，以美艳著称。

杜丽——杜丽娘，汤显祖所著戏曲《牡丹亭》中的女主角。

那话儿——指称某一东西、某一人事的隐语，这里指被救的张德容小姐。

赴小姐佳期。船行的迟，怕赶日子不迭，所以官人只得上岸行走，谁知却救了小姐上船，也是天缘分定。”那小姐方才放下了心，便说花园遇虎，一路上如腾云驾雾，不知行了多少路，自拚必死。被虎放下地时，已自魂不附体了，后来不知如何却在船上。养娘把救他的始末说了一遍。来覆越客道：“正是这个小姐。”越客大喜，写了一书，差一个人飞报到州里尚书家来。

尚书正为女儿骸骨无寻，又且女婿将到，伤痛无奈，忽见裴家苍头有书到，愈加感切。拆开来看，上写道：

趋赴嘉礼，江行舟涩。从陆倍道，忽遇虎负爱女至。惊逐之顷，虎去而人不伤。
今完善在舟，希示进止。子婿裴越客百拜。

尚书看罢，又惊又喜。走进衙中说了，满门叹异。尚书夫人便道，“从来罕闻奇事，想是为吉日赶不及了，神明所使。今小姐既在裴郎船上了，还可赶得今朝成亲。”尚书道：“有理，有理。”就叫鞦一匹快马，带了仪从，不上一个时辰，赶到船上来。

翁婿相见，甚喜。见了女儿，又悲又喜，安慰了一番。尚书对裴越客道：“好教贤婿得知：今日之事，旧年间李知微已断定了，说成亲必竟要今日。昨晚老夫见贤婿不能勾就到，道是决赶不上今日这吉期，谁想有此神奇之事，把小女竟送到尊舟。如今若等尊舟到州城，水路难行，定不能勾。莫若就在尊舟结了花烛，成了亲事，明日慢慢回衙，这吉期便不挫过了。”裴越客见说，便想道：“若非岳丈之言，小婿几乎忘了。旧年李知微题下六句，首二句道：‘三月三日，不迟不疾。’若是小婿在舟行时，只疑迟了，而今虎送将来，正应着今日。中二句道：‘水浅舟胶，虎来人得。’小婿起初道不祥之言，谁知又应着这奇事。后来二句：‘惊则大惊，吉则大吉。’果然这一惊不小，谁知反因此凑着吉期。李知微真半仙了！”张尚书就在船边分派人，唤起傧相，办下酒席，先在舟中花烛成亲，合巹饮宴。礼毕，张尚书仍旧鞦马先回，等他明日舟到，接取女儿女婿。

是夜，裴越客遂同德容小姐就在舟中，共入鸳帏欢聚。少年夫妇，极尽于飞之乐。明日舟到，一同上岸，拜见丈母诸亲。尚书夫人及姑娘姊妹、合衙人等，看见了德容小姐，恰似梦中相逢一般，欢喜极了，反有堕下泪来的。人人说道：“只为好日来不及，感得神明之力，遣个猛虎做媒，把百里之程，顷刻送到。从来无此奇事！”

这话传出去，个个奇骇，道是新闻。民间各处立起个虎媒之祠，但是有婚姻求合的，虔诚祈祷，无有不应。至今黔、峡之间，香火不绝。于时有六句口号：

仙翁知微，判成定数。虎是神差，佳期不挫。如此媒人，东道难做。

苍头——古代私家的奴隶，后来指称家奴、仆人。

旧年——吴方言称去年为“旧年”。

于飞——本指凤与凰相偕而飞，后用以比喻夫妻和美亲爱。语出《诗·大雅·卷阿》：“凤凰于飞，别其羽。”又《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凤凰于飞，和鸣锵锵。”

口号——又称“口占”，常用于诗题上，表示是信口吟成的。

拍案惊奇卷之六

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

诗曰：

色中饿鬼是僧家，尼扮姝来不较差。
况是能通闺阁内，但教着手便勾叉。

话说三姑六婆，最是人家不可与他往来出入。盖是此辈功夫又闲，心计又巧，亦且走过千家万户，见识又多，路数又熟。

不要说有些不正气的妇女，十个着了九个儿，就是一些针缝也没有的，他会千方百计弄出机关，智赛良、平，辩同何、贾，无事诱出有事来。所以宦户人家有正经的，往往大张告示，不许出入。其间一种最狠的，又是尼姑。他借着佛天为由，庵院为围，可以引得内眷来烧香，可以引得子弟来游耍。见男人，问讯称呼，礼数毫不异僧家，接对无妨；到内室，念佛看经，体格终须是妇女，交搭更便。从来马泊六、撮合山，十桩事到有九桩是尼姑做成，尼庵私会的。

只说唐时有个妇人狄氏，家世显宦，其夫也是个大官，称为夫人。夫人生得明艳绝世，名动京师。京师中公侯戚里人家妇女，争宠相骂的，动不动便道：“你自逞标致，好歹到不得狄夫人，乃敢欺凌我！”美名一时无比。却又资性贞淑，言笑不苟，极是一个有正经的妇人。

于时西池春游，都城士女欢集，王侯大家，油车帘幕，络绎不绝。狄夫人免不得也随俗出游。有个少年风流在京候选官的，叫做滕生，同在池上。看见了这个绝色模样，惊得三魂飘荡，七魄飞扬，随来随去，目不转睛。狄氏也抬起眼来，看见滕生风流行动。他一边无心的，却不以为意。争奈滕生看得痴了，恨不得寻口冷水，连衣服都吞他的在肚里去。问着旁边人，知是有名美貌的狄夫人。车马散了，滕生怏怏归来，整整想了一夜。

自是行忘止，食忘飧，却像掉下了一件甚么东西的，无时无刻不在心上。熬煎不过，因到他家前后左右，访问消息。晓得平日端洁，无路可通，滕生想道：“他平日岂无往来亲厚的女眷？若问得着时，或者寻出机会来。”仔细探访。

三姑六婆——据《南村辍耕录》卷十：“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隐婆也。”

着——即“着道”，意思是上当、中了圈套。

针缝——表示“细微”的意思，这里指极细小的差错或邪念。

良、平——张良、陈平，均为辅佐刘邦兴汉的著名谋士，后世誉为善策划、有谋略的代表。

何、贾——随何、陆贾，均西汉初年的著名辩士，后世誉为善论辩、有口才的代表。

马泊六——也叫“马八六”，指专门撮合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人。

撮合山——指媒婆。

夫人——这里是命妇的封号。唐代三品以上的官员，其母、妻才有夫人封号。

油车帘(yì亦)幕——油车是以油彩涂绘的车，华美而富丽；帘幕是小帷幕，此指车帷。

只见一日他们里走出一个尼姑来。滕生尾着去，问路上人，乃是静乐院主慧澄，惯一在狄夫人家出入的。滕生便道：“好了！好了！”连忙跑到下处，将银十两，封好了，急急赶到静乐院来。问道：“院主在否？”慧澄出来，见是一个少年官人，请进奉茶。稽首毕，便问道：“尊姓大名，何劳贵步？”滕生通罢姓名，道：“别无他事。久慕宝房清德，少备香火之资，特来随喜。”袖中取出银两递过来。慧澄是个老世事，一眼瞅去，觉得沉重，料道有事相央。口里推托不当，手里已自接了，谢道：“承蒙厚赐，必有所言。”滕生只推没有别话，表意而已，别了回寓。慧澄想道：“却不奇怪！这等一个美少年，想我老尼什么？送此厚礼，又无别话。”一时也委决不下。

只见滕生每日必来院中走走，越见越加殷勤，往来渐熟了。慧澄一日便问道：“官人含糊不决，必有什么事故。但有见托，无不尽力。”滕生道：“说也不当，料是做不得的。但只是性命所关，或者希冀老师父万分之一，出力救我。事若不成，拚个害病而死罢了。”慧澄见说得尴尬，便道：“做得做不得，且说来。”滕生把西池上遇见狄氏，如何标致，如何想慕，若得一了夙缘，万金不惜，说了一遍。慧澄笑道：“这事却难。此人与我往来，虽是标致异常，却毫无半点瑕疵，如何动得手？”滕生想一想，问道：“师父既与他往来，晓得他平日好些甚么？”慧澄道：“也不见他好甚东西。”滕生又道：“曾托师父做些甚么否？”慧澄道：“数日前托我寻些上好珠子，说了两三遍。只有此一端。”滕生大笑道：“好也！好也！天生缘分。我有个亲戚是珠商，有的是好珠，我而今下在他家，随你要多少是有的。”即出门雇马，如飞也似去了。一会，带了两袋大珠来到院中，把与慧澄看，道：“珠值二万贯。今看他标致分上，让他一半，万贯就与他了。”慧澄道：“其夫出使北边，他是个女人在家，那能凑得许多价钱？”滕生笑道：“便是四五千贯也罢。再不，千贯数百贯也罢。若肯圆成好事，一个钱没有也罢了。”慧澄也笑道：“好痴话！既有此珠，我与你仗苏、张之舌，六出奇计，好歹设法来院中走走，此时再看机会，弄得与你相见一面。你自放出手段来，成不成看你造化，不关我事。”滕生道：“全仗高手救命则个。”

慧澄笑嘻嘻地提了两囊珠子，竟望狄夫人家来。与夫人见礼毕，夫人便问：“囊中何物？”慧澄道：“是夫人前日所托寻取珠子，今有两囊上好的，送来夫人看看。”解开囊来，狄氏随将手就囊中取起来看，口里啧啧道：“果然好珠！”看了一看，爱玩不已。问道：“要多少价钱？”慧澄道：“讨价万贯。”狄氏惊道：“此只讨得一半价钱，极是便宜的。但我家相公不在，一时凑不出许多来，怎么处？”慧澄扯狄氏

下处——下榻之处，即寓所、旅店。

随喜——佛教用语，此处意为游览寺院。

老世事——老于世故，熟知世态人情。

苏、张——苏秦、张仪，均战国时的纵横家，以机智善辩著称。下文“仪、秦之辩”同此。

六出奇计——谓想出各种巧妙办法。《史记·陈丞相世家》记陈平“凡六出奇计”。

相公——本是古代对宰相的称呼，也用作对上层人士的敬称。此处因狄氏丈夫是“大官”，故云。后来也称读书人为“相公”。

一把道：“夫人且借一步说话。”狄氏同他到房里来，慧澄道：“夫人爱此珠子，不消得钱。此是一个官人，要做一件事的。”说话的，难道好人家女眷面前，好直说得道“送此珠子求做那件事一场”不成？看官，不要性急，你看那尼姑巧舌，自有宛转。当时狄氏问道：“此官人要做何事？”慧澄道：“是一个少年官人，因仇家诬枉，失了官职，只求一关节到吏部，辨白是非，求得复任，情愿送此珠子。我想夫人兄弟及相公伯叔辈，多是显要，夫人想一门路指引他，这珠子便不消钱了。”狄氏道：“这等你且拿去还他，待我慢慢想一想，有了门路再处。”慧澄道：“他事体急了，拿去他又寻了别人，那里还捞得他珠子转来？不如且留在夫人这里，对他只说有门路，明日来讨回音罢。”狄氏道：“这个使得。”

慧澄别了，就去对滕生一一说知。滕生道：“今将何处？”慧澄道：“他既看上珠子，收下了，不管怎地，明日定要设法他来。看手段！”滕生又把十两银子与他了，叫他明日早去。

那边狄氏别了慧澄，再把珠子细看，越看越爱。便想道：“我去托弟兄们，讨此分上不难，这珠眼见得是我的了。”元来人心不可有欲。一有欲心，被人窥破，便要落人圈套。假如狄氏不托尼姑寻珠，便无处生端。就是见了珠子，有钱则买，无钱便罢，一则一，二则二，随你好汉，动他分毫不得。只为欢喜这珠子，又凑不出钱，便落在别人机彀中，把一个冰清玉洁的，弄得没出豁起来。

却说狄氏明日正思量这事，那慧澄也来了。问道：“夫人思量事体可成否？”狄氏道：“我昨夜为他细想一番，门路都有，管取停当。”慧澄道：“却有一件难处：动万贯事体，非同小可。只凭我一个贫姑，秤起来肉也不多几斤的。说来说去，宾主不相识，便道做得事来，此人如何肯信？”狄氏道：“是到也是，却待怎么办呢？”慧澄道：“依我愚见，夫人只做设斋，到我院中，等此官人，只做无心撞见，两下觑面照会，这使得么？”狄氏是个良人心性，见说要他当面见生人，耳根通红起来，摇手道：“这如何使得！”慧澄也变起脸来道：“有甚么难事？不过等他自说一番缘故，这里应承做得，使他别无疑心，方才的确。若夫人道见面使不得，这事便做不成，只索罢了，不敢相强。”狄氏又想了想，道：“既是老师父主见如此，想也无妨。后二日我亡兄忌日，我便到院中来做斋，但只叫他立谈一两句，就打发去，预防耳目不雅。”慧澄道：“本意原只如此。说罢了正话，留他何干？自不须断，当得。”

慧澄期约已定，转到院中，滕生已先在，把上项事一一说了。滕生

借一步——犹如说“有劳一步”，是一种客气说法，这里的意思是请移动一步，同到僻静之处。

不消得——无须、不必。

宛转——即婉转，指言词曲折动听，使人相信。

何处——如何处置、怎么办。

生端——生发事端，招惹是非。

机彀（gù 构）——圈套。彀，张满的弓，引伸为射程之内。

管取停当——管保妥当。

设斋——一种乞神保佑的宗教仪式。

觑（dī 敌）面——即见面。

拜谢道：“仪、秦之辨，不过如此矣！”巴 到那日，慧澄清早起来，端正斋筵，先将滕生藏在一个人迹不到的静室中，桌上摆设精致酒肴，把门掩上了。慧澄自出来外厢支持，专等狄氏。正是：

安排扑鼻香芳饵，专等鲸鲵来上钩。

狄氏到了这日晡时，果然盛妆而来。他恐怕惹人眼目，连僮仆都打发去了，只带一个小丫鬟进院来。见了慧澄，问道：“其人来未？”慧澄道：“未来。”狄氏道：“最好，且完了斋事。”慧澄替他宣扬意旨，祝赞已毕，叫一个小尼领了丫鬟别去顽耍，对狄氏道：“且到小房一坐。”引狄氏转了几条暗街，至小室前，拈帘而入，只见一个美貌少年，独自在内，满桌都是酒肴，吃了一惊，便欲避去。慧澄便捣鬼道：“正要与夫人对面一言。官人还不拜见？”滕生卖弄俊俏，连忙趋到跟前，劈面拜下去。狄氏无奈，只得答他。慧澄道：“官人感夫人盛情，特备一卮酒谢夫人。夫人鉴其微诚，万勿推辞。”狄氏欲待起身，抬起眼来，元是西池上曾面染过的。看他生得少年，万分清秀可喜，心里先自软了。带着半羞半喜，呐出一句道：“有甚事，但请直说。”慧澄挽着狄氏衣袖道：“夫人坐了好讲，如何彼此站着？”滕生满斟着一杯酒，笑嘻嘻的唱个肥喏，双手捧将过来安席。狄氏不好却得，只得受了，一饮而尽。慧澄接着酒壶，也斟下一杯。狄氏会意，只得也把一杯回敬。眉来眼去，狄氏把先前矜庄模样都忘怀了。又问道：“官人果要补何官？”滕生便把眼瞅慧澄一瞅，道，“师父在此，不好直说。”慧澄道：“我便略回避一步。”跳起身来就走，扑地把小门关上了。

说时迟，那时快。滕生便移了己坐，挨到狄氏身边，双手抱住道：“小子自池上见了夫人，朝思暮想，看看待死，只要夫人救小子一命。夫人若肯周全，连身躯性命也是夫人的了，甚么得官不得官，放在心上？”双膝跪将下去。狄氏见他模样标致，言词可怜，千夫人万夫人的哀求，真个又惊又爱。欲要叫喊，料是无益；欲要推脱，怎当他两手紧紧抱住。就跪的势里，一直抱将起来，走到床前，放倒在床里，便去乱扯小衣。狄氏也一时动情，淫兴难遏，没主意了。虽也左遮右掩，终久不大抗拒，任他舞弄起来。元来狄氏虽然有夫，并不曾经着这般境界，欢喜不尽。云雨既散，挈其手道：“子姓甚名谁？若非今日，几虚做了一世人，自此夜夜当与子会。”滕生说了姓名，千恩万谢。恰好慧澄开门进来，狄氏羞惭不语。慧澄道：“夫人勿怪。这官人为夫人几死，贫姑慈悲为本，设法夫人救他一命，胜造七级浮图。”狄氏道：“你哄得我好！而今要在你身上，夜夜送他到我家来便罢。”慧澄道：“这个当得。”当夜散去。

此后，每夜便开小门，放滕生进来，并无虚夕。狄氏心里爱得紧，只怕他心上不喜欢，极意奉承。滕生也尽力支陪，打得火块也似热的。过得数月，其夫归家了，略略踪迹希些。然但是其夫出去了，便叫人请

巴——巴望、盼望。

晡（b 逋）时——即“申时”，约当下午三时至五时。

浮图——亦作“浮屠”，指佛塔。

他来会。又是年馀，其夫觉得有些风声，防闲严切，不能往来。狄氏思想不过，成病而死。本等 好好一个妇人，却被尼姑诱坏了身体，又送了性命。然此还是狄氏自己水性，后来有些动情，没正经了，故着了手。而今还有一个正经的妇人，中了尼姑毒计，到底不甘，与夫同心合计，弄得尼姑死无葬身之地。果是快心，罕闻罕见。正合着《普门品》云：

咒咀诸毒药，所欲害身者，
念彼观音力，还着于本人。

话说婺州 有一个秀才，姓贾，青年饱学，才智过人。有妻巫氏，姿容绝世，素性贞淑。两口儿如鱼似水，你敬我爱，并无半句言语。那秀才在大人家处馆读书，长是半年不回来。巫娘子只在家里做生活，与一个侍儿叫做春花过日。那娘子一手好针线绣作，曾绣一幅观音大士，绣得庄严色相，俨然如生。他自家十分得意，叫秀才拿到裱褙店里裱着，见者无不赞叹。裱成画轴，取回来，挂在一间洁净房里，朝夕焚香供养。只因一念敬奉观音，那条街上有一个观音庵，庵中有个赵尼姑，时常到他家来走走。秀才不在家时，便留他在家做伴两日。赵尼姑也有时请他到庵里坐坐。那娘子本分，等闲也不肯出门，一年也到不得庵里一两遭。

一日春间，因秀才不在，赵尼来看他，闲话了一会，起身送他去。赵尼姑道：“好天气！大娘 便同到外边望望。”也是合当有事。信步同他出到自家门首，探头门外一看，只见一个人，谎子 打扮的，在街上摆来，被他劈面撞见。巫娘子连忙躲了进来，掩在门边。赵尼姑却立定着，元来那人认得赵尼姑的，说道：“赵师父，我那处寻你不到，你却在此。我有话和你商量则个。”尼姑道：“我别了这家大娘，来和你说。”便走进与巫娘子作别了。这边巫娘子关着门，自进来了。

且说那叫赵尼姑这个谎子打扮的人，姓卜名良，乃是婺州城里一个极淫荡不长进的，看见人家有些颜色的妇女，便思勾搭上场，不上手不休。亦且淫滥之性，不论美恶，都要到到。所以这些尼姑，多有与他往来的，有时做他牵头，有时趁着绰趣。这赵尼姑有个徒弟，法名本空，年方二十馀岁，尽有姿容。那里算得出家？只当老尼养着一个粉头一般，陪人歇宿，得人钱财，但只是瞒着人做。这个卜良，就是赵尼姑一个主顾。

本等——本来。

水性——旧时以水性流动，喻妇女轻浮无定。

《普门品》——经卷名，指《法华经》第二十五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婺（wù 务）州——治所在今浙江省金华市。

言语——这里指争吵、口角。

大娘——犹如称“大娘子”，对年轻妇人的敬称。

谎子——指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流氓、浪子一类。

摆来——晃来。吴地方言，无事闲逛谓之“摆”。

牵头——为不正当男女关系牵线撮合。

绰趣——凑趣，这里指搞不正当男女关系。

粉头——妓女的俗称。

当日赵尼姑别了巫娘子，赶上了他，问道：“卜官人有甚说话？”卜良道：“你方才这家，可正是贾秀才家？”赵尼姑道：“正是。”卜良道：“久闻他家娘子生得标致，适才同你出来、掩在门里的，想正是他了。”赵尼姑道：“亏你聪明，他家也再无第二个。不要说他家，就是这条街上，也没再有似他标致的。”卜良道：“果然标致，名不虚传。几时再得见见，看个仔细便好。”赵尼姑道：“这有何难？二月十九日，观音菩萨生辰，街上迎会，看的人，人山人海。你便到他家对门楼上，赁间房子住下了。他独自在家里，等我去约他出来门首看会，必定站立得久，那时任凭你窗眼子张着，可不看一个饱？”卜良道：“妙！妙！”

到了这日，卜良依计到对门楼上住下，一眼望着贾家门里。只见赵尼姑果然走进来，约了出来。那巫娘子一来无心，二来是自己门首，只怕街上有人瞧见，怎提防对门楼上暗地里张他？卜良从头至尾看见，仔仔细细，直待进去了，方才走下楼来。恰好赵尼姑也在贾家出来了，两个遇着。赵尼姑笑道：“看得仔细么？”

卜良道：“看到看得仔细了，空想无用，越看越动火，怎生到到手便好。”赵尼姑道：“阴沟洞里思量天鹅肉吃！他是个秀才娘子，等闲也不出来，你又非亲不族，一面不相干，打从那里交关起？只好看罢了。”一头说，一头走，到了庵里。卜良进了庵，便把赵尼姑跪一跪道：“你在他家走动，是必在你身上想一个计策，勾他则个。”赵尼姑摇头道：“难，难，难！”卜良道：“但得尝尝滋味，死也甘心。”赵尼姑道：“这娘子不比别人，说话也难轻说的。若要引动他春心，与你往来，一万年也不能勾。若只要尝尝滋味，好歹硬做他一做，也不打紧。却是性急不得。”卜良道：“难道强奸他不成？”赵尼姑道：“强是不强，不由得他不肯。”卜良道：“妙计安在？我当筑坛拜将。”赵尼姑道：“从古道：慢橹摇船捉醉鱼。除非弄醉了他，凭你施为，你道好么？”卜良道：“好到好，如何使计弄他？”赵尼姑道：“这娘子点酒不闻的，他执性不吃，也难十分强他。若是苦苦相劝，他疑心起来，或是嗔怒起来，毕竟不吃，就没奈他何。纵然灌得他一杯两盏，易得醉，易得醒，也脱哄他不得。”卜良道：“而今却是怎么？”赵尼姑道：“有个法儿算计他，你不要管。”卜良毕竟要说明，赵尼姑便附耳低言，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你道好否？”卜良跌脚大笑道：“妙计！妙计！从古至今，无有此法。”赵尼姑道：“只有一件，我做此事哄了他，他醒后认真起来，必是怪我。不与我往来了，却是如何？”卜良道：“只怕不到得手。既到了手，他还要认甚么真？翻得转面孔？凭着一味甜言媚语哄他，从此做了长相交也不见得。倘若有些怪你，我自重重相谢罢了。敢怕替我滚热了，我还要替你讨分上哩。”赵尼姑道：“看你嘴脸！”两人取笑了一回，各自散了。自此卜良日日来庵中问信，赵尼姑日日算计要弄这巫娘子。

隔了几日，赵尼姑办了两盒茶食，来贾家探望巫娘子。巫娘子留他

迎会——即“迎神赛会”，旧时一种迷信的民俗活动。

交关——交接、关连。

筑坛拜将——古代拜将挂帅的仪式，以示郑重和信任；这里只是请教的意思。

脱哄——即欺骗、瞒哄。

吃饭，赵尼姑趁着机会，扯着些闲言语，便道：“大娘子与秀才官人，两下青春，成亲了多时，也该有喜信生小官人了。”巫娘子道：“便是呢。”赵尼姑道：“何不发个诚心，祈求一祈求？”巫娘子道：“奴在白绣的观音菩萨面前，朝夕焚香，也曾暗暗祷祝，不见应验。”赵尼姑道：“大娘年纪小，不晓得求子法。求子嗣须求白衣观音，自有一卷《白衣经》，不是平时的观音，也不是《普门品观音经》。那《白衣经》有许多灵验，小庵请的这卷，多载在后边，可惜不曾带来与大娘看。不要说别处，只是我婺州城里城外，但是印施的，念诵的，无有不生子，真是千唤千应，万唤万应的。”巫娘子道：“既是这般的有灵，奴家有烦师父，替我请一卷到家来念。”赵尼姑道：“大娘不曾晓得念，这不是就好念得起的，须请大娘到庵中，在白衣大士菩萨面前亲口许下卷数。待贫姑通了诚，先起个卷头，替你念起几卷。以后到大娘家，把念法传熟了，然后大娘逐日自念便是。”巫娘子道：“这个却好。待我先吃两日素，到庵中许愿起经罢。”赵尼姑道：“先吃两日素，足见大娘虔心。起经以后，但是早晨未念之先，吃些早素；念过了，吃荤也不妨的。”巫娘子道：“元来如此，这却容易。”巫娘子与他约定日期到庵中。先把五钱银子，与他做经衬斋供之费。赵尼姑自去，早把这个消息通与卜良知道了。

那巫娘子果然吃了两日素，到第三日，起个五更，打扮了，领了丫鬟春花，趁早上人稀，步过观音庵来。——看官听着：但是尼庵僧院，好人家儿女不该轻易去的。说话的若是同年生、并时长，在旁边听得，拦门拉住，不但巫娘子完名全节，就是赵尼姑也保命全躯。只因此一去，有分交：旧室娇姿，污流玉树；空门孽质，血染丹枫。这是后话，且听接上前因。——那赵尼姑接着巫娘子，千欢万喜，请了进来坐着。奉茶过了，引他参拜了白衣观音菩萨。巫娘子自己暗暗地祷祝，赵尼姑替他通诚，说道：“贾门信女巫氏，情愿持诵白衣观音经卷，专保早生贵子，吉祥如意者。”通诚已毕，赵尼姑敲动木鱼，就念起来。先念了《净口业真言》，次念《安土地真言》，启请过，先拜佛名号多时，然后念经，一气念了二十来遍。说这赵尼姑奸狡，晓得巫娘子来得早，况且前日有了斋供，家里定是不吃早饭的，特地故意忘怀，也不拿东西出来，也不问起曾吃不曾吃，只管延挨，要巫娘子忍这一早饿，对付他。那巫娘子是个娇怯怯的，空心早起，随他拜了佛多时，又觉劳倦，又觉饥饿，不好说得。只叫丫鬟春花，与他附耳低言道：“你看厨下有些热汤水，斟一碗来。”赵尼姑看见，故意问道：“只管念经完正事，却忘了大娘曾吃早饭未？”巫娘子道：“来得早了，实是未曾。”赵尼姑道：“你看我老昏么！不曾办得早饭，办不及了，怎么处？把昼斋早些罢。”巫娘子道：“不瞞师父说，肚里实是饿了，随分甚么点心，先吃些也好。”赵尼姑故意谦逊了一番，走到房里一会，又走到灶下一会，然后叫徒弟本空托出一盘东西，一壶茶来。巫娘子已此饿得肚转肠鸣了，摆上一台好些时新果品，多救不得饿，只有热腾腾的一大盘好糕。巫娘子取一块

印施——自费印刷佛经施舍给寺院或信佛的人，以表示对佛的虔诚。

通了诚——将施主的诚意达知菩萨、神灵。

随分——随便、任凭。

来吃，又软又甜，况是饥饿头上，不觉一连吃了几块。小师父把热茶冲上，吃了两口，又吃了几块糕，再冲茶来吃。吃不到两三口，只见巫氏脸儿通红，天旋地转，打个呵欠，一堆软倒在椅子里面。赵尼姑假意吃惊道：“怎的来？想是起得早了，头晕了，扶他床上睡一睡起来罢。”就同小师父本空连椅连人，扛到床边，抱到床上，放倒了头，眠好了。

你道这糕为何这等利害？元来赵尼姑晓得巫娘子不吃酒，特地对付下这个糕。乃是将糯米磨成细粉，把酒浆和匀，烘得极干，再研细了，又下酒浆。如此两三度，搅入一两样不按君臣的药末，一起成糕。一见了热水，药力酒力，俱发作起来，就是做酒的酵头一般。别人且当不起，巫娘子是吃糟也醉的人，况且又是清早空心，乘饿头上，又吃得多了，热茶下去，发作上来，如何当得！正是：由你奸似鬼，吃了老娘洗脚水。

赵尼姑用此计较，把巫娘子放番了。那春花丫头见家主婆睡着，偷得浮生半日闲，小师父引着他自去吃东西顽耍去了，那里还来照管？赵尼姑忙在暗处叫出卜良来，道：“雌儿睡在床上，凭你受用去。不知怎么样谢我！”那卜良关上房门，揭开帐来一看，只见酒气喷人，巫娘子两脸红得可爱，就如一朵醉海棠一般，越看越标致了。卜良淫兴如火，先去亲个嘴，巫娘子一些不知。就便轻轻去了袴儿，露出雪白的下体来。卜良腾的爬上身去，自夸道：“惭愧！也有这一日也。”巫娘子软得身体动弹不得，朦胧昏梦中，虽是略略有些知觉，还错认做家里夫妻做事一般，不知一个皂白，凭他轻薄颠狂了一会。到得兴头上，巫娘醉梦里也自哼哼。卜良乐极，紧紧抱住，叫声：“心肝肉，我死也！”行事已毕，巫娘子兀自昏眠未醒，卜良就一手搭在巫娘子身上，做一头，偎着脸睡下。

多时，巫娘子药力已散，有些醒来。见是一个面生的人一同睡着，吃了一惊，惊出一身冷汗，叫道：“不好了！”急坐起来。那时把害的酒意都惊散了，大叱道：“你是何人？敢污良人！”卜良也自有些慌张，连忙跪下，讨饶道：“望娘子慈悲，恕小子无礼则个。”巫娘子见袴儿脱下，晓得着了道儿，口不答应，提起袴儿穿了，一头喊叫春花，一头跳下床便走。卜良恐怕有人见，不敢随来，元在房里躲着。巫娘子开了门，走出房，又叫“春花！”春花也为起得早了，在小师父房里打盹，听得家主婆叫响，呵欠连天，走到面前。巫娘子骂道：“好奴才！我在房里睡了，你怎不相伴我？”巫娘子没处出气，狠狠要打。赵尼姑走来相劝。巫娘子见了赵尼姑，一发恼恨，将春花打了两掌，道：“快收拾回去！”春花道：“还要念经。”巫娘子道：“多嘴奴才！谁要你管？”气得面皮紫涨，也不理赵尼姑，也不说破，一径出庵，一口气同春花走到家里。

不按君臣的药——指不当的用药。旧时医生按药性将中药分为君臣，要依主次调剂，否则就会使人昏迷，加重病情。

(X 希)——炊熟。

糟——酒渣。

计较——计谋、办法。

雌儿——指女人。

开门进去，随手关了门，闷闷坐着。定性了一回，问春花道：“我记得饿了吃糕，如何在床上睡着？”春花道：“大娘吃了糕，呷了两口茶，便自倒在椅子上。是赵师父与小师父同扶上床去的。”巫娘子道：“你却在何处？”春花道：“大娘睡了，我肚里也饿，先吃了大娘剩的糕，后到小师父房里吃茶，有些困倦，打了一个盹。听得大娘叫，就来了。”巫娘子道：“你看见有甚么人走进房来？”春花道：“不见甚么人，无非只是师父们。”巫娘子嘿嘿无言，自想睡梦中光景，有些恍惚记得。又将手摸摸自己阴处，见是粘粘涎涎的，叹口气道：“罢了，罢了。谁想这妖尼如此奸毒，把我洁净身体，与这个甚么天杀的点污了，如何做得人？”噙着泪眼，暗暗恼恨。欲要自尽，还想要见官人一面，割舍不下。只去对着自绣的菩萨，哭告道：“弟子有恨在心，望菩萨灵感报应则个。”祷罢，哽哽咽咽，思想丈夫，哭了一场，没情没绪睡了。春花正自不知一个头脑。

且不说这边巫娘子烦恼。那边赵尼姑见巫娘子带着怒色，不别而行，晓得卜良着了手。走进房来，见卜良还眠在床上，把指头咬在口里，呆呆地想着光景。赵尼姑见了行径，惹起老骚，连忙骑在卜良身上道：“还不谢谢媒人！”老尼极了，把卜良咬了一口，道：“却便宜了你，倒急煞了我。”卜良道：“感恩不尽，夜间尽情陪你罢！况且还要替你商量个后计。”赵尼姑道：“你说只要尝滋味，又有甚么后计？”卜良道：“既得陇，复望蜀，人之常情。既尝着了滋味，如何还好罢得？方才是勉强的，毕竟得他欢欢喜喜，自情自愿往来，方为有趣。”赵尼姑道：“你好不知足！方才强做了他，他一天怒气，别也不别去了，不知他心下如何，怎好又想后会？直等再看个机会，他与我原不断往来，就有商量的。”卜良道：“也是，也是。全仗神机妙算。”是夜卜良感激老尼，要奉承他欢喜，躲在庵中，与他纵其淫乐，不在话下。

却说贾秀才在书馆中，是夜得其一梦。梦见身在家中，一个 109 白衣妇人走入门来，正要上前问他，见他竟进房里。秀才大踏步赶来，却走在壁间挂的绣观音轴上去了。秀才抬头看时，上面有几行字，仔细看了，从头念去。上写道：

口里来的口里去，报仇雪耻在徒弟。

念罢，掇转身来，见他娘子拜在地下。他一把扯起，撒然惊觉。自想道：“此梦难解。莫不娘子身上有些疾病事，故观音显灵相示？”次日就别了主人家，离了馆门，一路上来，详解梦语不出，心下忧疑。

到得家中叩门，春花出来开了。贾秀才便问：“娘子何在？”春花道：“大娘不起来，还眠在床上。”秀才道：“这早晚如何不起来？”春花道：“大娘有些不快活，口口叫着官人啼哭哩。”秀才见说，慌忙走进房来。只见巫娘子望见官人来了，一轂辘跳将起来。秀才看时，但见蓬头垢面，两眼通红，走起来，一头哭，一头扑地拜在地上。秀才吃了一惊，道：“如何作此模样？”一手扶起来，巫娘子道：“官人与奴

一轂辘——即今口语“一骨碌”。轂辘，本义是车轮，引伸为滚动，这里形容像车轮一样快速翻身的样子。

做主则个。”秀才道：“是谁人欺负你？”巫娘子打发丫头灶下烧茶做饭去了，便哭诉道：“奴与官人匹配以来，并无半句口面，半点差池。今有大罪在身，只欠一死。只等你来个明白，替奴作主，死也瞑目。”秀才道：“有何事故，说这等不祥的话？”巫娘子便把赵尼姑如何骗他到庵念经，如何哄他吃糕软醉，如何叫人乘醉奸他说了，又哭倒在地。

秀才听罢，毛发倒竖起来，喊道：“有这等异事！”便问道：“你晓得那个是何人？”娘子道：“我那晓得？”秀才把床头剑拔出来，在桌上一击，道：“不杀尽此辈，何以为人？但只是既不晓得其人，若不精细，必有漏脱。还要想出计较来。”娘子道：“奴告诉官人已过，奴事已毕。借官人手中剑来，即此就死，更无别话。”秀才道：“不要短见！此非娘子自肯失身，这是所遭不幸，娘子立志自明。今若轻身一死，有许多不便。”娘子道：“有甚不便，也顾不得了！”秀才道：“你死了，你娘家与外人都要问缘故。若说了出来，你落得死了丑名难免，抑且我前程罢了。若不说出来，你家里族人又不肯干休于我，我自身也理不直，冤仇何时而报？”娘子道：“若要奴身不死，除非妖尼、奸贼，多死得在我眼里，还可忍耻偷生。”秀才想了一会，道：“你当时被骗之后，见了赵尼如何说了？”娘子道：“奴着了气，一径回来了，不与他开口。”秀才道：“既然如此，此仇不可明报。若明报了，须动官司口舌，毕竟难掩真情。众口喧传，把清名点污。我今心思一计，要报得无些痕迹，一个也走不脱方妙。”低头一想，忽然道：“有了！有了！此计正合着观世音梦中之言。妙，妙。”娘子道：“计将安出？”秀才道：“娘子，你要明你心事，报你冤仇，须一一从我。若不肯依我，仇也报不成，心事也不得明白。”娘子道：“官人主见，奴怎敢不依？只是要做得停当 便好。”秀才道：“赵尼姑面前既是不曾说破，不曾相争，他只得你一时含羞来了，妇人水性，未必不动心。你今反要去赚 得赵尼姑来，便有妙计。”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此乃万全胜算。”巫娘子道：“计较虽好，只是羞人。今要报仇，说不得了。”夫妻计议已定。

明日，秀才藏在后门静处，巫娘子便叫春花到庵中去请赵尼姑来说话。赵尼姑见了春花，又见说请他，便暗道：“这雌儿想是尝着甜头，熬不过，转了风也。”摇摇摆摆，同春花飞也似来了。赵尼姑见了巫娘子，便道：“日前得罪了大娘，又且简慢了，休要见怪。”巫娘子叫春花走开了，捏着赵尼姑的手，轻问道：“前日那个是甚么人？”赵尼姑见有些意思，就低低道：“是此间极风流底下大郎，叫做卜良，有情有趣，少年女娘见了，无有不喜欢他的。他慕大娘标致得紧，日夜来拜求我。我怜他一点诚心，难打发他，又见大娘孤单在家，未免清冷。少年时节便相处着个把，也不虚度了青春，故此做成这事。那家猫儿不吃荤？多在我老人家肚里。大娘不要认真，落得便快活快活。等那个人菩萨也似敬你，宝贝也似待你，有何不可？”巫娘子道：“只是该与我熟商量：

停当——这里指计划周密，料理妥当。

赚——欺哄、诳骗。

简慢——怠慢，此指未来问候、看望。

不该做作我。而今事已如此，不必说了。”赵尼姑道：“你又不曾认得他，若明说，你怎么肯？今已是一番过了，落得图个长往来好。”巫娘子道：“枉出丑了一番，不曾看得明白，模样如何，情性如何。既然爱我，你叫他到我家再会会看，果然人物好，便许他暗地往来也使得。”赵尼姑暗道中了机谋，不胜之喜，并无一些疑心。便道：“大娘果然如此，老身今夜就叫他来便了。这个人物尽着看，是好的。”巫娘子道：“点上灯时，我就自在门内等他，咳嗽为号，领他进房。”

赵尼姑千欢万喜，回到庵中，把这消息通与卜良。那卜良听得，头颠尾颠，恨不得金乌早坠，玉兔飞升。到得傍晚，已自在贾家门首探头探脑，恨不得就将那话儿拿下来，望门内撩了进去。看看天晚，只见扑的把门关上了。卜良疑是尼姑捣鬼，却放心未下。正在踌躇，那门里咳嗽一声，卜良外边也接应咳嗽一声，轻轻的一扇门开了。卜良咳嗽一声，里头也咳嗽一声，卜良将身闪入门内。门内数步，就是天井，星月光来，朦胧看见巫娘子身躯。卜良上前，当面一把抱住道：“娘子恩德如山。”巫娘子怀着一天愤气，故意不行推拒，也将两手紧紧着，只当是拘住他。卜良急将口来亲着，将舌头伸过巫娘子口中乱搅。巫娘子两手越得紧了，咂吮他舌头不住。卜良兴高了，舌头越伸过来。巫娘子性起，跣蹠一口，咬住不放。卜良痛极，放手急挣，已被巫娘子啃下五七分一段舌头来。卜良慌了，望外急走。

巫娘子吐出舌尖在手，急关了门。走到后门，寻着了秀才，道：“仇人舌头咬在此了。”秀才大喜，取了舌头，把汗巾包了，带了剑，趁着星月微明，竟到观音庵来。那赵尼料道卜良必定成事，宿在贾家，已自关门睡了。只见有人敲门。那小尼是年纪小的，倒头便睡，任人撬破了门，也不会醒。老尼心上有事，想着卜良和巫娘子，欲心正炽，那里就睡得去？听得敲门，心疑卜良了事回来，忙呼小尼，不见答应，便自家爬起来开门。才开得门，被贾秀才拦头一刀，劈将下来。老尼望后便倒，鲜血直冒，呜呼哀哉了。贾秀才将门关了，提了剑，走将进来寻人，心里还道：“倘若那卜良也走在庵里，一同结果他。”见佛前长明灯有火点着，四下里一照。不见一个外人。只见小尼睡在房里，也是一刀，早气绝了。连忙把灯添亮，却就灯下解开手巾，取出那舌头来，将刀撬开小尼口里，放在里面。打灭了灯，拽上了门，竟自归家。对妻子道：“师徒皆杀，仇已报矣！”巫娘子道：“这贼只损得舌头，不曾杀得。”秀才道：“不妨，不妨，自有人杀他。而今已后，只做不知，再不消题起了。”

却说那观音庵左右邻，看见日高三丈，庵中尚自关门，不见人动静，疑心起来。走去推门，门却不拴，一推就开了。见门内杀死老尼，吃了一惊，又寻进去，见房内又杀死小尼。一个是劈开头的，一个是斫断喉

做作——捉弄。

金乌——指太阳。神话传说太阳中有三足鸟。

玉兔——指月亮。神话传说月亮中有白兔捣药。

——这里通“扼”字。

捺蹠（g chu 格戳）——象声词，犹如说“喀嚓”。

捺（tiàn）亮——指将灯芯拨亮。捺，拨动。

的。慌忙叫了地方坊长、保正人等，多来相视看验，好报官府。地方齐来检看时，只见小尼牙关紧闭，噙着一件物事。取出来，却是人的舌头。地方人道：“不消说是奸情事了，只不知凶身是何人，且报了县间再处。”于是写下报单。正值知县升堂，当堂递了。知县说：“这要挨查凶身不难，但看城内城外，有断舌的必是下手之人，快行各乡各图，五家十家保甲，一挨查就见明白。”出令不多时，果然地方送出一个人来。

元来卜良被咬断舌头，情知中计，心慌意乱，一时狂走，不知一个东西南北，迷了去向。恐怕人追着，拣条僻巷躲去，住在人家门檐下，蹲了一夜。天亮了，认路归家。也是天理合该败，只在这条巷内，东认西认，走来走去，急切里认不得大路，又不好开口问得人。街上人看见这个人踪迹可疑，已自瞧科了几分。须臾之间，喧传尼庵事体，县官告示，便有个把好事的人盘问他起来，口里含糊，满牙关多是血迹。地方人一时哄动，走上了一堆人，围住他道：“杀人的不是他是谁？”不由分辨，一索子捆住了，拉到县里来。县前有好些人认得他的，道：“这个人原是个不学好的人，眼见得做出事来。”县官升堂，众人把卜良带到。县官问他，只是口里呜哩呜喇，一字也听不出。县官叫掌嘴数下，要他伸出舌头来看，已自没有尖头了，血迹尚新。县官问地方人道：“那狗才姓甚名谁？”众人有平日恨他的，把他姓名及平日所为奸盗诈伪事，是长是短，一一告诉出来。县官道：“不消说了，这狗才必是谋奸小尼。老尼开门时，先劈倒了，然后去强奸小尼。小尼恨他，咬断舌尖。这狗才一时怒起，就杀了小尼。有甚么得讲？”卜良听得，指手画脚，要辨时，那里有半个字囫圇？县官大怒，道：“如此奸人，累甚么纸笔！况且口不成语，凶器未获，难以成招。选大样板子一顿打死罢！”喝教打一百。那卜良是个游花插趣的人，那里熬得刑惯？打至五十以上，已自绝了气了。县官着落地方，责令尸亲领尸；尼姑尸首叫地方盛贮烧埋。立宗文卷，上批云：

卜良吾舌安在？知为破舌之缘。尼僧好颈谁当？遂作刎颈之契。毙之足矣，情何疑焉！立案存照。

县官发落公事了讫，不在话下。

那贾秀才与巫娘子见街上人纷纷传说此事，夫妻两个暗暗称快。那前日被骗及今日下手之事，到底并无一个人晓得。此是贾秀才识见高强，也是观世音见他虔诚，显此灵通，指破机关，既得报了仇恨，亦且全了声名。那巫娘子见贾秀才干事决断，贾秀才见巫娘子立志坚贞，越相敬重。后人评论此事：虽则报仇雪耻，不露风声，算得十分好了。只是巫娘子清白身躯，毕竟被污，外人虽然不知，自心到底难过。只为轻与尼姑往来，以致有此。有志女人，不可不以此为鉴。诗云：

坊长、保正——坊长为负责街巷事务的小吏，保正是保的负责人。保系旧时户籍编制单位，《文献通考》谓“十家为一保”。

乡、图——旧时农村的基层行政组织，县下设乡，乡下设图。

着落——这里是责成、指派的意思。

好花零落损芳香，只为当春漏隙光。
一句良言须听取，妇人不可出闺房。

拍案惊奇卷之七

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禅斗异法

诗曰：

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
若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

这一首诗，乃是唐朝玄宗皇帝时节，一个道人李遐周所题。那李遐周是一个有道术的，开元年间，玄宗召入禁中，后来出住玄都观内。天宝末年，安禄山豪横，远近忧之，玄宗不悟，宠信反深。一日，遐周隐遁而去，不知所往，但见所居壁上题诗，如此如此。时人莫晓其意，直至禄山反叛，玄宗幸蜀，六军变乱，贵妃缢死，乃有应验。后人方解云：“燕市人皆去”者，说禄山尽起燕、蓟之众为兵也；“函关马不归”者，大将哥舒潼关大败，匹马不还也；“若逢山下鬼”者，山下鬼是“嵬”字，蜀中有马嵬驿也；“环上系罗衣”者，贵妃小字玉环，马嵬驿时，高力士以罗中缢之也。道家能前知如此。盖因玄宗是孔升真人转世，所以一心好道，一时有道术的，如张果、叶法善、罗公远诸仙众异人，皆来聚会，往来禁内，各显神通，不一而足。那李遐周区区算术小数，不在话下。

且说张果是帝尧时一个侍中，得了胎息之道，可以累日不食，不知多少年岁。直到唐玄宗朝，隐于恒州中条山中，出入常乘一个白驴，日行数万里。到了所在，住了脚，便把这驴似纸一般折叠起来，其厚也只比张纸，放在巾箱里面。若要骑时，把水一喷，即便成驴。至今人说八仙有张果老骑驴，正谓此也。

开元二十三年，玄宗闻其名，差一个通事舍人，姓裴名晤，驰驿到恒州来迎。那裴晤到得中条山中，看见张果齿落发白，一个搜老叟，有些嫌他，未免气质傲慢。张果早已知道，与裴晤行礼方毕，忽然一交

玄宗皇帝——唐玄宗李隆基，公元712—756年在位。天宝十四年（755），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在蓟州（今河北一带）起兵叛乱，次年攻下长安，玄宗逃往四川，途经陕西兴平马嵬坡，六军不发，玄宗只得于此缢死宠妃杨玉环，同时退居太上皇，其子李亨即位，是为肃宗。下文所述即这段史事。

禁中——指宫中，因皇宫为禁地，故云。下文“禁内”同。

哥舒——谓哥舒翰，突厥族哥舒部人，玄宗时任陇右、河西节度使，安禄山叛乱后为兵马副元帅，统兵二十万守潼关，因受权相杨国忠猜忌，被逼出战，大败被俘而死。

高力士——本姓冯，宦官，深受唐玄宗重用，权势极大，官至骠骑大将军。

侍中——侍从于皇帝左右的官员，秦时始置，这里谓“尧时”，只不过“且说”而已。

恒州中条山——唐代恒州辖今河北中部地区，而中条山在山西省内，北魏时的恒州才辖山西大部地区，这里乃沿用恒州旧称，非唐代恒州。

喷（xùn 迅）——喷。

通事舍人——负责朝见通奏等事务的官员。

（ch u 抽）搜——元明时俗语，含义颇多，这里指样子呆板、难看。

跌去，只有出的气，没有入的气，已自命绝了。裴晤着了忙道：“不争你死了，我这圣旨，却如何回话？”又转想道：“闻道神仙专要试人，或者不是真死，也不见得。我有道理。”便焚起一炉香来，对着死尸跪了，致心念诵，把天子特差求道之意宣扬一遍。只见张果渐渐醒转来。那裴晤被他这一惊，晓得有些古怪，不敢相逼，星夜驰驿，把上项事奏过天子。玄宗愈加奇异，道裴晤不了事，另命中书舍人徐峤，赍了玺书，安车奉迎。那徐峤小心谨慎，张果便随峤到东都，于集贤院安置行李，乘轿入宫见玄宗。

玄宗见是个老者，便问道：“先生既已得道，何故齿发衰朽如此？”张果道：“衰朽之年，学道未得，故见此形相，可羞可羞。今陛下见问，莫若把齿发尽去了还好。”说罢，即就御前把须发一顿捋拔干净。又捏了拳头，把口里乱敲，将几个半残不完的零星牙齿逐个敲落，满口血出。玄宗大惊道：“先生何故如此？且出去歇息一会。”张果出来了。玄宗想道：“这老儿古怪。”即时传命召来。只见张果摇摇摆摆走将来，面貌虽是先前的，却是一头纯黑头发，须髯如漆，雪白一口好牙齿，比少年的还好看些。玄宗大喜，留在内殿赐酒。

饮过数杯，张果辞道：“老臣量浅，饮不过二升。有一弟子，可吃得一斗。”玄宗令召来。张果口中不知说些甚的，只见一个小道士在殿檐上飞下来，约有十五六年纪，且是生得标致。上前叩头礼毕，走到张果面前，打个稽首，言词清爽，礼貌周备。玄宗命坐。张果道：“不可，不可。弟子当侍立。”小道士遵师言，鞠躬傍站。玄宗愈看愈喜，便叫斟酒赐他。杯杯满，盏盏干，饮勾一斗，弟子并不推辞。张果便起身替他辞道：“不可更赐，他加不得了。若过了度，必有失处，惹得龙颜一笑。”玄宗道：“便大醉何妨？恕卿无罪。”立起身来，手持一玉觥，满斟了，将到口边逼他。刚下口，只见酒从头顶涌出，把一个小道冠儿涌得歪在头上，跌了下来。道士去拾时，脚步踉跄，连身子也跌倒了。玄宗及在旁嫔御，一齐笑将起来。仔细一看，不见了小道士，止有一个金榼在地，满盛着酒。细验这榼，却是集贤院中之物，一榼止盛一斗。玄宗大奇。

明日要出咸阳打猎，就请张果同去一看。合围既罢，前驱擒得大角鹿一只，将付庖厨烹宰。张果见了道：“不可杀，不可杀！”

此是仙鹿，已满千岁。昔时汉武帝元狩五年在上林游猎，臣曾侍从，生获此鹿。后来不忍杀，舍放了。”玄宗笑道：“鹿甚多矣，焉知即此鹿？且时迁代变，前鹿岂能保猎人不禽过，留到今日？”张果道：“武帝舍鹿之时，将铜牌一片，扎在左角下为记。试看有此否？”玄宗命人

不争——不料、没想到。

不了事——不会办事。

中书舍人——为皇帝起草诏令的官员。皇帝左右的亲近官员通称舍人。

集贤院——唐玄宗时始在集贤殿设置的书院，成为延揽文人学士的官署。

捋（x n 寻）——拔。

觥（g ng 工）——大酒杯。

嫔御——皇帝的侍从宫女。

榼（kè 磕）——大的贮酒器具。

验看，在左角下果得铜牌，有二寸长短，两行小字，已模糊黑暗，辨不出了。玄宗才信，就问道：“元狩五年，是何甲子？到今多少年代了？”张果道：“元狩五年，岁在癸亥，武帝始开昆明池，到今甲戌岁，八百五十二年矣。”玄宗宣命太史官查推长历，果然不差。于是晓得张果是个千来岁的人，群臣无不钦服。

一日，秘书监王回质，太常少卿萧华，两人同往集贤院拜访张果。迎着坐下，忽然笑对二人道：“人生娶妇，娶了个公主，好不怕人。”两人见他说得没头脑，两两相看，不解其意。正说之间，只见外边传呼有诏书到，张果命人忙排香案等着。元来玄宗有个女儿，叫做玉真公主，从小好道，不曾下降于人。盖婚姻之事，民间谓之嫁，皇家谓之降；民间谓之娶，皇家谓之尚。玄宗见张果是个真仙出世，又见女儿好道，意思要把女儿下降张果。等张果尚了公主，结了仙姻仙眷，又好等女儿学他道术，可以双修成仙。计议已定，颁下诏书，中使赍了，到集贤院张果处开读。已毕，张果只是哈哈大笑，不肯谢恩。中使看见王、萧二公在旁，因与他说天子要降公主的意思，叫他两个撺掇。二公方悟起初所说，便道：“仙翁早已得知，在此说过了的。”中使与二公大家相劝一番，张果只是笑不止。中使料道不成，只得去回覆圣旨。

玄宗见张果不允亲事，心下不悦，便与高力士商量道：“我闻董汁最毒，饮之立死。若非真仙必是下不得口，好歹把这老头儿试一试。”时值天大雪，寒冷异常。玄宗召张果进宫，把董汁下在酒里，叫宫人满斟暖酒，与仙翁敌寒。张果举觞便饮，立尽三卮，醺然有醉色。四顾左右，咂咂舌道：“此酒不是佳味。”打个呵欠，倒头睡下。玄宗只是瞧着，不做声。过了一会，醒起来道：“古怪，古怪。”袖中取出小镜子一照，只见一口牙齿都焦黑了。看见御案上有铁如意，命左右取来，将黑齿逐一击下，随收在衣带内了。取出药一包来，将少许擦在口中齿穴上，又倒头睡了。这一觉不比先前，且是睡得安稳。有一个多时辰才爬起来，满口牙齿多已生完，比先前更坚且白。玄宗越加敬异，赐号通玄先生。却是疑心他来历。

其时有个归夜光，善能视鬼。玄宗召他来，把张果一看，夜光并不见甚么动静。又有个邢和璞，善算。有人问他，他把算子一动，便晓得这人姓名，穷通寿夭，万不失一。玄宗一向奇他，便教道把张果来算算。和璞拿了算子，拨上拨下，拨个不耐烦，竭尽心力，耳根通红，不要说算他别的，只是个寿数也算他不出。其时又有一个道士叶法善，也多奇术。玄宗便把张果来私问他，法善道：“张果出处，只有臣晓得，却说不得。”玄宗道：“何故？”法善道：“臣说了必死，故不敢说。”玄宗定要他说。法善道：“除非陛下免冠跣足救臣，臣方得活。”玄宗许诺。法善才说道：“此是混沌初分时一个白蝙蝠精。”刚说得罢，七窍流血，未知性命如何，已见四肢不举。玄宗急到张果面前，免冠跣足，

“元狩五年”五句——按元狩五年为公元前118年，“到今甲戌”的“甲戌”应为开元二十二年，即公元734年，共八百五十二年。

秘书监——秘书省的长官。秘书省为掌管图书著作等事的官署。

太常少卿——太常寺的副长官。太常寺为掌管宗庙礼仪的官署。

中使——皇帝亲近的侍从。

自称有罪。张果看见皇帝如此，也不放在心上，慢慢的说道：“此儿多口过，不谪治他，怕败坏了天地间事。”玄宗哀请道：“此朕之意，非法善之罪。望仙翁饶恕则个。”张果方才回心转意，叫取水来，把法善一喂，法善即时复活。

而今且说这叶法善，表字道元，先居处州松阳县，四代修道。法善弱冠时，曾游括苍白马山，石室内遇三神人，锦衣宝冠，授以太上密旨。自是诛荡精怪，扫馘凶妖，所在救人。入京师时，武三思擅权，法善时常察听妖祥，保护中宗、相王及玄宗，大为三思所忌，流窜南海。玄宗即位，法善在海上，乘白鹿一夜到京。在玄宗朝，凡有吉凶动静，法善必预先奏闻。一日，吐番遣使进宝，函封甚固。奏称内有机密，请陛下自开，勿使他人知之。廷臣不知来意真伪，是何缘故，面面相觑，不敢开言。惟有法善密奏道：“此是凶函，宜令番使自开。”玄宗依奏降旨。番使领旨，不知好歹，扯起函盖，函中弩发，番使中箭而死。乃是番家见识，要害中华天子，设此暗机于函中，连番使也不知道，却被法善参透，不中暗算，反教番使自着了道儿。

开元初，正月元宵之夜，玄宗在上阳宫观灯。尚方匠人毛顺心，巧用心机，施逞技艺，结构彩楼三十馀间，楼高一百五十尺，多是金翠珠玉镶嵌。楼下坐着望去，楼上满楼都是些龙凤螭豹百般鸟兽之灯。一点了火，那龙凤螭豹百般鸟兽，盘旋的盘旋，跳踯的跳踯，飞舞的飞舞，千巧万怪，似是神工，不像人力。玄宗看毕大悦，传旨速召叶尊师来同赏。去了一会，才召得个叶法善楼下朝见。玄宗称夸道：“好灯！”法善道：“灯盛无比。依臣看将起来，西凉府今夜之灯，也差不多如此。”玄宗道：“尊师几时曾见过来？”法善道：“适才在彼，因蒙急召，所以来了。”玄宗怪他说得诧异，故意问道：“朕如今即要往彼看灯，去得否？”法善道：“不难。”就叫玄宗闭了双目，叮嘱道：“不可妄开，开时有失。”玄宗依从。法善喝声道：“疾！”玄宗足下云冉冉而起，已同法善在霄汉之中。须臾之间，足已及地。法善道：“而今可以开眼看了。”玄宗闪开龙目，只见灯影连亘数十里，车马骈阗，士女纷杂，果然与京师无异。玄宗拍掌称盛，猛想道：“如此良宵，恨无酒吃。”法善道：“陛下随身带有何物？”玄宗道：“止有镂铁如意在手。”法善便持往酒家，当了一壶酒、几个碟来，与玄宗对吃完了，还了酒家家火。玄宗道：“回去罢。”法善复令闭目，腾空而起，少顷已在楼下。御前去时歌曲，尚未终篇，已行千里有馀。玄宗疑是道家幻术，障眼法

处州松阳县——唐代处州辖今浙江省南部地区，治所在丽水，松阳县属处州。处州境内有括苍山，丽水亦曾名括苍县。

太上——即“太上老君”，是道家对老子（李耳）的尊称。

扫馘（guó 国）——意即扫灭、扫除。古代割战俘左耳以记功，谓上“馘”。

武三思——武则天之侄，武后执政时，封梁王，参预国政。后谋篡权，被杀。

相王——指唐睿宗。他为太子时封相王。

吐番（b 拨）——唐朝对藏族政权的称谓。

尚方——官署名，主造皇室所用兵器、玩物。

西凉府——即唐时的“凉州”，辖今甘肃省中部地区，治所在今武威。五代以后称“西凉府”。

家火——亦作“家伙”，器具的俗称。

儿，未必真到得西凉。猛可思量道：“却才把如意当酒，这是实事，可验。”明日差个中使，托名他事，到凉州密访镂铁如意，果然在酒家，说道：“正月十五夜，有个道人拿了当酒吃的。”始信看灯是真。

是年八月中秋之夜，月色如银，万里一碧。玄宗在宫中赏月，笙歌进酒，凭着白玉栏杆，仰面看着，浩然长想。有词为证：

桂花浮玉，正月满天街，夜凉如洗。风泛须眉，透骨寒，人在水晶宫里。蛇龙
偃蹇，观阙嵯峨，缥缈笙歌沸。霜华满地，欲跨彩云飞起。（词寄《酹江月》）

玄宗不觉襟怀旷荡，便道：“此月普照万方，如此光灿，其中必有非常好处。见说嫦娥窃药，奔在月宫。既有宫殿，定可游观，只是如何得上去？”急传旨，宣召叶尊师。法善应召而至，玄宗问道：“尊师有道术，可使朕到月宫一游否？”法善道：“这有何难？就请御驾启行。”说罢，将手中板笏一掷，现出一条雪练也似的银桥来，那头直接着月内。法善就扶着玄宗踱上桥去，且是平稳好走。随走过处，桥便随灭。走得不上一里多路，到了一个所在。露下沾衣，寒气逼人。面前有座玲珑四柱牌楼。抬头看时，上面有个大匾额，乃是六个大金字，玄宗认着，是“广寒清虚之府”六字。便同法善从大门走进来，看时，庭前是一株大桂树，扶疏遮荫，不知覆着多少里数。桂树之下，有无数白衣仙女，乘着白鸾，在那里舞。这边庭阶上，又有一伙仙女，也如此打扮，各执乐器一件，在那里奏乐，与舞的仙女相应。看见玄宗与法善走进来，也不惊异，也不招接，吹的自吹，舞的自舞。玄宗呆呆看着，法善指道：“这些仙女，名为素娥。身上所穿白衣，叫做霓裳羽衣；所奏之曲，名曰《紫云曲》。”玄宗素晓音律，将两手按节，把乐声一一嘿记了。后来到宫中，传与杨太真，就名《霓裳羽衣曲》，流于乐府，为唐家希有之音，这是后话。玄宗听罢仙曲，怕冷欲还。法善驾起两片彩云，稳如平地，不劳举步，已到人间。路过潞州城上，细听谯楼更鼓，已打三点。那月色一发明朗如昼，照得潞州城中纤毫皆见。但只夜深人静，四顾悄然。法善道：“臣侍陛下夜临于此，此间人如何知道？适来陛下习听仙乐，何不于此试演一曲？”玄宗道：“甚妙！甚妙！只方才不带得所用玉笛来。”法善道：“玉笛何在？”玄宗道：“在寝殿中。”法善道：“这个不难。”将手指了一指，玉笛自云中坠下。玄宗大喜，接过手来，想着月中拍数，照依吹了一曲。又在袖中摸出数个金钱，洒将下去了，乘月回宫。至今传说唐明皇游月宫，正此故事。

那潞州城中有睡不着的，听得笛声嘹亮，似觉非凡。有爬起来听的，却在半空中吹响，没做理会。次日又有街上拾得金钱的，报知府里。府里官员道是非常祥瑞，上表奏闻。十来日，表到御前。玄宗看表道：“八月望夜，有天乐临城，兼获金钱，此乃国家瑞兆，万千之喜。”玄宗心下明白，不觉大笑。自此敬重法善，与张果一般，时常留他两人在宫中，或下棋，或斗小法，赌胜负为戏。

板笏（hù 户）——又称“朝笏”、“手板”，古时大臣朝见天子时手持的板子，用玉、象牙或竹片制成，可以书事。

按节——打着节拍。

一日，二人在宫中下棋，玄宗接得鄂州刺史表文一道，奏称本州有仙童罗公远，广有道术。盖因刺史迎春之日，有个白衣人，身長丈余，形容怪异，杂在人丛之中观看，见者多骇走。傍有小童喝他道：“业畜何乃擅离本处，惊动官司？还不速去！”其人并不敢则声，提起一把衣服，如飞走了。府吏看见小童作怪，一把擒住，来到公燕之所，具白刺史。刺史问他姓名，小童答道：“姓罗，名公远。适见守江龙上岸看春，某喝令回去。”刺史不信，道：“怎见得是龙？须得吾见真形方可信。”小童道：“请待后日。”至期，于水边作一小坑，深才一尺，去江岸丈余，引江水入来。刺史与郡人毕集，见有一白鱼，长五六寸，随流至坑中，跳跃两遍，渐渐大了；有一道青烟如线，在坑中起，一霎时，黑云满空，天色昏暗。小童道：“快都请上了津亭。”正走间，电光闪烁，大雨如泻。须臾少定，见一大白龙起于江心，头与云连，有顿饭时方灭。刺史看得真实，随即具表奏闻，就叫罗公远随表来朝见帝。

玄宗把此段话与张、叶二人说了，就叫公远与二人相见。二人见了，大笑道：“村童晓得些甚么？”二人各取棋子一把，捏着拳头，问道：“此有何物？”公远笑道：“都是空手。”及开拳，两人果无一物，棋子多在公远手中。两人方晓得这童儿有些来历。玄宗就叫他坐在法善之下，天气寒冷，团团围炉而坐。此时剑南出一种果子，叫做日熟子，一日一熟，到京都是不鲜的了。张、叶两人，每日用仙法，遣使取来，过午必至，所以玄宗常有新鲜的到口。是日，至夜不来。二人心下疑惑，商量道：“莫非罗君有缘故？”尽注目看公远。元来公远起初一到炉边，便把火筋插在灰中。见他们疑心了，才笑嘻嘻的把火筋提了起来，不多时，使者即到。法善诘问：“为何今日偏迟？”使者道：“方欲到京，火焰连天，无路可过。适才火息了，然后来得。”众人多惊伏公远之法。

却说当时杨妃未入宫之时，有个武惠妃专宠。玄宗虽崇奉道流，那惠妃却笃信佛教，各有所好。惠妃信的释子，叫做金刚三藏，也是个奇人，道术与叶、罗诸人算得敌手。玄宗驾幸功德院，忽然背痒。罗公远折取竹枝，化作七宝如意，进上爬背。玄宗大悦，转身对三藏道：“上人也能如此否？”三藏道：“公远的幻化之术，臣为陛下取真物。”袖中摸出一个七宝如意来献上。玄宗一手去接得来，手中先所执公远的如意，登时仍化作竹枝。玄宗回宫与武惠妃说了，惠妃大喜。

玄宗要幸东洛，就对惠妃说道：“朕与卿同行，却教叶、罗二尊师、金刚三藏从去，试他斗法，以决两家胜负，何如？”武惠妃欢喜道：“臣妾愿随往观。”传旨排鸾驾，不则一日，到了东洛。时方修麟趾殿，有大方梁一根，长四五丈，径头六七尺，眠在庭中。玄宗对法善道：“尊

鄂州刺史——鄂州辖今湖北省东南部地区，治所在今武汉市武昌。州府的长官为刺史。

迎春——迎接立春节气的庆祝活动。《礼·月令》：“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后世多于立春前一日举行迎春庆典，且遍及民间。

业畜——斥骂的话，犹如说作孽的畜牲。业，通“孽”。

剑南——唐代所置“道”名，辖今四川、云南等广大地区，治所在益都（今四川省成都市）。

释子——意为释迦牟尼弟子，即指僧徒、和尚。释迦牟尼创佛教，因称佛教为“释”。

上人——佛教对持戒严格、精于义学之僧的尊称。

东洛——东都洛阳的省称。

师试为朕举起来。”法善受诏作法，方木一头揭起数尺，一头不起。玄宗道：“尊师神力，何乃只举得一头？”法善奏道：“三藏使金刚神众压住一头，故举不起。”元来法善故意如此说，要武妃面上好看，等三藏自逞其能，然后胜他。果然武妃见说，暗道佛法广大，不胜之喜。三藏也只道实话，自觉有些快活。惟罗公远低着头，只是笑。玄宗有些不伏气，又对三藏道：“法师既有神力，叶尊师不能及。今有个澡瓶在此，法师能咒得叶尊师入此瓶否？”三藏受诏置瓶，叫叶法善依禅门法，敷坐起来，念动咒语。未及念完，法善身体欻欻就瓶，念得两遍，法善已至瓶嘴边，翕然而入。玄宗心下好生不悦。过了一会，不见法善出来，又对三藏道：“法师既使其入瓶，能使他出否？”三藏道：“进去烦难，出来是本等法。”就念起咒来。咒完不出。三藏急了，不住口一气数遍，并无动静。玄宗惊道：“莫不尊师没了？”变起脸来。武妃大惊失色，三藏也慌了，只有罗公远扯开口一味笑。玄宗问道：“而今怎么处？”公远笑道：“不消陛下费心，法善不远。”三藏又念咒一会，不见出来，正无计较，外边高力士报道：“叶尊师进。”玄宗大惊，道：“铜瓶在此，却在那里来？”急召进，问之。法善对道：“宁王邀臣吃饭，正在作法之际，面奏陛下，必不肯放。恰好借入瓶机会，到宁王家吃了饭来。若不因法师一咒，须去不得。”玄宗大笑。武妃、三藏方放下了心。

法善道：“法师已咒过了，而今该贫道还礼。”随取三藏紫铜钵盂，在围炉里面烧得内外都红。法善捏在手里，弄来弄去，如同无物。忽然双手捧起来，照着三藏光头扑地合上去，三藏失声而走。玄宗大笑。公远道：“陛下以为乐，不知此乃道家末技，叶师何必施逞？”玄宗道：“尊师何不也作一法，使朕一快。”公远道：“请问三藏法师，要如何作法术？”三藏道：“贫僧请收固袈裟，试令罗公取之。不得，是罗公输；取得，是贫僧输。”玄宗大喜，一齐同到道场院，看他们做作。

三藏结立法坛一所，焚起香来，取袈裟贮在银盒内，又安数重木函，木函加了封锁，置于坛上。三藏自在坛上打坐起来。玄宗、武妃、叶师多看见坛中有一重菩萨，外有一重金甲神人，又外有一重金刚围着。贤圣比肩，环绕甚严；三藏观守，目不暂舍。公远坐绳床上，言笑如常，不见他作甚行径。众人都注目看公远，公远竟不在心上。有好多一会，玄宗道：“何太迟迟？莫非难取？”公远道：“臣不敢自夸其能，也不知取得取不得，只叫三藏开来看看便是。”玄宗闻言，便叫三藏开函取袈裟。三藏看见重重封锁，一毫不动，心下喜欢。及开到银盒，叫一声苦，已不知袈裟所向，只是个空盒。三藏吓得面如土色，半晌无言。玄宗拍手大笑。公远奏道：“请令人在臣院内开柜取来。”中使领旨去取，须臾袈裟取到了。玄宗看了，问公远道：“朕见菩萨尊神，如此森严，却用何法取出？”公远道：“菩萨力士，圣之中者；甲兵诸神，道之小者。至于太上至真之妙，非术士所知。适来使玉清神女取之，虽有菩萨金刚，连形也不得见他的，取若坦途，有何所碍？”

玄宗大悦，赏赐公远无数。叶公、三藏，皆伏公远神通。

金刚——“金刚力士”的简称，佛教传说中的护法神。

欻(x 须)欻——形容快速。

道场院——道教徒祈福、祛灾、超度亡魂等仪式的活动场所。

玄宗欲从他学隐形之术，公远不肯，道：“陛下真人降化，保国安民，万乘之尊，学此小术何用？”玄宗怒骂之，公远即走入殿柱中，极口数玄宗过失。玄宗愈加怒发，叫破柱取他。柱既破，又见他走入玉碣中。就把碣破为数十片，片片有公远之形，却没奈他何。玄宗谢了罪，忽然又立在面前。玄宗恳求至切，公远只得许了。虽则传授，不肯尽情。玄宗与公远同做隐形法时，果然无一人知觉。若是公远不在，玄宗自试，就要露出些形来，或是衣带，或是幞头脚，宫中人定寻得出。玄宗晓得他传授不尽，多将金帛赏赍，要他喜欢。有时把威力吓他道：“不尽传，立刻诛死。”公远只不作准。玄宗怒极，喝令绑出斩首。刀斧手得旨，推出市曹斩讫。

隔得十来日，有个内官叫做辅仙玉，奉差自蜀道回京。路上撞遇公远骑驴而来，笑对内官道：“官家作戏，忒没道理。”袖中出书一封，道：“可以此上闻。”又出药一包寄上，说道：“官家问时，但道是蜀当归。”语罢，忽然不见。仙玉还京奏闻，玄宗取书览看，上面写是“姓维名么”，一时不解。仙玉退出，公远已至。玄宗方悟道：“先生为何改了名姓？”公远道：“陛下曾去了臣头，所以改了。”玄宗稽首谢罪。公远道：“作戏何妨？”走出朝门，自此不知去向。直到天宝末，禄山之难，玄宗幸蜀，又于剑门奉迎銮驾，护送至成都，拂衣而去。后来肃宗即位灵武，玄宗自疑不能归长安。肃宗以太上皇奉迎，然后自蜀还京，方悟“蜀当归”之寄，其应在此。与李遐周之诗，总是道家前知妙处。有诗为证：

好道秦王与汉王，岂知治道在经常。
纵然法术无穷幻，不救杨家一命亡。

碣（Xì 戏）——垫在柱子下面的基石。

幞头脚——幞头是唐代的一种头巾，也叫“折上巾”，后加“垂脚”，有如帽带。这里即指幞头的垂脚。

官家——封建时代对皇帝的一种称呼。

忒（tè 特）——元明戏曲、小说中的常用语，意即“太”。

剑门——旧县名，唐置，治所在今四川省剑阁县东北，因境内有剑门山而得名。

灵武——故县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北。

拍案惊奇卷之八

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

诗曰：

每讶衣冠多盗贼，谁知盗贼有英豪。
试观当日及时雨，千古流传义气高。

话说世人最怕的是个“强盗”二字，做个骂人恶语。不知这也只见得一边。若论起来，天下那一处没有强盗？假如有一等做官的，误国欺君，侵剥百姓，虽然官高禄厚，难道不是大盗？有一等做公子的，倚靠着父兄势力，张牙舞爪，诈害乡民，受投献，窝赃私，无所不为，百姓不敢声冤，官司不敢盘问，难道不是大盗？

有一等做举人秀才的，呼朋引类，把持官府，起灭词讼，每有将良善人家，拆得烟飞星散的，难道不是大盗？只论衣冠中尚且如此，何况做经纪客商，做公门人役，三百六十行中人，尽有狼心狗行，狠似强盗之人在内，自不必说。所以当时李涉博士遇着强盗，有诗云：

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
相逢何用藏名姓，世上于今半是君。

这都是叹笑世人的话。世上如此之人，就是至亲切友，尚且反面无情，何况一饭之恩，一面之识？倒不如《水浒传》上说的人，每每自称好汉英雄，偏要在绿林中挣气，做出世人难到的事出来。盖为这绿林中，也有一贫无奈，借此栖身的；也有为义气上杀了人，借此躲难的；也有朝廷不用，沦落江湖，因而结聚的。

虽然只是歹人多，其间仗义疏财的，到也尽有。当年赵礼让肥，反得粟米之赠，张齐贤遇盗，更多金帛之遗，都是古人实事。

且说近来苏州有个王生，是个百姓人家。父亲王三郎，商贾营生；

及时雨——指小说《水浒传》中梁山泊起义首领宋江，外号人称“及时雨”。

李涉博士——李涉，唐代诗人，文宗大和中，为太学博士。博士为传授经书的官员，下面所引李涉诗，《全唐诗》题为《井栏砂宿遇夜客》。《唐诗纪事》卷46记其遇盗事云：“涉尝过九江，至皖口，遇盗。问何人，从者曰：‘李博士也。’其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不用剽夺，久闻诗名，愿题一篇足矣。’涉赠一绝云：‘春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相回避，世上如今半是君。’”

绿林——新莽末年王匡起义军占领绿林山（在今湖北当阳），号“绿林军”，后称啸聚山林为“绿林”。

“赵礼让肥”二句——元曲中有这剧目，大意为王莽时天下大乱，人相食，盗捉住赵孝，其兄赵礼以自己比弟胖，请替弟去死，盗深受感动，放了他们，并赠以粟米。此故事事实据《后汉书·赵孝列传》错置编撰而成。

“张齐贤遇盗”二句——张齐贤，宋人。布衣时曾向宋太祖献策，条陈十事；太宗时，任宰相。《宋史》卷265有传。遇盗事，见司马光《涑水纪闻》，大意是说：张未遇时，孤贫落魄，偶投宿一客店，遇盗劫掠归来，在店中饮酒。张非但未走避，反而主动和他们一起饮食。群盗见他容貌魁梧，语言爽朗，有宰相器量，竞相以金帛相赠。《二刻拍案惊奇》卷27“入话”，即演绎此故事。

母亲李氏；又有个婶母杨氏，却是孤孀无子的。几口儿一同居住。王生自幼聪明乖觉，婶母甚是爱惜他。不想年纪七八岁时，父母两口相继而亡。多亏得这杨氏殡葬完备，就把王生养为己子。渐渐长成起来，转眼间又是十八岁了，商贾事体，是件伶俐。

一日，杨氏对他说道：“你如今年纪长大，岂可坐吃箱空？我身边有的家资，并你父亲剩下的，尽勾营运。待我凑成千来两，你到江湖上做些买卖，也是正经。”王生欣然道：“这个正是我们本等。”杨氏就收拾起千金东西，交付与他。王生与一班为商的计议定了，说南京好做生意，先将几百两银子，置了些苏州货物。拣了日子，雇下一只长路的航船，行李包裹，多收拾停当，别了杨氏，起身到船，烧了神福利市，就便开船。一路无话。

不则一日，早到京口，趁着东风过江。到了黄天荡内，忽然起一阵怪风，满江白浪掀天，不知把船打到一个甚么去处。天已昏黑了，船上人抬头一望，只见四下里多是芦苇，前后并无第二只客船。王生和那同船一班的人正在慌张，忽然芦苇里一声锣响，划出三四只小船来，每船上各有七八个人，一拥的跳过船来。王生等喘做一块，叩头讨饶。那伙人也不来和你说话，也不来害你性命，只把船中所有金银货物，尽数卷掳过船，叫声“聒噪”，双桨齐发，飞也似划将去了。满船人惊得魂飞魄散，目瞪口呆。王生不觉的大哭起来，道：“我直如此命薄！”就与同行的商量道：“如今盘缠行李俱无，到南京何干？不如各自回家，再作计较。”唧唧啾啾了一会，天色渐渐明了。那时已自风平浪静，拨转船头，望镇江进发。到了镇江，王生上岸，往一个亲眷人家，借得几钱银子做盘费，到了家中。

杨氏见他不久就回，又且衣衫零乱，面貌忧愁，已自猜个八九了。只见他走到面前，唱得个喏，便哭倒在地。杨氏问他仔细，他把上项事说了一遍。杨氏慰安他道：“儿，这也是你的命，又不是你不老成花费了，何须如此烦恼？且安心在家两日，再凑些本钱出去，务要趁出前番的来便是。”王生道：“已后只在近处做些买卖罢，不担这样干系远处去了。”杨氏道：“男子汉千里经商，怎说这话！”住在家一月有余，又与人商量道：“扬州布好卖。松江置买了布，到扬州，就带些银子余了米豆回来，甚是有利。”杨氏又凑了几百两银子与他，到松江买了百来筒布，独自写了一只满风梢的船，身边又带了几百两余米豆的银子，

是件——件件、样样。

本等——这里是本行、本职的意思。

烧了神福利市——旧时开业、起程之前，要祭神，祈求保佑赐福。

京口——古城名，故址在今江苏镇江市。

黄天荡——南京东北的一段长江水域，江面辽阔，是有名的险要地段。

聒噪——本指絮絮叨叨，这里是打扰的意思。

直——竟。

——语助词，略同于“呵”。

趁出——乘时取得，即赚出。

干系——关系、责任，这里含风险之意。

写——“写契约”的简称，也即签订的意思。

合了一个伙计，择日起行。

到了常州，只见前边来的船，只只气叹口渴，道：“挤坏了！

挤坏了！”忙问缘故，说道：“无数粮船，阻塞住丹阳路，自青羊铺直到灵口，水泄不通。买卖船莫想得进。”王生道：“怎么好？”

船家道：“难道我们上前去看他挤不成？打从孟河走他娘罢。”王生道：“孟河路怕恍惚。”船家道：“拚得只是日里行，何碍？不然，守得路通，知在何日？”因遂依了船家，走孟河路。果然是天青日白时节，出了孟河，方欢喜道：“好了，好了！若在内河里，几能挣得出来？”正在快活间，只见船后头水响，一只三橹八桨船飞也似赶来。看看至近，一挠钩搭住，十来个强人，手执快刀、铁尺、金刚圈，跳将过来。元来孟河过东去就是大海，日里也有强盗的，惟有空船走得。今见是买卖船，又悔气恰好撞着了，怎肯饶过？尽情搬了去。怪船家手里还捏着橹，一铁尺打去，船家抛橹不及。王生慌忙之中把眼瞅去，认得就是前日黄天荡里一班人。王生口里喊道：“大王！前日受过你一番了，今日如何又在此相遇？我前世直如此少你的！”那强人内中一个长大的说道：“果然如此，还他些做盘缠。”就把一个小小包裹撩将过来，掉开了船，一道烟反望前边江里去了。王生只叫得苦，拾起包裹，打开看时，还有十来两零碎银子在内。噙着眼泪，冷笑道：“且喜这番不要借盘缠，侥幸，侥幸！”就对船家说道：“谁叫你走此路，弄得我如此。回去了罢！”船家道：“世情变了，白日打劫，谁人晓得！”只得转回旧路。

到了家中，杨氏见来得快，又一心惊。王生泪汪汪地走到面前，哭诉其故。难得杨氏是个大贤之人，又眼里识人，自道侄儿必有发迹之日，并无半点埋怨。只是安慰他，教他守命，再做道理。

过得几时，杨氏又凑起银子，催他出去。道：“两番遇盗，多是命里所招。命该失财，便是坐在家里，也有上门打劫的。不可因此两番，墮了家传行业。”王生只是害怕。杨氏道：“侄儿疑心，寻一个起课的问个吉凶，讨个前路便是。”果然寻了一个先生到家，接连占卜了几处做生意都是下卦，惟有南京是个上上卦。又道：“不消到得南京，但往南京一路上去，自然财爻旺相。”杨氏道：“我的儿，大胆天下去得，小心寸步难行。苏州到南京，不上六七站路，许多客人往往来来，当初你父亲、你叔叔都是走熟的路。你也是悔气，偶然撞这两遭盗，难道他们专守着你一个，遭遭打劫不成？占卜既好，只索放心前去。”王生依言，仍旧打点动身。也是他前数注定，合当如此。正是：

“阻塞”二句——这里指由松江贩布后的回程路线。由常州至丹阳一段是大运河最狭窄的一段，故常堵塞。灵口当系“陵口”之讹。下文所说的孟河在常州东北，是沟通大运河与长江的一条河。走孟河、长江可绕过大运河最狭窄的一段，但行程要远。

恍惚——这里是闪失、危险之意。

大海——所谓大海，实为长江。

守命——旧时一种迷信说法，指命中有难，暂且忍过这段时间，就可保平安。

起课——算命、卜卦。

讨个前路——意谓预卜一下前程。

站——即驿站，六十里为一驿。

筐底东西命里财，皆由鬼使共神差。
强徒不是无因至，巧弄他们送福来。

王生行了两日，又到扬子江中。此日一帆风顺，真个两岸万山如走马，直抵龙江关口。然后天晚，上岸不及了，打点湾船。他每是惊弹的鸟，傍着一只巡哨号船边，拴好了船，自道万分无事，安心歇宿。到得三更，只听得一声锣响，火把齐明，睡梦里惊醒，急睁眼时，又是一伙强人，跳将过来，照前搬个罄尽。看自己船时，不在原泊处所，已移在大江阔处来了。火中仔细看他们抢掳，认得就是前两番之人。王生硬着胆，扯住前日还他包裹这个长大的强盗，跪下道：“大王！小人只求一死。”大王道：“我等誓不伤人性命，你去罢了，如何反来歪缠？”王生哭道：“大王不知，小人幼无父母，全亏得婶娘重托，出来为商。刚出来得三次，恰是前世欠下大王的，三次都撞着大王夺了去，教我何面目见婶娘？也那里得许多银子还他？就是大王不杀我时，也要跳在江中死了，决难回去再见恩婢之面了。”说得伤心，大哭不住。那大王是个有义气的，觉得可怜他，便道：“我也不杀你，银子也还你不成，我有道理。我昨晚劫得一只客船，不想都是打捆的苕麻，且是不少。我要他没用，我取了你银子，把这些与你做本钱去，也勾相当了。”王生出于望外，称谢不尽。那伙人便把苕麻乱抛过船来，王生与船家慌忙并叠，不及细看，约莫有二三百捆之数。强盗抛完了苕麻，已自胡哨一声，转船去了。船家认着江中小港门，依旧把船移进宿了。

候天大明，王生道：“这也是有人心的强盗，料道这些苕麻，也有差不多千金了。他也是劫了去不好发脱，故此与我。我如今就是这样发行去卖，有人认出，反为不美。不如且载回家，打过了捆，改了样式，再去别处货卖罢！”仍旧把船开江，下水船快，不多时到了京口闸，一路到家。

见过婶婶，又把上项事一一说了。杨氏道：“虽没了银子，换了偌多苕麻来，也不为大亏。”便打开一捆来看，只见一层一层，解到里边，捆心中一块硬的，缠束甚紧。细细解开，乃是几层绵纸，包着成锭的白金。随开第二捆，捆捆皆同。一船苕麻，共有五千两有余。乃是久惯大客商，江行防盗，假意货苕麻，暗藏在捆内，瞒人眼目的。谁知被强盗不问好歹劫来，今日却富了王生。那时杨氏与王生叫声“惭愧”，虽然受了两三番惊恐，却平白地得此横财，比本钱加倍了，不胜之喜。自此以后，出去营运，遭遭顺利。不上数年，遂成大富之家。这固然是王生之福，却是难得这大王一点慈心。可见强盗中未尝没有好人。

如今再说一个，也是苏州人，只因无心之中，结得一个好汉，后来以此起家，又得夫妻重会。有诗为证：

龙江关——在今南京市东北，明代在这里设置户部钞关，专门征收粟帛杂用税务。

巡哨号船——巡视江面维护治安的官船。

发脱——发货脱手，此处意指销赃。

发行（háng 杭）——将货发运到行市。行，此指货栈，代客商销货的店铺。

偌多——这么多。

说时侠气凌霄汉，听罢奇文冠古今。

若得世人皆仗义，贪泉自可表清心。

却说景泰年间，苏州府吴江县有个商民，复姓欧阳，妈妈是本府崇明县曾氏，生下一女一儿。儿年十六岁，未婚。那女儿二十岁了，虽是小户人家，到也生得有些姿色，就赘本村陈大郎为婿。家道不富不贫，在门前开小小的一间杂货店铺，往来交易，陈大郎和小舅两人管理。他们翁婿、夫妻、郎舅之间，你敬我爱，做生意过日。

忽遇寒冬天道，陈大郎往苏州置些货物。在街上行走，只见纷纷洋洋，下着国家祥瑞。古人有诗说得好，道是：

尽道丰年瑞，丰年瑞若何？

长安有贫者，宜瑞不宜多！

那陈大郎冒雪而行，正要寻一个酒店沽酒暖寒，忽见远远地一个人走将来。你道是怎生模样？但见：

身上紧穿着一领青服，腰间暗悬着一把钢刀。形状带些威雄，面孔更无细肉。

两颊无非“不亦悦”，遍身都是“德轡如”。

那个人生得身长七尺，膀阔三停，大大一个面庞，大半被长须遮了。可煞作怪，没有须的所在，又多有多毛，长寸许，剩却眼睛外，把一个嘴脸遮得缝地也无了。正合着古人笑话，髭髯不仁，侵扰乎其旁而不可已，于是面之所余无几。陈大郎见了，吃了一惊。心中想道：“这人好生古怪，只不知吃饭时如何处置这些胡须，露得个口出来。”又想道：“我有道理。拚得费钱把银子，请他到酒店中一坐，便看出他的行动来了。”他也只是见他异样，要作个耍。

连忙躬身向前唱喏，那人还礼不迭。陈大郎道：“小可欲邀老丈酒楼小叙一杯。”那人是个远来的，况兼落雪天气，又饥又寒，听见说了，喜逐颜开。连忙道：“素昧平生，何劳厚意！”陈大郎捣个鬼道：“小可见老丈骨格非凡，必是豪杰，敢扳一话。”那人道：“却是不当。”口里如此说，却不推辞，两人一同上酒楼来。陈大郎便问酒保打了几角

贪泉——泉名，在今广东省南海县石门，相传人饮此水则性贪。晋代吴隐之廉洁，任广州刺史，至此酌而饮之，清操愈厉，事见《晋书·吴隐之传》。这里暗用其事。

景泰——明代宗朱祁钰年号，公元1450—1456年。

祥瑞——指雪。

“古人”句——古人指唐代诗人罗隐，其《雪》诗原句是：“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

不亦悦——指胡须。这是用“歇后”的修辞手法，“不亦悦”后边是个“乎”字，言说上文，意指下文。

“乎”与“胡”谐音，又假借为“胡”字。《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通‘悦’）乎？”

德轡（yóu 尤）如——指毛。也是用“歇后”，本《诗·大雅·烝民》“德轡如毛”。

可煞——真是、十分。

角——古代以牛角为盛酒器具，后遂以“角”作为酒的计量单位。

酒，回了一腿羊肉，又摆上些鸡鱼肉菜之类。陈大郎正要看他动口，就举杯来相劝。只见那人接了酒盏，放在桌上，向衣袖取出一对小小的银札钩来，挂在两耳，将须毛分开札起，拔刀切肉，恣其饮啖。又嫌杯小，问酒保讨个大碗，连吃了几壶。然后讨饭。饭到，又吃了十来碗。陈大郎看得呆了，那人起身拱手道：“多谢兄长厚情，愿闻姓名乡贯。”陈大郎道：“在下姓陈，名某，本府吴江县人。”那人一一记了。陈大郎也求他姓名，他不肯还个明白，只说：“我姓乌，浙江人，他日兄长有事到敝省，或者可以相会。承兄盛德，必当奉报，不敢有忘。”陈大郎连称不敢，当下算还酒钱，那人千恩万谢，出门作别自去了。陈大郎也只道是偶然的说话，那里认真？归来对家中人说了，也有信他的，也有疑他说谎的，俱各笑了一场，不在话下。

又过了两年有馀，陈大郎只为做亲了数年，并不曾生得男女，夫妻两个发心，要往南海普陀落伽山观音大士处烧香求子，尚在商量未决。忽一日，欧公有事出去了，只见外边有一个人，走进来叫道：“老欧在家么？”陈大郎慌忙出来答应，却是崇明县的褚敬桥。施礼罢，便问：“令岳在家否？”陈大郎道：“少出。”褚敬桥道：“令亲外太妈陆氏，身体违和，特地叫我寄信，请你令岳母相伴几时。”大郎闻言，便进来说与曾氏知道。曾氏道：“我去便要去，只是你岳父不在，眼下不得脱身。”便叫过女儿、儿子分付道：“外婆有病，你每姊弟两人，可到崇明去伏侍几日，待你父亲归家，我就来换你们便了。”当下商议已定，便留褚敬桥吃了午饭，央他先去回复。又过了两日，姊弟二人收拾停当，叫下一只船起行。那曾氏又分付道：“与我上覆外婆，须要宽心调理，可说我也就要来的。虽则不多日路，你两人年小，各要小心。”二人领诺，自望崇明去了。只因此一去，有分教：

绿林此日逢娇冶，红粉从今踏险危。

却说陈大郎自从妻、舅去后，十日有馀，欧公已自归来。只见崇明又央人寄信来，说道：“前日褚敬桥回覆道，教外甥们就来，如何至今不见？”那欧公夫妻和陈大郎都吃了一大惊，便道：“去已十日了，怎说不见？”寄信的道：“何曾见半个影来？你令岳母到也好了，只是令爱、令郎是甚缘故？”陈大郎忙去寻那载去的船家问他。船家道：“到了海滩边，船进去不得，你家小官人与小娘子说道：‘上岸去路不多远，我们认得的，你自去罢！’此时天色将晚，两个急急走了去，我自摇船回了。如何不见？”那欧公急得无计可施，便对妈妈道：“我在此看家，你可同女婿探望丈母，就访访消息归来。”他每两个心中慌得无措，听得说了，便一刻也迟不得，急忙备了行李，雇了船只，第二日早早到了崇明。相见了陆氏妈妈，问起缘由，才知病体已渐痊可，只是外甥儿女，毫不知些踪迹。那曾氏便是“心肝肉”的放声大哭起来，陆氏及邻舍妇女们惊来问信的，也不知陪了多少眼泪。

陈大郎是个性急的人，敲台拍凳的怒道：“我晓得都是那褚敬桥寄

回——吴方言，买或卖均称“回”，这里是指买的意思。

普陀落伽山——在浙江省定海县东海中。

外太妈——即下文所说的“外婆”，这里指称陈大郎岳母的母亲。

甚么鸟信！是他趁伙打劫，用计拐去了。”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忿气走到褚家。那褚敬桥还不知甚么缘由，劈面撞着，正要问个来历，被他劈胸揪住，喊道：“还我人来！还我人来！”就要扯他到官。此时已闹动街坊，人齐拥来看。那褚敬桥面如土色，嚷道：“有何得罪？也须说个明白。”大郎道：“你还要白赖！我好好的在家里，你寄甚么信，把我妻子、舅子拐在那里去了？”褚敬桥拍着胸膛道：“真是冤天屈地，要好成歉！吾好意为你寄信，你妻子自不曾到，今日这话，却不是祸从天上来？”大郎道：“我妻、舅已自来十日了，怎不见到？”敬桥道：“可又来！我到你家寄信时，今日算来十二日了。次日傍晚，到得这里，以后并不曾出门。此时你家妻、舅还在家未动身，我在何时拐骗？如今四邻八舍都是证见，若是我十日内曾出门到那里，这便都算是我的缘故。”众人都道：“那有这事？这不撞着拐子，就撞着强盗了，不可冤屈了平人！”陈大郎情知不关他事，只得放了手，忍气吞声跑回曾家。就在崇明县进了状词，又到苏州府进了状词，批发本县捕衙缉访。又各处粉墙上，贴了招子，许出赏银二十两。又寻着原载去的船家，也拉他到巡捕处，讨了个保，押出挨查。仍旧到崇明，与曾氏共住了二十馀日，并无消息。不觉的残冬将尽，新岁又来，两人只得回到家中。欧公已知上项事了，三人哭做一堆，自不必说。别人家多欢欢喜喜过年，独有他家烦恼烦恼。

一个正月又匆匆的过了，不觉又是二月初头，依先没有一些影响。陈大郎猛然想着道：“去年要到普陀进香，只为要求儿女，如今不想连儿女的母亲都不见了，我直如此命蹇！今月十九日是观音菩萨生日，何不到彼进香还愿？一来祈求的观音报应，二来看些浙江景致，消遣闷怀，就便做些买卖。”算计已定，对丈人说过，托店铺与他管了，收拾行李，取路望杭州来。

过了杭州钱塘江，下了海船，到普陀上岸。三步一拜，拜到大士殿前，焚香顶礼已过，就将分离之事通诚了一番。重复叩头，道：“弟子虔诚拜祷，伏望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使夫妻再得相见。”拜罢下船，就泊在岩边宿歇。睡梦中见观音菩萨口授四句诗道：

合浦珠还 自有时，惊危目下且安之。

姑苏一饭酬须重，人海茫茫信可期。

陈大郎飒然惊觉，一字不忘。他虽不甚精通文理，这几句却也解得。叹口气道：“菩萨果然灵感！依他说话，相逢似有可望。但只看如此光景，那得能勾？”心下悒快，那一饭的事，早已不记得了。

清早起来，开船归家。行不得数里，海面忽地起一阵飓风，吹得天昏地暗，连东西南北都不见了。舟人牢把船舵，任风飘去。须臾之间，

要好成歉——吴方言，意即做好事反而落了埋怨。

招子——有如现在的广告、启事。

合浦珠还——合浦为旧郡名，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相传此地沿海原产宝珠，因官吏搜掠，致使宝珠移往别处。东汉孟尝任太守后，革除前弊，去珠复还。事见《后汉书·孟尝传》。后世以此喻人、物失而复得。

飘到一个岛边，早已风恬日朗。那岛上有小喽罗数百，正在那里使枪弄棒，比箭抡拳。一见有海船飘到，正是老鼠在猫口边过，如何不吃？便一伙的都抢下船来，将一船人身边银两行李尽数搜出。那多是烧香客人，所有不多，不满众意，提起刀来吓他要杀。陈大郎情急了，大叫：“好汉饶命！”那些喽罗听得是东路声音，便问道：“你是那里人？”陈大郎战兢兢道：“小人是苏州人。”喽罗们便说道：“既如此，且绑到大王面前发落，不可便杀。”因此连众人都饶了，齐齐绑到聚义厅来。陈大郎此时也不知是何主意，总之这条性命一大半是阎家的了。闭着泪眼，口里只念“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只见那厅上一个大王，慢慢地踱下厅来，将大郎细看了一看，大惊道：“元来是吾故人到此，快放了绑！”陈大郎听得此话，才敢偷眼看那大王时节，正是那两年前遇着多须多毛、酒楼上请他吃饭这个人。喽罗连忙解脱绳索，大王便扯一把交椅过来，推他坐了，纳头便拜，道：“小孩儿 每不知进退，误犯仁兄，望乞恕罪！”陈大郎还礼不迭，说道：

“小人触冒山寨，理合就戮，敢有他言？”大王道：“仁兄怎如此说？”

小可感仁兄雪中一饭之恩，于心不忘，屡次要来探访仁兄，只因山寨中多事不便。日前曾分付孩儿们，凡遇苏州客商，不可轻杀。今日得遇仁兄，天假之缘也。”陈大郎道：“既蒙壮士不弃小人时，乞将同行众人包裹行李见还，早回家乡，誓当衔环结草。”大王道：“未曾尽得薄情，仁兄如何就去！况且有一事要与仁兄慢讲。”回头分付小喽罗宽了众人的绑，还了行李货物，先放还乡。众人欢天喜地，分明是鬼门关上放将转来，把头似捣蒜的一般，拜谢了大王，又谢了陈大郎，只恨爹娘少生了两只脚，如飞的开船去了。

大王便叫摆酒，与陈大郎压惊。须臾齐备，摆上厅来。那酒肴内，山珍海味也有，人肝人脑也有。大王定席之后，饮了数杯，陈大郎开口问道：“前日仓卒有慢，不曾备细请教得壮士大名，伏乞详示。”大王道：“小可生在海边，姓乌，名友。少小就有些膂力，众人推我为尊，权主此岛。因见我须毛太多，称我做乌将军。前日由海道到崇明县，得游贵府，与仁兄相会。小可不是 啜之徒，感仁兄一饭。盖因我辈钱财轻，意气重。仁兄若非尘埃之中深知小可，一个素不相识之人，如何肯欣然款纳？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仁兄果我之知己耳！”大郎闻言，又惊又喜，心里想道：“好侥幸也！若非前日一饭，今日连性命也难保。”又饮了数杯，大王开言道：“动问仁兄，宅上有多少人口？”大郎道：“只有岳父母、妻子、小舅，并无他人。”大王道：“如今各平安否？”

阎家的——意指死定了的。迷信传说掌管阴间地狱的神是阎罗王。

小孩儿——强盗对手下小喽罗们的称呼。

衔环结草——意指报答恩情。衔环事见《续齐谐记》。言东汉杨宝少时遇一黄雀，被鸱枭所搏，坠树下，又为蝼蚁所困，遂持归养，后放归，有黄衣童子云是西王母使者，感杨宝活命之恩，以四枚白环相送。结草事见《左传·宣公十五年》。谓晋大夫魏武子病时曾嘱子待他死后将其妾嫁出，临终又嘱死后将妾殉葬。魏武子死，其子魏颗依前言将妾嫁出。后魏颗与秦将杜回作战，有一老人结草绊倒杜回，并云是再嫁之妾的父亲，特来报恩。

啜之徒——指不择所从，但求吃喝的人。 ，吃；啜，喝。

大郎下泪道：“不敢相瞒，旧岁荆妻、妻弟一同往崇明探亲，途中有失，至今不知下落。”大王道：“既是这等，尊嫂定是寻不出了。小可这里有个妇女，也是贵乡人，年貌与兄正当。小可欲将他来奉仁兄箕帚，意下如何？”大郎恐怕触了大王之怒，不敢推辞。大王便大喊道：“请将来！请将来！”只见一男一女，走到厅上。大郎定睛看时，元来不是别人，正是妻子与小舅，禁不住相持痛哭了一场。

大王便教增了筵席，三人坐了客位，大王坐了主位，说道：“仁兄知尊嫂在此之故否？旧岁冬间，孩儿每往崇明海岸，无人处做些细商道路。见一男一女，傍晚同行，拿着前来。小可问出根由，知是仁兄宅眷，忙令各馆别室，不敢相轻。于今两月有馀，急忙里无个缘便。心中想道：只要得邀仁兄一见，便可用小力送还。今日不期而遇，天使然也。”三人感谢不尽。那妻子与小舅私对陈大郎说道：“那日在海滩上，望得见外婆家了，打发了来船。姊弟正走间，遇见一伙人捆缚将来，道是性命休矣。不想一见大王，查问来历，我等一一实对，便把我们另眼相看。我们也不知其故。今日见说，却记得你前年间，曾言苏州所遇，果非虚话了。”陈大郎又想道：“好侥幸也！前日若非一饭，今日连妻子也难保。”酒罢起身，陈大郎道：“妻父母望眼将穿。既蒙壮士厚恩完聚，得早还家为幸。”大王道：“既如此，明日送行。”当夜送大郎夫妇在一个所在，送小舅在一个所在，各歇宿了。

次日又治酒相饯，三口拜谢了，要行。大王又教喽罗托出黄金三百两，白金一千两，彩段货物在外，不计其数。陈大郎推辞了几番，道：“重承厚赐，只身难以持归。”大王道：“自当相送。”大郎只得拜受了。大王道：“自此每年当一至。”大郎应允。大王相送出岛边，喽罗们已自驾船相等。他三人欢欢喜喜，别了登舟。

那海中是强人出没的所在，怕甚风涛险阻？只两日，竟由海道中送到崇明上岸，海船自去了。

他三人竟走至外婆家来。见了外婆，说了缘故。老人家肉天肉地的叫，欢喜无极。陈大郎又叫了一只船，三人一同到家。

欧公欧妈见儿女、女婿都来，还道是睡里梦里。大郎便将前情告诉了一遍，各各悲欢了一场。欧公道：“此果是乌将军义气。然若不遇飓风，何缘得到岛中？普陀大士真是感应！”大郎又说着大士梦中四句诗，举家叹异。从此大郎夫妻年年到普陀进香，都是乌将军差人从海道迎送。每番多则千金，少则数百，必致重负而返。陈大郎也年年往他州外府，觅些奇珍异物奉承，乌将军又必加倍相答，遂做了吴中巨富之家，乃一饭之报也。后人诗赞曰：

胯下曾酬一饭金，谁知剧盗有情深。
世间每说奇男子，何必儒林胜绿林！

“胯下”句——当初韩信曾受淮阴屠市中少年欺侮，从胯下（两腿间）钻过。这里以胯下事指韩信。韩信贫困时钓于城下，饥甚，有漂母分自己的饭给他。韩信任楚王后，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拍案惊奇卷之九

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

诗曰：

闻说氤氲使，专司夙世缘。
岂徒生作合，惯令死重还。
顺局不成幻，逆施方见权。
小儿称造化，于此信其然。

话说人世婚姻前定，难以强求。不该是姻缘的，随你用尽机谋，坏尽心术，到底没收场。及至该是姻缘的，虽是被人扳障，受人离间，却又散的弄出合来，死的弄出活来。从来传奇小说上边，如《倩女离魂》，活的弄出魂去，成了夫妻；如《崔护谒浆》，死的弄转魂来，成了夫妻。奇奇怪怪，难以尽述。只如《太平广记》上边说：有一个刘氏子，少年任侠，胆气过人。好的是张弓挟矢，驰马试剑，飞觞蹴鞠诸事。交友的人，总是些剑客、博徒、杀人不偿命的亡赖子弟。一日游楚中，那楚俗习尚，正与相合，就有那一班儿意气相投的人，成群聚党，如兄若弟往来。有人对他说道：“邻人王氏女美貌，当今无比。”刘氏子就央座中人为媒，去求聘他。那王家道：“虽然此人少年英勇，却闻得行径古怪，有些不务实，恐怕后来惹出事端，误了女儿终身。”坚决不肯。那女儿久闻得此人英风义气，到有几分慕他，只碍着爹娘做主，无可奈何。那媒人回覆了刘氏子。刘氏子是个猛烈汉子，道：“不肯便罢！大丈夫怕没有好妻？愁他则甚！”一些不放在心上。又到别处闲游了几年，其间也就说过几家亲事，高不凑，低不就，一家也不曾成得，仍旧到楚中来。那邻人王氏女，虽然未嫁，已许下人了。刘氏子闻知，也不在心上。这些旧时朋友，见刘氏子来了，都来访他，仍旧联肩叠背，日里合围打猎。猎得些獐鹿雉兔，晚间就烹炮起来，成群饮酒，没有三四鼓不肯休歇。

一日打猎归来，在郭外十馀里一个林子里下马少憩。只见树木阴惨，境界荒凉，有六七个土堆，多是雨淋泥落，尸棺半露，也有棺木毁坏，尸骸尽见的。众人看了道：“此等地面，亏是日间，若是夜晚独行，岂不怕人？”刘氏子道：“大丈夫神钦鬼伏，就是黑夜，有何怕惧？你看我今日夜间，偏要到此处走一遭。”众人道：“刘兄虽然有胆气，怕不能如此。”刘氏子道：“你看我今夜便是。”众人道：“以何物为信？”

扳障——搬弄是非，设置障碍。

《倩女离魂》——指唐人陈玄祐所著的传奇小说《倩女离魂》，叙倩娘与王宙恋爱故事，后世演为戏曲，流传至今。

《崔护谒浆》——唐孟棻《本事诗》中载有崔护郊外觅水遇村姑相爱故事，后世亦多据以演为戏曲。

《太平广记》——宋代李昉等人奉敕编辑的小说类书名。下文所述故事见《太平广记》卷386《刘氏子妻》。

飞觞蹴鞠——饮酒踢球。鞠，古代的一种球。

信——信物、凭证。

刘氏子就在古墓上取墓砖一块，提起笔来，把同来众人名字多写在上面。说道：“我今带了此砖去，到夜间我独自送将来。”指着一个棺木道：“放在此棺上，明日来看便是。我送不来，我输东道，请你众位。我送了来，你众位输东道请我。见放着砖上名字，挨名派分，不怕少了一个。”众人都笑道：“使得！使得！”说罢，只听得天上隐隐雷响，一齐上马，回到刘氏子下处。又将射猎所得，烹宰饮酒。

霎时间，雷雨大作，几个霹雳，震得屋宇都是动的。众人戏刘氏子道：“刘兄日间所言，此时怕铁好汉也不敢去。”刘氏子道：“说那里话！你看我雨略住就走。”果然阵头过，雨小了，刘氏子持了日间墓砖，出门就走。众人都笑道：“你看他那里演帐演帐，回来捣鬼，我们且落得吃酒。”果然刘氏子使着酒性，一口气走到日间所歇墓边，笑道：“你看这伙懦夫，不知有何惧怕，便道到这里来不得。”此时雷雨已息，露出星光微明，正要砖放在棺上，只见棺上有一件东西蹲踞在上面。刘氏子摸了一摸，道：“奇怪！是甚物件？”暗中手捻捻看，却像是个衣衾之类裹着甚东西，两手合抱将来，约有七八十斤重。笑道：“不拘是甚物件，且等我背了他去，与他们看看，等他们就晓得，省得直到明日才信。”他自恃膂力，要吓这班人，便把砖放了，一手拖来背在背上，大踏步便走。到得家来，已是半夜，众人还在那里呼红叫六的吃酒，听得外边脚步响，晓得刘氏子已归，恰像负着重东西走的。正在疑惑间，门开处，刘氏子直到灯前，放下背上所负在地，灯下一看，却是一个簇新衣服的女人死尸。可也奇怪，挺然卓立，更不僵仆。一座之人猛然抬头见了，个个惊得屁滚尿流，有的逃躲不及。刘氏子再把灯细细照看死尸面孔，只见脸上脂粉新施，形容甚美，只是双眸紧闭，口中无气，正不知是甚么缘故。

众人都怀惧怕，道：“刘兄恶取笑，不当人子，怎么把一个死人背在家里来吓人？快快仍背了出去！”刘氏子大笑道：“此乃吾妻也。我今夜还要与他同衾共枕，怎么舍得负了出去？”说罢就裸起双袖，一抱抱将上床来，与他做了一头，口对了口，果然做一被睡下了。他也只要在众人面前卖弄胆壮，故意如此做作。众人又怕又笑，说道：“好无赖贼！直如此大胆不怕，拚得输东道与你罢了，何必做出此渗漉勾当？”刘氏子凭众人自说，只是不理，自睡了。众人散去。

刘氏子与死尸睡到了四鼓，那死尸得了生人之气，口鼻里渐渐有起气来。刘氏子骇异，忙把手摸他心头，却是温温的。刘氏子道：“懒愧！敢怕还活转来？”正在疑虑间，那女人四肢已自动了。刘氏子越吐着热气接他，果然翻个身，活将起来，道：“这是那里？我却在此！”刘氏子问其姓名，只是含羞不说。

须臾之间，天大明了，只见昨夜同席这干人，有几个走来道：“昨夜死尸在那里？元来有这样异事！”刘氏子且把被遮着女人，问道：“有何异事？”那些人道：“元来昨夜邻人王氏之女嫁人，梳妆已毕，正要

演帐演帐——犹如说溜一溜、闲逛一会儿。

呼红叫六——原是形容旧时掷骰子嘈杂的情景，这里是高声呼喊的意思。

不当人子——意为不应该、罪过。

渗漉——宋元时俗语，形容丑陋，使人害怕。这里含有恶作剧的意思。

上轿，忽然急心疼死了。未及殓，只听得一声雷响，不见了尸首，至今无寻处。昨夜兄背来死尸，敢怕就是？”刘氏子大笑道：“我背来是活人，何曾是死尸？”众人道：“又来调喉！”刘氏子扯开被与众人看时，果然是一个活人。众人道：“又来奇怪。”因问道：“小娘子谁氏之家？”那女子见人多了，便说出话来道：“奴是此间王家女，因昨夜一个头晕，跌倒在地，不知何缘在此？”刘氏子又大笑道：“我昨夜元说道是吾妻，今说将来，便是我昔年求聘的了。我何曾吊谎？”众人都笑将起来，道：“想是前世姻缘，我等当为撮合。”

此话传闻出去，不多时王氏父母都来了，看见女儿是活的，又惊又喜。那女儿晓得就是前日求亲的刘生，便对父母说道：

“儿身已死，还魂转来，却遇刘生。昨夜虽然是个死尸，已与他同寝半夜，也难另嫁别人了。爹妈做主则个！”众人都撺掇道：“此是天意，不可有违！”王氏父母遂把女儿招了刘氏子为婿，后来偕老。可见天意有定，如此作合。倘若这夜不是暴死大雷，王氏女已是别家媳妇了；又非刘氏子试胆作戏，就是因雷失尸，也有何涉？只因是夙世前缘，故此奇奇怪怪，颠之倒之，有此等异事。

这是个父母不肯许的。又有一个父母许了又悔的，也弄得死了活转来。一念坚贞，终成夫妇，留下一段佳话，名曰《秋千会记》。正是：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贞心不寐，死后重谐。

这本话 乃是元朝大德 年间的事。那朝有个宣徽院使 叫做孛罗，是个色目人，乃故相齐国公之子。生自相门，穷极富贵，第宅宏丽，莫与为比。却又读书能文，敬礼贤士，一时公卿间，多称诵他好处。他家住 在海子桥西，与金判 奄都刺、经历 东平王荣甫，三家相联，通家 往来。宣徽私居后，有花园一所，名曰杏园，取“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之意。那杏园中花卉之奇，亭榭之好，诸贵人家所不能仰望。每年春，宣徽诸妹、诸女，邀院判、经历两家宅眷，于园中设秋千之戏，盛陈饮宴，欢笑竟日。各家亦隔一日设宴还答，自二月末至清明后方罢，谓之秋千会。

于时有个枢密院同金 帖木儿不花的公子，叫做拜住，骑马在花园墙

调喉——同下文的“吊谎”，犹如说嚼舌、胡说八道。

《秋千会记》——为明代李祜所著《剪灯馀话》卷四中的一篇故事，亦即下文故事所本。

这本话——意即这个故事。话，指历史或小说故事，一个故事谓之一本。

大德——元成宗孛儿只斤铁木耳年号，公元 1297—1307 年。

宣徽院使——宣徽院的长官。宣徽院为元代掌管皇室膳食的机构。

色目人——原意为各色名目之人，元代将国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色目人即西域各少数民族的统称。

金判——下文又作“院判”，按元代不设金判，以院判为是。元代各院均设判官，简称判，系文职官员。

经历——亦元代各院所置官职名，官阶略低于院判。

通家——指世交或姻家。

枢密院同金——枢密院中官职名。枢密院为元代掌管军事机密、边防及宫廷禁卫的官署。

外走过。只闻得墙内笑声，在马上欠身一望，正见墙内秋千竞蹴，欢哄方浓，遥望诸女，都是绝色。拜住勒住了马，潜身在柳阴中恣意偷觑，不觉多时。那管门的老园公，听见墙外有马铃响，走出来看，只见这一个骑马郎君，呆呆地对墙里觑着。园公认得是同金公子，走报宣徽。宣徽急叫人赶出来。那拜住才撞见园公时，晓得有人知觉，恐怕不雅，已自打上一鞭，去得远了。

拜住归家来，对着母夸说此事，盛道宣徽诸女，个个绝色。

母亲解意，便道：“你我正是门当户对，只消遣媒求亲，自然应允，何必望空羡慕？”就央个媒婆到宣徽家来说亲。宣微笑道：“莫非是前日骑马看秋千的？吾正要择婿，教他到吾家来看看，才貌若果好，便当许亲。”媒婆归报同金，同金大喜，便叫拜住盛饰仪服，到宣徽家来。

宣徽相见已毕，看他丰神俊美，心里已有几分喜欢，但未知内蕴才学如何，思量试他。遂对拜住道：“足下喜看秋千，何不以此为题，赋《菩萨蛮》一调，老夫要请教则个。”拜住请笔砚出来，一挥而就。词曰：

红绳画板柔黄指，东风燕子双双起。夸俊要争高，更将裙系牢。牙床和困睡，一任金钗坠。推枕起来迟，纱窗月上时。

宣徽见他才思敏捷，韵句铿锵，心下大喜，分付安排盛席款待。筵席完备，待拜住以子侄之礼，送他侧首坐下，自己坐了主席。

饮酒中间，宣徽想道：“适间咏秋千词，虽是流丽，然或者是那日看过秋千，便已有此题咏，今日偶合着题目的。不然，如何恁般来得快？真个七步之才，也不过如此。待我再试他一试看。”恰好听得树上黄莺巧啭，就对拜住道：“老夫再欲求教，将《满江红》调赋莺一首，望不吝珠玉，意下如何？”拜住领命，即席赋成，拂拭剡藤，挥洒晋字，呈上宣徽。词曰：

嫩日舒晴，韶光艳、碧天新雾。正桃腮半吐，莺声初试。孤枕乍闻弦索悄，曲屏时听笙簧细。爱绵蛮、柔舌韵东风，愈娇媚。幽梦醒，闲愁泥；残杏褪，重门闭。巧音芳韵，十分流丽。入柳穿花来又去，欲求好友真无计。望上林、何日得双栖？心迢递。

宣徽看见词翰两工，心下已喜。及读到末句，晓得是见景生情，暗藏着求婚之意，不觉拍案大叫道：“好佳作！真吾婿也。老夫第三夫人有个

柔黄（tí 题）——初生茅草，形容女子手指纤细白嫩。

七步之才——赞誉才思敏捷之辞。传说魏文帝曹丕令其弟曹植于七步之内成诗一首，作不出便杀头，曹植果然应声诗成。

珠玉——喻作品华美，文才出众。

剡藤——浙江嵊县剡溪，以古藤为纸，极为著名，后遂以剡藤代称良纸。

绵蛮——鸟声。

词翰——这里指文辞和书法。

小女，名唤速哥失里，堪配君子。待老夫唤出相见则个。”就传云板，请三夫人与小姐上堂。当下拜住拜见了岳母，又与小姐速哥失里相见了，正是秋千会里女伴中最绝色者。拜住不敢十分抬头，已自看得较切，不比前日墙外影响，心中喜乐，不可名状。相见罢，夫人同小姐回步。

却说内宅女眷，闻得堂上请夫人、小姐时，晓得是看中了女婿。别位小姐都在门背后缝里张着，看见拜住一表非俗，个个称羨。见速哥失里进来，私下与他称喜道：“可谓‘门阑多喜气，女婿近乘龙’也。”合家赞美不置。

拜住辞谢了宣徽，回到家中，与父母说知，就择吉日行聘。礼物之多，词翰之雅，喧传都下，以为盛事。谁知好事多磨，风云不测。台谏官员看见同佥富贵豪宕，上本参论他赃私，奉圣旨发下西台御史勘问，免不得收下监中。那同佥是个受用的人，怎吃得牢狱之苦？不多几日，生起病来。元来元朝大臣在狱有病，例许题请释放。同佥幸得脱狱，归家调治，却病得重了。百药无效，不上十日，呜呼哀哉，举家号痛。谁知这病，是惹的牢瘟。同佥既死，阖门染了此症，没几日就断送一个，一月之内，弄个尽绝，止剩得拜住一个不死，却又被西台追赃入官，家业不勾赔偿。真个转眼间冰消瓦解，家破人亡。

宣徽好生不忍，心里要收留拜住回家成亲，教他读书，以图出身。与三夫人商议，那三夫人是个女流之辈，只晓得炎凉世态，那里管甚么大道理？心里怫然不悦。元来宣徽别房虽多，惟有三夫人是他最宠爱的，家里事务，都是他主持，所以前日看上拜住，就只把他的女儿许了，也是好胜处。今日见别人的女儿多与了富贵之家，反是他女婿家里凋弊了，好生不伏气，一心要悔这头亲事，便与女儿速哥失里说知。速哥失里不肯，哭谏母亲道：“结亲结义，一与订盟，终不可改。儿见诸妹妹家荣盛，心里岂不羡慕？但寸丝为定，鬼神难欺，岂可因他贫贱，便想悔赖前言？非人所为，儿誓死不敢从命。”宣徽虽也道女儿之言有理，怎当得三夫人撒娇撒痴，把宣徽的耳朵掇了转来，那里管女儿肯不肯，别许了平章阔阔出之子僧家奴。拜住虽然闻得这事，心中懊恼，自知失势，不敢相争。

那平章家择日下聘，比前番同佥之礼，更觉隆盛。三夫人道争得气来，心下方才快活。只见平章家拣下吉期，花轿到门。速哥失里不肯上轿，众夫人、众姊妹各来相劝。速哥失里大哭一场，含着泪眼，勉强上轿。到得平章家里，候相念了诗赋，启请新人出轿。伴娘开帘，等待再三，不见抬身，攒头轿内看时，叫声：“苦也！”元来速哥失里在轿中偷解缠脚纱带，缢颈而死，已此绝气了。慌忙报与平章，连平章没做道理处，叫人去报宣徽。那三夫人见说，几天儿地，哭将起来。急忙叫人追轿回来，急解脚缠，将姜汤灌下去，牙关紧闭，眼见得不醒。三夫人

云板——原为古乐器，铁制，长扁形；两端作云头状，敲击作响。旧时官署或权贵人家以打云板作为报事信号。

乘龙——对佳婿的称谓，取得婿如龙之意。以上两句诗为杜甫《李监宅》中诗句。

西台御史——西台即御史台，为国家最高监察机构，长官为御史大夫。

平章——官职名，元代为平章政事，地位仅次于丞相。

没做道理——没有办法、无法处置。

哭得昏晕了数次，无可奈何，只得买了一副重价的棺木，尽将平日房奁、首饰、珠玉及两番夫家聘物，尽情纳在棺内入殓，将棺木暂寄清安寺中。

且说拜住在家，闻得此变，情知小姐为彼而死，晓得柩寄清安寺中，要去哭他一番。是夜来到寺中，见了棺柩，不觉伤心，抚膺大恸，真是哭得三生诸佛都垂泪，满房禅侣尽长吁。哭罢，将双手扣棺道：“小姐阴灵不远，拜住在此！”只听得棺内低低应道：“快开了棺，我已活了。”拜住听得明白，欲要开时，将棺木四围一看，漆钉牢固，难以动手。乃对本房主僧说道：“棺中小姐，元是我妻屈死。今棺中说道已活，我欲开棺，独自一人，难以着力，须求师父们帮助。”僧道：“此宣徽院小姐之棺，谁敢私开？开棺者须有罪。”拜住道：“开棺之罪，我一力当之，不致相累，况且暮夜无人知觉。若小姐果活了，放了出来，棺中所有，当与师辈共分。若是不活，也等我见他一面，仍旧盖上，谁人知道？”那些僧人见说共分所有，他晓得棺中随殓之物甚厚，也起了利心；亦且拜住兴头时，与这些僧人也是门徒施主，不好违拗。便将一把斧头，把棺盖撬将开来。只见划然一声，棺盖开处，速哥失里便在棺内坐了起来。见了拜住，彼此喜极。拜住便说道：“小姐再生之庆，果是冥数，也亏得寺僧助力开棺。”小姐便脱下手上金钏一对，及头上首饰一半，谢了僧人，剩下的还直数万两。拜住与小姐商议道：“本该报宣徽得知，只是恐怕有变。而今身边有财物，不如瞒着远去，只央寺僧买些漆来，把棺木仍旧漆好，不说出来。神不知，鬼不觉，此为上策。”寺僧受了重贿，无有不依，照旧把棺木漆得光净牢固，并不露一些风声。拜住遂挈了速哥失里，走到上都，寻房居住。那时身边丰厚，拜住又寻了一馆，教着蒙古生数人，复有月俸，家道从容，尽可过日。夫妻两个，你恩我爱，不觉已过一年，也无人晓得他的事，也无人晓得甚么宣徽之女、同衾之子。

却说宣徽自丧女后，心下不快，也不去问拜住下落。好些时不见了他，只说是流离颠沛，连存亡不可保了。一日旨意下来，拜宣徽做开平尹。宣徽带了家眷赴任。那府中事体烦杂，宣徽要请一个馆客做记室，代笔札之劳。争奈上都是个极北夷方，那里寻得个儒生出来？访有多日，有人对宣徽道：“近有个士人，自大都挈家寓此，也是个色目人，设帐民间，极有学问。府君若要觅西宾，只有此人可以充得。”宣徽大喜，差个人拿帖去快请了来。拜住看见了名帖，心知正是宣徽，忙对小姐说知了，穿着整齐，前来相见。宣徽看见，认得是拜住，吃了一惊。想道：“我几时不见了他，道是流落死亡了，如何得衣服济楚，容色充盛如此？”不觉追念女儿，有些伤感起来。便对拜住道：“昔年有负足下，反累爱女身亡，惭恨无极。今足下何因在此？曾有亲事未曾？”拜住道：

抚膺——捶胸。

兴头——兴旺，得意。

上都——指元代陪都，即下文所说的开平府，故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闪电河北岸。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即帝位于此，后迁都大都（今北京市），遂以此为上都。

记室——文职官名，相当于现在的“秘书”。

西宾——又称“西席”，旧时礼节，主人居东席，宾客居西席，受主人聘用者如幕友、塾师等皆尊称为“西宾”。这里指幕友。

“重蒙垂念，足见厚情。小婿不敢相瞒，令爱不亡，见同在此。”宣徽大惊道：“那有此话！小女当日自缢，今尸棺见寄清安寺中，那得有个活的在此间？”拜住道：“令爱小姐与小婿实是夙缘未绝，得以重生。今见在寓所，可以即来相见，岂敢有诳？”宣徽忙走进去，与三夫人说了，大家不信。

拜住又叫人去对小姐说了，一乘轿竟抬入府衙里来。惊得全家人都上前来争看，果然是速哥失里。那宣徽与三夫人不管是人是鬼，且抱着头哭做了一团。哭罢，定睛再看看去，身上穿戴的还是殓时之物，行步有影，衣衫有缝，言语有声，料想真是个活人了。那三夫人道：“我的儿，就是鬼我也舍不得放你了！”只有宣徽是个读书人见识，终是不信，疑心道：“此是屈死之鬼，所以假托人形，幻惑年少。”口里虽不说破，却暗地使人到大都清安寺问僧家的缘故。僧家初时抵赖，后见来说道已自相逢厮认了，才把真心话一一说知。来人不肯便信，僧家把棺木撬开与他看，只见是个空棺，一无所有。回来报知宣徽道：“此情是实。”宣徽道：“此乃宿世前缘，也难得小姐一念不移，所以有此异事。早知如此，只该当初依我说，收养了女婿，怎见得有此多般！”三夫人见说，自觉没趣，懊悔无极，把女婿越看待得亲热，竟赘他在家中终身。

后来，速哥失里与拜住生了三子：长子教化，仕至辽阳等处行中省左丞；次子忙古歹，幼子黑厮，俱为内怯薛带御器械。教化与忙古歹先死，黑厮直做到枢密院使。天兵至燕，元顺帝御清宁殿，集三官皇后太子同议避兵。黑厮与丞相失列门哭谏道：“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当以死守。”顺帝不听，夜半开建德门遁去。黑厮随入沙漠，不知所终。

平章府轿抬死女，清安寺漆整空棺。

若不是生前分定，几曾有死后重欢？

行中省左丞——行中省，即“行中书省”，又简称“行省”，为元代最高地方行政区划。左丞为行省的执政官。

内怯薛——即宫廷侍卫。怯薛是蒙古语音译，为成吉思汗时设置的护卫军。

天兵——此指明朝的军队。

建德门——《元史》作“健德门”，明代改称德胜门，延用至今。

拍案惊奇卷之十

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

诗曰：

嫁女须求女婿贤，贫穷富贵总由天。
姻缘本是前生定，莫为炎凉轻变迁。

话说人生一世，沧海变为桑田，目下的贵贱穷通，都做不得准的。如今世人一肚皮势利念头，见一个人新中了举人、进士，生得女儿，便有人抢来定他为媳；生得男儿，便有人捱来许他为婿。万一官卑禄薄，一旦夭亡，仍旧是个穷公子、穷小姐。此时懊悔，已自迟了。尽有贫苦的书生，向富贵人家求婚，便笑他阴沟洞里思量天鹅肉吃，忽然青年高第，然后大家懊悔起来，不怨怅自己没有眼睛，便嗟叹女儿无福消受。所以古人会择婿的，偏拣着富贵人家不肯应允，却把一个如花似玉的爱女，嫁与那酸黄、烂豆腐的秀才，没有一人不笑他呆痴，道是好一块羊肉，可惜落在狗口里了。一朝天子招贤，连登云路，五花诰，七香车，尽着他女儿受用，然后服他先见之明。这正是：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只在论女婿的贤愚，不在论家势的贫富。当初韦皋、吕蒙正多是样子。

却说春秋时郑国有一个大夫，教做徐吾犯，父母已亡，止有一同胞妹子。那小姐年方十六，生得肌如白雪，脸似樱桃，鬓若堆鸦，眉横丹凤，吟得诗，作得赋，琴棋书画，女工针指，无不精通。还有一件好处：那一双娇滴滴的秋波，最会相人。大凡做官的与他哥哥往来，他常在帘中偷看，便识得那人贵贱穷通，终身结果，分毫没有差错，所以一发名重当时。却有大夫公孙楚聘他为妇，尚未成婚。那公孙楚有个从兄，教做公孙黑，官居上大夫之职。闻得那小姐貌美，便央人到徐家求婚，徐大夫回他已受聘了。公孙黑原是不良之徒，便倚着势力，不管他肯与不肯，备着花红酒礼，笙箫鼓乐，送上门来。徐大夫无计可施，次日备了酒筵，请他兄弟二人来听妹子自择。公孙黑晓得要看女婿，便浓妆艳

连登云路——比喻仕途青云直上。

五花诰——华贵的诰命。五花，形容色彩斑斓，以示尊贵。诰，皇帝封赏高级官员的诏令，这里指对高级官员妻子的封号。

七香车——装饰华贵并有香囊的车子。唐代苏鹗《杜阳杂编》：“公主乘七宝步辇，四面缀五色香囊，囊中盛辟寒香、辟邪香、瑞麟香、金凤香，此异国所献也。”

韦皋——唐代将领，封南康郡王。这里指传说韦皋初为张延赏婿，因受岳父歧视，乃辞去，后代张延赏为西川节度使，张始自悔不识人。

吕蒙正——北宋大臣，为太宗、真宗朝宰相。这里指传说的《破窑记》故事，吕蒙正青年时家极贫，刘丞相之女彩楼抛球选婿，看中吕，被丞相赶出，夫妇同居破窑，后来吕蒙正中中了状元。

秋波——形容美女的眼睛像秋水一样清澈明亮，这里是眼睛的代指。

相人——识别人，这里含有预见的意味。

上大夫——大夫中最高官阶，比卿低一级。

服而来，又自卖弄富贵，将那金银彩段排列一厅。公孙楚只是常服，也没有甚礼仪。旁人观看的，都赞那公孙黑，暗猜这一定看中他了。酒散，二人谢别而去。小姐房中看过，便对哥哥说道：“公孙黑官职又高，面貌又美，只是带些杀气，他年决不善终。不如嫁了公孙楚，虽然小小有些折挫，久后可以长保富贵。”大夫依允，便辞了公孙黑，许了公孙楚，择日成婚已毕。

那公孙黑怀恨在心，奸谋又起。忽一日，穿了甲冑，外边用便服遮着，到公孙楚家里来，欲要杀他，夺其妻子。已有人通风与公孙楚知道，疾忙执着长戈赶出。公孙黑措手不及，着了一戈，负疼飞奔出门，便到宰相公孙侨处告诉。此时大夫都聚，商议此事。公孙楚也来了，争辩了多时。公孙侨道：“公孙黑要杀族弟，其情未知虚实。却是论官职也该让他，论长幼也该让他。公孙楚卑幼，擅动干戈，律当远窜。”当时定了罪名，贬在吴国安置。公孙楚回家，与徐小姐抱头痛哭而行。公孙黑得意，越发耀武扬威了。外人看见，都懊恼徐小姐不嫁得他，就是徐大夫也未免世俗之见。小姐全然不以为意，安心等守。

却说郑国有个上卿游吉，该是公孙侨之后轮着他为相。公孙黑思想夺他权值，日夜蓄谋，不时就要作起反来。公孙侨得知，便疾忙乘其未发，差官数了他的罪恶，逼他自缢而死。这正合着徐小姐不善终的话了。那公孙楚在吴国住了三载，赦罪还朝，就代了那上大夫职位，富贵已极，遂与徐小姐偕老。假如当日小姐贪了上大夫的声势，嫁着公孙黑，后来做了叛臣之妻，不免守几十年之寡。即此可见，目前贵贱都是论不得的。

说话的，你又差了！天下好人也有穷到底的，难道一个个为官不成？俗语道得好：“賒得不如现得。”何如把女儿嫁了一个富翁，且享此目前的快活。看官有所不知，就是会择婿的，也都要跟着命走，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却毕竟不如嫁了个读书人，到底不是个没望头的。

如今再说一个生女的富人，只为倚富欺贫，思负前约，亏得太守廉明，成其姻事，后来妻贵夫荣，遂成佳话。有诗一首为证：

当年红拂困闺中，有意相随李卫公。

日后荣华谁可及？只缘双目识英雄。

话说国朝正德年间，浙江台州府天台县有一秀士，姓韩，名师愈，表字子文。父母双亡，也无兄弟，只是一身。他十二岁上就游痒的，养成一肚皮的学问，真个是：

才过子建，貌赛潘安。胸中博览五车，腹内广罗千古。他日必为攀桂客，目

上卿——春秋时官阶以“卿”、“大夫”、“士”为等级，卿又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卿是最高的官阶。

“当年”二句——即红拂私奔李靖的故事（见《虬髯客传》）。李靖助唐灭隋，封卫国公，故世称李卫公。

正德——明武宗朱厚照年号，公元1506—1521年。

游痒（x áng 痒）——考入官学的生员，即俗说的“秀才”。痒，古代学校名，后来用指府、州、县学。

五车——即五车书，形容书多，语出《庄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书五车”。

攀桂客——喻科举及第。《晋书·郗诜传》载诜对武帝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

前尚作采芹人。

那韩子文虽是满腹文章，却当不过家道消乏，在人家处馆，勉强糊口。所以年过二九，尚未有亲。一日，遇着端午节近，别了主人家回来。住在家里了数日，忽然心中想道：“我如今也好议亲事了。据我胸中的学问，就是富贵人家把女儿匹配，也不冤屈了他，却是如今世人谁肯？”又想了一回道：“是便是这样说，难道与我一样的儒家，我也还对他的女儿不过？”当下开了拜匣，秤出束修银伍钱，做个封筒封了，放在匣内，教书僮拿了随着，信步走到王媒婆家里来。那王媒婆接着，见他是个穷鬼，也不十分动火他的。吃过了一盏茶，便开口问道：“秀才官人几时回家的？甚风推得到此？”子文道：“来家五日了。今日到此，有些事体相央。”便在家僮手中接过封筒，双手递与王婆，道：“薄意伏乞笑纳，事成再有重谢。”王婆推辞一番，便接了道：“秀才官人敢是要说亲么？”子文道：“正是。家下贫穷，不敢仰攀富户，但得一样儒家女儿，可备中馈，延子嗣足矣。积下数年束修，四五十金聘礼也好勉强出得。乞妈妈与我访个相应的人家。”王婆晓得穷秀才说亲，自然高来不成、低来不就的，却难推拒他，只得回复道：“既承官人厚惠，且请回家，待老婢子慢慢的寻觅，有了话头，便来回报。”那子文自回家去了。

一住数日，只见王婆走进门来，叫道：“官人在家么？”子文接着，问道：“姻事如何？”王婆道：“为着秀才官人，鞋子都走破了。方才问得一家，乃是县前许秀才的女儿，年纪十七岁。那秀才前年身死，娘子寡居在家里，家事虽不甚富，却也过得。说起秀才官人，到也有些肯了，只是说道：‘我女儿嫁个读书人，尽也使得。但我们妇人家，又不晓得文字。目今提学要到台州岁考，待官人考了优等，就出吉帖便是。’”子文自恃才高，思忖此事十有八九，对王婆道：“既如此说，便待考过议亲不迟。”当下买几杯白酒，请了王婆，自别去了。

子文又到馆中静坐了一月有馀，宗师起马牌已到。那宗师姓梁，名士范，江西人，不一日到了台州。那韩子文头上带了紫菜的巾，身上穿了腐皮的衫，腰间系了芋茛的绦，脚下穿了木耳的靴，同众生员迎接入城。行香讲书已过，便张告示，先考府学及天台、临海两县。到期，

枝，昆山之片玉。”后世遂以“攀桂”、“折桂”为科举高中的代称。

采芹人——指入官学的生员，语出《诗·鲁颂·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芹”。泮指古代学宫，芹为水菜名。

处馆——旧时称到人家去做私塾先生。

束修（xi 休）——束干肉，古时学生对教师的馈赠；后泛指学生给教师的酬金。

中馈——即家中的饮食。

提学——主持州县教育、考试的官员。

岁考——也叫“岁试”，旧时提学对所属州县生员的等级考试，三年举行一次。

吉帖——又称“喜帖”，用红纸书写女子的生辰八字，以示允婚。

宗师——考生对主考官（提学）的尊称。

起马牌——上级官员到达地方时日的通知。

“那韩子文”四句——形容韩子文的穿著极为破旧。腐皮，豆腐皮；芋茛，芋头。

子文一笔写完，甚是得意。出场来，将考卷誊写出来，请教了几个先达、几个朋友，无不叹赏。又自己玩了几遍，拍着桌子道：“好文字！好文字！就做个案元 帮补，也不为过，何况优等！”又把文字来鼻头边闻一闻，道：“果然有些老婆香。”

却说那梁宗师是个不识文字的人，又且极贪，又且极要奉承乡官及上司。前日考过杭、嘉、湖，无一人不骂他的，几乎吃秀才们打了。曾编着几句口号道：“道前梁铺，中人姓富，出卖生儒，不误主顾。”又有一个对道：“公子笑欣欣，喜弟喜兄都入学；童生愁惨惨，恨祖恨父不登科。”又把“四书”几语做着几股道：“君子学道，公则悦；小人学道，尽信书。不学诗，不学礼，有父兄在，如之何其废之？诵其诗，读其书，虽善不尊，如之何其可也？”那韩子文是个穷儒，那有银子钻刺？十日后发出案来，只见公子富翁都占前列了。你道那韩师愈的名字却在那里？正是：似王无一竖，如川却又眠。曾有一首《黄莺儿》词，单道那三等的苦处：

无辱又无荣，论文章是弟兄，鼓声到此如春梦。高才命穷，庸才运通，廩生到此便宜贡。且从容，一边站立，看别个赏花红。

那韩子文考了三等，气得目瞪口呆，把那梁宗师乌龟亡八的骂了一场，不敢提起亲事。那王婆也不来说了，只得勉强自解，叹口气道：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发落已毕，只得萧萧条条，仍旧去处馆。见了主人家及学生，都是面红

先达——有德行有学问的知名前辈。

案元——第一名。案，榜。元，首。

老婆香——意谓凭此文章可以讨得妻子。

杭、嘉、湖——杭州、嘉兴、湖州。

“道前梁铺”四句——骂提学梁士范的话。“道”指“提督学道”，即提学衙门。“梁铺”谓是姓梁开的店铺。“中人”，此中之人，指提学；“姓富”是说喜财。“生儒”，指秀才。

对——对联。

童生——凡应生员（秀才）考试的人，不论长幼，统称“童生”，也叫“儒童”。

“四书”——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儒家经典著作。

几股——指“八股文”中的几股。八股文是明代科举考试规定的文体，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部分组成，其中自起股至束股，每段都要排比对偶的两股文字，这样便成了八股。八股文的内容必须依据“四书”等儒家经典来进行论述，下面所引文字即是。

钻刺——钻营谋求。

“似王”二句——两句均指“三”字，明代岁考，一、二者有赏，四等以下者受罚，三等是属于中间的，所以下边词中说“无辱又无荣”。

“廩生”句——廩生，生员的一种，资历较深，由官方给予生活补贴。贡，指贡生，入国子监读书的生员，可直接参加“会试”不属本府、州、县生员。这可是说像韩子文这样无钱贿赂主考的廩生，只宜先考选贡生，以摆脱地方主考官的刁难。

花红——插花披红。指旧时对考试成绩优异者的奖赏。

“娶妻”二句——语出宋真宗赵恒《劝学篇》。

耳热的，自觉没趣。

又过了一年有馀，正遇着正德爷爷崩了，遗诏册立兴王。嘉靖爷爷就藩邸召入登基，年方一十五岁，妙选良家子女，充实掖庭。那浙江纷纷的讹传道：“朝廷要到浙江各处点绣女。”那些愚民，一个个信了，一时间嫁女儿的，讨媳妇的，慌慌张张，不成礼体。只便宜了那些卖杂货的店家，吹打的乐人，服侍的喜娘，抬轿的脚夫，赞礼的傧相。还有最可笑的，传说道“十个绣女要一个寡妇押送”，赶得那七老八十的都起身嫁人去了。但见：

十三四的男儿，讨着二十四五的女子；十二三的女子，嫁着三四十的男儿。粗蠢黑的面孔，还恐怕认做了绝世芳姿；宽定宕的东西，还恐怕认做了含花嫩蕊。自言节操凛如霜，做不得二夫烈女；不久形躯将就木，再拼个一度春风。

当时无名子有一首诗说得有趣：

一封丹诏未为真，三杯淡酒便成亲。
夜来明月楼头望，唯有嫦娥不嫁人。

那韩子文恰好归家，见民间如此慌张，便闲步出门来玩景。只见背后一个人，将子文忙忙的扯一把，回头看时，却是开典当的徽州金朝奉。对着子文施个礼，说道：“家下有一小女，今年十六岁了，若秀才官人不弃，愿纳为室。”说罢，也不管子文要与不要，摸出吉帖，望子文袖中乱摔。子文道：“休得取笑。我是一贫如洗的秀才，怎承受得令爱起？”朝奉皱着眉道：“如今事体急了，官人如何说此懈话！若略迟些，恐防就点了去。我们夫妻两口儿，止生这个小女，若远远地到北京去了，再无相会之期，如何割舍得下？官人若肯俯从，便是救人一命。”说罢，便思量要拜下去。子文分明晓得没有此事，他心中正要妻子，却不说破，慌忙一把搀起道：“小生囊中只有四五十金，就是不嫌孤寒，聘下令爱时，也不能彀就完婚事。”朝奉道：“不妨！不妨！但是有人定下的，朝廷也就不来点了，只须先行谢吉之礼，待事平之后，慢慢的做亲。”子文道：“这倒也使得。却是说开，后来不要翻悔。”那朝奉是情急的，就对天设起誓来，道：“若有翻悔，就在台州府堂上受刑。”子文道：“设誓倒也不必，只是口说无凭，请朝奉先回，小生即刻去约两个敝友，同到宝铺来。先请令爱一见，就求朝奉写一纸婚约，待敝友们都押了花字，一同做个证见。纳聘之后，或是令爱的衣裳，或是头发，或是指甲，告求一件藏在小生处，才不怕后来变卦。”那朝奉只要成事，满担应承道：“何消如此多疑？使得，使得，一唯尊命，只求快些。”一头走，一头说道：“专望，专望！”自回铺子里去了。

兴王——指朱厚熄，朱登基前袭封兴王，武宗去世后继帝位，是为世宗，年号嘉靖。

掖庭——宫殿旁舍，为妃嫔居所。

点绣女——选宫女的俗称。

丹诏——皇帝诏书是用朱砂写的，故称“丹诏”。

谢吉之礼——答谢“吉帖”之礼，即定婚礼。

押了花字——又叫“画押”，即在文书契约上签名。

韩子文便望学中，会着两个朋友，乃是张四维、李俊卿，说了缘故，写着拜帖，一同望典铺中来。朝奉接着，奉茶。寒温已罢，便唤出女儿朝霞到厅。你道生得如何？但见：

眉如春柳，眼似秋波。几片夭桃脸上来，两枝新笋裙间露。即非倾国倾城色，自是超群出众人。

子文见了女子的姿容，已自欢喜。一一施礼已毕，便自进房去了。子文又寻个算命先生，合一合婚，说道：“果是大吉，只是将婚之前，有些闲气。”那金朝奉一味要成，说道：“大吉便自十分好了，闲气自是小事。”便取出一幅全帖，上写着道：

立婚约金声，系徽州人。生女朝霞，年十六岁，自幼未曾许聘何人。今有台州府天台县儒生韩子文，礼聘为妻，实出两愿。自受聘之后，更无他说。张、李二公，与闻斯言。

嘉靖元年月日。立婚约金声。同议友人张安国、李文才。

写罢，三人多用了花押，付子文藏了。这也是子文见自己贫困，作此不得已之防，不想他日果有负约之事，这是后话。

当时便先择个吉日，约定行礼。到期，子文将所积束修五十馀金，粗粗的置几件衣段首饰，其余的都是现银，写着“奉申纳币之敬，子婿韩师愈顿首百拜”。又送张、李二人银各一两，就请他为媒，一同行聘到金家铺来。那金朝奉是个大富之家，与妈妈程氏见他礼不丰厚，虽然不甚喜欢，为是点绣女头里，只得收了；回盘甚是整齐。果然依了子文之言，将女儿的青丝细发剪了一缕送来。子文一一收好，自想道：“若不是这一翻哄传，连妻子也不知几时定得，况且又有妻财之分。”心中甚是快活，不题。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暑往寒来，又是大半年光景，却早嘉靖二年，点绣女的讹传已自息了。金氏夫妻见安平无事，不舍得把女儿嫁与穷儒，渐渐的懊悔起来。那韩子文行礼了一番，已把囊中所积束修用个罄尽，所以还不说起做亲。

一日，金朝奉正在当中算帐，只见一个客人，跟着一个十七八岁孩子，走进铺来，叫道：“姊夫、姊姊在家么？”原来是徽州程朝奉，就是金朝奉的舅子，领着亲儿阿寿，打从徽州来，要与金朝奉合伴开当的。金朝奉慌忙迎接，又引程氏、朝霞都相见了，叙过寒温，便教暖酒来吃。程朝奉从容问道：“外甥女如此长成得标致了，不知曾受聘未？不该如此说，犬子尚未有亲，姊夫不弃时，做个中表夫妻也好。”金朝奉叹口

学中——指县学。

全帖——旧时用于隆重礼节时的礼帖，用红纸折成十面，故称“全帖”。

纳币——古代婚姻手续之一，又称“纳徵”，男女双方订婚之后，男家将聘礼送往女家。

头里——吴方言中表示时间或方位的后缀词，这里相当于“……的时候”。

回盘——回礼。

当中——当铺里。

气道：“便是呢！我女儿若把与内侄为妻，有甚不甘心处？只为旧年点绣女时，心里慌张，草草的将来许了一个什么韩秀才。那人是个穷儒，我看他满脸饿文，一世也不能彀发迹。前年梁学道来，考了一个三老官，料想也中不成，教我女儿如何嫁得他？也只是我女儿没福，如今也没处说了。”程朝奉沉吟了半晌，问道：“姊夫、姊姊果然不愿与他么？”金朝奉道：“我如何说谎！”程朝奉道：“姊夫若是情愿把甥女与他，再也休题。若不情愿时，只须用个计策，要官府断离，有何难处？”金朝奉道：“计将安出？”程朝奉道：“明日待我台州府举一状词，告着姊夫。只说从幼中表约为婚姻，近因我羁滞徽州，姊夫就赖婚改适，要官府断与我儿便了。犬子虽则不才，也强如那穷酸饿鬼。”金朝奉道：“好便好，只是前日有亲笔婚书及女儿头发在彼为证，官府如何就肯断与你儿？况且我先有一款不是了。”程朝奉道：“姊夫真是不惯衙门事体！我与你同是徽州人，又是亲眷，说道从幼结儿女姻，也是容易信的。常言道：‘有钱使得鬼推磨。’我们不少的是银子，匡得将来买上买下。再央一个乡官，在太守处说了人情，婚约一纸，只须一笔勾消。剪下的头发，知道是何人的？那怕他不如我愿。既有银子使用，你也自然不得吃亏的。”金朝奉拍手道：“妙哉！妙哉！明日就做。”当晚酒散，各自安歇了。

次日天明，程朝奉早早梳洗，讨些朝饭吃了。请个法家，商量定了状词，又寻一个姓赵的写做了中证，同着金朝奉，取路投台州府来。这一来有分教：

丽人指日归佳士，诡计当场受苦刑。

到得府前，正值新太守吴公弼升堂。不逾时，抬出放告牌来，程朝奉随着牌进去。太守教义民官接了状词，从头看道：

告状人程元，为赖婚事：万恶金声，先年曾将亲女金氏，许元子程寿为妻，六礼已备。詎恶远徙台州，背负前约，于去年月间擅自改许天台县儒生韩师愈。赵孝等证。人伦所系，风化攸关，恳乞天台明断，使续前姻。上告。

原告程元，徽州府歙县人。

被犯金声，徽州府歙县人；

韩师愈，台州府天台县人。

干证赵孝，台州府天台县人。

本府太爷施行。

太守看罢，便叫程元起来，问道：“那金声是你甚么人？”程元叩

匡得——料得、料想能。

法家——明白法度的人。

中证——知道事体情节的证人，即下文状词中的“干证”。

放告牌——准许进衙告状的牌示。

六礼——古代婚姻成立的手续。指纳采（送礼求婚）、问名（询问女方名字和生辰时日）、纳吉（送礼订婚）、纳徵（送聘礼）、请期（议订婚期）、亲迎（新郎亲自迎娶）。

头道：“青天爷爷，是小人嫡亲姊夫。因为是至亲至眷，恰好儿女年纪相若，故此约为婚姻。”太守道：“他怎么就敢赖你？”程元道：“那金声搬在台州住了，小的却在徽州，路途先自遥远了。旧年相传点绣女，金声恐怕真有此事，就将来改适韩生。小的近日到台州探亲，正打点要完婚事，才知负约真情。他也只为情急，一时错做此事。小人却如何平白地肯让一个媳妇与别人了？若不经官府，那韩秀才如何又肯让与小人？万乞天台老爷做主。”

太守见他说得有些根据，就将状子当堂批准，分付道：“十日内听审。”程元叩头出去了。金朝奉知得状子已准，次日便来寻着张、李二生，故意做个慌张的景，说道：“怎么好？怎么好？当初在下在徽州的时节，妻弟有个儿子，已将小女许嫁他。后来到贵府，正值点绣女事急，只为远水不救近火，急切里将来许了贵相知，原是二公为媒说合的。不想如今妻弟到来，已将在下的姓名告在府间，如何处置？”那二人听得，便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骂道：“不知生死的老贼驴！你前日议亲的时节，誓也不知罚了许多。只看婚约是何人写的？如今却放出这个屁来！我晓得你嫌韩生贫穷，生此奸计。那韩生是个才子，须不是穷到底的。我们动了三学朋友，去见上司，怕不打断你这老驴的腿，管教你女儿一世不得嫁人！”金朝奉却待分辨，二人毫不理他，一气走到韩家来，对子文说知缘故。

那子文听罢，气得呆了半晌，一句话也说不出。又定了一会，张、李二人只是气愤愤的，要拉了子文合起学中朋友见官。倒是子文劝他道：“二兄且住。我想起来，那老驴既不愿联姻，就是夺得那女子来时，到底也不和睦。吾辈若有寸进，怕没有名门旧族来结丝萝？这一个富商，又非大家，直恁希罕？况且他有的是钱财，官府自然为他的。小弟家贫，也那有闲钱与他打官司？他年有了好处，不怕没有报冤的日子。有烦二兄去对他说，前日聘金原是五十两，若肯加倍赔还，就退了婚也得。”二人依言。子文就开拜匣，取了婚书吉帖，与那头发，一同的望着典铺中来。张、李二人便将上项的言语，说了一遍。金朝奉大喜，道：“但得退婚，免得在下受累，那在乎这几十两银子？”当时就取过天平，将两个元宝共兑了一百两之数，交与张、李二人收着，就要子文写退婚书，兼讨前日婚约、头发。子文道：“且完了官府的世情，再来写退婚书及奉还原约未迟。而今官事未完，也不好轻易就是这样还得，总是银子也未就领去不妨。”程朝奉又取二两银子，送了张、李二生，央他出名归息。二生就讨过笔砚，写了息词，同着原告、被告、中证一行人进府里来。

吴太守方坐晚堂，一行人就将息词呈上。太守从头念一遍道：

劝息人张四维、李俊卿，系天台县学生。切 徽人金声，有女，已受程氏之聘。
因迁居天台，道途修阻，女年及笄，程氏音问不通，不得已，再许韩生，以致程氏

三学——指县学、州学、府学。

结丝萝——喻联姻结亲，语出《古诗十九首》之八：“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

息词——息讼之词，即表示主动平息诉讼事。

切 切要，表示简略陈述的用语。

斗争成讼。兹金声愿还聘礼，韩生愿退婚姻，庶不致寒盟于程氏。维等忝为亲戚，意在息争，为此上禀。

原来那吴太守是闽中一个名家，为人公平正直，不爱那有“贝”字的“财”，只爱那无“贝”字的“才”。自从前日准过状子，乡绅就有书来，他心中已晓得是有缘故的了。当下看过息词，抬头见了韩子文，风采堂堂，已自有几分欢喜，便教唤那秀才上来。韩子文跪到面前，太守道：“我看你一表人才，决不是久困风尘的，就是我招你为婿，也不枉了。你却如何轻聘了金家之女，今日又如何就肯轻易退婚？”那韩子文是个点头会意的人，他本等不做指望了，不想着太守心里为他，便转了口道：“小生如何舍得退婚？前日初聘的时节，金声朝天设誓，犹恐怕不足为信，复要金声写了亲笔婚约，张、李二生都是同议的，如今现有‘不曾许聘他人’句可证。受聘之后，又回却青丝发一缕，小生至今藏在身边，朝夕把玩，就如见我妻子一般。如今一旦要把萧郎做个路人看待，却如何甘心得过？程氏结婚，从来不曾见说。只为贫不敌富，所以无端生出是非。”说罢，便噙下泪来。恰好那吉帖、婚书、头发都在袖中，随即一并呈上。

太守仔细看了，便教把程元、赵孝远远的另押在一边去，先开口问金声道：“你女儿曾许程家么？”金声道：“爷爷，实是许的。”又问道：“既如此，不该又与韩生了。”金声道：“只为点绣女事急，仓卒中不暇思前算后，做此一事，也是出于无奈。”又问道：“那婚约可是你的亲笔？”金声道：“是。”又问道：“那上边写道‘自幼不曾许聘何人’，却怎么说？”金声道：“当时只要成事，所以一一依他，原非实话。”太守见他言词反覆，已自怒形于色。又问道：“你与程元结亲，却是几年几月几日？”金声一时说不出，想了一回，只得扭捏道：“是某年某月某日。”

太守喝退了金声，又叫程元起来问道：“你聘金家女儿，有何凭据？”程元道：“六礼既行，便是凭据了。”又问道：“原媒何在？”程元道：“原媒自在徽州，不曾到此。”又道：“你媳妇的吉帖拿与我看。”程元道：“一时失带在身边。”太守冷笑了一声，又问道：“你何年何月何日与他结婚的？”程元也想了一回，信口谄道：“是某年某月某日。”与金声所说日期分毫不相合了。

太守心里已自了然，便再唤那赵孝上来，问道：“你做中证，却是那里人？”赵孝道：“是本府人。”又问道：“既是台州人，如何晓得徽州事体？”赵孝道：“因为与两家有亲，所以知道。”又问道：“既如此，你可记得何年月日结婚的？”赵孝也约莫着说个日期，又与两人所言不相对了。原来他三人见投了息词，便道不消费得气力，把那答应官府的话，都不曾打得照会，谁想太爷一个个的盘问起来。那些衙门中人，虽是受了贿赂，因惮太守严明，谁敢在旁边帮衬一句？自然露出马脚。

要把萧郎做个路人——用崔郊《赠婢诗》中“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句意。萧郎，诗词中用作男人的泛称，又多指女子的恋人。

扭捏 原意为故弄姿态，这里含有吞吞吐吐的意思。

那太守就大怒道：“这一班光棍奴才，敢如此欺公罔法！且不论没有点绣女之事，就是愚民惧怕时节，金声女儿若果有程家聘礼为证，也不消再借韩生做躲避之策了。如今韩生吉帖婚书，并无一毫虚谬，那程元却都是些影响之谈。况且既为完姻而来，岂有不与原媒同行之理？至于三人所说结婚年月日期，各自一样，这却是何缘故？那赵孝自是台州人，分明是你们要寻个中证，急切里再没有第三个徽州人可央，故此买他出来的。这都只为韩生贫穷，便起不良之心，要将女儿改适内侄，一时通同合计，造此奸谋。再有何说？”便伸手抽出签来，喝叫把三人各打三十板。三人连声的叫苦。韩子文便跪上禀道：“大人既与小生做主，成其婚姻，这金声便是小生的岳父了，不可结了冤仇。伏乞饶恕。”太守道：“金声看韩生分上，饶他一半。原告、中证，却饶不得。”当下各各受责。只为心里不打点得，不曾用得杖钱，一个个打得皮开肉绽，叫喊连天。那韩子文、张安国、李文才三人，在旁边暗暗的欢喜。这正应着金朝奉往年所设之誓。

太守便将息词涂坏，提笔判曰：

韩子贫惟四壁，求淑女而未能；金声富累千箱，得才郎而自弃。只缘择婿者原
乏知人之鉴，遂使图婚者爱生速讼之奸。程门旧约，两两无凭；韩氏新姻，彰彰可
据。百金即为婚具，幼女准属韩生。金声、程元、赵孝，构衅无端，各行杖警。

判毕，便将吉帖、婚书、头发一齐付与韩子文。一行人辞了太守出来。程朝奉做事不成，羞惭满面，却被韩子文一路千老驴、万老驴的骂，又道：“做得好事！果然做得好事！我只道打来是不痛的。”程朝奉只得忍气吞声，不敢回答一句。又害那赵孝打了屈棒，免不得与金朝奉共出些遮羞钱与他，尚自喃喃呐呐的怨怅。这教做“陪了夫人又折兵”。当下各自散讫。

韩子文经过了一番风波，恐怕又有甚么变卦，便疾忙将这一百两银子备了些催装速嫁之类，择个吉日，就要成亲，仍旧是张、李二生请期通信。金朝奉见太守为他，不敢怠慢。欲待与舅子到上司做些手脚，又少不得经由府县的，正所谓敢怒而不敢言，只得一一听从。花烛之后，朝霞见韩生气宇轩昂，丰神俊朗，才貌甚是相当，那里管他家贫？自然你恩我爱，少年夫妇，极尽颠鸾倒凤之欢，倒怨怅父亲多事。真个是：早知灯是火，饭熟已多时。自此无话。

次年，宗师田洪录科，韩子文又得吴太守一力举荐，拔为前列。春秋两闱，联登甲第，金家女儿已自做了夫人。丈人思想前情，惭愧无及，若预先知有今日，就是把女儿与他为妾也情愿了。有诗为证：

影响——这里是虚妄不实之意。

签——旧时官府交付差役追捕或惩处犯人的凭证。

杖钱——疏通执杖差役的贿赂钱。

录科——科举考试的一种，在乡试之前举行，凡经录科考试合格者，方准参加乡试。

春秋两闱——秋闱指乡试，常规三年一届，例于八月在各省城举行，考中者为举人。春闱指会试，每三年一次，在京城举行，各省举人均可应考，时间在二月或三月，考中者为贡士。

蒙正当年也困穷，休将肉眼看英雄。
堪夸仗义人难得，太守廉明即古洪。

古洪 唐代传奇小说《无双传》中的人物，为人豪侠仗义，设奇计救出刘无双，使她和王仙客终于结成夫妇。

拍案惊奇卷十一

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

诗曰：

杳杳冥冥地，非非是是天。
害人终自害，狠计总徒然。

话说那杀人偿命，是人世间最大的事，非同小可，所以是真难假，是假难真。真的时节，纵然有钱可以通神，目下脱逃宪网，到底天理不容，无心之中，自然败露。假的时节，纵然严刑拷掠，诬伏莫伸，到底有个辩白的日子。假饶 误出误入，那有罪的老死牖下，无罪的却命绝于囹圄 刀锯之间，难道头顶上这个老翁 是没有眼睛的么？所以古人说得好，道是：

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举意已先知。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说话的，你差了！这等说起来，不信死囚牢里再没有个含冤负屈之人，那阴间地府也不须设得枉死城了。看官不知，那冤屈死的与那杀人逃脱的，大概都是前世的事。若不是前世缘故，杀人竟不偿命，不杀人倒要偿命，死者生者，怨气冲天，纵然官府不明，皇天自然鉴察，千奇百怪的巧生出机会来，了此公案。所以说道：“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又道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古来清官察吏不止一人，晓得人命关天，又且世情不测，尽有极难信的事，偏是真的，极易信的事，偏是假的。所以就是情真罪当的，还要细细体访几番，方能鞫狱无冤鬼。如今为官做吏的人，贪爱的是钱财，奉承的是富贵，把那“正直公平”四字，撇却东洋大海。明知这事无可宽容，也将来轻轻放过；明知这事有些尴尬，也将来草草问成。竟不想杀人可恕，情理难容。那亲动手的奸徒，若不明正其罪，被害冤魂何时瞑目？至于扳诬冤枉的，却又六问三推，千般锻炼，严刑之下，就是凌迟碎剐的罪，急忙里只得轻易招成，搅得他家破人亡，害他一人，便是害他一家了。只做自己的官，毫不管别人的苦，我不知他肚肠阁落 里边，也思想积些阴德与儿孙么？如今所以说这一篇，专一奉劝世上廉明

宪网 即法网。宪、法同义。

假饶——假如、假若。

囹圄（líny 灵宇）——牢狱。

头顶上这个老翁——指老天爷、天帝。

六问三推 反覆审讯。六、三，均表示多次。问，审问；推，推求。也作“三推六问”。

锻炼——这里指用非法酷刑反覆逼供以构成罪名的作法。

阁落 即“角落”。吴方言“角”、“阁”同音。

长者：一草一木，都是上天生命，何况祖宗赤子！须要慈悲为本，宽猛兼行，护正诛邪，不失为民父母之意，不但万民感戴，皇天亦当佑之。

且说国朝有个富人王甲，是苏州府人氏，与同府李乙，是个世仇。王甲百计思量害他，未得其便。忽一日，大风大雨，鼓打三更，李乙与妻子吃过晚饭，熟睡多时。只见十余个强人，将红朱黑墨搽了脸，一拥的打将入来。蒋氏惊慌，急往床下躲避。只见一个长须大面的，把李乙头发揪住，一刀砍死，竟不抢东西，登时散了。蒋氏却在床下看得亲切，战抖抖的走将出来，穿了衣服，向丈夫尸首嚎啕大哭。此时邻人已都来看了，各各悲伤，劝慰了一番。蒋氏道：“杀奴丈夫的，是仇人王甲。”众人道：“怎见得？”蒋氏道：“奴在床下看得明白。那王甲原是仇人，又且长须大面，虽然搽墨，却是认得出的。若是别的强盗，何苦杀我丈夫，东西一毫不动？这凶身不是他是谁？有烦列位与奴做主。”众人道：“他与你丈夫有仇，我们都是晓得的。况且地方盗发，我们该报官。明早你写纸状词，同我们到官首告便是。今日且散。”众人去了，蒋氏关了房门，又哽咽了一会，那里有心去睡？苦啾啾的捱到天明，央邻人买状式写了，取路投长洲县来。正值知县升堂放告，蒋氏直至阶前，大声叫屈。知县看了状子，问了来历，见是人命盗情重事，即时批准。地方也来递失状，知县委捕官相验，随即差了应捕，擒捉凶身。

却说那王甲自从杀了李乙，自恃搽脸，无人看破，扬扬得意，毫不提防。不期一伙应捕拥入家来，正是疾雷不及掩耳，一时无处躲避。当下被众人索了，登时押到县堂。知县问道：“你如何杀了李乙？”王甲道：“李乙自是强盗杀了，与小人何干？”知县问蒋氏道：“你如何告道是他？”蒋氏道：“小妇人躲在床底看见，认得他的。”知县道：“夜晚间，如何认得这样真？”蒋氏道：“不但认得模样，还有一件真情可推：若是强盗，如何只杀了人便散了，不抢东西？此不是平日有仇的，却是那个？”知县便叫地邻来，问道：“那王甲与李乙果有仇否？”地邻尽说：“果然有仇，那不抢东西，只杀了人，也是真的。”知县便喝叫把王甲夹起。那王甲是个富家出身，忍不得痛苦，只得招道：“与李乙有仇，假妆强盗，杀死是实。”知县取了亲笔供招，下在死囚牢中。

王甲一时招承，心里还想辩脱，思量无计。自忖道：“这里有个讼师，叫做邹老人，极是奸滑，与我相好。随你十恶大罪，与他商量，便有生路。何不等儿子送饭时，教他去与邹老人商量？”少顷，儿子王小二送饭来了。王甲说知备细，又分付道：“倘有使用处，不可吝惜钱财，误我性命。”小二一一应诺，径投邹老人家来，说知父亲事体，求他计策谋脱。老人道：“令尊之事亲口供招，知县又是新到任的，自手问成，随你那里告辩，出不得县间初案，他也不肯认错翻招。你将二三

廉明长者 指各级当官的。

凶身 行凶之人，意同“凶手”。

失状 发生盗情的状词。

地邻——街坊邻居。

讼师——旧时专门以帮人打官司为职业的人。

十恶大罪 最大的罪恶。封建时代规定的十大罪恶是：谋反、谋大逆、谋叛、谋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

百两与我，待我往南京走走，寻个机会，定要设法出来。”小二道：“如何设法？”老人道：“你不要管我，只交银子与我了，日后便见手段，而今不好先得得。”小二回去，当下凑了三百两银子，到邹老人家交付停当，随即催他起程。邹老人道：“有了许多白物，好歹要寻出一个机会来，且宽心等待等待。”小二谢别而回。老人连夜收拾行李，往南京进发。不一日来到南京，往刑部衙门细细打听，说有个浙江司郎中徐公，甚是通融，抑且好客。当下就央了一封先容的荐书，备了一副盛礼，去谒徐公。徐公接见了，见他会说会笑，颇觉相得。自此频频去见，渐厮熟来。正无个机会处，忽一日，捕盗衙门肘押海盜二十余人，解到刑部定罪。老人上前打听，知有两个苏州人在内。老人点头大喜，自言自语道：“计在此了。”次日整备筵席，写帖请徐公饮酒。不逾时，酒筵完备，徐公乘轿而来，老人笑脸相迎。定席以后，说些闲话，饮至更深时分，老人屏去众人，便将百两银子托出，献与徐公。徐公吃了一惊，问其缘故。老人道：“今有舍亲王某，被陷在本县狱中，伏乞周旋。”徐公道：“苟可效力，敢不从命？只是事在彼处，难以为谋。”老人道：“不难，不难。王某只为与李乙有仇，今李乙被杀，未获凶身，故此遭诬下狱。昨见解到贵部海盜二十余人，内二人苏州人也。今但逼勒二盜，要他自认做杀李乙的，则二盜总是一死，未尝加罪。舍亲王某已沐再生之恩了。”徐公许诺，轻轻收过银子，亲放在扶手匣里画，唤进从人，谢酒乘轿而去。

老人又密访着二盜的家属，许他重谢，先送过一百两银子，二盜也应允了。到得会审之时，徐公唤二盜近前，开口问道：“你们曾杀过多少人？”二盜即招某时某处杀某人，某月某日夜间到李家杀李乙。徐公写了口词，把诸盜收监，随即叠成文案。邹老人便使用书房行文书抄招到长洲县知会。就是他带了文案，别了徐公，竟回苏州，到长洲县当堂投了。知县拆开，看见杀李乙的已有了主名，便道王甲果然屈招。正要取监犯查放，忽见王小二进来叫喊诉冤。知县信之不疑，喝叫监中取出王甲，登时释放。蒋氏闻知这一番说话，没做理会处，也只得前日夜间，果然自己错认了，只得罢手。

却说王甲得放还家，欢欢喜喜，摇摆进门。方才到得门首，忽然一阵冷风，大叫一声道：“不好了！李乙哥在这里了！”蓦然倒地，叫唤不醒，霎时气绝，呜呼哀哉。有诗为证：

胡脸阎王本认真，杀人偿命在当身。

暗中假换天难骗，堪笑多谋邹老人。

白物——银子的隐语。

刑部——旧时的中央司法机构，长官为刑部尚书。

浙江司郎中——刑部中负责浙江案件的长官。明代刑部下设浙江、江西、湖广等十三清吏司，分理各省刑狱，司长官为郎中。

先容 为人作介绍，说好话。

肘押 捆绑着押解。

舍亲——我家的亲戚。舍，谦称自己的家。

主名 即主犯。

前边说的人命是将真作假的了，如今再说一个将假作真的。只为些小事，被奸人暗算，弄出天大一场祸来。若非天道昭昭，险些儿死于非命。正是：

福善祸淫，昭彰天理。

欲害他人，先伤自己。

话说国朝成化年间，浙江温州府永嘉县有个王生，名杰，字文豪，娶妻刘氏。家中止有夫妻二人，生一女儿，年方二岁。内外安童养娘数口，家道亦不甚丰富。王生虽是业儒，尚不曾入泮，只在家中诵习，也有时出外结交论文。那刘氏勤俭作家，甚是贤慧，夫妻彼此相安。忽一日，正遇暮春天气，二三友人拉了王生，往郊外踏青游赏。但见：

迟迟丽日，拂拂和风。紫燕黄莺，绿柳丛中寻对偶；狂蜂浪蝶，夭桃队里觅相知。王孙公子兴高时，无日不来寻酒肆。艳质娇姿心动处，此时未免露闺容。须教残醉可重扶，幸喜落花犹未扫。

王生看了春景融和，心中欢畅，吃个薄醉，取路回家里来。只见两个家僮，正和一个人门首喧嚷。原来那人是湖州客人，姓吕，提着竹篮卖姜，只为家僮要少他的姜价，故此争执不已。王生问了缘故，便对那客人道：“如此价钱也好卖了，如何只管在我家门首喧嚷？好不晓事！”那客人是个蠢直的人，便回话道：“我们小本经纪，如何要打短我的？相公须放宽洪大量些，不该如此小家子相！”王生乘着酒兴，大怒起来，骂道：“那里来这老贼驴，辄敢如此放肆，把言语冲撞我！”走近前来，连打了几拳，一手推将去。不想那客人是中年的人，有痰火病的，就这一推里，一交跌去，一时闷倒在地。正是：

身如五鼓衔山月，命似三更油尽灯。

原来人生最不可使性，况且这小人卖买，不过争得一二个钱，有何大事？常见大人家强梁僮仆，每每借着势力，动不动欺打小民，到得做出事来，又是家主失了体面。所以有正经的，必然严行惩戒。只因王生不该自己使性，动手打他，所以到底为此受累。这是后话。

却说王生当日见客人闷倒，吃了一大惊，把酒意都惊散了。连忙喝叫扶进厅来，眠了，将茶汤灌将下去，不逾时，苏醒转来。王生对客人谢了个不是，讨些酒饭与他吃了，又拿出白绢一匹，与他权为调理之资。那客人回嗔作喜，称谢一声，望着渡口去了。若是王生有未卜先知的法术，慌忙向前拦腰抱住，扯将转来，就养他在家半年两个月，也是情愿，不不得惹出飞来横祸。只因这一去，有分教：

入泮——即入学。泮，周代诸侯学校前半圆形水池，后世遂以泮代称学校。

打短——压低价钱，克扣。

双手撒开金线网，从中钓出是非来。

那王生见客人已去，心头尚自跳一个不住。走进房中，与妻子说了，道：“几乎做出一场大事来，侥幸！侥幸！”此时天已晚了，刘氏便叫丫鬟摆上几样菜蔬，烫热酒与王生压惊。饮过数杯，只闻得外边叩门声甚急，王生又吃一惊。掌灯出来看时，却是渡头船家周四，手中拿了白绢、竹篮，仓仓皇皇，对王生说道：“相公！你的祸事到了。如何做出这人命来？”唬得王生面如土色，只得再问缘由。周四道：“相公可认得白绢、竹篮么？”王生看了道：“今日有个湖州的卖姜客人，到我家来，这白绢是我送他的，这竹篮正是他盛姜之物，如何却在你处？”周四道：“下昼时节，是有一个湖州姓吕的客人，叫我的船过渡。到得船中，痰火病大发，将次危了。告诉我道，被相公打坏了他。就把白绢、竹篮，交付与我，做个证据。要我替他告官；又要我到湖州去报他家属，前来伸冤讨命。说罢，瞑目死了。如今尸骸尚在船中，船已撑在门首河头了，且请相公自到船中看看，凭相公如何区处？”

王生听了，惊得目瞪口呆，手麻脚软，心头恰像有个小鹿儿撞来撞去的，口里还只得硬着胆道：“那有此话？”背地教人走到船里看时，果然有一个死尸骸。王生是虚心病的，慌了手脚，跑进房中，与刘氏说知。刘氏道：“如何是好？”王生道：“如今事到头来，说不得了。只是买求船家，要他乘此暮夜，将尸首设法过了，方可无事。”王生便将碎银一包，约有二十多两，袖在手中，出来对船家说道：“家长不要声张，我与你从长计议。事体是我自做得不是了，却是出于无心的。你我同是温州人，也须有些乡里之情，何苦到为着别处人报仇？况且报得仇来，与你何益？不如不要提起，待我出些谢礼与你，求你把此尸载到别处抛弃了，黑夜里谁人知道？”船家道：“抛弃在那里？倘若明日有人认出来，追究根原，连我也不得干净。”王生道：“离此不数里，就是我先父的坟茔，极是僻静，你也是认得的。乘此暮夜无人，就烦你船载到那里，悄悄地埋了，人不知鬼不觉。”周四道：“相公的说话，甚是有理。却怎么样谢我？”王生将手中之物出来与他。船家嫌少，道：“一条人命，难道值得这些些银子？今日凑巧死在我船中，也是天与我的一场小富贵，一百两银子须是少不得的。”王生只要完事，不敢违拗，点点头，进去了一会，将着些现银及衣裳首饰之类，取出来递与周四道：“这些东西，约莫有六十金了。家下贫寒，望你将就包容罢了。”周四见有许多东西，便自口软了，道：“罢了！罢了！相公是读书之人，只要时常看觑我就是，不敢计较。”王生此时是情急的，正是“得他心肯日，是我运通时”，心中已自放下几分。又摆出酒饭与船家吃了，随即唤过两个家人，分付他寻了锄头铁钯之类。内中一个家人，姓胡，因他为人凶狠，有些力气，都称他做胡阿虎。当下一一都完备了，一同下船，到坟上来，拣一块空地，掘开泥土，将尸首埋藏。已毕，又一同上船回

下昼——吴方言，下午。

区处——处置、办理。

家长——即“驾长”之讹，驾船之长，亦即船家。

看觑——这里是照顾、帮助的意思。

家里来，整整弄了一夜。渐渐东方已发动了，随即又请船家吃了早饭，作别而去。王生教家人关了大门，各自散讫。

王生独自回进房来，对刘氏说道：“我也是个故家子弟，好模好样的，不想遭这一场，反被那小人逼勒。”说罢，泪如雨下。刘氏劝道：“官人，这也是命里所招，应得受些惊恐，破此财物，不须烦恼。今幸得靠天，太平无事，便是十分侥幸了。辛苦了一夜，且自将息将息。”当时又讨些茶饭与王生吃了，各各安息不题。

过了数日，王生见事体平静，又买些三牲福物之类，拜献了神明祖宗。那周四不时的来假做探望，王生殷殷勤勤待他，不敢冲撞，些小借掇，勉强应承。周四已自从容了，卖了渡船，开着一个店铺，自此无话。

看官听说：王生到底是个书生，没甚见识。当日既然买嘱船家，将尸首载到坟上，只该聚起干柴，一把火焚了，无影无踪，却不干净？只为一时没有主意，将来埋在地中，这便是斩草不除根，萌芽春再发。

又过了一年光景，真个“浓霜只打无根草，祸来只奔福轻人”，那三岁的女儿出起极重的痘子来。求神问卜，请医调治，百无一灵。王生只有这个女儿，夫妻欢爱，十分不舍，终日守在床边啼哭。一日，有个亲眷办着盒礼来望痘客。王生接见，茶罢，诉说患病的十分沉重，不久当危。那亲眷道：“本县有个小儿科，姓冯，真有起死回生手段。离此有三十里路，何不接他来看觑看觑？”王生道：“领命！”当时天色已黑，就留亲眷吃了晚饭，自别去了。王生便与刘氏说知，写下请帖，连夜唤将胡阿虎来，分付道：“你可五鼓动身，拿此请帖去请冯先生，早来看痘。我家里一面摆着午饭，立等，立等。”胡阿虎应诺去了。当夜无话。

次日，王生果然整备了午饭，直等至未申时，杳不见来。不觉的又过了一日，到床前看女儿时，只是有增无减。挨至三更时分，那女儿只有出的气，没有入的气，告辞父母，往阎家里去了。正是：

金风吹柳蝉先觉，暗送无常死不知。

王生夫妻就如失了活宝一般，各各哭得发昏。当时盛殓已毕，就焚化了。天明以后，到得午牌时分，只见胡阿虎转来，回复道：“冯先生不在家里，又守了大半日，故此到今日方回。”王生垂泪道：“可见我家女儿命该如此，如今再也不消说了。”

直到数日之后，同伴中说出实话来，却是胡阿虎一路饮酒沉醉，失去请帖，故此直挨至次日方回，造此一场大谎。王生闻知，思念女儿，勃然大怒，即时唤进胡阿虎，取出竹片要打。胡阿虎道：“我又不曾打杀了人，何须如此？”王生闻得这话，一发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连忙教家僮扯将下去，一气打了五十多板，方才住手。自进去了。胡阿虎打得皮开肉绽，拐呀拐的，走到自己房里来，恨恨的道：“为甚的受

发动——指天色发亮。

痘客——出痘的病人。

未申时——指未时和申时之交，约当下午三四点钟。下文“午牌时分”，约当中午十一时至一时。

无常——迷信传说，人死时勾摄生魂的使者。

这般鸟气！你女儿痘子本是没救的了，难道是不接得郎中，断送了他？不值得将我这般毒打。可恨！可恨！”又想了一回，道：“不妨事，大头在我手里。且待我将息棒疮好了，也教他看我的手段。不知还是井落在吊桶里，吊桶落在井里。如今且不要露风声，等他先做了整備。”正是：

势败奴欺主，时衰鬼弄人。

不说胡阿虎暗生奸计，再说王生自女儿死后，不觉一月有馀，亲眷朋友每每备了酒肴，与他释泪，他也渐不在心上了。忽一日，正在厅前闲步，只见一班应捕拥将进来，带了麻绳铁索，不管三七二十一，望王生颈上便套。王生吃一惊，问道：“我是个儒家子弟，怎把我这样凌辱，却是为何？”应捕呶了一呶，道：“好个杀人害命的儒家子弟！官差吏差，来人不差，你自到太爷面前去讲！”当时刘氏与家僮妇女听得，正不知甚么事头发了，只好立着呆看，不敢向前。

此时不由王生做主，那一伙如狼似虎的人，前拖后扯，带进永嘉县来，跪在堂下右边。却有个原告，跪在左边，王生抬头看时，不是别人，正是家人胡阿虎，已晓得是他怀恨在心，出首的了。那知县明时佐开口问道：“今有胡虎首你打死湖州客人姓吕的，这怎么说？”王生道：“青天老爷，不要听他说谎。念王杰弱怯怯的一个书生，如何会得打死人？那胡虎原是小的家人，只为前日有过，将家法痛治一番，为此怀恨，构此大难之端。望爷台照察。”胡阿虎叩头道：“青天爷爷，不要听这一面之词。家主打人，自是常事，如何怀得许多恨？如今尸首现在坟茔左侧，万乞老爷差人前去掘取，只看有尸是真，无尸是假。若无尸时，小人情愿认个诬告的罪。”知县依言，即便差人押去起尸。胡阿虎又指点地方尺寸，不逾时，果然抬个尸首到县里来。知县亲自起身相验，说道：“有尸是真，再有何说？”正要将王生用刑，王生道：“老爷听我分诉：那尸骸已是腐烂的了，须不是目前打死的。若是打死多时，何不当时就来首告，直待今日？分明是胡虎那里寻这尸首，霏空诬陷小人的。”知县道：“也说得是。”胡阿虎道：“这尸首实是一年前打死的，因为主仆之情，有所不忍。况且以仆首主，先有一款罪名，故此含藏不发。如今不想家主行凶不改，小的恐怕再做出事来，以致受累，只得重将前情首告。老爷若不信时，只须唤那四邻八舍到来，问去年某月日间果然曾打死人否，即此便知真伪了。”知县又依言，不多时邻舍唤到。知县逐一动问，果然说去年某月日间，有个姜客被王家打死，暂时救醒，以后不知何如。王生此时被众人指实，颜色都变了，把言语来左支右吾。知县道：“情真罪当，再有何言？这厮不打，如何肯招！”疾忙抽出签来，喝一声：“打！”两边皂隶吆喝一声，将王生拖翻，着力打了二十板。可怜瘦弱书生，受此痛棒拷掠。王生受苦不过，只得一一招成。知县录了口词，说道：“这人虽是他打死的，只是没有尸亲执命，未可成狱。且一面收监，待有了认尸的，定罪发落。”随即将王生监禁狱中，

郎中——吴方言俗称医生。

执命——做主告发。

尸首依旧抬出埋藏，不得轻易烧毁，听后检偿。发放众人散讫，退堂回衙。那胡阿虎道是私恨已泄，甚是得意，不敢回王家见主母，自搬在别处住了。

却说王家家僮们在县里打听消息，得知家主已存在监中，唬得两耳雪白，奔回来报与主母。刘氏一闻此信，便如失去了三魂，大哭一声，望后便倒。

未知性命何如，先见四肢不动。

丫鬟们慌了手脚，急急叫唤。那刘氏渐渐醒将转来，叫声“官人”，放声大哭，足有两个时辰，方才歇了。疾忙收拾些零碎银子，带在身边，换了一身青衣，教一个丫鬟随了，分付家僮在前引路，径投永嘉县狱门首来。夫妻相见了，痛哭失声。王生又哭道：“却是阿虎这奴才，害得我至此！”刘氏咬牙切齿，恨恨的骂了一番，便在身边取出碎银，付与王生道：“可将此散与牢头狱卒，教他好好看觑，免致受苦。”王生接了。天色昏黑，刘氏只得相别，一头啼哭，取路回家。胡乱用些晚饭，闷闷上床，思量昨夜与官人同宿，不想今日遭此祸事，两地分离，不觉又哭一场，凄凄惨惨，睡了不题。

却说王生自从到狱之后，虽则牢头禁子受了财钱，不受鞭箠之苦，却是相与的都是那些蓬头垢面的囚徒，心中有何快活？况且大狱未决，不知死活如何，虽是有人殷勤送衣送饭，到底不免受些饥寒之苦，身体日渐羸瘠了。刘氏又将银来，买上买下，思量保他出去。又道是人命重事，不易轻放，只得在监中耐守。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王生在狱中又早恹恹的挨过了半年光景，劳苦忧愁，染成大病。刘氏求医送药，百般无效，看看待死。一日，家僮来送早饭，王生望着监门分付道：“可回去对你主母说，我病势沉重不好，旦夕必要死了，教主母可作急来一看，我从此要永诀了。”家僮回家说知，刘氏心慌胆战，不敢迟延，疾忙顾了一乘轿，飞也似抬到县前来。离了数步，下了轿，走到狱门首，与王生相见了，泪如涌泉，自不必说。王生道：“愚夫不肖，误伤人命，以致身陷縲绁，辱我贤妻。今病势有增无减了，得见贤妻一面，死也甘心。但只是胡阿虎这个逆奴，我就到阴司地府，决不饶过他的！”刘氏含泪道：“官人不要说这不祥的话，且请宽心调养，人命既是误伤，又无苦主，奴家匡得卖尽田产，救取官人出来，夫妻完聚。阿虎逆奴，天理不容，到底有个报仇日子，也不要放在心上。”王生道：“若得贤妻如此用心，使我重见天日，我病体也就减几分了。但恐弱质恹恹，不能久待。”刘氏又劝慰了一番，哭别回家，坐在房中纳闷。

僮仆们自在厅前斗牌耍子。只见一个半老的人，挑了两个盒子，竟进王家里来。放下扁担，对家僮问道：“相公在家么？”只因这个人来，

羸（léi 雷）瘠——瘦弱。

縲绁（léixiè 雷泄） 原为拘系犯人的绳索，引伸为囚禁。

苦主——被害人的亲属，也即前文所称的“尸亲”。

有分教：负屈寒儒，得遇秦庭朗镜；行凶诡计，难逃萧相明条。有诗为证：

湖商自是隔天涯，舟子无端起祸胎。
指日王生冤可白，灾星换做福星来。

那些家僮见了那人，仔细看了一眼，大叫道：“有鬼！有鬼！”东逃西窜。你道那人是谁？正是一年前来卖姜的湖州吕客人。

那客人忙扯住一个家僮问道：“我来拜你家主，如何说我是鬼？”刘氏听得厅前喧闹，走将出来。吕客人上前唱了个喏，说道：“大娘听禀：老汉湖州姜客吕大是也。前日承相公酒饭，又赠我白绢，感激不尽。别后到了湖州，这一年半里边，又到别处做些生意。如今重到贵府走走，特地办些土宜，来探望你家相公。不知你家大官们如何说我是鬼？”旁边一个家僮嚷道：“大娘不要听他！一定得知道大娘要救官人，故此出来现形索命。”刘氏喝退了，对客人说道：“这等说起来，你真不是鬼了。你害得我家丈夫好苦！”吕客人吃了一惊，道：“你家相公在那里？怎的是我害了他？”刘氏便将周四如何撑尸到门，说留绢篮为证，丈夫如何买嘱船家，将尸首埋藏，胡阿虎如何首告，丈夫招承下狱的情由，细细说了一遍。

吕客人听罢，捶着胸膛道：“可怜！可怜！天下有这等冤屈的事！去年别去，下得渡船，那船家见我的白绢，问及来由。我不合将相公打我垂危、留酒赠绢的事情，备细说了一番。他就要买我白绢，我见价钱相应，即时卖了。他又耍我的竹篮儿，我就与他作了渡钱。不想他赚得我这两件东西，下这般狠毒之计。老汉不早到温州，以致相公受苦，果然是老汉之罪了！”刘氏道：“今日不是老客人来，连我也不知丈夫是冤枉的。那绢儿、篮儿，是他骗去的了，这死尸却是那里来的？”吕客人想了一回，道：“是了，是了。前日正在船中说这事时节，只见水面上一个尸骸，浮在岸边。我见他注目而视，也只见出于无心，谁知因此就生奸计了。好狠！好狠！如今事不宜迟，请大娘收进了土宜，与老汉同到永嘉县诉冤，救相公出狱，此为上着。”刘氏依言，收进盘盒，摆饭请了吕客人。他本是儒家之女，精通文墨，不必假借讼师，就自己写了一纸诉状。顾乘女轿，同吕客人及僮仆等，取路投永嘉县来。

等了一会，知县升晚堂了，刘氏与吕大大声叫屈，递上诉词。知县接上，从头看过。先叫刘氏起来问，刘氏便将丈夫争价误殴，船家撑尸得财，家人怀恨出首的事，从头至尾，一一分割。又说：“直至今日，姜客重来，才知受枉。”知县又叫吕大起来问，吕大也将被殴始末，卖绢根由，一一说了。知县道：“莫非你是刘氏买出来的？”吕大叩头道：“爷爷！小的虽是湖州人，在此为客多年，也多有相识的在这里，如何

秦庭朗镜——传说秦始皇有宝镜，能照见人的五脏六腑与疾病所在。事见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三。

萧相明条——原指汉高祖丞相萧何制定的九章法律，见《汉书·刑法志》，此处作法律代称。

土宜——土特产。

大官们——对仆人的尊称。

分割——分别表述明白。

瞒得老爷过？当时若果然将死，何不央船家寻个相识来见一见，托他报信复仇？却将来托与一个船家！这也还道是临危时节，无暇及此了。身死之后，难道湖州再没有个骨肉亲戚？见是久出不归，也该有人来问个消息。若查出被殴伤命，就该到府县告理，如何直待一年之后，反是王家家人首告？小人今日才到此地，见有这一场屈事，那王杰虽不是小人陷他，其祸都因小人而起，实是不忍他含冤负屈，故此来到台前控诉。乞老爷笔下超生。”知县道：“你既有相识在此，可报名来。”吕大屈指头说出十数个，知县一一提笔记了。却到把后边的点出四名，唤两个应捕上来，分付道：“你可悄悄地唤他同做证见的邻舍来。”应捕随应命去了。

不逾时，两伙人齐唤了来。只见那相识的四人，远远地望见吕大，便一齐道：“这是湖州吕大哥，如何在这里？一定前日原不曾死。”知县又教邻舍人近前细认，都骇然道：“我们莫非眼花了？这分明是被王家打死的姜客，不知还是到底救醒了，还是面庞厮像的？”内中一个道：“天下那有这般相像的理！我的眼睛一看过，再不忘记，委实是他，没有差错。”此时知县心里已有几分明白了，即便批准诉状，叫起这一干人，分付道：“你们出去，切不可张扬。若违我言，拿来重责！”众人唯唯而退。知县随即唤几个应捕，分付道：“你们可密访着船家周四，用甘言美语哄他到此，不可说出实情。那原首人胡虎，自有保家，俱到明日午后，带齐听审。”应捕应诺，分头而去。知县又发付刘氏、吕大回去，到次日晚堂伺候。二人叩头同出。

刘氏引吕大到监门前见了王生，把上项事情尽说了。王生闻得满心欢喜，却似醍醐灌顶，甘露洒心，病体已减去六七分了。说道：“我初时只怪阿虎，却不知船家如此狠毒。今日不是老客人来，连我也不知自己是冤枉的。”正是：

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

刘氏别了王生，出得县门，乘着轿，吕大与僮仆随了，一同径到家中。刘氏自进房里，教家僮们陪客人吃了晚食，自在厅上歇宿。次日过午，又一同的到县里来，知县已升堂了。

不多时，只见两个应捕将周四带到。原来那周四自得了王生银子，在本县开个布店。应捕得了知县的令，对他说：“本县太爷要买布。”即时哄到县堂上来。也是天理合当败露，不意之中，猛抬头见了吕大，不觉两耳通红。吕大叫道：“家长哥，自从买我白绢、竹篮，一别直到今日，这几时生意好么？”周四顿口无言，面如槁木。少顷，胡阿虎也取到了。原来胡阿虎搬在他方，近日偶回县中探亲，不期应捕正遇着他，便上前捣个鬼道：“你家家主人命事已有苦主了，只待原首人来即便审

醍醐（tíhú 题胡）灌顶——比喻将智慧灌输给人。醍醐，酥酪中的精华；佛教认为佛性是教义的精华，需层层深悟，正像从乳中提炼出酪，酪中提炼出酥，酥中提炼出醍醐一样，故将醍醐比喻佛性。灌顶是佛教中的一种仪式，以水浇在头顶表示祝愿。醍醐与灌顶本是两回事，后误合一起，赋以今义。

甘露洒心——意即饮了甘露，比喻起死生。古人认为甘露是太平时上天降下的一种甘甜膏露，人喝了可以长生；佛教认为甘露是诸天不死之药，人吃了可以命长身安。

决。我们那一处不寻得到？”胡阿虎认真，欢欢喜喜，随着公人直至县堂跪下。知县指着吕大问道：“你可认得那人？”胡阿虎仔细一看，吃了一惊，心下好生踌躇，委决不下，一时不能回答。

知县将两人光景，一一看在肚里了，指着胡阿虎大骂道：“你这个狼心狗行的奴才！家主有何负你，直得便与船家同谋，觅这假尸诬陷人命？”胡阿虎道：“其实是家主打死的，小人并无虚谬。”知县怒道：“还要口强！吕大既是死了，那堂下跪的是什么人？”喝教左右夹将起来，“快快招出奸谋便罢！”胡阿虎被夹，大喊道：“爷爷！若说小人不该怀恨在心，首告家主，小人情愿认罪。若要小人招做同谋，便死也不甘的。当时家主不合打倒了吕大，即刻将汤救醒，与了酒饭，赠了白绢，自往渡口去了。是夜二更天气，只见周四撑尸到门，又有白绢、竹篮为证，合家人都信了。家主却将钱财买住了船家，与小人同载至坟茔埋讫。以后因家主毒打小人，挟了私仇，到爷爷台下首告，委实不知这尸真假。今日不是吕客人来，连小人也不知是家主冤枉的。那死尸根由，都在船家身上。”知县录了口语，喝退胡阿虎，便叫周四上前来问。初时也将言语支吾，却被吕大在旁边面对，知县又用起刑来，只得一一招承道：“去年某月某日，吕大怀着白绢下船，偶然问起缘由，始知被殴详细。恰好渡口原有这个死尸在岸边浮着，小的因此生心，要诈骗王家，特地买他白绢，又哄他竹篮，就把水里尸首，捞在船上了。前到王家，谁想他一说便信。以后得了王生银子，将来埋在坟头。只此是真，并无虚话。”知县道：“是便是了，其中也还有些含糊。那里水面上恰好有个流尸，又恰好与吕大厮像？毕竟又从别处谋害来诈骗王生的。”周四大叫道：“爷爷冤枉！小人若要谋害别人，何不就谋害了吕大？前日因见流尸，故此生出买绢篮的计策。心中也道面庞不像，未必哄得信。小人欺得王生一来是虚心病的，二来与吕大只见得一面，况且当日天色昏了，灯光之下，一般的死尸谁能细辨明白？三来白绢、竹篮又是王生及姜客的东西，定然不疑，故此大胆哄他一哄。不想果被小人瞒过，并无一个人认得出真假。那尸首的来历，想是失脚落水的，小人委实不知。”吕大跪上前禀道：“小人前日过渡时节，果然有个流尸，这话实是真情了。”知县也录了口语。周四道：“小人本意只要诈取王生财物，不曾有心害他，乞老爷从轻拟罪。”知县大喝道：“你这没天理的狠贼！你自己贪他银子，便几乎害得他家破人亡，似此诡计凶谋，不知陷过多少人了。我今日也为永嘉县中除了一害。那胡阿虎身为家奴，拿着影响之事，背恩卖主，情实可恨，合当重行责罚。”当时喝教把两人扯下，胡阿虎重打四十，周四不计其数，以气绝为止。不想那阿虎近日伤寒病未痊，受刑不起；也只为奴才背主，天理难容，打不上四十，死于堂前。周四直至七十板后，方才昏绝。可怜二恶凶残，今日毙于杖下。

知县见二人死了，责令尸亲前来领尸。监中取出王生，当堂释放。又抄取周四店中布匹，估价一百金，原是王生被诈之物，例该入官，因王生是个书生，屈陷多时，怜他无端，改赃物做了给主，也是知县好处。坟傍尸首，掘起验时，手爪有沙，是个失水的。无有尸亲，责令仵作埋之义冢。

王生等三人谢了知县出来，到得家中，与刘氏相持痛哭了一场，又到厅前与吕客人重新见礼。那吕大见王生为他受屈，王生见吕大为他辨诬，俱各致个不安，互相感激。这教做不打不成相识，以后遂不绝往来。王生自此戒了好些气性，就是遇着乞儿，也只是一团和气。感愤前情，思想荣身雪耻，闭户读书，不交宾客。十年之中，遂成进士。所以说，为官做吏的人，千万不可草菅人命，视同儿戏。假如王生这一桩公案，惟有船家心里明白，不是姜客重到温州，家人也不知家主受屈，妻子也不知道丈夫受屈，本人也不知自己受屈，何况公庭之上，岂能尽照覆盆？慈祥君子，须当以此为鉴！

囹圄刑措号仁君，吉网罗钳最枉人。

寄语昏污诸酷吏，远在儿孙近在身。

覆盆——覆盖的盆内见不到光明，以喻不白之冤。《抱朴子·辩问》：“是责三光不照覆盆之内也。”

吉网罗钳 吉温和罗希爽是唐代两个有名的酷吏，常用酷刑治狱，牵连许多人无辜受害，时人称之为“罗钳吉网”。

拍案惊奇卷十二

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

诗曰：

一饮一啄，莫非前定。

一时戏语，终身话柄。

话说人生万事，前数已定。尽有一时间偶然戏耍之事，取笑之话，后边照应将来，却像是个讖语响卜，一毫不差。乃知当他戏笑之时，暗中已有鬼神做主，非偶然也。

只如宋朝崇宁年间，有一个姓王的公子，本贯浙西人，少年发科，到都下会试。一日将晚，到延秋坊人家赴席。在一个小宅子前经过，见一女子生得十分美貌，独立在门内，徘徊凝望，却像等候甚么人的一般。王生正注目看他，只见前面一伙骑马的人，喝拥而来，那女子避了进去。王生匆匆也行了，不曾问得这家姓张姓李。

赴了席，吃得半醉归来，已是初更天气。复经过这家门首，望门内一看，只见门已紧闭，寂然无人声。王生嗤嗤从左傍墙脚下一带走去，意思要看他有后门没有。只见数十步外，有空地丈馀，小小一扇便门，也关着在那里。王生想道：“日间美人，只在此中，怎能勾再得一见？”看了他后门，正在恋恋不舍，忽然隔墙丢出一件东西来，掉在地下一响。王生几乎被他打着，拾起来看，却是一块瓦片。此时皓月初升，光同白昼，看那瓦片时，有六个字在上面，写道“夜间在此相候”。王生晓得有些蹊跷，又带着几分酒意，笑道：“不知是何等人约人做事的，待我耍他一耍。”就在墙上剥下些石灰粉来，写在瓦背上道：“三更后可出来。”仍旧望墙里丢了进去。走开十来步，远远地站着，看他有何动静。等了一会，只见一个后生走到墙边，低着头，却像找寻甚么东西的，寻来寻去。寻了一回，不见甚么，对着墙里叹了一口气，有一步没一步的，佯佯走了去。王生在黑影里看得明白，便道：“想来此人，定是所约之人了，只不知里边是甚么人。好歹有个人出来，必要等着他。”

等到三更，月色已高，烟雾四合。王生酒意已醒，看看渴睡上来，伸伸腰，打个呵欠，自笑道：“睡到不去睡，管别人这样闲事！”正要举步归寓，忽听得墙边小门呀的一响，轧然开了，一个女子闪将出来。月光之下，望去看时，且是娉婷。随后一个老妈，背了一只大竹箱，跟着望外就走。王生迎将上去，看得仔细，正是日间独立门首这女子。那女子看见人来，一些不避，直到当面一看，吃一惊道：“不是！不是！”回转头来看老妈。老妈上前，擦擦眼，把王生一认，也道：“不是，不

讖语响卜——暗示命运的迷信说法。讖语，预示将来应验的话。响卜，旧时除夕窃听人语以卜自己将来命运的习俗。

崇宁——宋徽宗赵佶年号，公元1102—1106年。

会试——旧时每三年一次在京城举行的考试，也叫“春试”，各省的举人皆可应考。

佯佯——即徜徉，流连忘返的样子。

是。快进去！”那王生倒将身拦在后门边了，一把扯住道：“还思量进去？你是人家闺中女子，约人夜晚间在此相会，可是该的？我今声张起来，拿你见官，丑声传扬，叫你合家做人不成。我偶然在此遇着，也是我与你的前缘，你不如就随了我去。我是在此会试的举人，也不辱没了你。”那女子听罢，战抖抖的，泪如雨下，没做道理处。老妈说道：“若是声张，果是利害。既然这位官人是个举人，小娘子权且随他到下处再处。而今没奈何了，一会有子天明了，有人看见，却了不得。”那女子一头哭，王生一头扯扯拉拉，只得软软地跟他走到了下处，放他在一个小楼上面，连那老妈也就留了他伏侍。

女子性定，王生问他备细。女子道：“奴家姓曹，父亲早丧，母亲止生得我一人，甚是爱惜，要将我许聘人家。我有个姑娘的儿子，从小往来，生得聪俊，心里要嫁他。这个老妈，就是我的奶娘。我央他对母亲说知此情，母亲嫌他家里无官，不肯依从。所以叫奶娘通情，说与他了，约他今夜以掷瓦为信，开门从他私奔。他已曾还掷一瓦，叫三更后出来。及至出得门来，却是官人，倒不见他，不知何故！”王生笑把适才戏写掷瓦，及一男子寻觅东西不见，长叹走去的事，说了一遍。女子叹口气道：“这走去的正是他了。”王生笑道：“却是我幸得撞着，岂非五百年前姻缘做定了？”女子无计可奈，见王生也自一表非俗，只得从了他。新打上的，恩爱不少。

到得会试过了，榜发，王生不得第。却恋着那女子，正在欢爱头上，不把那不中的事放在心里，只是朝欢暮乐。那女子前日带来竹箱中，多是金银实物，王生缺用，就拿出来与他盘缠。迂延数月，王生竟忘记了归家。王生的父亲在家盼望，见日子已久，不见王生归来。遍问京中来的人，都说道：“他下处有一女人相处，甚是得意，那得肯还？”其父大怒，写着严切手书，差着两个管家，到京催他起身。又寄封书，与京中同年相好的，叫他遣个马票，兼请逼勒他出京，不许耽延。王生不得已，与女子作别道：“事出无奈，只得且去。得便就来；或者禀明父亲，径来接你，也未可知。你须耐心，同老妈在此寓所住着等我。”含泪而别。王生到得家中，父亲升任福建，正要起身，就带了同去。一时未便，不好说得女子之事。闷闷随去任所，朝夕思念不题。

且说京中女子，同奶妈住在寓所守候。身边所带东西，王生在时已用去将有一半，今又两口在寓所食用，有出无入，看看所剩不多。王生又无信息，女子心下着忙。叫老妈打听家里母亲光景，指望重到家来，与母亲相会。不想母亲因失了这女儿，终日啼哭，已自病死多时。那姑娘之子，次日见说舅母家里不见了女儿，恐怕是非缠在身上，逃去无踪了。女子见说，大哭了一场，与老妈商量道：“如今一身无靠，汴京到浙西，也不多路，趁身边还有些东西，做了盘缠，到他家里去寻他。不然，如何了当？”就央老妈雇了一只船，下汴京一路来。

行到广陵地方，盘缠已尽。那老妈又是高年，船上早晚感冒些风露，

姑娘——“娘”字重读，为吴方言对姑母的称谓，北方叫“姑姑”。

同年——旧时称同科考中的人。

马票——旧时官员因公出行，使用驿站马匹的凭证。

了当——了结、停当。

一病不起。那女子极得无投奔，只是啼哭。元来广陵即是而今扬州府，极是一个繁华之地。古人诗云“烟花三月下扬州”；又道是“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从来仕宦官员，王孙公子，要讨美妾的，都到广陵郡来，拣择聘娶。所以填街塞巷，都是些媒婆撞来撞去。看见船上一个美貌女子啼哭，都攒将拢来问缘故。女子说道：“汴京下来，到西浙寻丈夫，不想此间奶母亡故，盘缠用尽，无计可施，所以啼哭。”内中一个婆子道：“何不去寻苏大商量？”女子道：“苏大是何人？”那婆子道：“苏大是此间好汉，专一替人出闲力的。”女子慌忙之中，不知一个好歹，便出口道：“有烦指引则个。”婆子去了一会，寻取一个人来。那人一到船边，问了详细，便去引领一千人来；抬了尸首上岸埋葬，算船钱打发船家。对女子道：“收拾行李，到我家里停住几日再处。”叫一乘轿来抬女子。女子见他处置有方，只道投着好人，亦且此身无主，放心随他去。谁知这人却是扬州一个大光棍，当机兵、养娼妓，接子弟的，是个烟花的领袖，乌龟的班头。轿抬到家，就有几个粉头出来，相接作伴。女子情知不尴尬，落在套中，无处分诉。自此改名苏媛，做了娼妓了。

王生在福建随任两年，方回浙中。又值会试之期，束装北上，道经扬州。扬州司理，乃是王生乡举同门，置酒相待。王生赴席，酒筵之间，官妓叩头送酒。只见内中一人，屡屡偷眼看王生不已。生亦举目细看，心里疑道：“如何甚像京师曹氏女子？”及问姓名，全不相同，却再三看来，越看越是。酒半起身，苏媛捧觞上前，劝生饮酒。觑面看得较切，口里不敢说出，心中想着旧事，不胜悲伤，禁不住两行珠泪，簌簌的落将下来，堕在杯中。生情知是了，也垂泪道：“我道像你，元来果然是你！却是因何在此？”那女子把别后事情，及下汴寻生，盘缠尽了，失身为娼始末根缘，说了一遍，不觉大恸。生自觉惭愧，感伤流泪；力辞不饮，托病而起。随即召女子到自己寓所，各诉情怀，留同枕席。次日，密托扬州司理，追究苏大局良为娼，问了罪名，脱了苏媛乐籍，送生同行。后来与生生子，仕至尚书郎。想着起初，只是一时拾得掷瓦，做此戏谑之事，谁知是老大一段姻缘，几乎把女子一生断送了，还亏得后来成了正果。

而今更有一段话文，只因一句戏言，致得两边错认，得了个老婆，全始全终，比前话更为完美。有诗为证：

戏言偶尔作恢奇，谁道从中遇美妻？
假女婿为真女婿，失便宜处得便宜。

这一本话文乃是国朝成化年间，浙江杭州府馀杭县有一个人，姓蒋，名霆，表字震卿。本是儒家子弟，生来心性倜傥，顽耍戏浪，不拘

机兵——不详。

班头——同一班行的头领。

司理——掌管讼狱的官。

乐籍——妓女的登记册。

恢奇——奇特、不寻常，这里有玩笑的意思。

小节。最喜游玩山水，出去便是累月累日，不肯呆坐家中。一日想道：“从来说山阴道上，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是个极好去处。此去绍兴隔得多少路，不去游一游？”恰好有乡里两个客商，要过江南去贸易，就便搭了伴同行。过了钱塘江，搭了西兴夜船，一夜到了绍兴府城。两客自去做买卖，他便兰亭、禹穴、蕺山、鉴湖，没处不到，游得一个心满意足。两客也做完了生意，仍旧结伴同归。偶到诸暨村中行走，只见天色看看傍晚，一路是些青蛙绿亩，不见一个人家。须臾之间，天上洒下雨点来，渐渐下得密了。

三人都不带得雨具，只得慌忙向前奔走，走得一个气喘，却见林子里露出一所住宅来。三人远望道：“好了，好了，且到那里躲一躲则个。”两步那来一步，走到面前，却是一座双檐滴水的门坊。那两扇门，一扇关着，一扇半掩在那里。蒋震卿便上前，一手就去推门。二客道：“蒋兄惯是莽撞，借这里只躲躲雨便了。”

知是甚么人家，便去敲门打户！”蒋震卿最好取笑，便大声道：“何妨得！此乃是我丈人家。”二客道：“不要胡说惹祸。”过了一会，那雨越下得越大了。只见两扇门忽然大开，里头踱出一个老者来。看他怎生打扮：

头戴斜角方巾，手持盘头拄拐。方巾内竹箬冠，罩着银丝样几茎乱发；拄拐上虬须节，握着干姜般五个指头。宽袖长衣，摆出浑如鹤步；高跟深履，踱来一似龟行。想来圯上可传书，应是商山随聘出。

元来这老者姓陶，是诸暨村中一个殷实大户，为人梗直忠厚，极是好客尚义认真的人。起初傍晚，正要走出大门来，看人关闭，只听得外面说话响，晓得有人在门外躲雨，故迟了一步，却把蒋震卿取笑的说话，一一听得明白。走进来，对妈妈与合家说了，都道：“有这样放肆可恶的，不要理他！”而今见下得雨大，晓得躲雨的没去处，心下过意不去。有心要出来留他们进去，却又怪先前说这讨便宜话的人。踌躇了一回走出来，见是三个，就问道：“方才说老汉是他丈人的，是那一个？”蒋震卿见问着这话，自觉先前失言，耳根通红。二客人同声将他埋怨道：“原是不该！”老者看见光景，就晓得是他了。便对二客道：“两位不弃老拙，便请到寒舍里面盘桓一盘桓。这位郎君，依他方才所说，他是吾子辈，与宾客不同，不必进来，只在此伺候罢。”二客方欲谦逊，被

山阴——特指绍兴会稽山的北麓，明代设山阴县，与会稽县并为绍兴府治。下文提到的“兰亭、禹穴、蕺(jí疾)山、鉴湖”，均是当地名胜。

西兴——镇名，又叫西陵，在浙江省萧山市西二十里。

那来——这里是并作的意思，那，即“挪”的借字。

圯(yí移)上可传书——用秦末张良于圯上遇黄石公，授以《太公兵法》的故事，事见《史记·留侯世家》。圯上，桥上。传书，指黄石公传授张良兵书。

商山随聘出——据《汉书·张良传》，西汉初，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四人隐居商山，均年过八十岁，须发皆白，时称“商山四皓”。他们隐居不仕，后高祖欲废太子刘盈，盈用张良计，厚礼聘“四皓”出山，遂不得废。这里即用此事。商山，在今陕西省商州市境内。出，出山，参与国事。

盘桓——逗留、坐一坐的客气话。

他一把扯了袖子，拽进大门。刚跨进槛内，早把两扇门扑的关好了。

二客只得随老者登堂，相见叙坐，各道姓名，及偶过避雨，说了一遍。那老者犹兀自气忿忿的道：“适间这位贵友，途路之中，如此轻薄无状，岂是个全身远害的君子？二公不与他相交得也罢了。”二客替他称谢道：“此兄姓蒋，少年轻肆，一时无心失言，得罪老丈，休得计较。”老者只不释然。须臾，摆下酒饭相款，竟不提门外尚有一人。二客自己非分取扰，已出望外，况见老者认真着恼，难道好又开口周全得蒋震卿，叫他一发请了进来不成？只得繇他，且管自家食用。

那蒋震卿被关在大门之外，想着适间失言，老大没趣。独自一个，栖栖在雨檐之下，黑魆魆地，靠来靠去，好生冷落。欲待一口气走了去，一来雨黑，二来单身，不敢前行，只得忍气吞声，耐了心性等着。只见那雨渐渐止了，轻云之中，有些月色上来。侧耳听着门内，人声寂静了。便道：“他们想已安寝，我却如何痴等？不如趁此微微月色，路径好辨，走了去罢。”又想一想道：“那老儿固然怪我，他们两个便直得如此撇下了我，只管自己自在不成？毕竟有安顿我处，便再等他一等。”正在踌躇不定，忽听得门内有人低低道：“且不要去。”蒋震卿心下道：“我说他们定不忘怀了我！”就应一声道：“晓得了，不去！”过了一会，又听得低低道：“有些东西拿出来，你可收拾好。”蒋震卿心下又道：“你看他两个，白白里打搅了他一餐，又拿了他的甚么东西，忒煞欺心！”却口里且答应道：“晓得了。”站住等看，只见墙上有两件东西，扑搭地丢将出来。急走上前看时，却是两个被囊。提一提看，且是沉重。把手捻两捻，累累块块，像是些金银器物之类。蒋震卿恐怕有人开出来追寻，急负在背上，望前便走。走过百馀步，回头看那门时，已离得略远了，站着脚，再看动静。远望去，墙上两个人跳将下来。蒋震卿道：“他两个也来了。恐有人追，我只索先走，不必等他。”提起脚便走。望后边这两个，也不忙赶，只尾着他慢慢地走。蒋震卿走得少远，心下想道：“他两个赶着了，包里东西必要均分。趁他们还在后边，我且开囊看看，总是不义之物，落得先藏起他些好的。”立住了，把包裹打开，将黄金重货，另包了一囊；把钱布之类，仍旧放在被囊里，提了又走。又望后边两个人，却远未到。元来见他住，也住；见他走，也走。黑影里远远尾着，只不相近。如此行了半夜，只是隔着一箭之路。

看看天明了，那两个方寸脚步走得急促，赶将上来。蒋震卿道：“正是来一路走。”走到面前，把眼一看，吃了一惊，谁知不是昨日同行的两个客人，到是两个女子。一个头扎临清帕，身穿青绉衫，且是生得美丽；一个散挽头髻，身穿青布袄，是个丫鬟打扮。仔细看了蒋震卿一看，这一惊可也不小，急得忙闪了身子开来。蒋震卿上前，一把将美貌的女子劫住，道：“你走那里去？快快跟了我去，到有商量。若是不从，我同到你家去出首！”女子低首无言，只得跟了他走。

走到一个酒馆中，蒋生拣个僻净楼房，与他住下了。哄店家道：“是夫妻烧香，买早饭吃的。”店家见一男一女，又有丫鬟跟随，并无疑心，自去支持早饭上来吃。蒋震卿对女子低声问他来历。那女子道：“奴家

尾着——尾随，远远跟着。

支持——支应、照管。

姓陶，名幼芳，就是昨日主人翁之女。母亲王氏。奴家幼年时，许嫁同郡褚家，谁想他双目失明了，我不愿嫁他。有一个表亲之子王郎，少年美貌，我心下有意于他。与他订约日久，约定今夜私奔出来，一同逃去。今日日间不见回音，将到晚时，忽听得爹爹进来大嚷，道是：‘门前有个人，口称这里是他丈人家里，胡言乱语，可恶！’我心里暗想：此必是我所约之郎到了。急急收并资财，引这丫鬟拾翠为伴，逾墙出来。看见你在前面，背囊而走，心里道：‘自然是了。’恐怕人看见，所以一路不敢相近，谁知跟到这里，却是差了。而今既已失却那人，又不好归去得，只得随着官人罢，也是出于无奈了。”蒋震卿大喜道：“此乃天缘已定，我言有验。且喜我未曾娶妻，你不要慌张，我同你家去便了。”

蒋生同他吃了早饭，丫鬟也吃了，打发店钱，独讨一个船，也不等二客，一直同他随路换船，径到了余杭家里。家人来问，只说是路上礼聘来的。那女子入门，待上接下，甚是贤能，与蒋震卿十分相得。过了一年，已生了一子。却提起父母，便凄然泪下。一日，对蒋震卿道：“我那时不欲从那瞽夫，所以做出这些冒礼勾当来。而今身已属君，可无悔恨。但只是双亲年老无靠，失我之后，在家必定忧愁。且一年有馀，无从问个消息，我心里一刻不能忘。再如此思念几时，毕竟要生出病来了。我想，父母平日爱我如珠似宝，而今便是他知道了，他只以见我为喜，定然不十分嗔怪的。你可计较，怎生通得一个信去！”蒋震卿想了一回道：“此间有一个教学的先生，姓阮，叫阮太始，与我相好。他专在诸暨往来，待我与商量看。”蒋震卿就走去，把这事始末根繇，一五一十对阮太始说了。阮太始道：“此老是诸暨一个极忠厚的长者，与学生也曾相会几番过的。待学生寻个便，到那里替兄委曲通知，周全其事，决不有误。”蒋震卿称谢了，来回浑家的话不题。

且说陶老，是晚款留二客在家歇宿，次日又拿早饭来吃了。二客千恩万谢，作别了起身。老者送出门来，还笑道：“昨日狂生不知那里去宿了，也等他受些恹惶，以为轻薄之戒。”二客道：“想必等不得，先去了。容学生辈寻着他，埋怨他一番，老丈再不必介怀。”老者道：“老拙也是一时耐不得，昨日勾奈何他了，那里还挂在心上？”道罢，各自作别去了。

老者入得门时，只见一个丫鬟慌慌张张走到面前，喘做一团道：“阿爹，不好了！姐姐不知那里去了！”老者吃了一惊道：“怎的说！”一步一步一撇，忙走进房中来。只见王妈妈儿天儿地的放声大哭，哭倒在地。老者问其详细，妈妈说道：“昨晚好好在他房中睡的，今早因外边有客，我且照管灶下早饭，不曾见他起来。及至客去了，叫人请他来一处吃早饭，只见房中箱笼大开，连伏侍的丫头拾翠也不见，不知那里去了。”老者大骇道：“这却为何？”一个养娘便道：“莫不昨日投宿这些人是个歹人，夜里拐的去了？”老者道：“胡说！他们都是初到此地的，那两个宿了一夜，今日好好别了去的，如何拐得？这一个因是我恼他，连门里不放他进来，一发甚么相干？必是日前与人有约，今因见有客，趁哄打劫的逃去了。你们平日看见姐姐有甚破绽么？”一个养娘道：“阿爹此猜，十有八九。姐姐只为许了个盲子，心中不乐，时时流泪。惟有

王家某郎，与姐姐甚说得来，时常叫拾翠与他传消递息的，想必约着跟他走了。”老者见说得有因，密地叫人到王家去访时，只见王郎好好的在家里，并无一些动静。老者没做理会处，自道：“家丑不可外扬，切勿令传出去。褚家这盲子，退得便罢，退不得，苦一个丫头不着，还他罢了。只是身边没有了这个亲生女儿，好生冷静。”与那王妈妈说着，便哭一个不住。后来褚家盲子死了，感着老夫妻念头，又添上几场悲哭，道：“便早死了年把，也不见得女儿如此。”

如是一年有多，只见一日门上递个名帖进来，却是馀杭阮太始。老者出来接着，道：“甚风吹得到此？”阮太始道：“久疏贵地诸友，偶然得暇，特过江来拜望一番。”老者便教治酒相待。饮酒中间，大家说些江湖上的新闻，也有可信的，也有可疑的。阮太始道：“敝乡一年之前，也有一件新闻，这事却是实的。”老者道：“何事？”阮太始道：“有个少年朋友，出来游耍，归去途路之间，一句戏话上边，得了一个妇人，至今做夫妻在那里。说道这妇人，是贵乡的人，老丈曾晓得么？”老者道：“可知这妇人姓甚么？”阮太始道：“说道也姓陶。”那老者大惊道：“莫非是小女么？”阮太始道：“小名幼芳，年纪一十八岁，又有个丫头名拾翠。”老者撑着眼道：“真是吾小女了！如何在他那里？”阮太始道：“老丈还记得雨中叩门，冒称是岳家，老丈闭他在门外，不容登堂的事么？”老者道：“果有这个事。此人平日元非相识，却又关在外边，无处通风，不知那晚小女如何却随了他去了？”阮太始把蒋生所言，一一告诉，说道：“一边妄言，一边发怒，一边误认，凑合成了这事，真是希奇。而今已生子了，老翁要见他么？”老者道：“可知要见哩！”只见王妈妈在屏风后边，听得明明白白，忍不住跳将出来，不管是生是熟，大哭，拜倒在阮太始面前，道：“老夫妇只生得此女，自从失去，几番哭绝，至今奄奄不欲生。若是客人果然致得吾女相见，必当重报！”阮太始道：“老丈与孺人固然要见令爱，只怕有些见怪令婿。令婿便不敢来见了。”老者道：“果然得见，庆幸不暇，还有甚么见怪？”阮太始道：“令婿也是旧家子弟，不辱没了令爱的。老丈既不嗔责，就请老丈同到令婿家里去，一见便是。”老者欣然治装，就同阮太始一路到馀杭来。

到了蒋家门的阮太始进去，把以前说话备细说了。阮太始同蒋生出来，接了老者。那女儿久不见父亲，也直接至中堂。阮太始暂避开了。父女相见，倒在怀中，大家哭倒。老者就要蒋生同女儿到家去，那女儿也要去见母亲，就一同到诸暨村来。母女两个相见了，又抱头大哭，道：“只说此生再不得相会了，谁道还有今日！”哭得旁边养娘们个个泪出。哭罢，蒋生拜见丈人、丈母，叩头请罪道：“小婿一时与同伴门外戏言，谁知岳丈认了真，致犯盛怒；又谁知令爱认了错，得谐私愿。小婿如今想起来，当初说此话时，何曾有分毫想到此地位的？都是偶然，望岳丈勿罪。”老者大笑道：“天教贤婿说出这话，有此凑巧。此正前定之事，何罪之有？”正说话间，阮太始也封了一封贺礼，到门叫喜。老者就将彩帛银两，拜求阮太始为媒，治酒大会亲族，重教蒋震卿夫妇拜天成礼，

退——指退婚。

不着——这里是不过、大不了的意思。

厚赠妆奁，送他还家。夫妻偕老。

当时蒋生不如此戏耍取笑，被关在门外，便一样同两个客人一处儿吃酒了，那里撞得着这老婆来？不知又与那个受用去了。

可见前缘分定，天使其然。

此本说话出在祝枝山《西樵野记》中，事体本等有趣。只因有个没见识的，做了一本《鸳鸯记》，乃是将元人《玉清庵错送鸳鸯被》杂剧，与嘉定篦工徐达拐逃新人的事三四件，做了个扭名粮长，弄得头头不了，债债不清。所以今日依着本传，把此话重新流传于世，使人简便好看。有诗为证：

片言得妇是奇缘，此等新闻本可传。

扭捏无端殊舛错，故将话本与重宣。

《鸳鸯记》——明代戏剧家沈璟著有《鸳鸯记》，今已失传。沈璟长凌濛初二十馀岁，或即指此。

《玉清庵错送鸳鸯被》——元人杂剧，无名氏作，收《元曲选》中。

徐达拐逃新人的事——事见《九朝野记》卷四，《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五“徐茶酒乘闹劫新人”亦演绎此故事。

扭名粮长——原非粮长而硬加以粮长名目，含有“张冠李戴”之意。粮长，明代地方上包揽粮税的人，如有亏欠需由粮长承担。

舛(chu n喘)错——错乱，错谬。

拍案惊奇卷十三

赵六老舐犊丧残生 张知县诛臬成铁案

诗曰：

从来父子是天伦，离暴何当逆自亲？

为说慈乌能反哺，应教飞鸟骂伊人。

话说人生极重的是那“孝”字。盖因为父母的，自乳哺三年，直盼到儿子长大，不知费尽了多少心力。又怕他三病四痛，日夜焦劳；又指望他聪明成器，时刻注想。抚摩鞠育，无所不至。《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说到此处，就是卧冰哭竹，扇枕温衾，也难报答万一。况乃锦衣玉食，归之自己，担饥受冻，委之二亲，漫然视若路人，甚而等之仇敌，败坏彝伦，灭绝天理，真狗彘之所不为也。

如今且说一段不孝的故事，从前寡见，近世罕闻。

正德年间，松江府城有一富民，姓严。夫妻两口儿过活，三十岁上无子，求神拜佛，无时无处不将此事挂在念头上。忽一夜严娘子似梦非梦间，只听得空中有人说道：“求来子，终没耳；添你丁，减你齿。”严娘子分明听得，次日即对严公说知，却不解其意。自此以后，严娘子便觉得眉低眼慢，乳胀腹高，有了身孕。怀胎十月，历尽艰辛，生下一子，眉清目秀。夫妻二人欢喜倍常，万事多不要紧，只愿他易长易成。

光阴荏苒，又早三年。那时也倒聪明伶俐，做爷娘的百依百顺，没一事违拗了他。休说是世上有的物事，他要时定要寻来，便是天上的星，河里的月，也恨不爬上天捉将下来，钻入河捞将出去。似此情状，不可胜数。又道是：“棒头出孝子，箸头出忤逆。”为是严家夫妻养娇了这孩儿，到得大来就便目中无人，天王也似的大了。却是为他有钱财使用，又好结识那一班惨刻狡猾、没天理的衙门中人，多只是奉承过去，那个敢与他一般见识？却又极好樗蒲，搭着一班儿伙伴，多是高手的赌贼。那些人贪他是出钱施主，当面只是甜言蜜语，谄笑胁肩，赚他上手。他

慈乌能反哺——乌，即乌鸦。《本草纲目·禽部》云：“慈乌，此鸟初生，母哺六十日，长则反哺六十日，可谓慈孝矣。”这里用其说。

“哀哀父母”四句——见《诗·小雅·蓼莪》，意谓父母的养育之恩广大无边，难以报答。劬（qú渠）劳，劳苦。昊（hào浩）天，苍天。

卧冰哭竹——两个孝子故事。卧冰，一说是晋王祥为母卧冰取鲤，一说是楚僚为后母治痛卧冰取鲤，见干宝《搜神记》。哭竹，指三国时孟宗为母哭竹求笋事，见《二十四孝》。

扇枕温席——班固《东观汉记》记载：汉代黄香事双亲至孝，夏为扇枕，冬为温席。

彝伦——人们正常的伦理关系。彝，常。

正德——明武宗朱厚照年号，公元1506—1521年。

松江府城——在华亭，即今上海市松江县。

箸头——筷子头上，意谓在生活上溺爱。

樗（ch初）蒲——古代的一种赌博，盛行于汉、魏，后作赌博的代称。

只道众人真心喜欢，且十分帮衬，便放开心地，大胆呼卢，把那黄白之物，无算的暗消了去。严公时常苦劝，却终久溺着一个“爱”字，三言两语，不听时，也只索罢了。岂知家私有数，经不得十转九空。似此三年，渐渐凋耗。

严公原是积攒上头起家的，见了这般情况，未免有些肉痛。一日有事出外，走过一个赌坊，只见数十来个人，团聚一处，在那里喧嚷。严公望见，走近前来，伸头一看，却是那众人裹着他儿子讨赌钱。他儿子分说不得，你拖我扯，无计可施。严公看了，恐怕伤坏了他，心怀不忍。挨开众人，将身蔽了孩儿，对众人道：“所欠钱物，老夫自当赔偿。众弟兄各自请回，明日到家下拜纳便是。”一头说，一手且扯了儿子，怒愤愤的投家里来。关上了门，采了他儿子头发，硬着心做势要打，却被他挣扎脱了。严公赶去扯住不放，他掇转身来，望严公脸上只一拳，打个满天星，昏晕倒了。儿子也自慌张，只得将手扶时，元来打落了两个门牙，流血满胸。儿子晓得不好，且望外一溜走了。严公半晌方醒，愤恨之极，道：“我做了一世人，生这样逆子，荡了家私，又几乎害我性命，禽兽也不如了。还要留他则甚！”一径走到府里来。却值知府升堂，写着一张状子，将那打落牙齿为证，告了忤逆。知府准了状，当日退堂，老儿自且回去。

却有严公儿子平时最爱的相识——一个外郎，叫做丘三，是个极狡黠奸诈的。那时见准了这状，急急出衙门，寻见了严公儿子，备说前事。严公儿子着忙，恳求计策解救。丘三故意作难。严公儿子道：“适带得赌钱三两在此，权为使用，是必打点救我性命则个。”丘三又故意迟了半晌，道：“今日晚了，明早府前相会，我自有话对你说。”严公儿子依言，各自散讫。

次早俱到府前相会。严公儿子问：“有何妙计，幸急救我！”丘三把手招他到一个幽僻去处，说道：“你来，你来！对你说。”严公儿子便以耳接着丘三的口，等他讲话。只听得跣啻一响，严公儿子大叫一声，疾忙掩耳，埋怨丘三道：“我百般求你解救，如何倒咬落我的耳朵？却不恁地与你干休！”丘三冷笑道：“你耳朵原来却恁地值钱？你家老儿牙齿直恁地不值钱？不要慌，如今却真对你说话。你慢些只说如此如此，便自没事。”严公儿子道：“好计！虽然受些痛苦，却得干净了身子。”

随后府公升厅，严公儿子带到。知府问道：“你如何这般不孝！只贪赌博，怪父教诲，甚而打落了父亲门牙，有何理说？”严公儿子泣道：“爷爷青天在上，念小的焉敢悖伦胡行？小的偶然出外，见赌坊中争闹，立定闲看。谁知小的父亲也走将来，便疑小的亦落赌场，采了小的回家痛打。小的吃打不过，不合伸起头来，父亲便将小的毒咬一口，咬落耳朵。老人家齿不坚牢，一时性起，遂至坠落。岂有小的打落之理？望爷爷明镜照察。”知府教上去验看，果然是一只缺耳，齿痕尚新，上有凝血，信他言词是实，微微的笑道：“这情是真，不必再问了。但看赌可疑，父齿复坏，责杖十板，赶出免拟。”

呼卢——即“呼卢喝雉”的省略，卢和雉是古时赌具上的两种彩色，后遂作赌博的代称。

采了——揪住。

外郎——对衙门吏曹的俗称。

严公儿子喜得无恙，归家求告父母，道：“孩儿愿改从前过失，侍奉二亲。官府已责罚过，任父亲发落！”老儿昨日一口气上，到府告官，过了一夜，又见儿子已受了官刑，只这一番说话，心肠已自软了。他老夫妻两个，原是极溺爱这儿子的，想起道：“当初受孕之时，梦中四句言语，说‘求来子，终没耳；添你丁，减你齿。’今日老儿落齿，儿子啮耳，正此验也。这也是天数，不必说了。”自此那儿子当真守分，孝敬二亲，后来却得善终。这叫做改过自新，皇天必宥。

如今再说一个肆行不孝，到底不悛，明彰报应的。

某朝某府某县，有一人姓赵，排行第六，人多叫他做赵六老。家声清白，囊橐肥饶。夫妻两口，生下一子，方离乳哺，是他两人心头的气，身上的肉。未生下时，两人各处许下了偌多香愿，只此一节上，已为这儿子费了无数钱财。不期三岁上出起痘来，两人终夜无寐，遍访名医，多方觅药，不论资财，只求得孩儿无恙，便杀了己身，也自甘心。两人忧疑惊恐，巴得到痘花回好，就是黑夜里得了明珠，也没得这般欢喜。看看调养得精神完固，也不知服了多少药料，吃了多少辛勤，坏了多少钱物。殷殷抚养，到了六七岁，又要送他上学。延一个老成名师，择日叫他拜了先生，取个学名，唤做赵聪。先习了些《神童》、《千家诗》，后习《大学》。两人又怕儿子辛苦了，又怕先生拘束他，生出病来。每日不上读得几句书，便歇了。那赵聪也到会体贴他夫妻两人的意思，常只是诈病佯疾，不进学堂。两人却是不敢违拗了他。那先生看了这些光景，口中不语，心下思量道：“这真叫做禽犊之爱，适所以害之耳。养成于今日，后悔无及矣！”却只是冷眼傍观，任主人家措置。过了半年三个月，忽又有人家来议亲，却是一家宦户人家，姓殷，老儿曾任太守，故了。赵六老却要扳高，央媒求了口帖，选了吉日，极浓重的下了一付谢允礼。自此聘下了殷家女子，逢时致时，逢节致节，往往来来，也不知费用了多少礼物。

韶光短浅。赵聪因为娇养，直挨到十四岁上才读完得经书，赵六老还道是他出人头地，欢喜无限。十五六岁，免不得教他试笔作文。六老此时为这儿子面上，家事已弄得七八了。没奈何，要儿子成就，情愿借贷延师，又重币延请一个饱学秀才，与他引导。每年束脩五十金，其外节仪，与夫供给之盛，自不必说。那赵聪原是个极贪安宴，十日九不在书房里的。做先生到落得吃自在饭，得了重资，省了气力。为此，就有那一班不成才没廉耻的秀才，便要谋他馆谷；自有那有志向诚实的，往往却之不就：此之谓贤愚不等。

话休絮烦，转眼间又过了一个年头，却值文宗考童生。六老也叫赵

不悛（qu n 圈）——不悔改。

措置——这里是安排的意思。

扳高——也叫“攀高枝”，此处指向比自己好的人家求亲。

弄得七八——指家财已破费消耗了七八成。

节仪——指节日馈赠的礼品。

馆谷——即旧时给塾师的酬金。

文宗——对考试官员的泛称。

聪没张没致的前去赴考，又替他钻刺，央人情，又枉自折了银子。考事已过，六老又思量替儿子毕姻。却是手头委实有些窘迫了，又只得央中写契，借到某处银四百两。那中人叫做王三，是六老平时专托他做事的，似此借票，已写过了几纸，多只是他居间。其时在刘上户家，借了四百银子，交与六老。便将银备办礼物，择日纳采，订了婚期。过了两月，又近吉日，却又欠接亲之费。六老只得东那西凑，寻了几件衣饰之类，往典铺中解了四十两银子，却也不勾使用。只得又寻了王三，写一纸票，又往褚员外家借了六十金，方得发迎会亲。殷公子送妹子过门，赵六老极其殷勤谦让，吃了五七日筵席，各自散了。小夫妻两口恩爱如山，在六老间壁一个小院子里居住，快活过日。殷家女子到百般好，只有些儿毛病，专一恃贵自高，不把公婆看在眼里。且又十分吝啬，一文千贯，惯会唆那丈夫做些惨刻之事。若是殷家女子贤慧时，劝他丈夫学好，也不到得后来惹出这场大事了。

自古妻贤夫祸少，应知子孝父心宽。

这是后话。

却说那殷家嫁资丰富，约有三千金财物，殷氏收掌，没一些儿放空。赵六老供给儿媳，惟恐有甚不到处，反十分小心。儿媳两个，倒嫌长嫌短的，不像意。光阴迅速，又早三年。赵老娘因害痰火病，起不得床，一发把这家事，托与那媳妇掌管。殷氏承当了，供养公婆，初时也尚像样。渐渐半年三个月，要茶不茶，要饭不饭。两人受淡不过，有时只得开口，勉强取讨得些。殷氏便发话道：“有甚么大家事交割与我，却又要长要短。原把去自当不得！我也不情愿当这样吃苦差使，到终日搅得不干净。”赵六老闻得，忍气吞声，实是没有甚么家计分授与他，如何好分说得？叹了口气，对妈妈说了。妈妈是个积病之人，听了这些声响，又看了儿媳这一番怠慢光景，手中又十分窘迫，不比三年前了。且又索债盈门，箱笼中还剩得有些衣饰，把来偿利，已准过七八了。就还有几亩田产，也只好把与别人做利。赵妈妈也是受用过来的，今日穷了，休说是外人，嫡亲儿媳也受他这般冷淡。回头自思，怎得不恼？一气得头昏眼花，饮食多绝了。儿媳两个也不到床前去看视一番，也不将些汤水调养病人，每日三餐，只是这几碗黄齏，好不苦恼。挨了半月，痰喘大发，呜呼哀哉，伏惟尚飨了。

儿媳两个，免不得干号了几声，就走了过去。赵六老跌脚捶胸，哭了一回，走到间壁去对儿子道：“你娘今日死了，实是囊底无物，送终之具，一无所备。你可念母子亲情，买口好棺木盛殓，后日择块坟地殡葬，也见得你一片孝心。”赵聪道：“我那里有钱买棺？不要说是好棺

没张没致——冒冒失失。

上户——富户、上等人家。

解——抵押。

没一些儿放空——意为掌握钱财极牢。放空，犹如说出手。

不像意——不满意。

呜呼哀哉，伏惟尚飨——旧时祭文结尾的套话，后人用来作死的代词。

木，价重买不起，便是那轻敲杂树的，也要二三两一具，叫我那得东西去买？前村李作头家，有一口轻敲些的在那里，何不去赊了来，明日再做理会。”六老噙着眼泪，怎敢再说？只得出门到李作头家去了。

且说赵聪走进来对殷氏道：“俺家老儿一发不知进退了，对我说要讨件好棺木盛殓老娘。我回说道：休说好的，便是歹的，也要二三两一个。我叫他且到李作头家赊了一具轻敲的来，明日还价。”殷氏便接口道：“那个还价？”赵聪道：“便是我们舍个头疼，替他胡乱还些罢。”殷氏怒道：“你那里有钱来替别人买棺材？买与自家了不得？要买时，你自还钱，老娘却是没有。我又不曾受你爷娘一分好处，没事便兜揽这些来打搅人！松了一次，便有十次。还他十个没有，怕怎地！”赵聪顿口无言，道：“娘子说得是，我则不还便了。”随后六老雇了两个人，抬了这具棺材到来，盛殓了妈妈。大家举哀了一场，将一杯水酒浇奠了，停柩在家。儿媳两个也不守灵，也不做什么盛羹饭，每日仍只是这几碗黄齏。夜间单留六老一人，冷清清的，在灵前伴宿。六老有好气没好气，想了便哭。

过了两七，李作头来讨棺银。六老道：“去替我家小官人讨。”李作头依言，去对赵聪道：“官人家除了小人棺木，幸赐价银则个。”赵聪光着眼，啐了一声道：“你莫不见鬼了？你眼又不瞎，前日是那个来你家赊棺材，便与那个讨，却如何来和我说？”李作头道：“是你家老官来赊的，方才是他叫我来与官人讨。”赵聪道：“休听他放屁！好没廉耻。他自有钱买棺材，如何图赖得人？你去时便去，莫要讨老爷怒发！”背叉着手，自进去了。李作头回来，将这段话对六老说知。六老纷纷泪落，忍不住哭起来。李作头劝住了道：“赵老官不必如此，没有银子，便随分甚么东西，准两件与小人罢了。”赵六老只得进去，翻箱倒笼，寻得三件冬衣，一根银鍬子，把来准与李作头去了。

忽又过了七七四十九。赵六老原也有些不知进退，你看了买棺一事，随你怎么，也不可求他了。到得过了断七，又忘了这段光景，重复对儿子道：“我要和你娘寻块坟地，你可主张则个。”赵聪道：“我晓得甚么主张！我又不是地理师，那晓寻甚么地？就是寻时，难道有人家肯白送？依我说时，只好拣个日子，送去东村烧化了，也倒稳当。”六老听说，默然无言，眼中吊泪。赵聪也不再说什么，竟自去了。六老心下思量道：“我妈妈做了一世富家之妻，岂知死后无葬身之所。罢！罢！这样逆子，求他则甚！再检箱中，看有些少物件，解当些来买地，并作殡葬之资。”六老又去开箱，翻前翻后，检得两套衣服，一只金钗，当得六两银子。将四两买了二分地，馀二两唤了四个和尚，做些功果，雇了几个扛夫，

轻敲杂树——指用杂树的轻薄木片拼凑而成。

作（zu 嘍）头——手工作坊的业主，也称“行东”。

还价——指还钱。

两七——旧时人死后七天祭祀一次，两七即第二个七日，至七七四十九日而止，叫“断七”。

鍬（xiān 线）子——按“鍬”的字义，当是阉割公鸡的工具。但以“银”制，似无此事理。或疑“鍬”为“”（pi 撇）字形误，簪类的插发物。

地理师——又称“地理先生”、“风水先生”，旧时的一种迷信职业，以察看宅院坟茔的地脉风水，来预言吉凶祸福。

抬出去殡葬了。六老喜得完事，且自归家，随缘度日。倏忽间又是寒冬天道，六老身上寒冷，賒了一斤丝绵。无钱得还，只得将一件夏衣，对儿子道：“一件衣服在此，你要便买了，不要时，便当几钱与我。”赵聪道：“冬天买夏衣，正是：那得闲钱补抓篱！放着这件衣服，日后怕不是我的？却买他！也不买，也不当。”六老道：“既恁地时，便罢！”自收了衣服不题。却说赵聪便来对殷氏说了。殷氏道：“这却是你呆了。他见你不当时，一定便将去解铺中解了，日后一定没了。你便将来，胡乱当他几钱，不怕没便宜。”赵聪依允，来对六老道：“方才衣服，媳妇要看一看，或者当了，也不可不知。”六老道：“任你将来不妨，若当时，只是七钱银子也罢。”赵聪将衣服与殷氏看了。殷氏道：“你可将四钱去，说如此时便捉了，要多时，回他便罢。”赵聪将银付与六老，六老那里敢嫌多少，欣然接了。赵聪便写一纸短押，上写限五月没，递与六老去了。六老看了短押，紫胀了面皮，把纸扯得粉碎，长叹一声，道：“生前作了罪过，故今亲子报应。天也！天也！”怨恨了一回。过了一夜，次日起身梳洗，只见那作中的王三蓦地走将进来。六老心头吃了一跳，面如土色。正是：

入门休问荣枯事，观看容颜便得知。

王三施礼了，便开口道：“六老莫怪惊动，便是褚家那六十两头，虽则年年清利，却则是些货钱准折，又还得不爽利。今年他家要连本利多楚，小人却是无说话回他。六老遮莫做一番计较，清楚了这一项，也省多少口舌，免得门头不清净。”六老叹口气道：“当初要为这逆子做亲，负下了这几主重债，年年增利，囊囊一空。欲待在逆子处那借来奉还褚家，争奈他两个丝毫不肯放空。便是老夫身衣口食，日常也不能如意，那得有钱来清楚这一项银？王兄幸作方便，善为我辞，宽限几时，感恩非浅。”王三变了面皮，道：“六老说那里话？我为褚家这主债上，馋唾多分说乾了。你却不知他家上门上户，只来寻我中人，我却又不得了几许中人钱，没来由讨这样不自在吃。只是当初做差了事，没摆布了。他家动不动要着人来坐催，你却还说这般懒话。就是你手头来不及时，当初原为你儿子做亲借的，便和你儿子那借来还，有甚么不是处？我如今不好去回话，只坐在这里罢了。”六老听了这一篇话，眼泪汪汪，无言可答。虚心冷气的道：“王兄见教极是，容老夫和这逆子计议便了。王兄暂请回步，来早定当报命。”王三道：“是则是了，却是我转了背，不可就便放松。又不图你一碗儿茶，半锤儿酒，着甚来历？”摊手摊脚，也不

捉了——拿了，收下。

限五月没——限止五个月内赎取，如逾期不赎，东西便归对方所有。没，没收。

多楚——都还清楚。

遮莫——拚着，犹如说咬咬牙、狠狠心。

馋唾——唾沫、口水。

没来由——无缘无故。

摆布——安排、处理。

转了背——转身走了。

作别，竟走出去了。

六老没极奈何，寻思道：“若对赵聪说时，又怕受他冷淡；若不去说时，实是无路可通。老王说也倒是，或者当初是为他借的，他肯那移也不可。”要一步不要一步，走到赵聪处来。只见他每闹闹热热，炊烟盛举。六老问道：“今日为甚事忙？”有人答道：“殷家大公子到来，留住吃饭，故此忙。”六老垂首丧气，只得回身。肚里思量道：“殷家公子在此留饭，我为父的也不值得带挈一带挈？且看他是如何！”停了一会，只见依旧搬将那平时这两碗黄糙饭来。六老看了，喉咙气塞，也吃不落。那日赵聪和殷公子吃了一日酒，六老不好去唐突，只得歇了。

次早走将过去，回说赵聪未曾起身。六老呆呆的等了个把时辰，赵聪走出来道：“清清早起，有甚话说？”六老倒陪笑道：“这时候也不早了，有一句紧要说话，只怕你不肯依我。”赵聪道：“依得时便说，依不得时便不必说。有什么依不依！”六老半嗫半嚅的道：“日前你做亲时，曾借下了褚家六十两银子，年年清利。今年他家连本要还，我却怎地来得及？本钱料是不能勾，只好依旧上利。我实是手无一文，别样本也不该对你说，却是为你做亲借的，为此只得与你那借些，还他利钱则个。”赵聪怫然变色，摊着手道：“这却不是笑话？恁地说时，元来人家讨媳妇，多是儿子自己出钱。等我去各处问一问，看是如此时，我还便了。”六老又道：“不是说要你还，只是目前那借些个。”赵聪道：“有甚那借不那借？若是后日有得还时，他每也不是这般讨得紧了。昨日殷家阿舅有准盒礼银五钱在此，待我去问媳妇肯时，将去做个东道，请请中人，再挨几时便是。”说罢，自进去了。六老想道：“五钱银干什么事？况又去与媳妇商量，多分是水中捞月了。”等了一会，不见赵聪出来，只得回去，却见王三已自坐在那里。六老欲待躲避，早被他一眼瞧见。王三迎着六老道：“昨日所约如何？褚家又是三五替人我家过来了。”六老含着羞脸说道：“我家逆子分毫不肯通融，本钱实是难处，只得再寻些货物，准过今年利钱，容老夫徐图，望乞方便。”一头说，一头不觉的把双膝屈了下去。王三歪转了头，一手扶六老，口里道：“怎地是这样？既有货物，准得过时，且将去准了。做我不着，又回他过几时。”六老便走进去，开了箱子，将妈妈遗下这几件首饰衣服，并自己穿的这几件直身，检一个空，尽数将出来，递与王三。王三宽打料帐，约勾了二分起息十六两之数，连箱子将了去了。六老此后，身外更无一物。

话休絮烦。隔了两日，只见王三又来索取那刘家四百两银子的利钱，一发重大。六老手足无措，只得跪说道：“已和我儿子借得两个元宝在此，待将去倾销一倾销，且请回步，来早拜还。”王三见六老是个诚实人，况又不怕他走了那里去，只得回家。六老想道：“虽然哄了他去，

带挈——提携的意思，

唐突——冒犯，突然闯进去。

三五替人——即三五拨人。替，轮替，一批人走了又来一批。

直身——即“当身”，这里指正该此时节穿的衣服。

宽打料帐——实际折合的钱数要比约估的钱数多。料，估计。

倾销——这里指将元宝熔化成小块。

这疖少不得要出脓，怎赖得过？”又走过来对赵聪道：“今日王三又来索刘家的利钱，吾如今实是只有这一条性命了，你也可怜见我生身父母，救我一救！”赵聪道：“没事又将这些话来恐唬人，便有些得替还了不成？要死便死了，活在这里也没干。”六老听罢，扯住赵聪，号天号地的哭。赵聪奔脱了身，竟进去了。有人劝住了六老，且自回去。六老千思万想，若王三来时，怎生措置？人极计生，六老想了半日，忽然的道：“有了，有了。除非如此如此。除了这一件，真便死也没干。”看看天色晚来，六老吃了些夜饭自睡。

却说赵聪夫妻两个，吃罢了夜饭，洗了脚手，吹灭了火去睡。赵聪却睡不稳，清眠在床，只听得房里有些脚步响，疑是有贼，却不发声。元来赵聪因有家资，时常防贼做整备的。听了一会，又闻得门儿隐隐开响，渐渐有些悉窣之声，将近床边。赵聪只不做声，约莫来得切近，悄悄的床底下拾起平日藏下的一把斧头，趁着手势一劈，只听得扑地一响，望床前倒了。赵聪连忙爬起来，踏住身子，再加两斧。见寂然无声，知是已死。慌忙叫醒殷氏，道：“房里有贼，已砍死了！”点起火来，恐怕外面还有伴贼，先叫破了地方邻舍，多有人走起来救护。只见墙门左侧，老大一个壁洞。已听见赵聪叫过：“砍死了一个贼在房里。”一齐拥进来看，果然一个死尸，头劈做了两半。众人看了，有眼快的，叫道：“这却不是赵六老？”众人仔细齐来相了一回，多道：“是也，是也。却为甚做贼，偷自家的东西？却被儿子杀了，好跷蹊作怪的事！”有的道：“不是偷东西，敢是老没廉耻，要扒灰，儿子愤恨，借这个贼名杀了。”那老成的道：“不要胡嘈！六老平生不是这样人。”赵聪夫妻实不知是什么缘故，饶你平时奸滑，到这时节，不由你不呆了。一头假哭，一头分说道：“实不知是我家老儿，只认是贼，为此不问事由杀了。只看这墙洞，须知不是我故意的。”众人道：“既是做贼来偷，你夜晚间不分皂白，怪你不得。只是事体重大，免不得报官。”哄了一夜，却好天明，众人押了赵聪到县前去。这里殷氏也心慌了，收拾了些财物，暗地到县里打点去使用。

那知县姓张名晋，为人清廉正直，更兼聪察非常。那时升堂，见众人押这赵聪进来，问了缘故，差人相验了尸首。张晋道是：“以子杀父，该问十恶重罪。”傍边走过一个承行孔目，禀道：“赵聪以子杀父，罪犯宜重。却实是夤夜拒盗，不知是父，又不宜坐大辟。”那些地方里邻，也是一般说话。张晋由众人说，径提起笔来判道：

赵聪杀贼可恕，不孝当诛。子有馀财，而使父贫为盗，不孝明矣，死何辞为！

判毕，即将赵聪重责四十，上了死囚枷，押入牢里。众人谁敢开口？况赵聪那些不孝的光景，众人一向久慕，见张晋断得公明，尽皆心服。张晋又责令取赵聪家财，买棺殓了六老。殷氏纵有扑天的本事，敌国的家私，也没门路可通。只好多使用些银子，时常往监中看觑赵聪一番。

扒灰——俗称公公与儿媳通奸。

孔目——掌管文书的官吏。

大辟——古代的极刑，即死刑。

不想进监多次，惹了牢瘟，不上一个月，死了。赵聪原是受享过来的，怎熬得囹圄之苦？殷氏既死，没人送饭，饿了三日，死在牢中。拖出牢洞，抛尸在千人坑里，这便是那不孝父母之报。

张晋更着将赵聪一应家财入官。那时刘上户、褚员外并六老平日的债主，多执了原契稟了，张晋一一多派还了。其余所有，悉行入库。他两个刻剥了这一生，自己的父母也不能勾近他一文钱钞，思量积攒来传授子孙，为永远之计。谁知家私付之乌有，并自己也无葬身之所。要见天理昭彰，报应不爽。正是：

由来天网恢恢，何曾漏却阿谁？

王法还须推勘，神明料不差池。

拍案惊奇卷十四

酒谋财于郊肆恶 鬼对案杨化借尸

诗曰：

从来人死魂不散，况复生前有宿冤。
试看鬼能为活证，始知明晦一般天。

话说山东有一个耕夫，不记姓名，因耕自己田地，侵犯了邻人墓道。邻人与他争论，他出言不逊，就把他毒打不休，须臾身死。家间亲人把邻人告官，检尸有致命重伤，问成死罪，已是一年。忽一日，右首邻家所生一子，口里才能说话，便话得前生事体出来道：“我是耕者某人，为邻人打死。死后见阴司，阴司怜我无罪误死，命我复生。说我尸首已坏，就近托生为右邻之子。即命二鬼送我到右邻房椽外，见一妇人踞床将产，二鬼道：‘此即汝母，汝从凶门入。’说罢，二鬼即出。二鬼在外，不听见里头孩子哭声。二鬼回身进来看，说道：‘走了！走了！’其时吾躲在衣架之下，被二鬼寻出，复送入凶门，一会就生下来。”历历述说平生事，无一不记。又到前所耕地界处，再三辨悉。那些看的人及他父母，明知是耕者再世，叹为异事。喧传此话到狱中，那前日抵罪的邻人便当官诉状道：“吾杀了耕者，故问死罪。今耕者已得再生，吾亦该放条活路。若不然，死者到得生了，生者到要死了，吾这一死还是抵谁的？”官府看见诉语希奇，吊取前日一干原被犯证里邻问他，他们众口如一，说道：“果是重生。”并取小孩儿问他，他言语明明白白，一些不误。官府虽则断道：“一死自抵前生，岂以再世幸免？”不准其诉，然却心里大是惊怪。因晓得人身四大，乃是假合。形有时尽，神则常存，何况屈死冤魂，岂能遽散？

所以国朝嘉靖年间，有一桩异事。乃是一个山东人，唤名丁戍，客游北京。途中遇一壮士，名唤卢彊，见他意气慷慨，性格轩昂，两人觉道说得着，结为兄弟。不多时，卢彊盗情事犯，系在府狱。丁戍到狱中探望。卢彊对他道：“某不幸犯罪，无人救答。承兄平日相爱，有句心腹话，要与兄说。”丁戍道：“感蒙不弃，若有见托，必当尽心。”卢彊道：“得兄应允，死亦瞑目。吾有白金千馀，藏在某处，兄可去取了，用些手脚，营救我出狱。万一不能勾脱，只求兄照管我狱中衣食，不使缺乏。他日死后，只要兄葬埋了我，馀多的东西，任凭兄取了罢。只此相托，再无馀言。”说罢，泪如雨下。丁戍道：“且请宽心，自当尽力相救。”珍重而别。

元来人心本好，见财即变，自古道得好：“白酒红人面，黄金黑世心。”丁戍见卢彊倾心付托时，也自实心应承，无有虚谬。及依他到所

凶（xìn 衅）门——胎儿或新生儿头顶前侧连接颅骨的膜质部位，这里指头顶。

走了——跑了，逃了。

四大——佛家以地、水、火、风四种为构成物质现象的基本原素，因人身也由这四大组成，故以“四大”作为人身的代称。“人身四大”，即指人身。

说的某处取得千金在手，却就转了念头，道：“不想他果然为盗，积得许多东西在此。造化落在我手里，是我一场小富贵，也勾下半世受用了。总是不义之物，他取得，我也取得，不为罪过。既到了手，还要救他则甚！”又想一想道：“若不救他，他若教人问我，无可推托得。惹得毒了，他万一攀扯出来，得也得不稳。何不了当了他，到是口净。”正是转一念，狠一念。从此，遂与狱吏两个通同，送了他三十两银子，摆布杀了卢彊。

自此，丁戌白白地得了千金，又无人知他来历，摇摇摆摆，在北京受用了三年，用过七八了。因下了潞河，搭船归家。丁戌到了船中，与同船之人正在舱里，大家说些闲话，你一句，我一句。只见丁戌忽然跌倒了，一会儿扒来起，睁起双眸，大喝道：“我乃北京大盗卢彊也！丁戌天杀的，得我千金，反害我命，而今须索填还我来！”同船之人见他声口与先前不同，又说出这话来，晓得丁戌有负心之事，冤魂来索命了。各各心惊，共相跪拜，求告他道：“丁戌自做差了事，害了好汉，须与吾辈无干。今好汉若是在这船中索命，杀了丁戌，须害我同船之人不得干净，要吃没头官司了。万望好汉息怒，略停几时，等我众人上了崖，凭好汉处置他罢！”只见丁戌口中作鬼语道：“罢！罢！我先到他家等他罢。”说毕，复又倒地。须臾丁戌醒转，众人问他适才的事，一些也不知觉。众人遂俱不道破，随路分别上崖去了。

丁戌到家三日，忽然大叫，又说起船里的说话来。家人正在骇异，只见他走去，取了一个铁锤，望口中乱打牙齿。家人慌忙抱住了，夺了他的铁锤。又走去拿把厨刀在手，把胸前乱砍，家人又来夺住了。他手中无了器皿，就把指头自挖双眼，眼珠尽出，血流满面。家人慌张惊喊，街上人听见，一齐跑进来看。递传出去，弄得看的人填街塞巷。又有日前同舟回来之人，有好事的来打听消息，恰好瞧着。只见丁戌一头自打，一头说卢彊的话，大声价骂。有大胆的，走向前问道：“这事有几年了？”附丁戌的鬼道：“三年了。”问的道：“你既有冤欲报，如此有灵，为何直等到三年？”附丁戌的鬼道：“向我关在狱中，不得报仇。近来遇赦，方出得在外来了。”说罢，又打，直打到丁戌气绝，遂无影响。于时隆庆改元大赦，要知狱鬼也随阳间例放了出来，方得报仇。乃信阴阳一理也。正是：

明不独在人，幽不独在鬼。阳世与阴间，似隔一层纸。

若还显报时，连纸都彻起。

看官，你道在下为何说出这两段说话？只因世上的人，瞒心昧己做了事，只道暗中黑漆漆，并无人知觉的；又道是“死无对证”，见个人死了，就道天大的事也完了。谁知道冥冥之中，却如此昭然不爽。说到了这样转世说出前生，附身活现花报，恰像人原不曾死，只在面前一般，随你欺心的、硬胆的人，思之也要毛骨悚然。却是死后托生，也是常事；附身索命，也是常事。古往今来，说不尽许多。

隆庆改元——隆庆为明穆宗朱载堉年号，公元1567—1572年。立新年号谓之改元，隆庆改元即公元1567年。

而今更有一个希奇作怪的，乃是被人害命，附尸诉冤，竟做了活人活证，直到缠过多少时节，经过多少衙门，成狱方休，实为罕见。

这段话在山东即墨县于家庄，有一人，唤名于大郊，乃是个军籍出身。这于家本户有兴州右屯卫顶当祖军一名，那见在彼处当军的，叫做于守宗。元来这名军是祖上洪武年间传留下来的，虽则是嫡支嫡派承当充伍，却是通族要帮他银两，叫做军装盘缠，约定几年来取一度，是个旧规。其时乃万历二十一年，守宗在卫，要人到祖籍讨这一项钱粮。有个家丁叫做杨化，就是蓟镇人，他心性最梗直，多曾到即墨县走过遭把的，守宗就差他前来。杨化与妻子别了，骑了一只自喂养的蹇驴，不则一日，行到即墨，一径到于大郊屋里居住宿歇了，各家去派取。按着支系派去，也有几分的，也有上钱的，陆续零星讨将来，先凑得二两八钱在身边藏着。

是月——正月——二十六日，大郊走来对杨化道：“今日鳌山卫集，好不热闹。我要去趁赶，同你去耍耍来！”杨化道：“咱家也坐不过，要去走走。”把个缠袋束在腰里了，骑了驴，同大郊到鳌山卫来。只因此一去，有分教：雄边壮士，强做了一世冤魂；寒舍村姑，硬当了几番鬼役。正是：

猪羊入屠户之家，一步步来寻死路。

却说杨化与于大郊到鳌山集上看了一回，觉得有些肚饥了，对大郊道：“咱们到酒店上呷碗烧刀子去。”大郊见说，就拉他到卫城内一个酒家尹三家来饮酒。山东酒店，没甚嘎饭下酒，无非是两碟大蒜，几个馍馍。杨化是个北边穷军，好的是烧刀子。这尹三店中是有名最狠的黄烧酒，正中其意，大碗价筛来吃。于大郊又在旁相劝，灌得烂醉。到天晚了，杨化手垂脚软，行走不得。大郊勉强扶他上了驴，用手搀着他走路。杨化骑一步，蹶一蹶，几番要跌下来。到了卫北石桥子沟，杨化一个盹，叫声“阿呀！”一交翻下驴来。于大郊道：“骑不得驴了，且在此地下睡睡再走。”杨化在草坡上，一交放翻身子，不知一个天高地下，鼾声如雷，一觉睡去了。元来于大郊见杨化零零星星收下好些包数银子，却不知有多少，心中动了火，思想要谋他的。欺他是个单身穷军，人生路不熟，料没有人晓得他来踪去迹。亦且这些族中人怕他蒿恼，巴不得他去的，若不见了他，大家干净，必无人提起，却不这项银子落得要了？

兴州右屯卫——“卫”为明代军事编制名，统五千六百兵丁，以驻守地称呼卫名。明初兴州辖今河北省北部地区，治所在兴化（今滦平县西），设有左、右、中、前、后五卫。

祖军——世代传袭的军人。

洪武——明太祖朱元璋年号，公元1368—1398年。

蓟镇——即蓟州镇，明代九边之一，防卫山海关至居庸关长城地带。兴州卫即属此。

鳌山卫——在山东即墨县东四十里。

坐不过——坐不住、呆不惯。

缠袋——可缠在腰间用以装物的口袋。

烧刀子——即烧酒。

蒿恼——打扰。

所以故意把这样狠酒灌醉了他。杨化睡至一个更次，于大郊呆呆在傍边候着。——你道平日若是软心的人，此时纵要谋他银两，乘他酒醉，腰里摸了他的，走了去，明日杨化酒醒，也只道醉后失了，就是疑心大郊，没个实据，可以抵赖，事也易处，何致定要害他性命？谁知北人手辣心硬，一不做，二不休，叫得先打后商量。不论银钱多少，只是那断路抢衣帽的小小强人，也必了了性命，然后动手的。风俗如此，心性如此，看着一个人性命，只当掐个虱子，不在心上。——当日见杨化不醒，四傍无人，便将杨化驴子上缰绳解将下来，打了个扣儿，将杨化的脖项套好了。就除下杨化帽儿，塞住其口，把一只脚踏住其面，两手用力将缰绳扯起来一勒。可怜杨化一个穷军，能有多少银子？今日死于非命。

于大郊将手去按杨化鼻子底下，已无气了，就于腰间搜劫前银，连缠袋取来，缠在自己腰内。又想到：“尸首在此，天明时有人看见，须是不便。”随抱起杨化尸首，驮在驴背上，赶至海边。离于家庄有三里地远了，“扑通”一声，擗入海内，牵了驴儿转回来。又想一想道，“此是杨化的驴，有人认得。我收在家里，必有人问起，难以遮盖，弃了他罢！”当将此驴赶至黄铺舍漫坡散放了，任他自去。那驴散了缰辮，随他打滚，好不自在。次日不知那个收去了。是夜，于大郊悄地回家，无人知道。

至二月初八日，已死过十二日了，于大郊魂梦里也道，此时死尸不知漂去几千几万里了。你道可杀作怪！那死尸潮上潮下，了多日，一夜乘潮逆流上来，恰恰到于家庄本社海边，停着不去。本社保正于良等看见，将情报知即墨县。那即墨县李知县查得海潮死尸，不知何处人氏，何由落水，其故难明，亦且颈有绳痕，中间必有冤抑。除责令地方一面收贮，一面访拿外，李知县斋戒了，到城隍庙虔诚祈祷，务期报应，以显灵佑，不题。

本月十三日，有于大郊本户居民于得水妻李氏，正与丈夫碾米，忽然跌倒在地。得水慌忙扶住，叫唤。将及半个时辰，猛可站将起来，紧闭双眸，口中吓道：“于大郊还我命来！还我命来！”于得水惊咤问道：“你是何处神鬼，辄来作怪！”李氏口里道：“我是讨军装杨化，在鳌山集被于大郊将黄烧酒灌醉，扶至石桥子沟，将缰绳把我勒死，抛尸海中。我恐大郊逃走，官府连累无干，以此前来告诉。我家中还有亲兄杨大，又有妻张氏，有二男二女，俱远在蓟州，不及前来执命。可怜！可怜！故此自来，要与大郊质对，务要当官报仇。”于得水道：“此冤仇却与我无干，如何缠扰着我家里？”李氏口里道：“暂借贤妻贵体，与我做个凭依，好得质对。待完成了事，我自当去，不来相扰。烦你与我报知地方则个！你若不肯，我也不出你的门。”于得水当时无奈，只得走去，通知了保正于良。于良不信，到得水家中看个的确。只见李氏再说那杨化一番说话，明明白白，一些不差。于良走去报知老人邵强与地方牌头、小甲等，都来看了，前后说话，都是一样。于良、邵强遂同地

可杀——亦作“可煞”，真是、实在。

——未见字书。俗语无定字，作者自造，当是大水冲漂浮物。

社——旧时户籍编制单位，较“保”略大。每社二十五家。

牌头、小甲——均为衙门中的役卒。

方人等，一拥来到于大郊家里，叫出大郊来道：“你干得好事！今有冤魂在于得水家中，你可快去面对。”大郊心里有病，见说着这话，好不心惊。却又道：“有甚么冤魂在得水家里？可又作怪！且去看一看，怕做甚么！”违不得众人，只得软软随了去。到得水家，只见李氏大喝道：“于大郊！你来了么？我与你有甚么冤仇，你却谋我东西，下此毒手，害得我好苦！”大郊犹兀自道无人知证，口强道：“呸！那个谋你甚么？见鬼了！”李氏口里道：“还要抵赖！你将驴缰勒死了我，又驴驮我海边，丢尸海中了，藏着我银子二两八钱，打点自家快活。快拿出我的银子来！不然，我就打你，咬你的肉，泄我的恨！”大郊见他说出银子数目相对，已知果是杨化附魂，不敢隐匿，遂对众吐称前情是实，却不料阴魂附人，如此显明，只索死去休。于良等听罢，当即押了大郊回家，将原劫杨化缠袋一条，内盛军装银二两八钱，于本家灶锅烟笼里取出。于良等道：“好了，好了。有此赃物，便可报官定罪了。这海上浮尸的公案，若只是阴魂鬼话，万一后边本人醒了，阴魂去了，我们难替他担错。”就急急押了于大郊，连赃送县。大郊想道：“罪无可逃了！坐在监中，无人送饭，须索多攀本户两个，大家不得安闲。等他们送饭时，须好歹也有些及我。”就对于良道：“这事须有本户于大豹、于大敖、于大节三人与我同谋的，如何只做我一人不着？”于良等并将三人拘集。三人口称无干，这里也不听他，一同送到县来首明。

知县准了首词，批道：“情似真而事则鬼，必李氏当官证之。”随拘李氏到官。李氏与大郊面质，句句是杨化口谈，咬定大郊谋死真情。知县看那诉词上面还有几个名字，问：“这于大豹等几人，却是怎的？”李氏道：“止是大郊一个，余人并不相干。正恐累及平人，故不避幽明，特来告陈。”知县厉声问大郊道：“你怎么说？”大郊此时已被李氏附魂活灵活现的说，惊得三魂俱不在体了，只得叩头道：“爷爷，今日才晓得鬼神难昧，委系自己将杨化勒死，图财是实，并与他人无干。小的该死！”知县看系谋杀人命重情，未经检验，当日亲押大郊等到海边潮上杨化尸所相验。拘取一班仵作，相得杨化身尸，颈子上有绳子交匝之伤，的系生前被人勒死。取了伤单，回到县中，将一干人犯口词取了，问成于大郊死罪。众人在官的，多画了供，连李氏也画了一个供。又分付他道：“此事须解上司，你改不得口。”李氏道：“小的不改口，只是一样说话。”元来知县只怕杨化魂灵散了，故如此对李氏说；不知杨化真魂只说自家的说话，却如此答。知县就把文案叠成，连人解府。

知府看了招卷，道是希奇，心下有些疑惑。当堂亲审前情无题笔判云：

看得杨化以边塞贫军，跋涉千里。银不满三两，于大郊辄起毒心，先之酒醉，继之绳勒，又继之驴驮，丢尸海内。彼以为葬鱼腹，求之无尸，质之无证，己可私享前银，宴然无事。孰意天道昭彰，鬼神不昧，尸入海而不沉，魂附人而自语，发微瞬之奸，褫凶人之魄。至于“咬肉泄恨”一语，凜然斧钺；“恐连累无干”数

做……不着——宋元俗语，含义颇多，这里是承担之意。

褫(ch 尺)——夺。

斧钺(yuè 月)——代指武器。钺，似斧而大的兵器。

言，赫然公平。化可谓死而灵，灵而正直，不以死而遂泯者。孰谓人可谋杀，又可漏网哉？该县禘神有应，异政足录。拟斩情已不枉，缘系面鞠；杀劫魂附情真，理合解审。抚按定夺。

府中起了解批，连人连卷，解至督抚军门 孙案下告投。孙军门看了来因，好些不然。疑道：“李氏一个妇人，又是人作鬼语，如何做得杀人定案？安知不有诡诈？”就当堂逐一点过面审。点到李氏，便住了笔，问道：“你是那里人？”李氏道：“是蓟州人。”又叫地方上来，问：“李氏是那里人？”地方道：“是即墨人。”孙军门道：“他如何说是蓟州人？”地方道：“李氏是即墨人，附尸的杨化是蓟州人。”孙军门又唤李氏问道：“你叫甚么名字？”李氏道：“小的杨化，是兴州右屯卫于守宗名下馀丁。”遂把讨军装被谋死，是长是短，说了一遍，宛然是个北边男子声口，并不像妇女说话，亦不是山东说话。孙军门问得明白，点一点头，笑道：“果有此等异事！”遂批卷上道：

杨化魂附诉冤，面审俱蓟镇人语，诚为甚异。仰按察司 覆审详报。

按察司转发本府带管理刑厅刘同知 复审。解官将一千人犯仍带至府中，当堂回销解批。只见李氏之夫于得水哭禀知府道：“小的妻子李氏，久为杨化冤魂所附，真性迷失。又且身系在官，展转勘问，动辄经旬累月，有子失乳，母子不免两伤。望乞爷台做主，救命超生。”知府见他说得可怜，点头道：“此原不是常理，如何可久假不归？却是鬼神之事，我亦难处。”便唤李氏到案前道：“你是李氏，还是杨化？”李氏道：“小的是杨化。”知府道：“你的冤已雪了。”李氏道：“多谢老爷天恩。”知府道：“你虽是杨化，你身却是李氏，你晓得么？”李氏道：“小的晓得。却是小的冤虽已报，无家可归，住在此罢。”知府大怒道：“胡说！你冤既雪，只该依你体骨去，为何耽阁人妻子？你可速去，不然，痛打你一顿！”李氏见说要打，却像有些怕的一般，连连叩头道：“小的去了就是。”说罢，李氏站起就走。知府又叫人拉他转来，道：“我自叫杨化去，李氏待到那里去？”李氏仍做杨化的声口，叩头道：“小人自去。”起身又走。知府拍桌大喝，叫他转来，道：“这样糊涂可恶！杨化自去，须留下李氏身子，如何三回两转，违我言语？皂隶与我着实打！”皂隶发一声喊，把满堂竹片尽撒在地，震得一片价响。只见李氏一交跌倒，叫皂隶唤他，不应；再叫他“杨化”，也不应。眼睛紧闭，面色如灰。于得水慌了手脚，附着耳朵，连声呼之，只是不应。也不管公堂之上，大声痛哭。知府也没法处得。得水捧着李氏，只见四肢摇战，汗下如雨。有一个多时辰，忽然睁开眼睛，看见公堂虚敞，满

面鞠(j 居)——当面审问。

军门——明代对总督、巡抚的称谓。

按察司——明代主管一省的司法机构。

同知——知府的佐官。

回销解批——指收到押解人犯和批文后的回文。

皂隶——衙门里的差役。

前面生人众，打扮异样，大惊道：“吾李氏女，何故在此？”就把两袖紧遮其面。知府晓得其真性已回，问他一向知道甚么，说道：“在家碾米，不知何故在此。”并过了许多时日，也不知道。知府便将朱笔大书“李氏元身”四字镇之，取印印其背，令得水扶归调养。

次日，刘同知提审，李氏名尚未销。得水见妻子出惯了官的，不以为意，谁知李氏这番着实羞怯，不肯到衙门来。得水把从前话，一一备细，说与李氏知道。李氏哭道：“是睡梦里，不知做此出丑勾当，一向没处追悔了。今既已醒，我自是女人，岂可复到公庭？”得水道：“罪案已成，太爷昨日已经把你发放过了。今日只是覆审一次，便可了事。”李氏道：“覆审不覆审，与我何干！”得水道：“若不去时，须累及我。”李氏没奈何，只得同到衙门里来。比及刘同知问时，只是哭泣，并不晓得说一句说话。同知唤其夫得水问他，得水把向来杨化附魂证狱，昨日太爷发放，杨化已去，今是元身李氏，与前日不同缘故说了，就将太爷朱笔亲书并背上印文验过。刘同知深叹其异，把文书申详上司道：“杨化冤魂已散，理合释放李氏宁家，免其再提。于大郊自有真脏，不必别证。秋后处决。”

一日晚间，于得水梦见杨化来谢道：“久劳贤室，无可为报。止有叫驴一头，一向散缰走失，被人收去。今我引他到你家门首，你可收用，权为谢意。”得水次日开门出去，果遇一驴在门，将他拴鞴起来骑用，方知杨化灵尚未泯。从来说鬼神难欺，无如此一段话本最为真实骇听。

人杀人而成鬼，鬼借人以证人。

人鬼公然相报，冤家宜结宜分。

拍案惊奇卷十五

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

诗曰：

人生碌碌饮贪泉，不畏官司不顾天。
何必广斋多忏悔，让人一着最为先。

这一首诗，单说世上人贪心起处，便是十万个金刚也降不住，明明的刑宪陈设在前，也顾不的。子列子有云：“不见人，徒见金。”盖谓当这点念头一发，精神命脉多注在这一件事上，那管你行得也行不得！

话说杭州府有一贾秀才，名实，家私巨万，心灵机巧，豪侠好义，专好结识那一班有意气的朋友。若是朋友中有那未娶妻的，家贫乏聘，他便捐资助其完配；有那负债还不起的，他便替人赔偿。又且路见不平，专要与那瞞心昧己的人作对，假若有人恃强，他便出奇计以胜之。种种快事，未可枚举。如今且说他一节助友赎产的话。

钱塘人有个姓李的人，虽习儒业，尚未游庠，家极贫窳，事亲至孝，与贾秀才相契。贾秀才时常周济他。一日，贾秀才邀李生饮酒。李生到来，心下怏怏不乐。贾秀才疑惑，饮了数巡，忍耐不住，开口问道：“李兄有何心事，对酒不欢？何不使小弟相闻，或能分忧万一，未可知也。”李生叹口气道：“小弟有些心事，别个面前也不好说。我兄垂问，敢不实言。小弟先前曾有小房一所，在西湖口昭庆寺左侧，约值三百馀金。为因负了寺僧慧空银五十两，积上三年，本利共该百金。那和尚却是好利的先锋，趋势的元帅，终日索债。小弟手足无措，只得将房子准与他，要他找足三百金之价。那和尚知小弟别无他路，故意不要房子，只顾索银。小弟只得短价将房准了，凭众处分，找得三十两银子。才交得过，和尚就搬进去住了，小弟自同老母搬往城中赁房居住。今因主家租钱，连年不楚，他家日来催小弟出屋。老母忧愁成病，以此烦恼。”贾秀才道：“元来如此，李兄何不早说！敢问所负他家租价几何？”李生道：“每年四金，今共欠他三年租价。”贾秀才道：“此事一发不难，今夜且尽欢，明早自有区处。”当日酒散相别。

次日，贾秀才起个清早，往库房中取天平兑勾了一百四十二两之数，着一个仆人跟了，径投李生处来。李生方才起身，梳洗不迭，忙叫老娘煮茶。没柴没火的，弄了一早起，煮不出一个茶。贾秀才会了他每的意，忙叫仆人请李生出来，讲一句话就行。李生出来道：“贾兄有何见教，俯赐宠临？”贾秀才叫仆人将过一个小手盒，取出两包银子来，对李生道：“此包中银十二两，可偿此处主人。此包中银一百三十两，兄可将去与慧空长老，赎回原屋居住。省受主家之累，且免令堂之忧，并兄栖身亦有定所，此小弟之愿也。”李生道：“我兄说那里话？小弟不才，

子列子——即列子，名列御寇，约生活在春秋与战国之交，郑国人，思想家，有《列子》一书记载他的言行。

贫窳（jù 据）——贫寒、缺少钱财。

一母不能自贍，贫困当自受之。屡承周给，已出望外，复为弟无家可依，乃累仁兄费此重资，赎取原屋。即使弟居之，亦不安稳。荷兄高谊，敢领租价一十二金；赎屋之资，断不敢从命。”贾秀才道：“我兄差矣！我两人交契，专以义气为重，何乃以财利介意？兄但收之，以复故业，不必再却。”说罢，将银放在桌上，竟自出门去了。李生慌忙出来叫道：“贾兄转来，容小弟作谢。”贾秀才不顾，竟自去了。

李生心下想道：“天下难得这样义友，我若不受他的，他心决反不快。且将去取赎了房子。若有得志之日，必厚报之。”当下将了银子，与母亲商议了，前去赎屋。到了昭庆寺左侧旧房门首，进来问道：“慧空长老在么？”长老听得，只道是什么施主到来，慌忙出来迎接。却见是李生，把这足恭身分，多放做冷淡的腔子，半吞半吐的施了礼，请坐，也不讨茶。李生却将那赎房的说话说了，慧空便有些变色道：“当初卖屋时，不曾说过后来要取赎。就是要赎，原价虽只是一百三十两，如今我们又增造许多披屋，装折许多材料，值得多了。今官人须是补出这些帐来，任凭取赎了去。”这是慧空分明晓得李生拿不出银子，故意勒措他，实是何曾添造什么房子？又道是人穷志窄，李生听了这句话，便认为真，心下想道：“难道还又去要贾兄找足银子取赎不成？我原不愿受他银子赎屋，今落得借这个名头，只说和尚索价太重，不容取赎，还了贾兄银子，心下也到安稳。”即便辞了和尚，走到贾秀才家里来，备细述了和尚言语。贾秀才大怒道：“叵耐这秃厮恁般可恶！僧家四大俱空，反要瞒心昧己，图人财利。当初如此卖，今只如此赎，缘何平白地要增价银？钱财虽小，情理难容。撞在小生手里，待作个计较处置他，不怕他不容我赎！”当时留李生吃了饭，别去了。

贾秀才带了两个家僮，径走到昭庆寺左侧来，见慧空家门儿开着，蹀将进去。问着个小和尚，说道：“师父陪客吃了几杯早酒，在楼上打盹。”贾秀才叫两个家僮住在下边，信步走到胡梯边，悄悄募将上去。只听得鼾齁之声，举目一看，看见慧空脱下衣帽熟睡。楼上四面有窗，多关着。贾秀才走到后窗缝里一张，见对楼一个年少妇人坐着做针指，看光景，是一个大户人家。贾秀才低头一想，道：“计在此了！”便走过前面来，将慧空那僧衣僧帽穿着了，悄悄地开了后窗，嘻着脸与那对楼的妇人百般调戏，直惹得那妇人焦燥，跑下楼去。贾秀才也仍复脱下衣帽，放在旧处，悄悄下楼，自回去了。

且说慧空正睡之际，只听得下边乒乓之声，一直打将进来。十来个汉子，一片声骂道：“贼秃驴！敢如此无状，公然楼窗对着我家内楼，不知回避，我们一向不说，今日反大胆把俺家主母调戏。送到官司，打得他逼直。我们只不许他住在这里罢了！”慌得那慧空手足无措。霎时间，众人赶上楼来，将家火什物打得雪片，将慧空浑身衣服扯得粉碎。慧空道：“小僧何曾敢向宅上看一看？”众人不由分说，夹嘴夹面只是

足(jù据)恭——过分的恭敬。

勒措——勒索、敲诈、刁难。

叵耐——即不可耐，意谓可恼、可恨。

胡梯——即扶梯、楼梯。

逼直——挺直、僵直。吴方言称死为两脚逼直，“送到官司，打得他逼直”，即送官打死之意。

打。骂道：“贼秃！你只搬去便罢。不然时，见一遭，打一遭，莫想在此处站一站脚。”将慧空乱叉出门外去。慧空晓得那人家是郝上户家，不敢分说，一溜烟进寺去了。贾秀才探知此信，知是中计，暗暗好笑。过了两日，走去约了李生，说与他这些缘故，连李生也笑个不住。贾秀才即便将了一百三十两银子，同了李生，寻见了慧空，说要赎屋。慧空起头见李生一身，言不惊人，貌不动众，另是一般说话。今见贾秀才是个富户，带了家僮到来，况刚被郝家打慌了的，自思：“留这所在，料然住不安稳，不合与郝家内楼相对，必时常要来寻我不是；由他赎了去，省了些是非罢。”便一口应承，兑了原银一百三十两，还了原契，房子付与李生自去管理。那慧空要讨别人便宜，谁知反吃别人弄了，此便是贪心太过之报。后来贾生中了，直做到内阁学士。李生亦得登第做官。两人相契，至死不变。正是：

量大福也大，机深祸亦深。
慧空空昧己，贾实实仁心。

这却还不是正话。如今且说一段故事，乃在金陵建都之地，鱼龙变化之乡。那金陵城傍着石山筑起，故名石头城。城从水门而进，有那秦淮十里楼台之盛。那湖是昔年秦始皇开掘的，故名秦淮湖。水通着扬子江，早晚两潮，那大江中百般物件，每每随潮势流将进来。湖里有画舫名妓，笙歌嘹亮，仕女喧哗。

两岸柳阴夹道，隔湖两阁争辉。花栏竹架，常凭韵客联吟；绣户珠帘，时露娇娥半面。酒馆十三四处，茶坊六七八家。端的是繁华胜地，富贵名邦。说话的，只说那秦淮风景，没些来历。看官有所不知，在下就中单表近代一个有名的富郎陈秀才，名珩，在秦淮湖口居住。娶妻马氏，极是贤德，治家勤俭。陈秀才有两个所在，一所庄房，一所住居，都在秦淮湖口，庄房却在对湖。那陈秀才专好结客，又喜风月，逐日呼朋引类，或往青楼嫖妓，或落游船饮酒。帮闲的不离左右，筵席上必有红裙。清唱的时供新调，修痒的百样腾那，送花的日逐荐鲜，司厨的多方献异。又道是：“利之所在，无所不趋。”为因那陈秀才是个撒漫的都总管，所以那些众人多把做一场好买卖，齐来趋奉他。若是无钱慳吝的人，休想见着他每的影。那时南京城里，没一个不晓得陈秀才的。陈秀才又吟得诗，作得赋，做人又极温存帮衬，合衍中姊妹，也没一个不喜欢陈秀才的。好不受用，好不快乐！果然是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内阁学士——明代废宰相制，选用进士出身的学士代皇帝办理机务，这机构谓之“阁”，俗称“内阁”；内阁学士即指入阁的学士，也叫“阁臣”。

正话——指话本小说中的主要故事。正话前边的次要故事称为“入话”。

金陵——即今南京市。

来历——因由，这里引伸为情节、趣味。

落——吴方言“下”的意思。

红裙——妓女的代称。

撒漫——任意挥霍钱财。

都总管——首领、头目。

光阴如隙驹，陈秀才风花雪月了七八年，将家私弄得干净快了。马氏每每苦劝，只是旧性不改。今日三，明日四，虽不比日前的松快容易，手头也还拮据得来。又花费了半年把，如今却有些急迫了。马氏倒也看得透，道：“索性等他败完了，倒有个住场。”所以再不去劝他。陈秀才燥惯了脾胃，一时那里变得转？却是没银子使用。众人撺掇他写了一纸文契，往那三山街开解铺的徽州卫朝奉处借银三百两。那朝奉又是一个不爱财的魔君，终是陈秀才的名头还大，卫朝奉不怕他还不起，遂将三百银子借与，三分起息。陈秀才自将银子依旧去花费，不题。

却说那卫朝奉平素是个极刻剥之人。初到南京时，只是一个小小解铺，他却有百般的昧心取利之法。假如别人将东西去解时，他却把那九六七银子充作纹银，又将小小的等子称出，还要欠几分兑头。后来赎时，却把大大的天平兑将进去，又要你找足兑头，又要你补勾成色，少一丝时，他则不发货。又或有将金银珠宝首饰来解的，他看得金子有十分成数，便一模二样，暗地里打造来换了，——粗珠换了细珠，好宝换了低石。如此行事，不能细述。

那陈秀才这三百两债务，卫朝奉有心要盘他这所庄房，等闲再不叫人来讨。巴巴的盘到了三年，本利却好一个对合了，卫朝奉便着人到陈家来索债。陈秀才那时已弄得瓮尽杯干，只得收了心，在家读书。见说卫家索债，心里没做理会处，只得三回五次，回说不在家，待归时来讨。又道是：“怕见的是怪，难躲的是债。”是这般回了几次，他家也自然不信了，卫朝奉逐日着人来催逼，陈秀才则不出头。卫朝奉只是着人上门坐守，甚至以浊语相加，陈秀才忍气吞声。

正是有钱神也怕，到得无钱鬼亦欺。

早知今日来忍辱，却悔当初大燥脾。

陈秀才吃搅不过，没极奈何，只得出来与那原中说道：“卫家那主银子，本利共该六百两，我如今一时间委实无所措置。隔湖这一所庄房，约值千馀金之价，我意欲将来准与卫家，等卫朝奉找足我千金之数罢了。列位与我周全此事，自当相谢。”众人料道无银得还，只得应允了，去对卫朝奉说知。卫朝奉道：“我已曾在他家庄里看过，这所庄子怎便值得这一千银子？也亏他开这张大口！就是只准那六百两，我也还道过分了些。你们众位怎说这样话？”原中道：“朝奉，这座庄居，六百银子也不能勾得他，乘他此时窘迫之际，胡乱找他百把银子，准了他的庄，

隙驹——形容光阴过得极快，犹如骏马在缝隙前飞驰而过。语出《庄子·知北游》：“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急迫——这里是窘困、不充裕的意思。

燥惯了脾胃——亦即后文所说的“燥脾”，意谓摆惯了阔气，使惯了性子。

不爱财——据下文所述，卫朝奉是极爱财的。此处称“不爱财”，亦为吴方言惯用的俏皮反讥之语。

“他却”句——意谓将次银充当好银。纹银为旧时的一种标准银，也叫十成足纹；九六七银则是成色较差的银子。

等子——也叫“戥子”，称小量贵重物品的秤。

原中——原先订契约时的“中人”。

极是便宜。倘若有一个出钱主儿买了去，要这样美产就不能勾了。”卫朝奉听说，紫胀了面皮，道：“当初是你每众人总承 我这样好主顾。放债，放债，本利丝毫不曾见面，反又要我拿出银子来。我又不等屋住，要这所破落房子做甚么？若只是这六百两时，便认亏些准了；不然时，只将银子还我。”就叫伴当 每随了原中去说。众人一齐多到陈家来，细述了一遍。气得那陈秀才目瞪口呆，却待要发话，实是自己做差了事，又没对付处银子，如何好与他争执？只得赔个笑面，道：“若是千金不值时，便找勾了八百金也罢。当初创造时，实费了一千二三百金之数，今也论不得了。再烦列位去通小生的鄙意则个。”众人道：“难，难，难。方才我们只说得百把银子，卫朝奉兀自变了脸道：‘我又不等屋住，若要找时，只是还我银子。’这般口气，相公却说个‘八百两’三字，一万世也不成。”陈秀才又道：“财产重事，岂能一说便决？卫朝奉见头次索价太多，故作难色。今又减了二百之数，难道还有不愿之理？”众人吃央不过，只得又来对卫朝奉说了。卫朝奉也不答应，进起了面皮，竟走进去。唤了四五个伴当出来，对众人道：“朝奉叫我每陈家去讨银子。准房之事，不要说起了。”众人觉得没趣，只得又同了伴当到陈家来。众人也不回话，那几个伴当一片声道：“朝奉叫我们来坐在这里，等兑还了银子方去。”陈秀才听说，满面羞惭，敢怒而不敢言，只得对众人道：“可为我婉款 了他家伴当回去，容我再作道理。”众人做歉做好，劝了他们回去，众人也各自散了。

陈秀才一肚皮的鸟气没处出豁，走将进来，捶台拍凳，短叹长吁。马氏看了他这些光景，心下已自明白，故意道：“官人何不去花街柳陌，楚馆秦楼，畅饮酣歌，通宵遣兴？却在此处咨嗟愁闷，也觉得少些风月了。”陈秀才道：“娘子直恁地消遣 小生！当初只为不听你的好言，忒看得钱财容易，致今日受那徽狗这般呕气。欲将那对湖庄房准与他，要他找我二百银子，叵耐他抵死不肯，只顾索债。又着数个伴当住在吾家坐守，亏得众人解劝了去，明早一定又来。难道我这所庄房止值得六百银子不成？如今却又没奈何了。”马氏道：“你当初撒漫时节，只道家中是那无底之仓，长流之水，上千的费用了去。谁知到得今日，要别人找这一二百银子，却如此烦难。既是他不肯时，只索准与他罢了，闷做甚的！若像三年前时，再有几个庄子也准去了，何在乎这一个？”陈秀才被马氏数落一顿，嘿嘿无言。当夜心中不快，吃了些晚饭，洗了脚手睡了。

又道是：“欢娱嫌夜短，寂寞恨更长。”陈秀才有这一件事在心上，翻来覆去，巴不到天明。及至五更鸡唱，身子困倦，朦胧思睡，只听得家僮三五次进来说道：“卫家来讨银子一早起 了。”陈秀才忍耐不住，一骨碌扒将起来，请拢了众原中，写了一纸卖契，将某处庄卖到某处银六百两，将出来交与众人。众人不比昨日，欣然接了去，回覆卫朝奉。

总承——作成、成全。

伴当——旧时对仆役的称呼。

婉款——委婉劝说、从中周旋。

消遣——取笑、捉弄。

一早起——犹如说“一早晨”，指整个早晨的时间。

陈秀才虽然气愤不过，却免了门头不清净，也只索罢了。那卫朝奉也不是不要庄房，也不是真要银子，见陈秀才十分窘迫，只是逼债，不怕那庄子不上他的手。如今陈秀才果然吃逼不过，只得将庄房准了。卫朝奉称心满意，已无话说。

却说陈秀才自那准庄之后，心下好不懊恨。终日眉头不展，废寝忘餐，时常咬牙切齿道：“我若得志，必当报之！”马氏见他如此，说道：“不怨自己，反恨他人！别个有了银子，自然千方百计要寻出便益来，谁像你将了别人的银子用得落得？不知曾干了一节什么正经事务，平白地将这样美产贱送了，难道是别人央及你的不成？”陈秀才道：“事到如今，我岂不知自悔？但作过在前，悔之无及耳！”马氏道：“说得好听！怕口里不像心里，‘自悔’两字也是极难的。又道是‘败子若收心，犹如鬼变人’。这时节手头不足，只好缩了头，坐在家里怨恨。有了一百二百银子，又好去风流撒漫起来。”陈秀才叹口气道：“娘子兀自不知我的心事。人非草木，岂得无知？我当初实是不知稼穡，被人鼓舞，朝欢暮乐，耗了家私。今已历尽凄凉，受人冷淡，还想着‘风月’两字，真丧心之人了！”马氏道：“恁地说来，也还有些志气。我道你不到乌江心不死，今已到了乌江，这心原也该死了。我且问你，假若有了银子，你却待做些甚么？”陈秀才道：“若有银子，必先恢复了这庄居，羞辱那徽狗一番，出一口气。其外，或开个铺子，或置些田地，随缘度日，以待成名，我之愿也。若得千金之资，也就勾了，却那里得这银子来？只好望梅止渴，画饼充饥！”说罢，往桌上一拍，叹一口气。马氏微微的笑道：“若果然依得这一段话时，想这千金，有甚难处之事？”陈秀才见说得有些来历，连忙问道：“银子在那里？还是去与人那借，还是去与朋友们结会？不然，银子从何处来？”马氏又笑道：“若那借时，又是一个卫朝奉了。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见你这般时势，那个朋友肯出银与你结会？还是求着自家屋里，或者有些活路，也不可。”陈秀才道：“自家屋里求着兀谁的是？莫非娘子有甚扶助小生之处？望乞娘子提掇，指点小生一条路头，真莫大之恩也。”马氏道：“你平时那一班同欢同赏、知音识趣的朋友怎没一个来瞅睬你？元来今日原只好对着我说什么提掇也不提掇。我女流之辈，也没甚提掇你处，只要与你说一说过。”陈秀才道：“娘子有甚说话，任凭措置。”马氏道：“你如今当真收心务实了么？”陈秀才道：“娘子怎还说这话？我陈珩若再向花柳丛中着脚时，永远前程不吉，死于非命！”马氏道：“既恁地说时，我便赎这庄子还你。”说罢，取了钥匙，直开到厢房里一条黑衙中，指着一个皮匣，对陈秀才道：“这些东西，你可将去赎庄，余来的可原还我。”陈秀才喜自天来，却还有些半信不信。揭开看时，只见

鼓舞——这里是鼓动、怂恿的意思。

不到乌江心不死——乌江在今安徽省和县东北，楚汉相争时项羽战败后至乌江自刎。这里借用此典，语含讽刺，意思是不把家业弄得精光就不甘心。

结会——又称请会、搭会、做会，旧时为解危难的一种筹资办法，入会者各出一股资金，交由邀会者使用，日后再次偿还。

提掇——犹“提携”，含帮助、照顾之意。

瞅睬——即答理、理睬。

雪白的摆着银子，约有千馀金之物。陈秀才看了，不觉掉下泪来。马氏道：“官人为何悲伤？”陈秀才道：“陈某不肖，将家私荡尽，赖我贤妻熬清守淡，积攒下偌多财物，使小生恢复故业。实是枉为男子，无地可自容矣！”马氏道：“官人既能改过自新，便是家门有幸。明日可便去赎取庄房，不必迟延了。”陈秀才当日欢喜无限。

过了一夜，次日着人请过旧日这几个原中，去对卫朝奉说，要兑还六百银子，赎取庄房。卫朝奉却是得了便宜的，如何肯便与他赎？推说道：“当初准与我时，多是些败落房子，荒芜地基。我如今添造房屋，修理得锦簇簇；周回花木，栽植得整整齐齐。却便原这是这六百银子赎了去，他倒安稳！若要赎时，如今当真要找足一千银子，便赎了去。”众人将此话回覆了陈秀才。陈秀才道：“既是恁地，必须等我亲看一看。果然添造修理，估值几何，然后量找便了。”便同众人到庄里来，问说：“朝奉在么？”只见一个养娘说道：“朝奉却才解铺里去了。我家内眷在里面，官人们没事不进去罢。”众人道：“我们略在外边踏看一看，不妨。”养娘放众人进去，看了一遭，却见原只是这些旧屋，不过补得几块地板，筑得一两处漏点，修得三四根折栏杆，多是有数，看得见的，何曾添个甚么？陈秀才回来对众人道：“庄居一无所增，如何却要我找银子？当初我将这庄子抵债，要他找得二百银子，他乘我手中窘迫，贪图产业，百般勒掯，上了他手。今日又要反找，将猫儿食伴猫儿饭，天理何在？我陈某当初软弱，今日不到得与他作弄。众位可将这六百银子交与他，教他出屋还我。只这等，他已得了三百两利钱了。”众人本也不敢去对卫朝奉说，却见陈秀才搬出好些银子，已自酥了半边，把那旧日的奉承腔子重整起来，都应道：“相公说的是，待小人们去说。”众人将了银子，去交与卫朝奉。卫朝奉只说少，不肯收。却是说众人不过，只得权且收了，却只不说出屋日期。众人道他收了银子，大头已定，取了一纸收票来，回覆了陈秀才，俱各散讫。

过了几日，陈秀才又着人去催促出房。卫朝奉却道：“必要找勾了修理改造的银子便去，不然时，决不搬出。”催了几次，只是如此推托。陈秀才愤恨之极，道：“这厮恁般恃强！若与他经官动府，虽是理上说我不过，未必处得畅快。慢慢地寻个计较处置他，不怕你不搬出去。当初呕了他的气，未曾泄得他，今日又来欺负人，此恨如何消得！”那时正是十月中旬天气，月明如画，陈秀才偶然走出湖房上来步月，闲行了半晌。又道是无巧不成话，只见秦淮湖里上流头，黑洞洞将一件物事来。陈秀才注目一看，吃了一惊，元来一个死尸，却是那扬子江中流入来的。那尸却好流近湖房边来。陈秀才正为着卫朝奉一事踌躇，默然自语道：“有计了！有计了！”便唤了家僮陈禄到来。那陈禄是陈秀才极得用的人，为人忠直，陈秀才每事必与他商议。当时对他说道：“我受那卫家狗奴的气，无处出豁，他又不肯出屋还我，怎得个计较摆布他便好。”陈禄道：“便是。官人也是富贵过来的人，又不是小家子，如何受这些狗蛮的气！我们看不过，常想与他性命相博，替官人泄恨。”陈秀才道：“我而今有计在此，你须依着我，如此如此而行，自有重赏。”陈禄不胜之喜，道：“好计！好计！”唯唯从命，依计而行。当夜各自

散了。

次日，陈禄穿了一身宽敞衣服，央了平日与主人家往来得好的陆三官做了媒人，引他望对湖去投靠卫朝奉。卫朝奉见他人物整齐，说话伶俐，收纳了，拨一间房与他歇落，叫他穿房入户使用，且是勤谨得用。

过了月馀，忽一日，卫朝奉早起寻陈禄，叫他买柴。却见房门开着，看时，不见在里面。各到处寻了一会，则不见他。又着人四处找寻，多回说不见。卫朝奉也不曾费了什么本钱在他身上，也不甚要紧。

正要寻原媒来问他，只见陈秀才家三五个仆人到卫家说道：“我家一月前逃走了一个人，叫做陈禄，闻得陆三官领来投靠你家，快叫他出来随我们去，不要藏匿过了。我家主见告着状哩！”卫朝奉道：“便是一月前一个人投靠我，也不晓得是你家的人。不知何故，前夜忽然逃去了。委是没这人在我家。”众人道：“岂有又逃的理？分明是你藏匿过了，哄骗我们。既不在时，除非等我们搜一搜看。”卫朝奉托大道：“便由你们搜。搜不出时，吃我几个面光！”众人一拥入来，除了老鼠穴中不搜过。卫朝奉正待发作，只见众人发声喊道：“在这里了！”卫朝奉不知是甚事头，近前来看，元来在土松处翻出一条死人腿。卫朝奉惊得目瞪口呆。众人一片声道：“已定是卫朝奉将我家这人杀害了，埋这腿在这里。去请我家相公到来，商量去出首。”一个人慌忙去请了陈秀才到来。陈秀才大发雷霆，嚷道：“人命关天，怎便将我家人杀害了？不去府里出首，更待何时！”叫众人提了人腿便走。卫朝奉挖搭搭地抖着拦住了，道：“我的爷！委实我不曾谋害人命。”陈秀才道：“放屁！这个人腿那里来的？你只到官分辨去。”那富的人怕的是见官，况是人命。只得求告道：“且慢慢商量。如今凭陈相公怎地处分，饶我到官罢，怎吃得这个没头官司？”陈秀才道：“当初图我产业，不肯找我银子的是你；今日占住房子，要我找价的也是你。恁般强横！今日又将我家人收留了，谋死了他。正好公报私仇，却饶不得。”卫朝奉道：“我的爷，是我不是，情愿出屋还相公。”陈秀才道：“你如何谎说添造房屋？你如今只将我这三两利钱出来还我，修理庄居。一纸伏辨与我，我们便净了口，将这只腿烧化了，此事便泯然无迹。不然时，今日天清日白，在你家里搜出人腿来，众目昭彰，一传出去，不到得轻放过了你。”卫朝奉冤屈无伸，却只要没事，只得写了伏辨，递与陈秀才。又逼他兑还三百银子，催他出屋。卫朝奉没奈何，连夜搬往三山街解铺中去。这里自将腿藏过了。陈秀才那一口气方才消得。

你道卫家那人腿是那来的？元来陈秀才十月半月之夜，偶见这死尸来，却叫家僮陈禄取下一条腿。次日只做陈禄去投靠卫家，却将那腿悄悄地带入，乘他每不见，却将腿去埋在空处停当，依旧走了回家。这里只做去寻陈禄，将那人腿搜出，定要告官。他便慌张，没做理会处，只得出了屋去，又要他白送还这三两银子利钱。此陈秀才之妙计也。

陈秀才自此恢复了庄，便将馀财十分作家，竟成富室。后亦举孝廉，

媒人——这里指介绍事由的中间人。

托大——自大。指故意虚张声势的样子。

伏辨——旧时承认罪状的供词。

孝廉——本是古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由地方吏民推荐有德有才的人加以任用，明代以后成为对“举

不仕而终。陈禄走在外京多时，方才重到陈家来。卫朝奉有时撞着，情知中计，却是房契已还，当日一时急促中事，又没个把柄，无可申辨处。又毕竟不知人腿来历，到底怀着鬼胎，只得忍着罢了。这便是陈秀才巧计赚原房的话。有诗为证：

撒漫虽然会破家，欺贪克剥也难夸。
试看横事无端至，只为生平种毒除。

拍案惊奇十六

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

诗曰：

深机密械总徒然，诡计奸谋亦可怜。
赚得人亡家破日，还成捞月在空川。

话说世间最可恶的是拐子。世人但说是盗贼，便十分防备他。不知那拐子，便与他同行同止也识不出弄喧捣鬼，没形没影的做将出来，神仙也猜他不到，倒在怀里信他。直到事后晓得，已此追之不及了。这却不是出跳的贼精，隐然的强盗？今说国朝万历十六年，浙江杭州府北门外一个居民，姓扈，年已望六，妈妈新亡，有两个儿子，两个媳妇，在家过活。那两个媳妇俱生得有些颜色，且是孝敬公公。一日，爷儿三个多出去了，只留两个媳妇在家，闭上了门，自在里面做生活。那一日大雨淋漓，路上无人行走。日中时分，只听得外面有低低哭泣之声，十分凄惨悲咽，却是妇人声音。从日中哭起，直到日没，哭个不住。两个媳妇听了半日，忍耐不住，只得开门同去外边一看。正是：

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

若是说话的与他同时生、并肩长，便劈手扯住，不放他两个出去，纵有天大的事也惹他不着。元来大凡妇人人家，那闲事切不可管，动止最宜谨慎。丈夫在家时还好，若是不在时，只宜深闺静处，便自高枕无忧；若是轻易揽着个事头，必要缠出些不妙来。那两个媳妇当日不合开门出来，——却见是一个中年婆娘，人物也到生得干净。两个见是个妇人，无甚妨碍，便动问道：“妈妈何来？为甚这般苦楚？可对我们说知则个。”那婆娘掩着眼泪道：“两位娘子听着：老妾在这城外乡间居住，老儿死了，止有一个儿子和媳妇。媳妇是个病块，儿子又十分不孝，动不动将老身骂詈，养赡又不周全，有一顿没一顿的。今日警口气，与我的兄弟相约了，去县里告他忤逆。他叫我前头先走，随后就来，谁想等了一日，竟不见到。雨又落得大，家里又不好回去，枉被儿子媳妇耻笑。左右两难，为此想起这般命苦，忍不住伤悲，不想惊动了两位娘子。多承两位娘子动问，不敢隐瞒，只得把家丑实告。”

他两个见那婆娘说得苦恼，又说话小心，便道：“如此，且在我们家里坐一坐，等他来便了。”两个便扯了那婆子进去，说道：“妈妈宽坐一坐，等雨住了回去。自亲骨肉，虽是一时有些不是处，只宜好好宽解，不可便经官动府，坏了和气，失了体面。”那婆娘道：“多谢两位

出跳——出色、出众。

望六——接近六十岁。

生活——这里指针线活计、家务活儿。

干净——这里指长相端正，身段匀称。

老儿——这里是老妇称自己的丈夫，犹如说“老头儿”。也作对老汉的泛称，下文即有这种用法。

相劝，老身且再耐他几时。”一递一句，说了一回，天色早黑将下来。婆娘又道：“天黑了，只不见来，独自回去不得，如何好？”两个又道：“妈妈便在我家歇一夜何妨？粗茶淡饭，便吃了餐把，那里便费了多少！”那婆娘道：“只是打搅不当。”那婆娘当时就裸起双袖，到灶下去烧火，又与他两人量了些米煮夜饭，揩台抹凳，担汤担水，一揽包收，多是他上前替力。两个道：“等媳妇们伏侍，甚么道理到要妈妈费气力？”妈妈道：“在家里惯了，是做时便倒安乐，不做时便要困倦。娘子们但有事，任凭老身去做，不妨。”当夜洗了手脚，就安排他两个睡了，那婆娘方自去睡。次日清早，又是那婆娘先起身来，烧热了汤，将昨夜剩下米煮了早饭，拂拭净了椅桌，力力碌碌，做了一朝，七了八当。两个媳妇起身，要东有东，要西有西，不费一毫手脚，便有七八分得意了。便两个商议道：“那妈妈且是熟分肯做，他在家不像意，我们这里正少个人相帮，公公常说娶个晚婆婆，我每劝公公纳了他，岂不两便？只是未好与那妈妈启得齿。但只留着他，等公公来再处。”

不一日，爷儿三个回来了，见家里有这个妈妈，便问媳妇缘故。两个就把那婆娘家里的事，依他说了一遍。又道：“这妈妈且是和气，又十分勤谨。他已无了老儿，儿子又不孝，无所归了。可怜！可怜！”就把妯娌商量的见识，叫两个丈夫说与公公知道。扈老道：“知他是甚样人家，便好如此草草！且留他住几时着。”口里一时不好应承。见这婆娘干净，心里也欲得的。又过了两日，那老儿没搭煞，黑暗里已自和那婆娘摸上了。媳妇们看见了些动静，对丈夫道：“公公常是要娶婆婆，何不就与这妈妈成了这事，省得又去别寻头脑，费了银子。”儿子每也道：“说得是。”多去劝着父亲。媳妇们已自与那婆娘说通了，一让一个肯。摆个家筵席儿，欢欢喜喜，大家吃了几杯，两口儿成合了。

过得两日，只见两个人问将来，一个说是妈妈的兄弟，一个说是妈妈的儿子。说道，“寻了好几日，方问得着是这里。”妈妈听见走出来，那儿子拜跪讨饶，兄弟也替他请罪。那妈妈怒色不解，千咒万骂。扈老从中好言劝开。兄弟与儿子又劝他回去，妈妈又骂儿子道：“我在这里吃口汤水也是安乐的，倒回家里在你手中讨死吃？你看这家媳妇，待我如何孝顺！”儿子见说这话，已此晓得娘嫁了这老儿了。扈父便整酒留他两人吃，那儿子便拜扈老道：“你便是我继父了。我娘喜得终身有托，万千之幸。”别了自去。似此两三个月中，往来了几次。

忽一日，那儿子来道：“孙子明日行聘，请爹娘与哥嫂一门同去吃喜酒。”那妈妈回言道：“两位娘子怎好轻易就到我家去？我与你爷、两位哥哥同来便了。”次日妈妈同他父子去吃了一日喜酒，欢欢喜喜，醉饱回家。

又过了一个多月，只见这个孙子又来登门，说道：“明日毕姻，来请阖家尊长，同观花烛。”又道：“是必求两位大娘同来，光辉一光辉。”两个媳妇巴不得要认妈妈家里，还悔道前日不去得，堆下笑来应承。次日盛妆了，随着翁妈丈夫，一同到彼。那妈妈的媳妇出来接着，是一个

力力碌碌——即现在口语所说利利落落，形容做事快速而有条理。

熟分——亲热，不拘束。

没搭煞——旧时俗语，也作没撻煞、没掂三，意谓没头没脑，含有荒唐之意。

黄瘦有病的。日将下午，那儿子请妈妈同媳妇迎亲，又要请两位嫂子同去。说道：“我们乡间风俗，是女眷都要去的。不然，只道我们不敬重新亲。”妈妈对儿子道：“汝妻虽病，今日已做了婆婆了，只消自去，何必烦劳二位嫂子？”儿子道：“妻子病中，规模不雅，礼数不周，恐被来亲轻薄。两位嫂子既到此了，何惜往迎这片时，使我们好看许多。”妈妈道：“这也是。”那两个媳妇也是巴不得去看看耍子的，妈妈就同他自己媳妇，四人作队儿，一伙下船去了。更馀不见来，儿子道：“却又作怪！待我去看一看来。”又去一回，那孙子穿了新郎衣服，也说道：“公公宽坐，孙儿也出门望望去。”摇摇摆摆踱了出来。

只剩得爷儿三个在堂前灯下坐着，等候多时，再不见一个来了。肚里又饥，心下疑惑，两个儿子走进灶下看时，清灰冷火，全不像个做亲的人家。出来对父亲说了，拿了堂前之灯，到里面一照，房里空荡荡，并无一些箱笼衣衾之类，止有几张椅桌，空着在那里，心下大惊，道：“如何这等！”要问邻舍时，夜深了，各家都关门闭户了。三人却像热地上蝼蚁，钻出钻入，乱到天明，才问得个邻舍道：“他每一班何处去了？”邻人多说不知。又问：“这房子可是他家的？”邻人道：“是城中杨衙里的。五六月前，有这一家子来租他的住，不知做些甚么。你们是亲眷，来往了多番，怎么倒不晓得细底，却来问我们？”问了几家，一般说话。有个把有见识的道：“定是一伙大拐子，你们着了他道儿，把媳妇骗的去了。”父子三人见说，忙忙若丧家之狗，踉踉跄跄跑回家去，分头去寻，那里有个去向！只得告了一纸状子，出个广捕，却是渺渺茫茫的事了。那扈老儿要娶晚婆，他道是白得的，十分便宜，谁知到为这婆子白白里送了两个后生媳妇。这叫做贪小失大，所以为人切不可做那讨便宜苟且之事。正是：

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

贪看天上月，失却世间珍。

这话丢过一边，如今且说一个拐儿，拐了一世的人，倒后边反着一个道儿。这本话却是在浙江嘉兴府桐乡县内，有一秀才，姓沈，名灿若，年可二十岁，是嘉兴有名才子，容貌魁峨，胸襟旷达。娶妻王氏，姿色非凡，颇称当对。家富丰裕，多亏那王氏守把。两个自道佳人才子，一双两好，端的是如鱼似水，如胶似漆价相得。只是王氏生来娇怯，恹恹弱病尝不离身的。灿若十二岁上入学，十五岁超增补廪，少年英锐，自恃才高一世，视一第何啻拾芥！平时与一班好朋友，或以诗酒娱心，或以山水纵目，放荡不羁。其中独有四个秀才情好更笃，——自古道：“惺惺惜惺惺，才子惜才子。”——却是嘉善黄平之、秀水何澄、海盐乐尔嘉、同邑方昌，都一般儿你美我爱。这多是同郡朋友，那他州外府与灿若往来的，不计其数，大约不过是并时的才人。那本县知县姓稽，单讳一个清字，常州江阴县人，平日敬重斯文，喜欢才士，也道灿若是

轻薄——轻视、怠慢。

广捕——超越辖管地界通缉告示。

秀水——旧县名，明代析嘉兴县置，与桐乡、嘉善、海盐等县同属嘉兴府。

个青云决科之器，与他认了师生，往来相好。是年正是大比之年，有了科举。灿若归来，打叠衣装，上杭应试，与王氏话别。王氏挨着病躯，整顿了行李，眼中流泪道：“官人前程远大，早去早回，奴未知有福分能勾与你同享富贵与否？”灿若道：“娘子说那里话？你有病在身，我去后须十分保重。”也不觉掉下泪来。二人执手分别。王氏送出门外，望灿若不见，掩泪自进去了。

灿若一路行程，心下觉得不快。不一日到了杭州，寻客店安下。匆匆的进过了三场，颇称得意。一日，灿若与众好朋友游了一日湖，大醉，回来睡了。半夜，忽听得有人扣门，披衣而起，只见一人高冠敞袖，似是道家妆扮。灿若道：“先生夤夜至此，何以教我？”那人道：“贫道颇能望气，亦能断人阴阳祸福。偶从东南来此，暮夜无处投宿，因扣尊局，多有惊动。”灿若道：“既先生投宿，便同榻何妨？先生既精推算，目下榜期在迩，幸将贱造推算，未知功名有分与否，愿决一言。”那人道：“不必推命，只须望气。观君丰格，功名不患无缘，但必须待尊闾天年之后，便得如意。我有两句诗，是君终身遭际，君切记之：鹏翼转时歌《六忆》，鸾胶续处舞双凫。”灿若不解其意，方欲再问，外面猫儿捕鼠，扑地一响，灿若吃了一跳，却是南柯一梦。灿若道：“此梦甚是诧异。那道人分明说待我荆妻亡故，功名方始称心。我情愿青衿没世也罢，割恩爱而博功名，非吾愿也。”两句诗又明明记得，翻来覆去，睡不安稳。又道：“梦中言语，信他则甚？明日倘若榜上无名，作速回去了便是。”

正想之际，只听得外面叫喊连天，锣声不绝，扯住讨赏，报灿若中了第三名经魁。灿若写了票，众人散讫，慌忙梳洗上轿，见座主会同年去了。那座师却正是本县稽清知县，那时解元何澄，又是极相知的朋友，黄平之、乐尔嘉、方昌，多已高录，俱各欢喜。

灿若理了正事，天色傍晚，乘轿回寓。只见那店主赶着轿，慌慌的叫道：“沈相公！宅上有人到来，有紧急家信报知，候相公半日了。”灿若听了“紧急家信”四字，一个冲心，忽思量着梦中言语，却似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落。正是：

青龙白虎同行，凶吉全然未保。

大比——旧时对“乡试”的别称。

贱造——指自己的生辰八字，贱，自谦词。造，对出生年、月、日、时干支八字的称谓。

闾（k n 捩）——内室，借指妻子。

“鹏翼”句——意谓科举得意之时也正是悼亡之日。《六忆》为南朝梁时沈约所作的悼亡诗，原六首，现仅存四首：“忆来时”、“忆坐时”、“忆食时”、“忆眠时”。

青衿——周代学子服装，明代作秀才的代称。

经魁——明代以五经取士，每经各取一名为首，称为经魁。乡试每科各经经魁列为前五名，得中第一者称为“解元”，见下文。

票——兑取银钱的证券。

座主——生员对主考官的敬称，也叫“座师”，见下文。

“青龙”句——中国古代神话中，青龙为东方之神，白虎为西方之神，“同行”只是暂时，必要分离。

到得店中下轿，见了家人沈文穿一身素净衣服，便问道：“娘子在家安否？谁着你来寄信？”沈文道：“不好说得。是管家李公着寄信来，官人看书便是。”灿若接过书来，见封筒逆封，心里有如刀割。拆开看罢，方知是王氏于二十六日身故。灿若惊得呆了，却似：

分开八片顶阳骨，倾下半桶雪水来。

半晌做声不得，蓦然倒地。众人唤醒，扶将起来。灿若咽住喉咙，千妻万妻的哭，哭得一店人无不流泪。道：“早知如此，就不来应试也罢。谁知便如此永诀了！”问沈文道：“娘子病重，缘何不早来对我说？”沈文道：“官人来后，娘子只是旧病恹恹，不为甚重。不想二十六日忽然晕倒不醒，为此星夜赶来报知。”灿若又哽咽了一回，疾忙叫沈文雇船回家去，也顾不得他事了。暗思一梦之奇，二十七日放榜，王氏却于二十六日间亡故，正应着那“鹏翼抟时歌《六忆》”这句诗了。

当时整備离店，行不多路，却遇着黄平之抬将来，——二人又是同门，——相见罢，黄平之道：“观兄容貌，十分悲修，未知何故？”灿若噙着眼泪，将那得梦情由与那放榜报丧、今赶回家之事，说了一遍。平之嗟叹不已，道：“尊兄且自宁耐，毋得过伤。待小弟见座师与众同袍，为兄代言其事，兄自回去不妨。”两人别了。

灿若急急回来，进到里面，抚尸恸哭，几次哭得发昏。择时入殓已毕，停柩在堂，夜间灿若只在灵前相伴。不多时，过了三、四七，众朋友多来吊唁，就中便有说着会试一事的，灿若漠然不顾，道：“我多因这蜗角虚名，赚得我连理枝分，同心结解。如今就把一个会元撒在地下，我也无心去拾他了。”这是王氏初丧时的说话。

转眼间又过了断七，众亲友又相劝道：“尊阃既已夭逝，料无起死回生之理，兄枉自灰其志，竟亦何益？况在家无聊，未免有孤栖之叹。同到京师，一则可以观景舒怀，二则众同袍剧谈竟日，可以解愠。岂可为无益之悲，误了终身大事？”灿若吃劝不过，道：“既承列位佳意，只得同走一遭。”那时就别了王氏之灵，嘱付李主管照管羹饭、香火，同了黄、何、方、乐四友登程。正是那十一月中旬光景，五人夜住晓行，不则一日，来到京师。终日成群挈队，诗歌笑傲，不时往花街柳陌，闲行遣兴。只有灿若，没一人看得在眼里。韶华迅速，不觉的换了一个年头，又早上元节过，渐渐的桃香浪暖。那时黄榜动，选场开，五人进过了三场，人人得意，个个夸强。沈灿若始终心下不快，草草完事。过不多时揭晓，单单奚落了灿若，他也不放在心上。黄、何、方、乐四人，自去传胪。何澄是二甲，选了兵部主事，带了家眷在京；黄平之到是庶

逆封——反封，旧时作为凶信的标志。

同袍——指极有交情的朋友。语出《诗·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连理枝分，同心结解——均喻夫妻生离死别。两棵树枝条连生在一起谓连理枝，用锦带打成连环回文样式的结子谓同心结，均用作男女相爱永不分离的象征。

会元——会试的第一名。

奚落——这里是冷落之意，指落第。

传胪——殿试后由皇帝主持宣布进士名次的典礼。

吉士；乐尔嘉选了太常博士；方昌选了行人；稽清知县已行取做刑科给事中。各守其职不题。

灿若又游乐了多时回家。到了桐乡，灿若进得门来，在王氏灵前拜了两拜，哭了一场，备羹饭浇奠了。又隔了两月，请个地理先生，择地殡葬了王氏。已讫，那时便渐渐有人来议亲。灿若自道是第一流人品，王氏恁地一个娇妻，兀自无缘消受，再那里寻得一个厮对的出来？必须是我目中亲见，果然像意，方才可议此事。以此，多不着紧。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有话即长，无语即短。却又过了三个年头，灿若又要上京应试，只恨着家里无人照顾。又道是：“家无主，屋倒竖。”灿若自王氏亡后，日间用度，箸长碗短，十分的不像意，也思量道：“须是续弦一个掌家娘子方好。只恨无其配偶。”心中闷闷不已，仍把家事且付与李主管照顾，收拾起程。那时正是八月间天道，金风乍转，时气新凉，正好行路。夜来皓魄当空，澄波万里，上下一碧。灿若独酌无聊，触景伤怀，遂尔口占一曲：

露滴野塘秋，下帘笼不上钩，徒劳明月穿窗牖。鸳鸯远去，孤身远游，浮槎怎得到阳台。右？漫凝眸，空临皓魄，人不在月中留。（词寄《黄莺儿》）

吟罢，痛饮一醉，舟中独寝。

话休絮烦，灿若行了二十馀日，来到京中，在举厂东边租了一个下处，安顿行李已好。一日，同几个朋友到齐化门外饮酒。只见一个妇人，穿一身缟素衣服，乘着蹇驴，一个闲的挑了食櫺随着，恰像那里去上坟回来的。灿若看那妇人，生得：

敷粉太白，施朱太赤。加一分太长，减一分太短。十相具足，是风流占尽无馀；一味温柔，差丝毫便不厮称。巧笑倩兮，笑得人魂灵颠倒；美目盼兮，盼得你心意痴迷。假使当时逢妒妇，也言我见且犹怜。

灿若见了此妇，却似顶门上丧了三魂，脚底下荡了七魄。他就撇了这些朋友，也雇了一个驴，一步步赶将去，呆呆的尾着那妇人，只顾看。那

二甲——明代每科进士分为三个榜次，谓之“三甲”，一甲仅三名，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和三甲通常没有定额，一般均有数十名之多。

兵部主事——兵部为最高军事机构，下属各司设主事二人，为正六品官。

庶吉士——明代翰林院的官员。

太常博士——负责祭祀礼乐的官员。

行人——掌管传旨、册封等事务的官员。

行取——地方官吏政绩优异者，吏部可行文取为京官，称为“行缺”，是一种提升。

刑科给事中——负责稽察的官员。刑科为明初所设六科（吏、户、礼、兵、刑、工）之一。给事中，官名。

皓魄——明月的别称。

浮槎（chá 茶）——犹如说乘船。槎，竹筏、木排。

阳台——宋玉《高唐赋》写楚怀王梦遇巫山神女的故事，中有“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的句子，后遂以“阳台”作为男女幽会合欢的处所。

食櫺（léi 雷）——放食物的盒子。

妇人在驴背上，又只顾转一对秋波过来，看那灿若。走上了里把路，到一个僻静去处，那妇人走进一家人家去了。灿若也下了驴，心下不舍，钉住了脚，在门首呆看。看了一晌，不见那妇人出来。正没理会处，只见内里走出一个人来，道：“相公只望门内观看，却是为何？”灿若道：“适才同路来，见个白衣小娘子走进此门去。不知这家是甚等人家，那娘子是何人，无个人来问问。”那人道：“此妇非别，乃舍表妹陆蕙娘，新近寡居在此。方才出去辞了夫墓，要来嫁人，小人正来与他作伐。”灿若道：“足下高姓大名？”那人道：“小人姓张，因为做事是件顺溜，为此人起一个混名，只叫小人张溜儿。”灿若道：“令表妹要嫁何等样人？肯嫁在外方去否？”溜儿道：“只要是读书人后生些的便好了，地方不论远近。”灿若道：“实不相瞒，小生是前科举人，来此会试。适见令表妹丰姿绝世，实切想慕。足下肯与作媒，必当重谢。”溜儿道：“这事不难。料我表妹见官人这一表人才，也决不推阻的。包办在小人身上，完成此举。”灿若大喜，道：“既如此，就烦足下往彼一通此情。”在袖中摸出一锭银子，递与溜儿，道：“些小薄物，聊表寸心。事成之后，再容重谢。”溜儿推逊了一回，随即接了。见他出钱爽快，料他囊底充饶，道：“相公明日来讨回话。”灿若欢天喜地，回下处去了。

次日，又到郊外那家门首，来探消息。只见溜儿笑嘻嘻的走将来道：“相公喜事上头，恁地出门的早哩！昨日承相公分付，即便对表妹说知。俺妹子已自看上了相公，不须三回五次，只说着便成了。相公只去打点纳聘做亲便了。表妹是自家做主的，礼金不计论，但凭相公出得手罢了。”灿若依言，取三十两银子，折了衣饰送将过去。那家也不争多争少，就许定来日过门。灿若看见事体容易，心里到有些疑惑起来。又想是北方再婚，说是鬼妻，所以如此相应。至日，鼓吹灯轿，到门迎接陆蕙娘。蕙娘上轿，到灿若下处来做亲。灿若灯下一看，正是前日相逢之人，不觉大喜过望，方才放下了心。拜了天地，吃了喜酒，众人俱各散讫。

两人进房，蕙娘只去椅上坐着。约莫一更时分，夜阑人静，灿若久旷之后，欲火燔灼，便开话道：“娘子请睡了罢。”蕙娘啾莺声，吐燕语，道：“你自先睡。”灿若只道蕙娘害羞，不去强他，且自先上了床，那里睡得着！又歇了半个更次，蕙娘兀自坐着，灿若只得又央及道：“娘子日来困倦，何不将息将息。只管独坐，是甚意思？”蕙娘又道：“你自睡。”口里一头说，眼睛却不转的看那灿若。灿若怕新来的逆了他意，依言又自睡了一会，又起来款款问道：“娘子为何不睡？”蕙娘又将灿若上上下下仔细看了一会，开口问道：“你京中有甚势要相识否？”灿若道：“小生交友最广，同袍同年，无数在京，何论相识！”蕙娘道：“既如此，我而今当真嫁了你罢！”灿若道：“娘子又说得好笑。小生千里相遇，央媒纳聘，得与娘子成亲，如何到此际还说个当真当假？”蕙娘道：“官人有所不知。你却不晓得，此处张溜儿是有名的拐子。妾身岂是他表妹？便是他浑家。为是妾身有几分姿色，故意叫妾赚人到门，他却只说是表妹寡居，要嫁人，就是他做媒。多有那慕色的，情愿聘娶妾身。他却不受重礼，只要哄得成交，就便送妾做亲。叫妾身只做害羞，不肯与人同睡，因不受人点污。到了次日，却合了一伙棍徒，图赖你奸

骗良家女子，连人和箱笼尽抢将去。那些被赚之人，客中怕吃官司，只得忍气吞声，明受火围。如此也不止一个了。昨日妾身哭母墓而归，原非新寡，天杀的撞见官人，又把此计来使。妾每每自思，此岂终身道理？有朝一日惹出事来，并妾此身付之乌有。况以清白之身，暗地迎新送旧，虽无所染，情何以堪！几次劝取丈夫，他只不听。以此妾之私意，只要将计就计，倘然遇着知音，愿将此身许他，随他私奔了罢。今见官人态度非凡，抑且志诚软款，心实欢羨。但恐相从奔走，或被他人找着，无人护卫，反受其累。今君既交游满京邸，愿以微躯托之官人。官人只可连夜便搬往别处好朋友家谨密所在去了，方才娶得妾安稳。此是妾身自媒，以从官人，官人异日弗忘此情。” 灿若听罢，呆了半晌，道：“多亏娘子不弃，见教小生。不然，几受其祸。” 连忙开出门来，叫起家人，打叠行李。把自己喂养的一个蹇驴，驮了蕙娘，家人挑箱笼，自己步行。临出门，叫应主人道：“我们有急事回去了！” 晓得何澄带家眷在京，连夜敲开他门，细将此事说与，把蕙娘与行李都寄在何澄寓所。那何澄房尽空阔，灿若也就一宅两院，做了下处不题。

却说张溜儿次日果然纠合了一伙破落户，前来抢人。只见空房开着，人影也无，忙问下处主人道：“昨日成亲的举人那里去了？” 主人道：“相公连夜回去了。” 众人各各呆了一回，大家嚷道：“我们随路追去！” 一哄的望张家湾乱奔去了。却是偌大所在，何处找寻？元来北京房子，惯是见租与人住，来来往往，主人不来管他东西去向。所以但是搬过了，再无处跟寻的。

灿若在何澄处看了两月书，又早是春榜动，选场开。灿若三场满志，正是专听春雷第一声，果然金榜题名，传胪三甲。灿若选了江阴知县，却是稽清的父母。不一日领了凭，带了陆蕙娘起程赴任。却值方昌出差苏州，竟坐了他一只官船到任。陆蕙娘平白地做了知县夫人，这正是“鸾胶续处舞双鳧”之验也。灿若后来做到开府而止。蕙娘生下一子，后亦登第，至今其族繁盛。有诗为证：

女侠堪夸陆蕙娘，能从萍水识檀郎。
巧机反借机来用，毕竟强中手更强。

火围——即“扎火围”，又名“仙人跳”，做成圈套以讹诈财物。

父母——指父母官，旧时老百姓对知县的称谓。

开府——原指成立府署，是一种可以自建衙门，自选僚属的特权。晋代刺史以将军开府，都督军事，后世遂称外省督抚为开府。这里即指沈灿若官至督抚地位。

檀郎——晋代潘岳貌美，因其小名檀奴，后人遂以“檀郎”代指美男子，也作为丈夫或情郎的代名词。

拍案惊奇卷十七

西山观设策度亡魂 开封府备棺追活命

诗曰：

三教 从来有道门，一般鼎足在乾坤。
只因装饰无殊异，容易埋名与俗浑。

说这道家一教，乃是李老君青牛出关，关尹文始真人恳请留下《道德真经》五千言，传流至今。这家教门：最上者冲虚清静，出有入无，超尘俗而上升，同天地而不老；其次者修真炼性，吐故纳新，筑坎离以延年，煮铅汞以济物；最下者行持符策，役使鬼神，设章醮以通上界，建考召以达冥途。这家学问却是后汉时张角，能作五里雾，人欲学他的，先要五斗米为贽见礼，故叫得“五斗米道”。后来其教盛行，那学了与民间祛妖除害的，便是正法；若是去为非作歹的，只叫得妖术。虽是邪正不同，却也是极灵验难得的。流传至今，以前两项高人，绝世不能得有，只是符策这家，时时有人习学，颇有高妙的在内。却有一件作怪：学了这家术法，一些也胡乱做事不得了。尽有奉持不谨，反取其祸的。

宋时乾道年间，福建福州有个太常少卿任文荐的长子，叫做任道元。少年慕道，从个师父是欧阳文彬，传授五雷天心正法，建坛在家，与人行持，甚著效验。他有个妻侄，姓梁名鯤，也好学这法术。一日，有永福柯氏之子，因病发心，投坛请问，尚未来到任家。那任道元其日与梁鯤同宿斋舍，两人同见神将来报道：

“如有求报应者，可书‘香’字与之，教他速速归家。”任道元听见，即走将起来，点起灯烛，写好了，封押停当，依然睡觉。明早，柯子已至，道元就把夜间所封的递与他，叫他急急归家去。柯子还家，十

三教——指儒教、道教、释（佛）教。

李老君青牛出关——李老君即老子李耳，被奉为道教创始人，称太上老君。他著有《老子》一书，即下文所称的《道德真经》，传说此书是他骑青牛出散关为关令尹喜作，喜即下文所说的“文始真人”，事见《抱朴子》。

坎离——“坎”和“离”是八卦中的两个卦名，坎象征水，离象征火。后道教吸收八卦思想以衍经义。炼丹家以坎离为药物，或为此处所指。下文“坎离交垢育婴儿”又似指男女（阴阳）。

符策——道教名词，为一种笔画屈曲，似字非字的图形，传是天神的旨令和众神名录，道教以为符策可以役使鬼神，降福除灾。

章醮——道教的祭祷仪式，以设坛、焚香、上章、诵经、化符等活动来祈求消灾赐福。

考召——所指不详。

张角——东汉末年黄巾农民起义领袖，巨鹿（今河北省平乡县）人。他创建的是“太平道”，活动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下文所说“五斗米道”乃是东汉顺帝时张陵所创，活动于巴蜀、汉中一带。太平道与五斗米道是道教初期民间的两大派别，这里合为一谈了。

乾道——宋孝宗赵昚年号，公元1165—1173年。

永福——旧县名，今为福建省永泰县。

八日而死，盖“香”字乃是一十八日也。由此远近闻名，都称他做法师。后来少卿已没，道元袭了父任，出仕在外，官府事体烦多，把那奉真香火之敬，渐渐疏懒。每日清晨在神堂边过，只在门外略略瞻礼，叫小童进去炷香完事，自己竟不入门。家人每多道：“老爷一向奉道虔诚，而今有些懈怠，恐怕神天嗔怪。”道元体贵心骄，全不在意，由家人每自议论，日逐只是如此。

淳熙十三年正月十五日上元之夜，北城居民，相约纠众，在于张道者庵内，启建黄箬大醮一坛，礼请任道元为高功，主持坛事。那日观看的人何止挨山塞海！内中有两个女子，双鬟高髻，并肩而立，丰神绰约，宛然并蒂芙蓉。任道元抬头起来看见，惊得目炫心花，魂不附体，那里还顾什么醮坛不醮坛，斋戒不斋戒？便开口道：“两位小娘子，请稳便到里面来看一看。”两女道：“多谢法师。”正轻移莲步，走进门来。道元目不转睛，看上看下，口里谄道：“小娘子提起了襦裙。”盖是福建人叫女子抹胸做襦裙，提起了是要摸他双乳的意思，乃彼处乡谈讨便宜的说话。内中一个女子正色道：“法师做醮，如何却说恁地话？”拉了同伴，转身便走。道元又笑道：“既来看法事，便与高功法师结个缘何妨？”两女耳根通红，口里喃喃，微骂而去。

到得醮事已毕，道元便觉左耳后边有些作痒，又带些疼痛。叫家人看看，只见一个红蓓蕾，如粟粒大，将指头按去，痛不可忍。次日归家，情绪不乐。隔数日，对妻侄梁鲲道：“夜来神将见责，得梦甚恶。我大数已定，密书于纸。待请商日宣法师考照。”商日宣法师到了，看了一眼，说道：“此非我所能辨，须圣童至乃可决。”少顷，门外一村童到来，即跳升梁间，作神语道：“任道元，诸神保护汝许久，汝乃不谨香火，贪淫邪行，罪在不赦！”道元深悼前非，磕头谢罪。神语道：“汝十五夜的说话说得真好！”道元百拜乞命，愿从今改过自新。神语道：“如今还讲甚么？吾亦不欠汝一个奉事，当以为奉法弟子之戒。且看你日前分上，宽汝二十日日期。”说罢，童子堕地醒来，懵然一毫无知。梁鲲拆开道元所封之书，与商日宣看，内中也是“二十日”三个字。道元是夜梦见神将手持铁鞭来追逐，道元惊惶奔走，神将赶来，环绕所居九仙山下一匝，被他赶着，一鞭打在脑后，猛然惊觉。自此疮越加大了，头胀如栲栳，每夜二鼓叫呼，宛若被鞭之状。到得二十日将满，梁鲲在家，梦见神将对道：“汝到五更初，急到任家，看吾扑道元。”鲲惊起，忙到任家来。道元一见哭道：“相见只有此一会了！”披衣要下床来，忽然跌倒，七八个家人共扶将起来，暗中恰像一只大手拽出，扑在地上。仔细看看，已此无气了。梁鲲送了他的终，看见利害，自此再不敢行法。

看官，你道任道元奉的是正法，行持了半世，只为一时间心中懈怠，口内褻渎，又不曾实干了甚么污秽法门之事，便受显报如此；何况而今道流，专一做邪淫不法之事的，神天岂能容恕？所以幽有神谴，明有王法，不到得被你瞒过了。但是邪淫不法之事，偏是道流容易做。只因和

淳熙十三年——公元 1186 年。淳熙是宋孝宗赵昚的年号。

高功——坛事主持人。

奉事——供奉的人，即信徒。

栲栳——用竹篾或柳条编织的容器，体积较大。

尚服饰异样，先是光着一个头，好些不便。道流打扮起来，簪冠着袍，方才认得是个道士。若是卸下装束，仍旧巾帽长衣，分毫与俗人没有两样，性急看不出破绽来。况且还有火居道士，原是有妻小的，一发与俗人无异了。所以做那奸淫之事，比和尚十分便当。而今再说一个道流，借着符篆醮坛为由，拐上一个妇人，弄得死于非命，说来与奉道的人做个鉴戒。有诗为证：

坎离交垢育婴儿，只在身中相配宜。
生我之门死我户，请无误读守其雌。

这本话文，乃是宋时河南开封府，有个女人吴氏，十五岁嫁与本处刘家。所生一子，名唤刘达生。达生年一十二岁上，父亲得病身亡。母亲吴氏，年纪未及三十，且是生得聪俊飘逸，早已做了个寡妇。上无公姑，下无族党，是他一个主持门户，守着儿子度日。因念亡夫恩义，思量做些斋醮功德超度他。

本处有个西山观，乃是道流修真之所。内中有个道士，叫做黄妙修，符篆高妙，仪容俊雅，众人推他为知观。是日正在观中与人家书写文疏，忽见一个年小的妇人，穿着一身缟素，领了十一二岁的孩子走进观来。俗语说得好，“若要俏，带三分孝。”那妇人本等生得姿容美丽，更兼这白衣白髻，越显得态度潇洒。早是在道观中，若是僧寺里，就要认做白衣送子观音出现了。走到黄知观面前，插烛也似拜了两拜。知观一眼瞅去，早已魂不附体，连忙答拜道：“何家宅眷，甚事来投？”妇人道：“小妾是刘门吴氏，因是丈夫新亡，欲求渡拔，故率领亲儿刘达生，母子虔诚，特求法师广施妙法，利济冥途。”黄知观听罢，便怀着一点不良之心，答道：“既是贤夫新亡求荐，家中必然设立孝堂，此须在孝堂内设策行持，方有专功实际。若只在观中大概附醮，未必十分得益。凭娘子心下如何？”吴氏道：“若得法师降临茅舍，此乃万千之幸，小妾母子不胜感激。回家收拾孝堂，专等法师则个。”知观道：“几时可到宅上？”吴氏道：“再过八日，就是亡夫百日之期。意要设建七日道场，须得明日起头，恰好至期为满。得法师侵早下降便好。”知观道：“一言已定，必不失信。明日准造宅上。”吴氏袖中取出银一两，先奉做纸札之费，别了回家。一面收拾打扫，专等来做法事。

元来吴氏请醮荐夫，本是一点诚心，原无邪意。谁知黄知观是个色中饿鬼，观中一见吴氏姿容，与他说话时节，恨不得就与他做起光来。吴氏虽未就想到邪路上去，却见这知观丰姿出众，语言爽朗，也暗暗地喝采道：“好个齐整人物，如何却出了家！且喜他不妆模样，见说做醮，便肯轻身出现，来到我家，也是个出热的人。”心里也就有几分欢喜了。

次日清早，黄知观领了两个年少道童，一个火工道人挑了经箱卷轴

火居道士——有妻室子女的在家道士，故也称居士。

知观——道观的主持人。

荐——超度亡灵。

出热——肯热心帮助他人。

火工道人——做杂役的道士。

之类，一径到吴氏家来。吴氏只为儿子达生年纪尚小，一切事务都是自家支持。与知观拜见了，接进孝堂。知观与同两个道童、火工道人张挂三清众灵，铺设齐备，动起法器。免不得宣扬大概，启请、摄召，放赦、招魂，闹了一回。吴氏出来上香朝圣，那知观一眼估定，越越卖弄精神，同两个道童齐声朗诵经典毕，起身执着意旨，跪在圣像面前毯上宣白，叫吴氏也一同跪着通诚。跪的所在，与吴氏差不得半尺多路。吴氏闻得知观身上衣服扑鼻薰香，不觉偷眼瞧他。知观有些觉得，一头念着，一头也把眼回看。你觑我，我觑你，恨不得就移将拢来，搅做一团。念毕各起，吴氏又到各神将面前上香稽首，带眼看着道场。只见两个道童，黑发披肩，头戴着小冠，且是生得唇红齿白，清秀娇嫩。吴氏心里想道：“这些出家人到如此受用！这两个大起来，不知怎生标致哩。”自此动了一点欲火，按捺不住，只在堂中孝帘内频频偷看外边。

元来人生最怕的是眼里火。一动了眼里火，随你左看右看，无不中心像意的，真是长有长妙，短有短强，壮的丰美，瘦的俏俏，无有不妙。况且妇人家阴性专一，看上了一个人，再心里打撒不下的。那吴氏在堂中把知观看了又看，只觉得风流可喜。他少年新寡，春心正盛，转一个念头，把个脸儿红了又白，白了又红，只在孝帘前踅来踅去，或露半面，或露全身，恰像要道士晓得他的意思一般。那黄知观本是有心的，岂有不觉？碍着是头一日来到，不敢就造次，只好眉稍眼角做些功夫，未能勾入港。那儿子刘达生未知事体，正好去看神看佛，弄钟弄鼓，那里晓得母亲这些关节？看看点上了灯，吃了晚斋，吴氏收拾了一间洁净廊房，与他师徒安歇。那知观打发了火工道人回观，自家同两个道童一床儿宿了，打点早晨起来朝真不题。

却说吴氏自同儿子达生房里睡了。上得床来，心里想道：“此时那道士毕竟接着两个标致小童干那话儿了，我却独自个宿。”想了又想，阴中火发，着实难熬。噤了一噤，把牙齿咬得跔跔的响，出了一身汗。刚刚朦胧睡去，忽听得床前脚步响，抬头起看，只见一个人揭开帐子，蹩的钻上床来。吴氏听得声音，却是日里的知观，轻轻道：“多蒙娘子秋波示意，小道敢不留心？趁此夜深人静，娘子作成好事则个。”吴氏并不推辞，慨然承受。正到酣畅之处，只见一个小道童也揭开帐，来寻师父。见师父干事兴头，喊道：“好内眷，如何偷出家人？做得好事！与我捉个头，便不声张。”就伸只手去吴氏腰里乱摸。知观喝道：“我在此，不得无礼！”吴氏被道士弄得爽快，正待要丢了，吃此一惊，飒然觉来，却是南柯一梦。叹了一口气，道：“好个梦！怎能勾如此侥幸？”一夜睡不安稳。

天明起来，外边钟鼓响，叫丫鬟担汤担水，出去伏侍道士。那两个道童倚着年小，也进孝堂来讨东讨西，看看熟分了。吴氏正在孝堂中坐着，只见一个道童进来讨茶吃。吴氏叫住，问道：“你叫甚么名字？”道童道：“小道叫做太清。”吴氏道：“那一位大些的？”道童道：“叫

三清众灵——道教传说上天有“三清境”，分别治于“三宝”，即天宝君治在玉清境，灵宝君治在上清境，神宝君治在太清境。这里指道教的各路神仙。

俏(f 甫)俏——俊俏。

入港——勾搭上，这里指男女苟合。

做太素。”吴氏道：“你两个昨夜那一个与师父做一头睡？”道童道：“一头睡便怎么？”吴氏道：“只怕师父有些不老成。”道童嘻嘻的笑道：“这大娘到会取笑。”说罢，走了出去，把适间所言，私下对师父一一说了，不由这知观不动了心。想道：“说这般话的，定是有风情的。只是虽在孝堂中，相离咫尺，却分个内外，如何好大大撩拨他撩拨？”以心问心，忽然道：“有计了！”须臾，吴氏出来上香。知观一手拿着铃杵，一手执笏，急急走去并立着，口中唱着《浪淘沙》，词云：

稽首大罗天，法眷姻缘。如花玉貌正当年。帐冷帏空孤枕畔，枉自熬煎。为此
建斋筵，追荐心虔。亡魂超度意无牵。忽到蓝桥来解渴，同做神仙。

这知观把此词朗诵，分明是扫动他自荐之意。那吴氏听得，也解其意，微微笑道：“师父说话，如何夹七夹八？”知观道：“都是正经法门。当初前辈神仙遗下美话，做吾等榜样的。”吴氏老大明白，晓得知观有意于他了。进去剥了半碗细果，烧了一壶好清茶，叫丫鬟送出来与知观吃。分付丫鬟对知观说：“大娘送来与师父解渴的。”把这句话与知观词中之语，暗地照应，只当是写个肯字。知观听得，不胜之喜，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那里还管甚么《灵宝道经》、《紫霄秘篆》，一心只念的是风月机关，洞房春意。密叫道童打听吴氏卧房，见说与儿子同房歇宿，有丫鬟相伴，思量不好竟自闯得进去。

到晚来，与两个道童上床宿了。一心想着吴氏日里光景，且把道童太清出出火气，弄得床程格格价响，搂着背脊，口里说道：“我的乖，我与你两个商量件事体。我看主人娘子十分有意于我，若是弄得到手，连你们也带挈得些甜头不见得。只是内外隔绝，他房中有儿子，有丫鬟，我这里须有你两个不便，如何是好？”太清接口道：“我们须不妨事。”知观道：“他初起头，也要避生人眼目。”太素道：“我见孝堂中有张魂床，且是帐褥铺设得齐整。此处非内非外，正好做偷情之所。”知观道：“我的乖，说得有理！我明日有计了。”对他两个耳畔说道：“须得如此如此。”太清、太素齐拍手道：“妙！妙！”说得动火，知观便与太清完了事，弄得两个小伙子兴发难遏，没出豁，各放了一个手銃。一夜无词。

次日天早起来，与吴氏相见了，对吴氏道：“今日是斋坛第三日了。小道有法术摄召，可以致得尊夫亡魂，来与娘子相会一番，娘子心下如何？”吴氏道：“若得如此，可知好哩！只不知法师如何作用？”知观道：“须用白绢作一条桥在孝堂中，小道摄召亡魂渡桥来相会，却是只好留一个亲人守着。人多了，阳气盛，便不得来。又须关着孝堂，勿令人窥视，泄了天机。”吴氏道：“亲人只有我与小儿两人。儿子小，不晓得甚么，就会他父亲也无干。奴家须是要会丈夫一面。待奴家在孝堂守着，看法师作用罢。”知观道：“如此最妙。”吴氏到里边箱子里，

大罗天——道教有三十六层天之说，最上一层天即大罗天，亦指道教的最高境界。

蓝桥——古桥名，故址在陕西省蓝田县蓝溪上。传说其地有仙窟，唐代裴航曾在此遇仙女云英，后遂以蓝桥代指男女欢会之处。

作用——这里指行动、作为。

取出白绢二匹，与知观。知观接绢在手，叫吴氏扯了一头，他扯了一头，量来量去，东折西折，只管与吴氏调眼色。交着手时，便轻轻把指头弹着手腕，吴氏也不做声。知观又指拨把台桌搭成一桥，恰好把孝堂路径塞住，外边就看帘里边不着了。

知观出来分付两个道童道：“我闭着孝堂，召请亡魂。你两个须守着门，不可使外人窥看，破了法术。”两人心照，应声：“晓得了。”吴氏也分付儿子与丫鬟道：“法师召请亡魂，与我相会，要秘密寂静。你们只在房里，不可出来罗唆。”那儿子达生见说召得父亲魂，口里嚷道：“我也要见见爹爹。”吴氏道：“我的儿，法师说生人多了阳气盛，召请不来，故此只好你母亲一个守灵。你要看不打紧，万一为此召不来，空成画饼。且等这番果然召得爹爹来，以后却教你相见便是。”吴氏心里也晓得，知观必定是托故，有此蹊跷，把甜言美语稳住儿子，又寻好些果子与了他，把丫鬟同他反关住在房里了。出来，进孝堂内坐着。

知观扑地把两扇门拴上了，假意把令牌在桌上敲了两敲，口里不知念了些甚么，笑嘻嘻对吴氏道：“请娘子魂床上坐着。只有一件，亡魂虽召得来，却不过依稀影响，似梦里一般，与娘子无益。”吴氏道：“但愿亡魂会面，一叙苦情，论甚有益无益！”知观道：“只好会面，不能勾与娘子重叙平日被窝的欢乐，所以说道无益。”吴氏道：“法师又来了！一个亡魂，只指望见见也勾了，如何说到此话？”知观道：“我有本事弄得来与娘子重欢重乐。”吴氏失惊道：“那有这事？”知观道：“魂是空虚的，摄来附在小道身上，便好与娘子同欢乐了。”吴氏道：“亡魂是亡魂，法师是法师，这事如何替得？”知观道：“从来我们有这家法术，多少亡魂来附体相会的。”吴氏道：“却怎生好干这事？”知观道：“若有一些不像尊夫，凭娘子以后不信罢了。”吴氏骂道：“好巧言的贼道，到会脱骗人！”知观便走去，一把抱定，搀倒在魂床上，笑道：“我且权做尊夫一做。”吴氏此时，已被引动了兴，两个就在魂床上面弄将起来。

两个云雨才罢，真正弄得心满意足。知观对吴氏道：“比尊夫手段有差池否？”吴氏啐了一口道：“贼禽兽！羞答答的，只管提起这话做甚！”知观才谢道：“多承娘子不弃，小道粉身难报。”吴氏道：“我既被你哄了，如今只要相处得情长则个。”知观道：“我和你须认了姑舅兄妹，才好两下往来，瞒得众人过。”吴氏道：“这也有理。”知观道：“娘子今年尊庚？”吴氏道：“二十六岁了。”知观道：“小道长一岁，叨认做你的哥哥罢。我有道理。”爬起来，又把令牌敲了两敲，把门开了，对着两个道童道：“方才召请亡魂来，元来主人娘子是我的表妹，一向不晓得，到是亡魂明白说出来的。问了详细，果然是。而今是至亲了。”道童笑嘻嘻道：“自然是至亲了。”吴氏也叫儿子出来，把适才道士捣鬼的说话，也如此学与儿子听了，道：“这是你父亲说的，你可过来认了舅舅。”那儿子小，晓得什么好歹？此后依话，只叫舅舅。

从此日日推说召魂，就弄这事。晚间吴氏出来，道士进来，只把孝堂魂床为交欢之处，一发亲密了。那儿子但听说召魂，便道要见爹爹。只哄他道：“你是阳人，见不得的。”儿子只得也罢了，心里却未免有

些疑心，道：“如何只却了我？”

到了七昼夜，坛事已完，百日孝满。吴氏谢了他师徒三众，收了道场。暗地约了相会之期，且瞞生眼，到观去了。吴氏就把儿子送在义学堂中先生处，仍旧去读书，早晨出去，晚上回来。吴氏日里自有两个道童常来通信，或是知观自来，只等晚间儿子睡了，便开门放进来，恣行淫乐。只有丫鬟晓得风声，已自买嘱定了。如此三年，竟无间阻，不题。

且说刘达生年纪渐渐大了，情窦已开，这事情也有些落在眼里了。他少年聪慧，知书达礼，晓得母亲有这些手脚，心中常是忧闷，不敢说破。一日在书房里，有同伴里头戏谑，称他是“小道士”。他脸儿通红，走回家来，对母亲道：“有句话对娘说，这个舅舅不要他上门罢。有人叫儿子做小道士，须是被人笑话。”吴氏见说罢，两点红直从耳根背后透到满脸，把儿子啮了两个栗暴，道：“小孩子不知事！舅舅须是你娘的哥哥，就往来谁人管得？那个天杀的对你讲这话，等娘寻着他，骂他一个不歇！”达生道：“前年未做道场时，不曾见说有这个舅舅。就果是舅舅，娘只是与他兄妹相处，外人如何有得说话？”吴氏见道着真话，大怒道：“好儿子！几口气养得你这等大？你听了外人的说话，嘲拨母亲，养这忤逆的做甚！”反敲台拍凳哭将起来。达生慌了，跪在娘面前道：“是儿子不是了，娘饶恕则个。”吴氏见他讨饶，便住了哭，道：“今后切不要听人乱话。”达生忍气吞声，不敢再说。心里想道：“我娘如此口强，须是捉破了他，方得杜绝。我且冷眼张他则个。”

一夜人静后，达生在娘房睡了一觉。醒来，只听得房门响，似有人走了出去的模样。他是有心的，轻轻披了衣裳，走起来张着。只见房门开了，料道是娘又去做歹勾当了。转身到娘床里一摸，果然不见了娘。他也不出来寻，心生一计，就把房门闩好，又掇张凳子顶住了，自上床去睡觉。元来是夜吴氏正约了知观黄昏后来，堂中灵座已除，专为要做这勾当，床仍铺着。这所在反加些围屏，围得紧簇。知观先在里头睡好了，吴氏却开了门出来就他，两个颠鸾倒凤，弄这一夜。到得天色将明，起来放了他出去，回进房来。每常如此，放肆惯了，不以为意。谁知这夜走到房前，却见房门关好，推着不开。晓得是儿子知风，老大没趣，呆呆坐着，等他天亮，默默的咬牙切齿的恨气，却无说处。直到天大明了，达生起来开了门。见了娘，故意失惊道：“娘如何反在房门外坐地？”吴氏只得说个谎道：“昨夜外边脚步响，恐怕有贼，所以开门出来看看。你却如何把门关了？”达生道：“我也见门开了，恐怕有贼，所以把门关好了，又顶得牢牢的。只道娘在床上睡着，如何反在门外？既然娘在外边，如何不叫开了门？却坐在这里这一夜，是甚意思？”吴氏见他说了，自想一想，无言可答，只得罢了。心里想道：“这个业种！须留他在房里不得了。”

忽然一日对他说道：“你年纪长成，与娘同房睡，有些不雅相。堂中这张床，铺得好好的，你今夜在堂中睡罢。”吴氏意思，打发了他出来，此后知观来，只须留在房里，一发安稳像意了。谁知这儿子是个乖

栗暴——吴方言俗称弯起手指敲击头部所成的圆形肿块。

知风——知道了情况或消息。

觉的，点头会意，就晓得其中就里。一面应承，日里仍到书房中去，晚来自在堂中睡了，越加留心察听。

其日，道童来到，吴氏叫他回去说前夜被儿子关在门外的事。又说：“因此打发儿子另睡。今夜来，只须小门进来，竟到房中。”到夜，知观来了。达生虽在堂中，却不去睡，各处挨着看动静。只听得小门响，达生躲在黑影里头，看得明白，晓得是知观进门了，随后丫鬟关好了门，竟进吴氏房中，掩上了门睡了。达生心里想道：“娘的好事，我做儿子的不好捉得，只去炒他个不安静罢了。”过了一会，听得房里已静，连忙寻一条大索，把那房门扣得紧紧的。心里想道：“眼见得这门拽不开，贼道出去不得了，必在窗里跳出。我且蒿恼他则个。”走到庭前去，掇一个尿桶，一个半破了的屎缸，量着跳下的所在摆首，自却去堂里睡了。那知观淫荡了一夜，听见鸡啼了两番，恐怕天明，披衣走出。把房门拽了又拽，再拽不开，不免叫与吴氏知道。吴氏自家也来帮拽，只拽得门响，门外似有甚么缚住的。吴氏道：“却又作怪！莫不是这小业畜又来弄手脚？既然拽不开，且开窗出去了，明早又处。而今看看天亮，迟不得了。”知观朦胧着两眼，走来开了窗，扑的跳下来。只听得“扑”的一响，一只右脚早踹在尿桶里了。这一只左脚做不得力，头轻脚重，又在屎缸里。忙抽起右脚待走，尿桶却深，那时着了慌，连尿桶拌倒了。一交跌去，尿屎污了半身，嘴唇也磕绽了，却不敢声高。忍着痛，侮着鼻，急急走去，开了小门，一道烟走了。吴氏看见拽门不开，已自着恼。及至开窗出去了，又听得这劈扑之响，有些疑心。自家走到窗前看时，此时天色尚黑，但只满鼻闻得些臭气，正不知是甚么缘故。别着一肚闷气，又上床睡去了。

达生直等天大明了，起来，到房门前，仍把绳索解去。看那窗前时，满地尿屎，桶也倒了，肚里又气，又忍不住好笑。趁着娘未醒，他不顾污秽，轻轻把屎缸尿桶多搬过了。又一会，吴氏起来开门，却又一开就是，反疑心夜里为何开不得，想是性急了些。及至走到窗前，只见满地多是尿屎，一路到门，是湿印的鞋迹。叫儿子达生来问道：“这窗前尿屎是那里来的？”达生道：“不知道。但看这一路湿印，多是男人鞋迹，想是个人急出这些尿屎来的。”吴氏对口无言，脸儿红了又白，不好回得一句，着实忿恨。自此怪煞了这儿子，一似眼中之钉，恨不得即时拔去了。却说那夜黄知观吃了这一场亏，香喷喷一身衣服没一件不污秽了，闷闷在观中洗净整治。又是嘴唇跌坏，有好几日不到刘家来走。吴氏一肚子恼恨，正要见他分诉商量，却不见到来，又想又气。

一日，知观叫道童太素来问信。吴氏对他道：“你师父想是着了恼，不来。”太素道：“怕你家小官人利害，故此躲避几日。”吴氏道：“他日里在学堂中，到不如日间请你师父过来，商量句话。”那太素是个十八九岁的人，晓得吴氏这些行径，也自丢眉丢眼，来挑吴氏道：“十分师父不得工夫，小道童权替遭儿也使得。”吴氏道，“小奴才！你也来调戏我？我对你师父说了，打你下截。”太素笑道：“我的下截须与大娘下截一般，师父要用的，料不舍得打。”吴氏道：“没廉耻小奴才，

就里——内情、其中奥秘。

(x 徙)——鞋。这里作动词用，即踩的意思。

亏你说！”吴氏一了 见他标致，动火久了，只是还嫌他小些。而今却长得好了，见他说风话，不觉有意，便一手勾他拢来，做一个嘴。伸手去摸，太素此物翘然。却待要扯到床上干那话儿，不匡 黄知观见太素不来，又叫太清来寻他，到堂中叫唤。太素听得声音，恐怕师父知道嗔怪，慌忙住了手，冲散了好事。两个回到观中，回了师父。

次日，果然知观日间到刘家来。吴氏关了大门，接进堂中坐了，问道：“如何那夜一去了，再无消息，直到昨日才着道童过来？”知观道：“你家儿子刁钻异常，他日渐渐长大，好不利害。我和你往来不便，这件事弄不成了。”吴氏正贪着与道士往来，连那两个标致小道童一鼓而擒之，却见说了这话，心里怫然。便道：“我无尊人拘管，只碍得这个小业畜。不问怎的，结果了他，等我自由自在。这几番我也忍不过他的气了。”知观道：“是你亲生儿子，怎舍得结果他？”吴氏道：“亲生的正在乎知疼着热，才是儿子。却如此拗别搅炒，何如没有他倒干净！”知观道：“这须是你自家发得心尽，我们不好撺掇得，恐有后悔。”吴氏道：“我且再耐他一两日，你今夜且放心前来快活。就是他有些知觉，也顾不得他，随他罢了。他须没本事奈何得我。”你一句，我一句，说了大半日话，知观方去，等夜间再来。

这日达生那馆中先生要归去，散学得早。路上撞见知观走来，料是在他家里出来，早上了心，却当面勉强叫声“舅舅”，作了个揖。知观见了，一个忖心，还了一礼，不讲话，竟去了。达生心里想道：“是前日这番，好两夜没动静。今日又到我家，今夜必然有事。我不好屡次捉破，只好防他罢了。”一路回到家里。吴氏问道：“今日如何归得恁早？”达生道：“先生回家了，我须有好几日不消馆中去得。”吴氏心里暗暗不悦，勉强问道：“你可要些点心吃？”达生道：“我正要点心吃了睡觉去，连日先生要去，积趱读书辛苦，今夜图早睡些个。”吴氏见说此句，便有些像意了，叫他去吃了些点心。果然，达生到堂中床里，一觉睡了。吴氏暗暗地放了心，安排晚饭自吃了，收拾停当，暂且歇息。叫丫鬟半掩了门，专等知观来。

谁知达生假意推睡，听见人静了，却轻轻走起来。前后门边一看，只见前门锁着，腰门从内关着，他撬开了，走到后边小门一看，只见门半掩着，不关。他就轻轻把栓拴了，掇张凳子，紧紧在傍边坐地。坐了更馀，只听得外边推门响，又不敢重用力，或时把指头弹两弹。达生只不做声，看他怎地。忽对门缝里低言道：“我来了，如何却关着？可开开。”达生听得明白，假意插着口气道：“今夜来不得了，回去罢！莫惹是非。”从此不听见外边声息了。吴氏在房里悬悬盼望偷期，欲心如火。见更馀无动静，只得叫丫鬟到小门边看看。丫鬟走来黑处，一把摸着达生，吓了一跳。达生厉声道：“好贼妇！此时走到门边来，做甚勾当？”惊得丫鬟失声而走，进去对吴氏道：“法师不见来到，是小官人坐在那里，几乎惊杀。”吴氏道：“这小业畜一发可恨了！他如何又使

一了——一向。

不匡——也作“不悞”。不料、没想到。

拗别搅炒——犹如说闹别扭，捣乱。炒，通“吵”。

一个忖心——犹如说心里一惊。忖，心中忧虑不安。

此心机，来搅破我事？”磨拳擦掌的气。却待发作，又是自家理短，只得忍耐着。又恐怕失了知观期约，使他空返，徬徨不宁，那里得睡？达生见半晌无声息，晓得去已久了，方才自上床去睡了。吴氏再叫丫鬟打听，说小官人已不在门口了，寂地开出外边，走到街上，东张西望，那里得有个人？回覆了吴氏。吴氏倍加扫兴，忿怒不已，眼不交睫，直至天明。见了达生，不觉发话道：“小孩子家，晚间不睡，坐在后门口做甚？”达生道：“又不做甚歹事，坐坐何妨？”吴氏胀得面皮通红，骂道：“小杀才！难道我又做甚歹事不成？”达生道：“谁说娘做歹事？只是夜深无事，儿子便关上了门，坐着看看，不为大错。”吴氏只好肚里恨，却说他不过，只得强口道：“娘不到得逃走了，谁要你如此监守！”含着一把眼泪，进房去了，再待等个道童来问这夜的消息。

却是这日达生不到学堂中去，只在堂前摊本书儿看着，又或时前后行走。看见道童太清走进来，就拦住道：“有何事到此？”太清道：“要见大娘子。”达生道：“有话我替你传说。”吴氏里头听得声音，知是道童，连忙叫丫鬟唤进。怎当得达生一同跟了进去，不走开一步。太清不好说得一句私话，只大略道：“师父问大娘子、小官人的安。”达生接口道：“都是安的，不劳记念。请回罢了！”太清无奈，四目相觑，快快走出去了。吴氏越加恨毒。从此一连十来日没处通音耗。

又一日，同窗伙伴传言来道：“先生已到馆。”达生辞了母亲，又到书堂中去了。吴氏只当接得九重天上赦书。元来太清、太素两个道童，不但为师父传情，自家也指望些滋味，时常穿梭也似在门首往来探听的。前日吃了达生这场淡，打听他在家，便不进来。这日达生出去，吴氏正要传信，太清也来了。吴氏经过儿子几番道儿，也该晓得谨慎些。只是色胆迷天，又欺他年小，全不照顾。又约他叫知观今夜到来，反要在大门里来，他不防备的，只是要夜深些。期约以定。

达生回家已此晚了，同娘吃了夜饭。吴氏领了丫鬟，故意点了火把，前后门关锁好了，叫达生去睡，他自进房去了。达生心疑道：“今日我不在家，今夜必有勾当，如何反肯把门关锁？也只是要我不疑心。我且不要睡着，必有缘故。”坐到夜深，悄自走去看看，腰门掩着不拴，后门原自关好上锁的。达生想道：“今夜必在前边来了。”闪出堂前，黑影里蹲着。看时星光微亮，只见母亲同丫鬟走将出来。母亲立住中堂门首，意是防着达生。丫鬟走去门边听听，只听得弹指响，轻轻将锁开了，拽开半边门，一个人早闪将入来。丫鬟随关好了门，三个人做一块，侮手侮脚的走了进去。达生连忙开了大门，就把挂在门内警夜的锣 在手里，筛得一片价响，口中大喊：“有贼！”元来开封地方，系是京都旷远，广有偷贼，所以官司立令，每家门内各置一锣，但一家有贼，筛得锣响，十家俱起救护，如有失事，连坐赔偿，最是严紧的。这里知观正待进房，只听得本家门首锣响，晓得不尴尬，惊得魂不附体，也不及开一句口，掇转身望外就走。去开小门时，是夜却是锁了的，急望大门奔出。且喜大门开的，恨不得多生两只脚跑。达生也只是赶他，怕娘面上不好看，原无意捉住他。见他奔得慌张，却去拾起一块石头，尽力打将

淡——元明戏曲小说中“淡”字含义颇多，带有辱骂语气，这里指训斥，略似现在口语中的“窝囊气”。

侮手侮脚——意即轻手轻脚。

去，正打在腿上。把腿一缩，一只履鞋早脱掉了，那里还有工夫敢来拾取？拖了袜子走了。比及有邻人走起来问，达生只回说贼已逃去了，带了一只履鞋，仍旧关了门进来。这吴氏正待与知观欢会，吃那一惊也不小，同丫鬟两个，抖做了一团。只见锣声已息，大门已关，料道知观已去，略略放心。达生故意走进来问道：“方才赶贼，娘受惊否？”吴氏道：“贼在那里？如此大惊小怪！”达生把这只鞋提了，道：“贼拿不着，拿得一只鞋在此，明日须认得出。”吴氏已知儿子故意炒破的，愈加忿恨，又不好说得他。此后知观不敢来了。吴氏想着他受惊，好生过意不去，又恨着儿子，要商量计较，摆布他。却提防着儿子，也不敢再约他来。

过了两日，却是亡夫忌辰，吴氏心生一计，对达生道：“你可先将纸钱到你爹坟上打扫，我随后备些羹饭，抬了轿就来。”达生心里想道：“忌辰何必到坟上去？且何必先要我去？此必是先打发了我出门，自家私下到观里去。我且应允，不要说破。”达生一面对娘道：“这等儿子自先去，在那里等候便是。”口里如此说了，一径出门，却不走坟上，一直望西山观里来了。走进观中，黄知观见了，吃了一惊。——你道为何？还是那夜吓坏了的。定了性，问道：“贤甥何故到此？”达生道：“家母就来。”知观心里怀着鬼胎道：“他母子两个几时做了一路？若果然他要来，岂叫儿子先到？这事又蹊跷了。”似信不信的。只见观门外一乘轿来，抬到跟前下了，正是刘家吴氏。才走出轿，猛抬头只见儿子站在面前，道：“娘也来了。”吴氏那一惊，又出不意，心里道：“这冤家如何先在此？”只得捣个鬼道：“我想今日是父亲忌日，必得符箓超拔，故此到观中见你舅舅。”达生道：“儿子也是这般想。忌日上坟无干，不如来央舅舅的好，所以先来了。”吴氏好生怀恨，却没奈何。知观也免不得陪茶陪水，假意儿写两道符箓，通个意旨，烧化了，却不便做甚手脚。乱了一回，吴氏要打发儿子先去，达生不肯，道：“我只是随着娘轿走。”吴氏不得已，只得上了轿去了。枉奔波了一番，一句话也不说得，在轿里一步一恨，这番决意要断送儿子了。

那轿走得快，达生终久年纪小，赶不上。又肚里要出恭，他心里道：“前面不过家去的路，料无别事，也不必跟随得。”就住在后面了。也是合当有事，只见道童太素在前面走将来，吴氏轿中看见了，问轿夫道：“我家小官人在后面么？”轿夫道：“跟不上，还在后头，望去不见。”吴氏大喜，便叫太素到轿边来，轻轻说道：“今夜我用计遣开了我家小业畜，是必要你师父来商量一件大事则个。”太素道：“师父受惊多次，不敢进大娘的门了。”吴氏道：“若是如此，今夜且不要进门，只在门外，以抛砖为号。我出来门边，相会说话了，再看光景进门，万无一失。”又与太素丢个眼色，太素眼中出火，恨不得就在草地里做半点儿事，只碍着轿夫。吴氏又附耳叮嘱道：“你夜间也来，管你有好处。”太素点头耸脑的去了。

吴氏先到家中，打发了轿夫，达生也来了。天色将晚，吴氏是夜备了些酒果，在自己房中，叫儿子同吃夜饭。好言安慰他道：“我的儿，你爹死了，我只看得你一个，你何苦凡事与我别强？”达生道：“专为

爹死了，娘须立个主意，撑持门面，做儿子的敢不依从？只为外边人有这些言三语四，儿子所以不伏气。”吴氏回嗔作喜道：“不瞒你说，我当日实是年纪后生，有了些不老成，故见得外边造出作业的话来。今年已三十来了，懊悔前事无及。如今立定主意，只守着你清净过日罢。”达生见娘是悔过的说话，便堆着笑道：“若得娘如此，儿子终身有幸。”吴氏满斟一杯酒与达生，道：“你不怪娘，须满饮此杯。”达生吃了一惊，想道：“莫不娘怀着不好意思，把这杯酒毒我？”接在手，不敢饮。吴氏见他沉吟，晓得他疑心，便道：“难道做娘的有甚歹意不成？”接他的酒来，一饮而尽。达生知是疑心差了，好生过意不去，连把壶来自斟道：“该罚儿子的酒。”一连吃了两三杯。吴氏道：“我今已自悔，故与你说过。你若体娘的心，不把从前事体记怀，你陪娘吃个尽兴。”达生见娘如此说话，心里也喜欢，斟了就吃，不敢推托。元来吴氏吃得酒，达生年小吃不得多，所以吴氏有意把他灌醉，已此呵欠连天，只思倒头去睡了。吴氏又灌了他几杯，达生只觉天旋地转，支持不得。吴氏叫丫头扶他在自己床上睡了，出来把门上了锁。口里道：“惭愧！也有日着了我的道儿。”

正出来静等外边消息，只听得屋上瓦响，晓得是外边抛砖进来。连忙叫丫头开了后门，只见太素走进来道：“师父在前门外，不敢进来，大娘出去则个。”吴氏叫丫头看守定了房门，与太素暗中走到前边来。太素将吴氏一抱，吴氏回转身抱着道：“小奴才，我有意久了，前日不曾成得事，今且先勾了帐。”就同他走到儿子平日睡的堂前空床里头，云雨起来。

事毕，整整衣服，两个同走出来，开了前门。果然知观在门外，呆呆立着等候。吴氏走出来，叫他进去。知观迟疑不肯。吴氏道：“小业畜已醉倒在我房里了，我正要与你算计，趁此时了帐他。快进来商量！”知观一边随了进来，一边道：“使不得！亲生儿子，你怎下得了帐他？”吴氏道：“为了你，说不得！况且受他的气不过了。”知观道：“就是做了这事，有人晓得，后患不小。”吴氏道：“我是他亲生母，就是故杀了他，没甚大罪。”知观道：“我与你的事，须有人晓得。若摆布了儿子，你不过是故杀子孙；倘有对头根究到我同谋，我须偿他命去！”吴氏道：“若如此怕事，留着他没收场，怎得像意？”知观道：“何不讨一房媳妇与他，我们同弄他在混水里头一搅，他便做不得硬汉，管不得你了。”吴氏道：“一发使不得！取来的未知心性如何，倘不与我同心合意，反又多了一个做眼的了，更是不便。只是除了他的是高见。没有了他，我虽是不好嫁得你出家人，只是认做兄妹往来，谁禁得我？这便可以日长岁久的了。”知观道：“若如此，我有一计，当官做罢。”吴氏道：“怎的计较？”知观道，“此间开封官府，平日最恨的是忤逆之子，告着的，不是打死，便是问重罪坐牢。你如今只出一状，告他不孝，他须没处辨。你是亲生的，又不是前亲午后，自然是你说的话是，别无疑端。就不得他打死，等他坐坐监，也就性急不得出来，省了许多碍眼。况且你若舍得他，执意要打死，官府也无有不依做娘的说话的。”

了帐——了结，这里指杀害、结果性命。

做眼——犹如说充当耳目。

吴氏道：“倘若小业畜极了，说出这些事情来怎好？”知观道：“做儿子怎好执得娘的奸？他若说到那些话头，你便说是儿子不才，污口横蔑，官府一发怪是真不孝了，谁肯信他？况且，捉奸抱双，我和你又无实迹凭据，随他说长说短，官府不过道是拦词抵辨，决不反为了儿子究问娘奸情的。这决然可以放心。”吴氏道：“今日我叫他去上父坟，他却不去，反到观里来。只这件不肯拜父坟，便是一件不孝实迹，就好坐他了。只是要瞒着他做。”知观道：“他在你身边，不好弄手脚。我与衙门人厮熟，我等暗投文时，设法准了状，差了人径来拿他。那时你才出头折证，神鬼不觉。”吴氏道：“必如此方停当。只是我儿子死后，你须至诚待我，凡百要像我意才好。倘若有些好歹，却不枉送了亲生儿子？”知观道：“你要如何像意？”吴氏道：“我夜夜须要同睡，不得独宿。”知观道：“我观中还有别事，怎能勾夜夜来得？”吴氏道：“你没工夫，随伴着个徒弟来相伴我，耐不得独自寂寞。”知观道：“这个依得，我两个徒弟，都是我的心腹，极是知趣的。你看得上，不要说叫他来相伴，就是我来时节，两三个混做一团，通同取乐，岂不妙哉！”吴氏见说，淫兴勃发，就同到堂中床上，极意舞弄了一回，娇声细语道：“我为你这冤家，儿子都舍了，不要忘了我！”知观发誓道：“若负了大娘此情，死后不得棺殓。”知观弄了一火，已觉倦怠。吴氏兴犹未尽，对知观道：“何不就叫太素来试试？”知观道：“最妙！”知观走起来，轻轻拽了太素的手道：“吴大娘叫你。”太素走到床边，知观道：“快上床去相伴大娘。”那太素虽然已干过了一次，他是后生，岂怕再举！托地跳将上去，又弄起来。知观坐在床沿上道：“作成你这样好处，却不知已是第二番了。”吴氏一时应付两个，才觉心满意足。对知观道：“今后我没了这小业种，此等乐事可以长做，再无拘碍了。”事毕，恐怕儿子酒醒，打发他两个且去。“明后日专等消息，万勿有误！”千叮万嘱了，送出门去。知观前行，吴氏又与太素捻手捻脚的，暗中抱了一抱，又做了一个嘴，方才放了去。关了门进来，丫鬟还在房门口坐着打盹。开进房时，儿子兀自未醒，他自到堂中床里睡了。

明日达生起来，见在娘床里，吃了一惊，道：“我昨夜直恁吃得醉！”细思娘昨夜的话，不知是真是假，“莫不乘着我醉，又做别事了？”吴氏见了达生，有心与他寻事，骂道：“你瞳醉了，不知好歹，倒在我床里了，却叫我一夜没处安身！”达生甚是过意不去，不敢回答。

又过了一日，忽然清早时分，有人在外敲得门响，且是声高。达生疑心，开了门，只见两个公人一拥入来，把条绳子望达生脖子上就套。达生惊道：“上下，为甚么事？”公人骂道：“该死的杀囚！你家娘告了你不孝，见官便要打死的，还问是甚么事？”达生慌了，哭将起来，道：“容我见娘一面。”公人道：“你娘少不得也要到官的！”就着一个押了进去。吴氏听见敲门，又闻得堂前嚷起，儿子哭声，已知是这事

拦词——借别的事作托词，亦即找借口。

坐——作为治罪原由而牵连告发。

折证——申诉做证。

瞳（chuáng床）——吃喝过量，此指饮多了酒。

上下——对衙役差人的尊称。

了。急走出来，达生抱住哭道：“娘！儿子虽不好，也是娘生下来的，如何下得此毒手？”吴氏道：“谁叫你凡事逆我，也叫你看看我的手段！”达生道：“儿子那件逆了母亲？”吴氏道：“只前日叫你去拜父坟，你如何不肯去？”达生道：“娘也不曾去，怎怪得儿子？”公人不知就里，在傍边插嘴道：“拜爹坟是你该去，怎么推得娘？我们只说是前亲晚后，今见说是亲生的，必然是你不孝。没得说，快去见官！”就同了吴氏，一齐拖到开封府来。

正值府尹李杰升堂。那府尹是个极廉明聪察的人，他生平最怪的是忤逆人。见是不孝状词，人犯带到，作了怒色侍他。及到跟前，却是十五六的孩子。心里疑道：“这小小年纪，如何行径，就惹得娘告不孝？”敲着气拍问道：“你娘告你不孝，是何理说？”达生道：“小的年纪虽小，也读了几行书，岂敢不孝父母？只是生来不幸，既亡了父亲，又失了母亲之欢，以致兴词告状。即此就是小的罪大恶极，凭老爷打死，以安母亲。小的别无可理说。”说罢，泪如雨下。府尹听说了这一篇，不觉恻然。心里想道：“这个儿子会说这样话的，岂是个不孝之辈？必有缘故。”又想到：“或者是个乖巧会说话的，也未可知。”随唤吴氏。只见吴氏头兜着手帕，袅袅婷婷走将上来，揭去了帕。府尹叫抬起头来，见是后生妇人，又有几分颜色，先自有些疑心了。且问道：“你儿子怎么样不孝？”吴氏道：“小妇人丈夫亡故，他就不由小妇人管束，凡事自做自主。小妇人开口说他，便自恶言怒骂。小妇人道是孩子家，不与他一般见识。而今日甚一日，管他不下，所以只得请官法处治。”府尹又问达生道：“你娘如此说你，你有何分辨？”达生道：“小的怎敢与母亲辨？母亲说的就是了。”府尹道：“莫不你母亲有甚偏私处？”达生道：“母亲极是慈爱，况且是小的一个，有甚偏私？”府尹又叫他到案桌前，密问道：“中间必有缘故，你可直说，我与你做主。”达生叩头道：“其实别无缘故，多是小的不是。”府尹道：“既然如此，天下无不是底父母，母亲告你，我就要责罚了。”达生道：“小的该责。”府尹见这般形状，心下愈加狐疑，却是免不得体面，喝叫：“打着！”当下拖翻，打了十竹篦。府尹冷眼看吴氏时节，见他面上毫无不忍之色，反跪上来道：“求老爷一气打死罢！”府尹大怒，道：“这泼妇！此必是你夫前妻或妾出之子，你做人不贤，要做此忍心害理之事么？”吴氏道：“爷爷，实是小妇人亲生的，问他就是。”府尹就问达生道：“这敢不是你亲娘？”达生大哭道：“是小的生身之母，怎的不是？”府尹道：“却如何这等恨你？”达生道：“连小的也不晓得。只是依着母亲，打死小的罢。”府尹心下着实疑惑，晓得必有别故，反假意喝达生道：“果然不孝，不怕你不死！”吴氏见府尹说得利害，连连叩头，道：“只求老爷早早决绝，小妇人也得干净。”府尹道：“你还有别的儿子或是过继的否？”吴氏道：“并无别个。”府尹道：“既只是一个，我戒诲他一番，留他性命养你后半世也好。”吴氏道：“小妇人情愿自过日子，不情愿有儿子了。”府尹道：“死了不可复生，你不可有悔。”吴氏咬牙切齿道：“小妇人不悔。”府尹道：“既没有悔，明日买一棺木，当堂领尸。今日暂且收监。”就把达生下在牢中，打发了吴氏出去。

气拍——旧时官员审案时用以拍桌吓唬犯人的小木块，通称“惊堂木。”

吴氏喜容满面，望外就走。府尹直把眼看他出了府门。忖道：“这妇人气质，是个不良之人，必有隐情。那小孩子不肯说破，是个孝子。我必要剖明这一件事。”随即叫一个眼明手快的公人，分付道：“那妇人出去，不论走远走近，必有个人同他说话的。你看何等样人物，说何说话，不拘何等，有一件报一件。说得的确，重重有赏；倘有虚伪隐瞒，我知道了，致你死地！”那府尹威令素严，公人怎敢有违？密地尾了吴氏走去。只见吴氏出门数步，就有个道士接着，问道：“事怎么了？”吴氏笑嘻嘻的道：“事完了。只要你替我买具棺材，明日领尸。”道士听得，拍手道：“好了！好了！棺材不打紧，明日我自着人抬到府前来。”两人做一路，说说笑笑去了。公人却认得这人是西山观道士，密将此话细细报与李府尹。李府尹道：“果有此事！可知要杀亲子，略无顾惜，可恨！可恨！”就写一纸，付公人道：“明日妇人进衙门，我喝叫抬棺木来，此时可拆开，看了行事。”

次日升堂，吴氏首先进来，禀道：“昨承爷爷分付，棺木已备，来领不孝子尸首。”府尹道：“你儿子昨夜已打死了。”吴氏毫无戚容，叩头道：“多谢爷爷做主。”府尹道：“快抬棺木进来！”公人听见此句，连忙拆开昨日所封之帖。一看，乃是朱票，写道：“立拿吴氏奸夫，系道士看抬棺者，不得放脱。”那公人是昨日认杀的，那里肯差？亦且知观指点扛棺的，正在那里点手脚时节，公人就一把擒住了，把朱笔帖与他看。知观挣扎不得，只得随来，见了府尹。府尹道：“你是道士，何故与人买棺材，又替他雇人扛抬？”知观一时赖不得，只得说道：“那妇人是小道姑舅兄妹，央浼小道，所以帮他。”府尹道：“亏了你是舅舅，所以帮他杀外甥！”知观道：“这是他家的事，与小道无干。”府尹道：“既是亲戚，他告状时你却调停不得，取棺木时你就帮衬有馀。却不是你有奸与谋的？这奴才死有馀辜！”喝教取夹棍来夹起，严刑拷打，要他招出真情。知观熬不得，一一招了。府尹取了亲笔画供，供称是“西山观知观黄妙修，因奸唆杀是实”。吴氏在庭下看了，只叫得苦。

府尹随叫取监犯，把刘达生放将出来。达生进监时道：“府尹说话好，料必不致伤命。”及至经过庭下，见是一具簇新的棺木摆着，心里慌了，道：“终不成今日当真要打死我？”战兢兢地跪着。只见府尹问道：“你可认得西山观道士黄妙修？”达生见说着就里，假意道：“不认得。”府尹道：“是你仇人，难道不认得？”达生转头看时，只见黄知观被夹坏了，在地下哼，吃了一惊，正不知个甚么缘故。只得叩头道：“爷爷青天神见，小的再不敢说。”府尹道：“我昨日再三问你，你却不肯说出，这还是你孝处。岂知被我一一查出了。”又叫吴氏起来道：“还你一个有尸首的棺材！”吴氏心里还认做打儿子，只见府尹喝叫：“把黄妙修拖翻，加力行杖！”打得肉绽皮开，看看气绝，叫几个禁子，将来带活放在棺中，用钉钉了。吓得吴氏面如土色，战抖抖的牙齿捉对儿厮打。

府尹看钉了棺材，就喝吴氏道：“你这淫妇！护了奸夫，忍杀亲子，

朱票——用红笔写的传票，以示指办的事情紧急重要。

认杀——即认识。杀，同“煞”，语尾助词。

央浼——请求。

这样人留你何用？也只是活敲死你。皂隶拿下去，着实打！”皂隶似鹰拿燕雀，把吴氏向阶下一摔，正待用刑，那刘达生见要打娘，慌忙走去横眠在娘的背上了，口里连连喊道：“小的代打！小的代打！”皂隶不好行杖，添几个走来着力拖开。达生只是吊紧了娘的身子，大哭不放。府尹看见如此真切，叫皂隶且住了，唤达生上来道：“你母亲要杀你，我就打他几下，你正好出气，如何如此护他？”达生道：“生身之母，怎敢记仇？况且爷爷不责小的不孝，反责母亲，小的至死心里不安。望爷爷台鉴。”叩头不止。府尹唤吴氏起来，道：“本该打死你，看你儿子分上，留你性命。此后要去学好，倘有再犯，必不饶你！”吴氏起初见打死了道士，心下也道是自己不得活了。见儿子如此要替，如此讨饶，心里悲伤，还不知怎地。听得府尹如此分付，念着儿子好处，不觉吊下泪来，对府尹道：“小妇人该死，负了亲儿。今后情愿守着儿子成人，再不敢非为了。”府尹道：“你儿子是个成器的，不消说。吾正待表扬其孝。”达生叩头道：“若如此，是显母之失，以章己之名，小的至死不敢。”吴氏见儿子说罢，母子两个就在府堂上相抱了大哭一场。府尹发放宁家去了。

随出票唤西山观黄妙修的本房道众来领尸棺。观中已晓得这事，推那太素、太清两个道童出来。公人领了他进府堂，府尹抬眼看时，见是两个美丽少年。心里道：“这些出家人，引诱人家少年子弟，遂其淫欲。这两个美貌的，他日必更累人家妇女出丑。”随唤公人，押令两个道童领棺埋讫，即令还归俗家父母，永远不许入观，讨了收管回话。其该观道士另行申救不题。

且说吴氏同儿子归家，感激儿子不尽，此后把他看待得好了。儿子也自承颜顺旨，不敢有违，再无说话。又且道士已死，道童已散，吴氏无奈，也只得收了心过日。只是思想前事，未免悒悒不快，又有些惊悸成病，不久而死。刘达生将二亲合葬已毕，孝满了，娶了一房媳妇，且是夫妻相敬，门风肃然。已后出去求名，却又得府尹李杰一力抬举，仕宦而终。

再说那太素、太清，当日押出，两个一路上共话这事。太清道：“我昨夜梦见老君对我道：‘你师父道行非凡，我与他一个官做，你们可与他领了。’我心里想来，师父如此胡行，有甚道行？且那里有官得与他做？却叫我们领。谁知今日府中叫去领棺木，却应在这个‘棺’上了。”太素道：“师父受用得多了，死不为枉。只可惜师父没了，连我们也断了这路。”太清道：“师父就在，你我也只好干咽唾。”太素道：“我到不干，已略略沾些滋味了。”便将前情一一说与太清知道。太清道：“一同跟师父，偏你打了偏手。而今喜得还了俗，大家寻个老小，解解馋罢了。”两个商量，共将师父尸棺安在祖代道茆上了，各自还俗。

太素过了几时，想着吴氏前日之情，业心不断。再到刘家去打听，乃知吴氏已死，好生感伤。此后，恍恍惚惚，合眼就梦见吴氏来与他交

宁家——即回家。

本房——道教有不同系统，不同传授，道士直接的承继者称为“本房”。

打了偏手——意谓乘机得了些便宜。

老小——指家室、妻子。

感，又有时梦见师父来争风，染成遗精梦泄，癆瘵 之病，未几身死。太清此时已自娶了妻子，闻得太素之死，自叹道：“今日方知道家不该如此破戒。师父胡做，必致杀身。太素略染，也得病死。还亏我当日侥幸，不曾有半点事。若不然时，我也一同做枉死之鬼了。”自此安守本分，为良民而终。可见报应不爽。这本话文，凡是道流俱该猛省。后人诗咏着黄妙修云：

西山符篆最高强，能摄生人岂度亡！
直待盖棺方事定，元来魔祟在禡裆。

又有诗咏着吴氏云：

腰间仗剑岂虚词，贪着奸淫欲杀儿。
妖道捐生全为此，即同手刃亦何疑。

又有诗咏着刘达生云：

不孝繇来是逆伦，堪怜难处在天亲。
当堂不肯分明说，始信孤儿大孝人。

又有诗咏着太素、太清二道童云：

后庭本是道家妻，又向闺房作媚姿。
毕竟无侵能幸脱，一时染指 岂便宜？

又有诗单赞李杰府尹明察云：

黄堂 太尹最神明，忤逆加诛法不轻。
偏为鞫奸成反案，从前不是浪施刑。

癆瘵（zhài 债）——即今天所说的肺结核病。

禡（k n 昆）裆——即裤裆。

染指——参与，多指经不住引诱而做了非分之事。

黄堂——即公堂。《称谓录》：“太守堂涂雌黄以厌灾，故称。”

拍案惊奇卷十八

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

诗云：

破布衫中破布裙，逢人惯说会烧银。

自家何不烧些用？担水河头卖与人。

这四句诗乃是国朝唐伯虎 解元所作。世上有这一伙烧丹炼汞之人，专一设立圈套，神出鬼没，哄那贪夫痴客，道能以药草炼成丹药，铅铁为金，死汞为银，名为黄白之术，又叫得炉火之事。只要先将银子为母，后来觑个空儿，偷了银子便走，叫做“提罐”。曾有一个道人将此术来寻唐解元，说道：“解元仙风道骨，可以做得这件事。”解元驳他道：“我看你身上蓝缕，你既有这仙术，何不烧些来自己用度，却要作成别人？”道人道：“贫道有的是术法，乃造化所忌，却要寻个大福气的，承受得起，方好与他作为。贫道自家却没这些福气，所以难做。看见解元正是个大福气的人，来投合伙，我们术家叫做‘访外护’。”唐解元道：“这等与你说过，你的术法施为，我一些都不管，我只管出着一味福气帮你。等丹成了，我与你平分便是。”道人见解元说得蹊跷，晓得是奚落他，不是主顾，飘然而去了。所以唐解元有这首诗，也是点明世人的意思。

却是这伙里的人更有花言巧语，如此说话，说他不倒的。却是为何？他们道：“神仙必须度世，妙法不可自私。必竟有一种具得仙骨、结得仙缘的，方可共炼共修，内丹成，外丹亦成。”有这许多好说话。这些说话，何曾不是止理？就是炼丹，何曾不是仙法？却是当初仙人留此一种丹砂化黄金之法，只为要广济世间的人。尚且纯阳吕祖 虑他五百年后复还原质，误了后人，原不曾说道与你置田买产、畜妻养子、帮做人家的。只如杜子春遇仙，在云台观炼药将成，寻他去做“外护”，只为一点爱根不断，累他丹鼎飞败。如今这些贪人，拥着娇妻美妾，求田问舍，损人肥己，掂斤播两，何等肚肠！寻着一伙酒肉道人，指望炼成了丹，要受用一世，遗之子孙，岂不痴了？只叫他把“内丹成，外丹亦成”这两句想一想，难道是掉起内养工夫，单单弄那银子的？只这点念头，也

烧银——谓以他物烧炼成白银，即指文中所说的烧丹炼汞，“黄白之术”。

唐伯虎——唐寅，字伯虎，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明代著名画家，兼善诗文。他于弘治年间中乡试第一名——解元。

内丹、外丹——统称炼丹，为道家法术之一。以人体当炉鼎，以体内的“精”、“气”为药物，运用“神”去烧炼，据说可使精、气、神凝结为“圣胎”，即“内丹”。外丹是用铅汞配制其他药物为原料，放在炉火中烧炼而成的丹药，即道教所谓的“金丹”，认为服食金丹可以成仙。

纯阳吕祖——指吕洞宾，传说他是唐代人，后得道成仙，成为神话中的“八仙”之一，被道家奉为纯阳帝君。

杜子春遇仙——唐代富家子弟杜子春将家业挥霍一空，遇一老翁约他至华山炼丹，嘱他定要断绝喜、怒、忧、惧、爱、恶、欲“七情”，终因“爱根”未断，炼丹不成，事见《续玄怪录》。

就万万无有炼得丹成的事了。看官，你道小子说到此际，随你愚人，也该醒悟这件事没影响，做不得的。却是这件事偏是天下一等聪明的，要落在圈套里，不知何故。

今小子说一个松江富翁，姓潘，是个国子监监生。胸中广博，极有口才，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却有一件癖性，酷信丹术。俗语道：“物聚于所好。”果然，有了此好，方士源源而来。零零星星，也弄掉了好些银子，受过了好些丹客的骗。他只是一心不悔，只说无缘，遇不着好的。“从古有这家法术，岂有做不来的事？毕竟有一日弄成了，前边些小所失，何足为念！”把这事越好得紧了。这些丹客我传与你，你传与我，远近尽闻其名，左右是一伙的人，推班出色，没一个不思量骗他的。一日秋间，来到杭州西湖上游赏，赁一个下处住着。只见隔壁园亭上，歇着一个远来客人，带着家眷，也来游湖。行李甚多，仆从齐整；那女眷且是生得美貌，打听来是这客人的爱妾。日日雇了天字一号的大湖船，摆了盛酒，吹弹歌唱俱备，携了此妾下湖，浅斟低唱，觥筹交举。满桌摆设酒器，多是些金银异巧式样，层见迭出。晚上归寓，灯火辉煌，赏赐无算。潘富翁在隔壁寓所，看得呆了。想道：“我家里也算是富的，怎能勾到得他这等挥霍受用？此必是个陶朱、猗顿之流，第一等富家了。”心里艳慕，渐渐教人通问，与他往来相拜。通了姓名，各道相慕之意。

富翁乘间问道：“吾丈如此富厚，非人所及。”那客人谦让道：“何足挂齿。”富翁道：“日日如此用度，除非家中有金银高北斗，才能像意。不然也有尽时。”客人道：“金银高北斗，若只是用去，要尽也不难。须有个用不尽的法儿。”富翁见说，就有些着意了，问道：“如何是用不尽的法？”客人道：“造次之间，不好就说得。”富翁道：“毕竟要请教。”客人道：“说来吾丈未必解，也未必信。”富翁见说得跷蹊，一发殷勤求恳，必要见教。客人屏去左右从人，附耳道：“吾有九还丹，可以点铅汞为黄金。只要炼得丹成，黄金与瓦砾同耳，何足贵哉！”富翁见说是丹术，一发投其所好，欣然道：“元来吾丈精于丹道。学生于此道，最是心契，求之不得。若吾丈果有此术，学生情愿倾家受教。”客人道：“岂可轻易传得？小小试看，以取一笑则可。”便教小童炽起炉炭，将几两铅汞熔化起来。身边腰袋里摸出一个纸包，打开来都是些药末，就把小指甲挑起一些些来，弹在罐里。倾将出来，连那铅汞不见了，都是雪花也似的好银。

看官，你道药末可以变化得铜铅做银，却不是真法了？元来这叫得

没影响——谓纯属弄虚作假，没有一点实际。

国子监监生——国子监是明代国家教育管理机构，也是最高学府。在国子监受学的生员，统称监生。监生有多种名目，但一般所说监生，是指由捐纳所得的“例监”。

推班出色——吴方言，能力差的谓之“推班”，能力强的谓之“出色”。

天字一号——数第一，最好的。《千字文》中第一句第一字即“天”，故云。

陶朱、猗顿——春秋时两个大富翁，后来即作为巨富的代称。陶朱是陶朱公的略称，亦即范蠡，佐越灭吴后变姓名游江湖，经商致富。猗顿乃鲁人，本贫穷，向陶朱公求致富之道，牧养牲畜而发家。

造次——这里是仓促、匆忙之意。

九还丹——即后文所述的“九转还丹”。

缩银之法。他先将银子用药炼过，专取其精，每一两直缩做一分少些。今和铅汞在火中一烧，铅汞化为青气去了，遗下糟粕之质，见了银精，尽化为银。不知元是银子的原分量，不曾多了一些。丹客专以此术哄人，人便死心塌地信他，道是真了。

富翁见了，喜之不胜，道：“怪道他如此富贵受用，原来银子如此容易。我炼了许多时，只有折了的。今番有幸，遇着真本事的了，是必要求他去替我炼一炼则个。”遂问客人道：“这药是如何炼成的？”客人道：“这叫做母银生子。先将银子为母，不拘多少，用药锻炼，养在鼎中。须要九转，火候足了，先生了黄芽，又结成白雪。启炉时，就扫下这些丹头来。只消一黍米大，便点成黄金白银。那母银仍旧丝毫不亏的。”富翁道：“须得多少母银？”客人道：“母银越多，丹头越精。若炼得有半合许丹头，富可敌国矣。”富翁道：“学生家事虽寒，数千之物，还尽可办。若肯不吝大教，拜迎到家下，点化一点化，便是生平愿足。”客人道：“我术不易传人，亦不轻与人烧炼。今观吾丈虚心，又且骨格有些道气，难得在此联寓，也是前缘，不妨为吾丈做一做。但见教高居何处？异日好来相访。”富翁道：“学生家居松江，离此处只有两三日路程。老丈若肯光临，即此收拾，同到寒家便是。若此间别去，万一后会不偶，岂不当面错过了？”客人道：“在下是中州人，家有老母在堂。因慕武林山水佳胜，携了小妾到此一游。空身出来，游资所需，只在炉火，所以乐而忘返。今遇吾丈知音，不敢自秘。但直须带了小妾回家安顿，兼就看看老母，再赴吾丈之期，未为迟也。”富翁道：“寒舍有别馆园亭，可贮尊眷。何不就同携到彼住下，一边做事，岂不两便？家下虽是看待不周，决不致有慢尊客，使尊眷有不安之理。只求慨然俯临，深感厚情。”客人方才点头，道：“既承吾丈如此真切，容与小妾说过，商量收拾起行。”富翁不胜之喜，当日就写了请帖，请他次日下湖饮酒。到了明日，殷殷勤勤，接到船上，备将胸中学问，你夸我逞，谈得津津不倦，只恨相见之晚。宾主尽欢而散。又送着一桌精洁酒肴，到隔壁园亭上去，请那小娘子。来日客人答席，分外丰盛，酒器家火，都是金银，自不必说。

两人说得好着，游兴既阑，约定同到松江。在关前雇了两个大船，尽数搬了行李下去，一路相傍同行。那小娘子在对船舱中，隔帘时露半面。富翁偷眼看去，果然生得丰姿美艳，体态轻盈。只是：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又裴航 赠同舟樊夫人诗云：

同舟吴越犹怀想，况遇天仙隔锦屏。

不偶——不再，没有第二次。

中州——对今河南省黄河流域地区的泛称。

武林——杭州的旧称，以其西有武林山而得名。

裴航——唐代传奇小说中的人物，后来敷衍他的故事很多，传说他游鄂渚时，慕同舟樊夫人貌美而赠诗，经樊夫人回诗点拨，后在蓝桥得遇仙女。

但得玉京相会去，愿随鸾鹤入青冥。

此时富翁在隔船望着美人，正同此景，所恨无一人通音问耳。

话休絮烦，两只船不一日至松江。富翁已到家门首，便请丹客上岸。登堂献茶已毕，便道：“此是学生家中，往来人杂，不便。离此一望之地，便是学生庄舍，就请尊眷同老丈至彼安顿。学生也到彼外厢书房中宿歇。一则清静，可以省烦杂；二则谨密，可以动炉火。尊意如何？”丹客道：“炉火之事，最忌俗器，又怕外人触犯。况又小妾在身畔，一发宜远外人。若得在贵庄住止，行事最便了。”富翁便指点移船到庄边来，自家同丹客携手步行，来到庄门口。门上一匾，上写“涉趣园”三字。进得园来，但见：

古木干霄，新篁夹境。榭题虚敞，无非是月榭风亭；栋宇幽深，饶有那曲房邃室。叠叠假山数仞，可藏太史之书；层层岩洞几重，疑有仙人之篆。若还奏曲能招凤，在此观棋必烂柯。

丹客观玩园中景致，欣然道：“好个幽雅去处！正堪为修炼之所，又好安顿小妾，在下便可安心与吾丈做事了。看来吾丈果是有福有缘的。”富翁就叫人接了那小娘子起来。那小娘子乔妆了，带着两个丫头，一个唤名春云，一个唤名秋月，摇摇摆摆，走到园亭上来。富翁欠身回避。丹客道：“而今是通家了，就等小妾拜见不妨。”就叫那小娘子与富翁相见了。富翁对面一看，真个是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天下凡是有钱的人，再没一个不贪财好色的。富翁此时，好像雪狮子向火，不觉软瘫了半边，炼丹的事，又是第二着了。便对丹客道：“园中内室尽宽，凭尊嫂拣个像意的房子住下了。人少时，学生还再去唤几个妇女来伏侍。”丹客就同那小娘子去看内房了。

富翁急急走到家中，取了一对金钗，一双金手镯，到园中奉与丹客，道：“些小薄物，奉为尊嫂拜见之仪，望勿嫌轻鲜。”丹客一眼估去，见是金的，反推辞道：“过承厚意。只是黄金之物，在下颇为易得，老丈实为重费。于心不安，决不敢领。”富翁见他推辞，一发不过意，道：“也知吾丈不希罕此些微之物，只是尊嫂面上略表芹意，望吾丈鉴其诚心，乞赐笑留。”丹客道：“既然这等美情，在下若再推托，反是自外了。只得权且收下，容在下竭力炼成丹药，奉报厚惠。”笑嘻嘻走入内房，叫个丫头捧了进去。又叫小娘子出来，再三拜谢。富翁多见得一番，就破费这些东西，也是心安意肯的。口里不说，心中想道：“这个人有此丹法，又有此美姬，人生至此，可谓极乐。且喜他肯与我修炼，丹成料已有日。只是见放着这等美色在自家庄上，不知可有些缘法否？若一

玉京——即白玉京，道家传说中神仙的居所。

榭（cu 崔）题——也称“出檐”，指屋椽的前端。

“若还”句——用萧史故事。萧史善吹箫，赢得秦穆公之女弄玉的爱慕，后双双成仙。事见刘向《列仙传》。

“在此”句——用王质故事。晋人王质上山砍柴，观人下棋，棋终，斧柯已烂，归家方知已过了百年。事见祖冲之《述异记》。

芹意——微薄情意，谦词。

发勾搭得上手，方是心满意足的事。而今拚得献些殷勤，做工夫不着，磨他去，不要性急。”且一面打点烧炼的事，便对丹客道：“既承吾丈不弃，我们几时起手？”丹客道：“只要有银为母，不论早晚，可以起手。”富翁道：“先得多少母银？”丹客道：“多多益善。母多丹多，省得再费手脚。”富翁道：“这等，打点将二千金下炉便了。今日且偏陪在家下料理，明日学生搬过来，一同做事。”是晚，就具酌在园亭上款待过，尽欢而散。又送酒肴内房中去，殷殷勤勤，自不必说。

次日，富翁准准兑了二千金，将过园子里来。一应炉器家火之类，家里一向自有，只要搬将来。富翁是久惯这事的，颇称在行，铅汞药物，一应俱备，来见丹客。丹客道：“足见主翁留心。但在下尚有秘妙之诀，与人不同，炼起来便见。”富翁道：“正是秘妙之诀，要求相传。”丹客道：“在下此丹，名为‘九转还丹’。每九日火候一还，到九九八十一日开炉，丹物已成。那时节主翁大福到了。”富翁道：“全仗提携则个。”丹客就叫跟来一个家僮，依法动手，炽起炉火，将银子渐渐放将下去。取出丹方，与富翁看了，将几件希奇药料放将下去。烧得五色烟起，就同富翁封住了炉。又唤这跟来几个家人，分付道：“我在此将有三个月日担阁，你们且回去，回覆老奶奶一声再来。”这些人止留一二个惯烧炉的在此，其余都依话散去了。

从此，家人日夜烧炼，丹客频频到炉边看火色，却不开炉。闲了，却与富翁清谈，饮酒下棋，宾主相得，自不必说。又时时送长送短，到小娘子处讨好。小娘子也有时回敬几件知趣的东西，彼此致意。

如是二十馀日，忽然一个人，穿了一身麻衣，浑身是汗，闯进园中来。众人看时，却是前日打发去内中的人。见了丹客，叩头大哭道：“家里老奶奶没有了，快请回去治丧！”丹客大惊失色，哭倒在地。富翁也一时惊惶，只得从旁劝解道：“令堂天年有限，过伤无益，且自节哀。”家人催促道：“家中无主，作速起身。”丹客住了哭，对富翁道：“本待与主翁完成美事，少尽报效之心。谁知遭此大变，抱恨终天。今势既难留，此事又未终，况是间断不得的，实出两难。小妾虽是女流，随侍在下已久，炉火之候，尽已知些底里，留他在此看守丹炉才好。只是年幼，无人管束，须有好些不便处。”富翁道：“学生与老丈通家至交，有何妨碍？只须留下尊嫂在此。此炼丹之所，又无闲杂人来往，学生当唤几个老成妇女，前来陪伴。晚间或是接到拙荆处，一同寝处。学生自在园中安歇看守，以待吾丈到来，有何不便？至于茶饭之类，自然不敢有缺。”丹客又踌躇了半晌，说道：“今老母已死，方寸乱矣！想古人多有托妻寄子的，既承高谊，只得敬从，留他在此看看火候。在下回去料理一番，不日自来启炉。如此方得两全其事。”富翁见说肯留妾，心里恨不得许下了半般的天，满面笑容，应承道：“若得如此，足见有始有终。”丹客又进去与小娘子说了来因，并要留他在此看炉的话，一一分付了。就叫小娘子出来，再见了主翁，嘱托与他了。叮咛道：“只好守炉，万万不可私启。倘有所误，悔之无及。”富翁道：“万一尊驾来迟，误了八十一日之期，如何是好？”丹客道：“九还火候已足，放在炉中，多养得几日，丹头愈生得多，就迟些开也不妨的。”丹客又与小

娘子说了些衷肠密话，忙忙而去了。

这里富翁见丹客留下了美妾，料他不久必来，丹事自然有成，不在心上。却是趁他不在，亦且同住园中，正好勾搭，机会不可错过。时时亡魂失魄，只思量下手。方在游思妄想，可可的那小娘子叫个丫头春云来道：“俺家娘请主翁到丹房看炉。”富翁听得，急整衣巾，忙趋到房前来。请道：“适才尊婢传命，小子在此伺候尊步同往。”那小娘子啾莺声，吐燕语，道：“主翁先行，贱妾随后。”只见袅袅娜娜，走出房来，道了万福。富翁道：“娘子是客，小子岂敢先行？”小娘子道：“贱妾女流，怎好僭妄。”推逊了一回，单不扯手扯脚的相让，已自靛面谈唾相接了一回，有好些光景。毕竟富翁让他先走了，两个丫头随着。富翁在后面看去，真是步步生莲花，不繇人不动火。来到丹房边，转身对两个丫头道：“丹房忌生人，你们只在外住着，单请主翁进来。”主翁听得，三脚两步跑上前去，同进了丹房。把所封之炉，前后看了一回。富翁一眼估定这小娘子，恨不得寻口水来吞他下肚去，那里还管炉火的青红皂白，可惜有这个烧火的家僮在房，只好调调眼色，连风话也不便说得一句。直到门边，富翁才老着脸皮道：“有劳娘子尊步。尊夫不在，娘子回房须是寂寞。”那小娘子口不答应，微微含笑。此番却不推逊，竟自冉冉而去。

富翁愈加狂荡，心里想道：“今日丹房中若是无人，尽可撩拨他的，只可惜有这个家僮在内。明日须用计遣开了他，然后约那人同出看炉，此时便可用手脚了。”是夜即吩咐从人：“明日早上备一桌酒饭，请那烧炉的家僮，说道：一向累他辛苦了，主翁特地与他浇手。要灌得烂醉方住。”分付已毕，是夜独酌无聊，思量美人只在内室，又念着日间之事，心中痒痒，徬徨不已。乃吟诗一首道：

名园富贵花，移种在山家。
不道栏杆外，春风正自赊。

走至堂中，朗吟数遍，故意要内房里听得。只见内房走出一个丫头秋月来，手捧一盏茶来送道：“俺家娘听得主翁吟诗，恐怕口渴，特奉清茶。”富翁笑逐颜开，再三称谢。秋月进得去，只听得里边也朗吟道：

名花谁是主，飘泊任春风。
但得东君惜，芳心亦自同。

富翁听罢，知是有意，却不敢造次闯进去。又只听里边关门响，只得自到书房睡了，以待天明。

次日早上，从人依了昨日之言，把个烧火的家僮请了去。他日逐守

可可的——恰恰、正巧。

万福——妇女相见行礼问好的礼节，双手在衿前合拜，口称“万福”。

僭(ji n 渐)妄——妄自尊大。

浇手——旧时俗语，指麻烦别人之后，给予酬谢。

东君——春神主东方，故又称“东君”。这里语意双关，暗指潘富翁。

着炉灶边，原不耐烦，见了酒杯，那里肯放？吃得烂醉，就在外边睡着了。富翁已知他不在丹房了，却走到内房前，自去请看丹炉。那小娘子听得，即便移步出来，一如昨日在前先走。走到丹房门边，丫头仍留在外，止是富翁紧随入门去了。到得炉边看时，不见了烧火的家僮，小娘子假意失惊道：“如何没人在此，却歇了火？”富翁笑道：“只为小子自家要动火，故叫他暂歇了火。”小娘子只做不解，道：“这火须是断不得的！”富翁道：“等小子与娘子坎离交媾，以真火续将起来。”小娘子正色道：“炼丹学道之人，如何兴此邪念，说此邪话！”富翁道：“尊夫在这里，与小娘子同眠同起，少不得也要炼丹。难道一事不做，只是干夫妻不成？”小娘子无言可答，道：“一场正事，如此歪缠。”富翁道：“小子与娘子夙世姻缘，也是正事。”一把抱住，双膝跪将下去。小娘子扶起道：“拙夫家训颇严，本不该乱做的。承主翁如此殷勤，贱妾不敢自爱，容晚间约着相会一话罢。”富翁道：“就此恳赐一欢，方见娘子厚情，如何等得到晚？”小娘子道：“这里有人来，使不得！”富翁道：“小子专为留心要求小娘子，已着人款住了烧火的了，别的也不敢进来。况且丹房邃密，无人知觉。”小娘子道：“此间须是丹炉，怕有触犯，悔之无及，决使不得。”富翁此时兴已勃发，那里还顾什么丹炉不丹炉？只是紧紧抱住道：“就是要了小子的性命，也说不得了。只求小娘子救一救！”不由他肯不肯，搵到一只醉翁椅上。此时快乐，何异登仙。

两下云雨已毕，整了衣服。富翁谢道：“感谢娘子不弃，只是片时欢娱，晚间愿赐通宵之乐。”扑的又跪下去。小娘子急抱起来，道：“我原许下你晚间的，你自喉急等不得，那里有丹鼎旁边就弄这事起来？”富翁道：“错过一时，只恐后悔无及，还只是早到手一刻，也是见成的了。”小娘子道：“晚间还是我到你书房来，你到我卧房来？”富翁道：“但凭娘子主见。”小娘子道：“我处须有两个丫头同睡，你来不便。我今夜且瞒着他们，自出来罢。待我明日叮嘱丫头过了，然后接你进来。”

是夜果然人静后，小娘子走出堂中来，富翁也在那里伺候。接至书房，极尽衾枕之乐。以后或在内，或在外，总是无拘无管。富翁以为天下奇遇，只愿得其夫一世不来，丹炼不成也罢了。

绸缪了十数宵，忽然一日，门上报说“丹客到了”，富翁吃了一惊。接进寒温毕，他就进内房来，见了小娘子，说了好些说话。出外来，对富翁道：“小妾说丹炉不动，而今九还之期已过，丹已成了，正好开看。今日匆匆，明日献过了神，启炉罢。”富翁是夜虽不得再望欢娱，却见丹客来了，明日启炉，丹成可望。还赖有此，心下自解自乐。

到得明日，请了些纸马福物，祭献了毕。丹客同富翁刚走进丹房，就变色沉吟道：“如何丹房中气色恁等的？有些诧异！”便就亲手启开鼎炉一看，跌足大惊，道：“败了！败了！真丹走失，连银母多是糟粕了。此必有做交感污秽之事，触犯了。”富翁惊得面如土色，不好开

动火——调情语，指动欲火。

款住——留住、稳住。

喉急——即心急、性急。

言。又见道着真相，一发慌了。丹客懊怒，咬得牙齿跔跔的响，问烧火的家僮道：“此房中别有何人进来？”家僮道：“只有主翁与小娘子，日日来看一次，别无人敢进来。”丹客道：“这等如何得丹败了？快去叫小娘子来问！”家僮走去，请了出来。丹客厉声道：“你在此看炉，做了甚事？丹俱败了！”小娘子道：“日日与主翁来看，炉是原封不动的，不知何故。”丹客道：“谁说炉动了封？你却动了封了！”又问家僮道：“主翁与娘子来时，你也有时节不在此么？”家僮道：“止有一日，是主翁怜我辛苦，请去吃饭，多饮了几杯，睡着在外边了。只这一日，是主翁与小娘子自家来的。”丹客冷笑道：“是了！是了！”忙走去行囊里，抽出一根皮鞭来，对小娘子道：“分明是你这贱婢做出事来了！”一鞭打去，小娘子闪过了，哭道：“我原说做不得的，主人翁害了奴也！”富翁直着双眼，无言可答，恨没个地洞钻了进去。丹客怒目直视富翁道：“你前日受托之时，如何说的？我去不久，就干出这样昧心的事来！元来是狗彘不直的。如此无行的人，如何妄思烧丹炼药？是我眼里不识人，我只是打死这贱婢罢，羞辱门庭，要你怎的！”拿着鞭一赶赶来，小娘子慌忙走进内房。亏得两个丫头拦住，劝道：“官人耐性。”每人接了一皮鞭，却把皮鞭摔断了。

富翁见他性发，没收场，只得跪下去道：“是小子不才，一时干差了事。而今情愿弃了前日之物，只求宽恕罢。”丹客道：“你自作自受！你干坏了事，走失了丹，是应得的，没处怨帐。我的爱妾，可是与你解馋的？受了你点污，却如何处？我只是杀却了，不怕你不偿命！”富翁道：“小子情愿赎罪罢。”即忙叫家人到家中，拿了两个元宝，跪着讨饶。丹客只是佯着眼不瞧，道：“我银甚易，岂在乎此？”富翁只是磕头，又加了二百两，道：“如今以此数，再娶了一位如夫人也勾了。实是小子不才，望乞看平日之面，宽恕尊嫂罢！”丹客道：“我本不希罕你银子，只是你这样人，不等你损些己财，后来不改前非。我偏要拿了你的将去济人也好。”就把三百金拿去，装在箱里了。叫齐了小娘子与家僮、丫头等，急把衣装行李尽数搬出，下在昨日原来的船里，一径出门。口里喃喃骂道：“受这样的耻辱，可恨！可恨！”骂詈不止，开船去了。

富翁被他吓得魂不附体，恐怕弄出事来，虽是折了些银子，得他肯去，还自道侥幸。至于炉中之银，真个认做触犯了他，丹鼎走败。但自悔道：“忒性急了些。便等丹成了，多留他住几时，再图成此事，岂不两美？再不然，不要在丹房里头弄这事，或者不妨，也不见得。多是自己莽撞了。枉自破了财物也罢，只是遇着真法，不得成丹，可惜！可惜！”又自解自乐道：“只这一个绝色佳人，受用了几时，也是风流话柄，赏心乐事，不必追悔了。”却不知多是丹客做成圈套。当在西湖时，原是打听得潘富翁上杭，先装成这些行径来炫惑他的。及至请他到家，故意要延缓，却像没甚要紧。后边那个人来报丧之时，忙忙归去，已自先把这二千金提了罐去了，留着家小，使你不疑。后来勾搭上场，也都是他教成的计较，把这堆狗屎堆在你鼻头上。等你开不得口，只好自认不是，

如夫人——语出《左传》“齐侯好内，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人”。原意谓如同夫人，后来用指妾、小老婆。

没工夫与他算帐了。那富翁是破财星照，堕其计中。先认他是巨富之人，必有真丹点化，不知那金银器皿，都是些铜铅为质，金银汁粘裹成的。酒后灯下，谁把试金石来试？一时不辨，都误认了。此皆神奸诡计也。

富翁遭此一骗，还不醒悟。只说是自家不是，当面错了，越好那丹术不已。一日，又有个丹士到来，与他谈着炉火，甚是投机，延接在家。告诉地道：“前日有一位客人，真能点铁为金，当面试过。他已此替我烧炼了，后来自家有些得罪于他，不成而去，真是可惜。”这丹士道：“吾术岂独不能？”便叫扎炉火来试，果然与前丹客无二。些少药末，投在铅汞里头，尽化为银。富翁道：“好了！好了！前番不着，这番着了。”又凑千金与他烧炼。丹士呼朋引类，又去约了两三个帮手来做。富翁见他银子来得容易，放胆大了，一些也不防他。岂知一个晚间，提了罐走了。次日又了个空。

富翁此时连被拐去，手中已窘，且怒且羞道：“我为这事，费了多少心机，弄了多少年月！前日自家错过，指望今番是了，谁知又遭此一闪。我不问那里，寻将去。他不过又往别家烧炼，或者撞得着，也不可。纵不然，或者另遇着真正法术，再得炼成真丹，也不见得。”自此收拾了些行李，东游西走。

忽然一日，在苏州阊门人丛里，劈面撞着这一伙人。正待开口发作，这伙人不慌不忙，满面生春，却像他乡遇故知的一般，一把邀了那富翁。邀到一个大酒肆中，一副洁净座头上坐了，叫酒保烫酒，取馐饭来殷勤谢道：“前日有负厚德，实切不安。但我辈道路如此，足下勿以为怪。今有一法，与足下计较，可以偿足下前物，不必别生异说。”富翁道：“何法？”丹士道：“足下前日之银，吾辈得来，随手费尽，无可奉偿。今山东有一大姓，也请吾辈烧炼，已有成约。只待吾师到来，才交银举事。奈吾师远游，急切未来。足下若权认作吾师，等他交银出来，便取来先还了足下前物，直如反掌之易。不然，空寻吾辈也无干。足下以为何如？”富翁道：“尊师是何人物？”丹士道：“是个头陀。今请足下略剪去了些头发，我辈以师礼事奉，径到彼处便了。”

富翁急于得银，便依他剪发，做一齐了。彼辈殷殷勤勤，直侍奉到山东，引进见了大姓，说道是他师父来了。大姓致敬迎接，到堂中略谈炉火之事。富翁是做惯了的，亦且胸中原博，高谈阔论，尽中机宜。大姓深相敬服。是夜即兑银二千两，约在明日起火。只管把酒相劝，吃得酩酊，扶去另在一间内书房睡着。

到得天明，商量安炉。富翁见这伙人科派，自家晓得些，也在里头指点。当日把银子下炉烧炼，这伙人认做徒弟守炉。大姓只管来寻师父去请教，攀话饮酒，不好却得。这些人看个空儿，又提了罐各各走了，单撇下了师父。

大姓只道师父在家不妨，岂知早晨一伙都不见了，就拿住了师父，要去送在当官，捉拿馀党。富翁只得哭诉道：“我是松江潘某，元非此

闪——闪失，失误。

道路——这里指赖以谋生的门路。

头陀——佛教苦行僧人之一，衣、食、住均有特殊规定，按这些规定修行的，叫“修头陀行者”。

科派——将钱财分派花用。

辈同党。只因性好烧丹，前日被这伙人拐了，路上遇见他，说道在此间烧炼，得来可以赔偿。又替我剪发，叫我妆做他师父来的。指望取还前银，岂知连宅上多骗了，又撇我在此。”

说罢大哭。大姓问其来历详细，说得对科，果是松江富家，与大姓家有好些年谊的。知被骗是实，不好难为得他，只得放了。一路无了盘缠，倚着头陀模样，沿途乞化回家。

到得临清马头上，只见一只大船内，帘下一个美人，揭着帘儿，露面看着街上。富翁看见，好些面染，仔细一认，却是前日丹客所带来的妾，与他偷情的。疑道：“这人缘何在这船上？”走到船边，细细访问，方知是河南举人某公子，包了名娼，到京会试的。富翁心里想道：“难道当日这家的妾毕竟卖了？”又疑道：“敢是面庞相像的？”不离船边，走来走去，只管看。忽见船舱里叫个人出来，问道：“官舱里大娘问你，可是松江人？”富翁道：“正是松江。”又问道：“可姓潘否？”富翁吃了一惊，道：“怎晓得我的姓？”只见舱里人说：“叫他到船边来。”富翁走上前去，帘内道：“妾非别人，即前日丹客所认为妾的便是。实是河南妓家，前日受人之托，不得不依他嘱咐的话，替他捣鬼，有负于君。君何以流落至此？”富翁大恸，把连次被拐，今在山东回来之由，诉说一遍。帘内人道：“妾与君不能无情，当赠君盘费，作急回家。此后遇见丹客，万万勿可听信。妾亦是骗局中人，深知其诈，君能听妾之言，是即妾报君数宵之爱也。”言毕，着人拿出三两一封银子来，递与他。富翁感谢不尽，只得收了。自此方晓得前日丹客美人之局，包了娼妓做的，今日却亏他盘缠。到得家来，感念其言，终身不信炉火之事，却是头发纷披，亲友知其事者，无不以为笑谈，奉劝世人好丹术者，请以此为鉴。

丹术须先断情欲，尘缘岂许相驰逐？

贪淫若是望丹成，阴沟洞里天鹅肉。

拍案惊奇卷十九

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

赞云：

士或巾幗，女或弁冕。行不逾闕，謀能致遠。睹彼英英，慚斯謝謝。

这几句赞，是赞那有智妇人，赛过男子。假如有一种能文的女子，如班婕妤、曹大家、鱼玄机、薛校书、李季兰、李易安、朱淑真之辈，上可以并驾班、扬(11)，下可以齐驱卢、骆(12)。有一种能武的女子，如夫人城、娘子军、高凉冼氏、东海吕母之辈，智略可方韩、白，雄名可赛关、张。有一种善能识人的女子，如卓文君、红拂妓、王浑妻锤氏、韦皋妻母苗氏之辈，俱另具法眼，物色尘埃。有一种报仇雪耻女子，如孙翊妻徐氏、董昌妻申屠氏、庞娥亲(11)、邹仆妇(12)之辈，俱中怀胆智，力歼强梁。又有一种希奇作怪，女扮为男的女子，

弁（biàn 辨）冕——古代武士戴的帽子，故代指武士。

闕（yù 域）——门槛，这里借指活动范围。

谢（ji n 剪）谢——浅薄。

班婕妤——西汉时女文学家，名不详，婕妤为汉代宫中女官名。

曹大家（g 姑）——即班昭，班固妹，东汉著名的女文史学家，班固《汉书》中的《八表》、《天文志》即由她续作。

鱼玄机——唐代女诗人，本为李亿妾，后出家为女道士。

薛校书——指唐代名妓兼诗人薛涛。旧时雅称妓女为“女校书”，即源于王建赠薛涛诗有句云：“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

李季兰——李冶，字季兰，唐代女道士，能诗。

李易安——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杰出的女词人，有《漱玉集》。

朱淑贞——号幽栖居士，宋代女词人，有《断肠集》。

夫人城——东晋初，苻丕攻襄阳，守将朱序之母韩氏率妇女固城破敌，故称。夫人城在今湖北省襄樊市，这里借指韩氏。

娘子军——指唐高祖的女儿平阳公主，曾组织女兵，号娘子军，协助其父作战。

高凉冼氏——俗称冼夫人，南朝梁、陈时人，岭南少数民族女领袖，以英勇善战著称；高凉，旧县名，故址在今广东省阳江县。

东海吕母——东汉农民起义女领袖，聚众千人，自称将军。她是海曲（今山东省日照市）人，海曲当时属东海郡，故称。

韩、白——指秦汉时名将韩信、白起。

关、张——指三国时名将关羽、张飞。

王浑妻锤氏——三国时书法家锤繇的曾孙女，以能明鉴识人著称。

韦皋妻母苗氏——韦皋为唐时人，未得志时颇受岳父轻慢，却深得岳母苗氏的赏识，后终有成就。

孙翊妻徐氏——孙翊是三国时孙权的弟弟，官丹阳太守，被部下孙览所杀，其妻徐氏后寻机将孙览刺死。

董昌妻申屠氏——宋代董昌被奸徒方六一陷害致死，方又欲强娶董妻申屠氏，申屠氏假装答应，在洞房中将方刺死。

如秦木兰(13)、南齐东阳娄逞、唐贞元孟姬、五代临邛黄崇嘏，俱以权济变，善藏其用，窜身仕宦，既不被人识破，又能自保其身，多是男子汉未必做得来的，算得是极巧极难的了。

而今更说一个遭遇大难，女扮男身，用尽心机，受尽苦楚，又能报仇，又能守志，一个绝奇的女人，真是千古罕闻。有诗为证：

侠概惟推古剑仙，除凶雪恨只香烟。
谁知估客生奇女，只手能翻两姓冤。

这段话文，乃是唐元和年间，豫章郡有个富人，姓谢，家有巨产，隐名在商贾间。他生有一女，名唤小娥，生八岁，母亲早丧。小娥虽小，身体壮硕，如男子形。父亲把他许了历阳一个侠士，姓段，名居贞。那人负气仗义，交游豪俊，却也在江湖上做大贾。谢翁慕其声名，虽是女儿尚小，却把来许下了他。两姓合为一家，同舟载货，往来吴楚之间。两家弟兄、子侄、童仆等众，约有数十余人，尽在船内。贸易顺济，辘重充盈，如是几年，江湖上多晓得是谢家船，昭耀耳目。

此时小娥年已十四岁，方才与段居贞成婚。未及一月，忽然一日，舟行至鄱阳湖口，遇着几只江洋大盗的船，各执器械，团团围住。为头的两人，当先跳过船来，先把谢翁与段居贞一刀一个，结果了性命。以后众人一齐动手，排头杀去。总是一个船中，躲得在那里？间有个把慌忙奔出舱外，又被盗船上人拿去杀了；或有得跳在水中，只好图得个全尸，湖水溜急，总无生理。谢小娥还亏得溜撒，乘众盗杀人之时，忙自去撞在舵上，一个失脚，跌下水去了。众盗席卷舟中财宝金帛一空，将死尸尽抛在湖中，弃船而去。

小娥在水中漂流，恍惚之间，似有神明护持，流到一只渔船边。渔人夫妻两个捞救起来，见是一个女人，心头尚暖，知是未死。拿几件破衣破袄，替他换下湿衣，放在舱中睡着。小娥口中泛出无数清水，不多几时，醒将转来。见身在渔船中，想着父与夫被杀光景，放声大哭。渔翁夫妇问其缘故，小娥把湖中遇盗、父夫两家人口尽被杀害情由说了一遍。元来谢翁与段侠士之名，著闻江湖上，渔翁也多曾受他小惠过的，听说罢不胜惊异，就权留他在船中。调理了几日，小娥觉得身子好了。他是个点头会意的人，晓得渔船上生意淡薄，便想道：“我怎好搅扰得

娄逞——南齐东阳女子，女扮男装，假装男子汉。粗通棋博，能解文义。结游公卿，官至扬州从事。后事泄，才恢复女装。

孟姬——唐代老妇。丈夫张察为人力气大，善骑射，是郭子仪的部下。张察死后，孟姬女扮男装，穿戴丈夫的衣帽，冒名张察弟，补替丈夫的职位，继续在郭子仪军中效劳。郭子仪死后，他已七十二岁，兼御史大夫。后来再嫁三原县南董店潘老为妇。贞元未死时已有一百馀岁。

黄崇嘏——五代前蜀临邛女子，幼孤，有才学，曾扮男装，出任司户参军。

元和——唐宪宗李纯年号，公元806—820年。

豫章郡——即后文所说的洪州，辖今江西省北部地区，治所在今南昌市。

历阳——旧县名，今安徽省和县。

排头——逐个，一个挨一个地。

溜撒——动作轻快、灵巧。

他？不免辞谢了他，我自上岸，一路乞食，再图安身立命之处。”小娥从此别了渔翁夫妇，沿途抄化。到建业上元县，有个妙果寺，内是尼僧。有个住持尼净悟，见小娥言语伶俐，说着遭难因由，好生哀怜，就留他在寺中，心里要他做个徒弟。小娥也情愿出家，道：“一身无归，毕竟是皈依佛门，可了终身。但父夫被杀之仇未复，不敢便自落发。且随缘度日，以待他年再处。”小娥自此，日间在外乞化，晚间便归寺中安宿。晨昏随着净悟做功课，稽首佛前，心里就默祷，祈求报应。

只见一个夜间，梦见父亲谢翁来对他道：“你要晓得杀我的人姓名，有两句谜语，你牢牢记着：‘车中猴，门东草’。”说罢，正要再问，父亲撒手而去。大哭一声，飒然惊觉，梦中之语，明明记得，只是不解。隔得几日，又梦见丈夫段居贞来对他说：“杀我的人姓名，也是两句谜语：‘禾中走，一日夫’。”小娥连得了两梦，便道：“此是亡灵未泯，故来显应。只是如何不竟把真姓名说了，却用此谜语？想是冥冥之中，天机不可轻泄，所以如此。如今既有这十二字谜语，必有一个解说。虽然我自家不省得，天下岂少聪明的人？不问好歹，求他解说出来。”遂走到净悟房中，说了梦中之言。就将一张纸，写着十二字，藏在身边了。对净悟道：“我出外乞食，逢人便拜求去。”净悟道：“此间瓦官寺有个高僧，法名齐物，极好学问，多与官员士夫往来。你将此十二字到彼，求他一辨，他必能参透。”

小娥依言，径到瓦官寺，求见齐公。稽首毕，便道：“弟子有冤在身，梦中得十二字谜语，暗藏人姓名。自家愚懵，参解不出，拜求老师父解一解。”就将袖中所书一纸，双手递与齐公。齐公看了，想着一会，摇头道：“解不得，解不得。但老僧此处来往人多，当记着在此，逢人问去。倘遇有高明之人解得，当以相告。”小娥又稽首道：“若得老师父如此留心，感谢不尽。”自此，谢小娥沿街乞化，逢人便把这几句请问。齐公有客来到，便举此谜相商。小娥也时时到寺中间齐公消耗。如此多年，再没一个人解得出。

说话的，若只是这样解不出，那两个梦不是枉做了？看官不必性急，凡事自有个机缘。此时谢小娥机缘未到，所以如此；机缘到来，自然遇着巧的。

却说元和八年春有个洪州判官李公佐，在江西解任，扁舟东下，停泊建业，到瓦官寺游耍。僧齐物一向与他相厚，出来接陪了，登阁眺远，谈说古今。语话之次，齐公道：“檀越博闻阅览，今有一谜语，请檀越一猜。”李公佐笑道：“吾师好学，何至及此稚子戏？”齐公道：“非是作戏，有个缘故。此间孀妇谢小娥，示我十二字谜语，每来寺中求解，

抄化——乞求施舍。

建业上元县——今南京市江宁县。

功课——指诵经祈祷以求正果等佛事活动。

消耗——消息、音信。

判官李公佐——判官是唐代特派担任临时职务的大臣自选的佐理官员，中期以后节度使、观察使亦选用判官，以备差遣。李公佐，字颀蒙，唐代陇西人，曾举进士，擅文学，所作传奇《谢小娥传》，即本篇故事所本。

檀越——佛教用语，意即施主。

说道中间藏着仇人名姓。老僧不能辨，遍示来往游客，也多懵然，已多年矣。故此求明公一商之。”李公佐道：“是何十二字，且写出来，我试猜看。”齐公就取笔把十二字写出来。李公佐看了一遍，道：“此定可解，何至无人识得？”遂将十二字念了又念，把头点了又点，靠在窗槛上，把手在空中画了又画。默然凝想了一会，拍手道：“是了，是了，万无一差！”齐公速要请教，李公佐道：“且未可说破，快去召那个孀妇来，我解与他。”齐公即叫行童到妙果寺寻将谢小娥来。齐公对他道：“可拜见了此间官人。此官人能解谜语。”小娥依言，上前拜见了毕。公佐开口问道：“你且说你的根由来。”小娥呜呜咽咽，哭将起来，好一会说话不出。良久才说道：“小妇人父及夫俱为江洋大盗所杀。以后梦见父亲来说道：‘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又梦见夫来说道：‘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自家愚昧，解说不出；遍问傍人，再无能省悟。历年已久，不识姓名，报冤无路，衔恨无穷。”说罢又哭。李公佐笑道：“不须烦恼。依你所言，下官俱已审详在此了。”小娥住了哭，求明示。李公佐道：“杀汝父者，是申蘭；杀汝夫者，是申春。”小娥道：“尊官何以解之？”李公佐道：“‘车中猴’，‘车’中去上下各一画，是‘申’字；‘申’属猴，故曰‘车中猴。’‘草’下有‘门’，‘门’中有‘东’，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过；‘田’出两头，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画，下一‘日’，是‘春’字也。杀汝父是申蘭，杀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何必更疑！”

齐公在傍听解罢，抚掌称快，道：“数年之疑，一旦豁然。非明公聪鉴盖世，何能及此？”小娥愈加恸哭道：“若非尊官，到底不晓仇人名姓。冥冥之中，负了父夫。”再拜叩谢。就向齐公借笔来，将‘申蘭、申春’四字，写在内襟一条带子上了。拆开里面，反将转来，仍旧缝好。李公佐道：“写此做甚？”小娥道：“既有了主名，身虽女子，不问那里，誓将访杀此二贼，以复其冤。”李公佐向齐公叹道：“壮哉！壮哉！然此事却非容易。”齐公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此妇坚忍之性，数年以来，老僧颇识之，彼是不肯作浪语的。”小娥因问齐公道：“此间尊官姓氏宦族，愿乞示知，以识不忘。”齐公道：“此官人是江西洪州判官李二十三郎也。”小娥再三顶礼念诵，流涕而去。李公佐阁上饮罢了酒，别了齐公，下船解缆，自往家里。

话分两头。却说小娥自得李判官解辨二盗姓名，便立心寻访。自念身是女子，出外不便，心生一计，将累年乞施所得，买了衣服，打扮做男子模样，改名谢保。又买了利刀一把，藏在衣襟底下。想道：“在湖里遇的盗，必是原在江湖上走，方可探听消息。”日逐在埠头伺候，看见船上有雇人的，就随了去，佣工度日。在船上时，操作勤紧，并不懈怠，人都喜欢雇他。他也不拘一个船上，是雇着的便去。商船上下往来之人，看看多熟了。水火之事，小心谨秘，并不露一毫破绽出来。但是

行童——佛教专称在寺院服杂役之青少年。

浪语——不着实际的话。

顶礼——佛教徒最虔诚敬重的一种礼节，以头、手、足五体投地，俯伏叩拜。

埠头——港口、码头。

水火之事——大小便的隐语，俗称“解手”。

船到之处，不论那里上岸，挨身 察听体访。如此年馀，竟无消耗。

一日，随着一个商船到浔阳郡，上岸行走，见一家人家竹户上有纸榜一张，上写道：“雇人使用，愿者来投。”小娥问邻居之人：“此是谁家要雇用人？”邻人答道：“此是申家。家主叫得申蘭，是申大官人。时常要到江湖上做生意，家里止是些女人，无个得力男子看守，所以顾唤。”小娥听得申蘭二字，触动其心。心里便道：“果然有这个姓名！莫非正是此贼？”随对邻人说道：“小人情愿投赁佣工，烦劳引进则个。”邻人道：“申家急缺人用，一说便成的。只是要做个东道谢我。”小娥道：“这个自然。”邻人问了小娥姓名地方，就引了他一径走进申家。只见里边踱出一个人来，你道生得如何？但见：

伛兜 怪脸，尖下颏生几茎黄须；突兀高颧，浓眉毛压一双赤眼。出言如虎啸，声撼半天风雨寒；行步似狼奔，影摇千尺龙蛇动。远观是丧船上方相，近觑乃山门外金刚。

小娥见了，吃了一惊。心里道：“这个人岂不是杀人强盗么？”便自十分上心。只见邻人道：“大官人要雇人，这个人姓谢名保，也是我们江西人，他情愿投在大官人门下使唤。”申蘭道：“平日作何生理的？”小娥答应道：“平日专在船上趁工度日。埠头船上，多有认得小人的，大官人去问问看就是。”申蘭家离埠头不多远，三人一同走到埠头来。问问各船上，多说着谢保勤紧小心，志诚老实，许多好处。申蘭大喜。小娥就在埠头一个认得的经纪家里，借着纸墨笔砚，自写了佣工文契，写邻人做了媒人，交与申蘭收着。申蘭就领了他同邻人到家里来，取酒出来请媒，就叫他倍待。小娥就走到厨下，掇长掇短，送酒送肴，且是熟分。申蘭取出二两工银，先交与他了。又取二钱银子，做了媒钱。小娥也自梯己 秤出二钱来，送那邻人。邻人千欢万喜，作谢自去了。申蘭又领小娥去见了妻子蔺氏。自此，小娥只在申蘭家里佣工。

小娥心里看见申蘭动静，明知是不良之人，想着梦中姓名，必然有据，大分 是仇人。然要哄得他喜欢亲近，方好探其真确，乘机取事。故此千唤千应，万使万当，毫不逆着他一些事故。也是申蘭冤业所在，自见小娥，便自分外喜欢。又见他得用，日加亲爱，时刻不离左右，没一句说话不与谢保商量，没一件事体不叫谢保营干，没一件东西不托谢保收拾，已做了申蘭贴心贴腹之人。因此，金帛财宝之类，尽在小娥手中出入。看见旧时船中掠去锦绣衣服、宝玩器具等物，都在申蘭家里，正是“见鞍思马，睹物思人”，每遇一件，常自暗中哭泣多时。方才晓得，梦中之言有准，时刻不忘仇恨；却又怕他看出，愈加小心。

又听得他说有个堂兄弟，叫做二官人，在隔江独树浦居住。小娥心

挨身——这里是一个个接近的意思。

浔阳郡——唐代改江州置，辖境相当现在江西省北部地区，治所在今九江市。

伛兜——中间凹陷。

方相——原是古代掌管驱鬼事宜的官员，后演化为偶像，旧时出丧常有方相在前开路。

梯己——个人积攒的钱，也叫“私房钱”。

大分——大约、多半。

里想道：“这个不知可是申春否？父梦既应，夫梦必也不差。只是不好问得姓名，怕惹疑心。如何得他到来，便好探听。”却是小娥自到申蘭家里，只见申蘭口说要二官人家去，便去了经月方回。回来必然带好些财帛归家，便交付交与谢保收拾，却不曾见二官人到这里来。也有时口说要带谢保同去走走，小娥晓得是做私商勾当，只推家里脱不得身，申蘭也放家里不下，要留谢保看家，再不提起了。但是出外去，只留小娥与妻蔺氏，与同一两个丫鬟看守，小娥自在外厢歇宿照管。若是蔺氏有甚差遣，无不遵依停当，合家都喜欢他，是个万全可托得力的人了。说话的，你差了。小娥既是男扮了，申蘭如何肯留他一个寡汉伴着妻子在家？岂不疑他生出不伶俐事来？看官，又有一说。申蘭是个强盗中人，财物为重，他们心上有甚么闺门礼法？况且小娥有心机，申蘭平日毕竟试得他老实头，小心不过的，不消虑得到此。所以放心出去，再无别说。

且说小娥在家多闲，乘空便去交结那邻近左右之人，时时买酒买肉，破费钱钞在他们身上。这些人见了小娥，无不欢喜契厚的。若看见有个把豪气的，能事了得的，更自十分倾心结纳，或周济他贫乏，或结拜做弟兄，总是做申蘭这些不义之财不着。申蘭财物来得容易，又且信托他的，那里来查他细帐？落得做人情。小娥又报仇心重，故此先下工夫，结识这些党与在那里。只为未得申春消息，恐怕走了风，脱了仇人。故此申蘭在家时，几番好下得手，小娥忍住不动，且待时至而行。

如此过了两年有多。忽然一日，有人来说：“江北二官人来了！”只见一个大汉，同了一伙拳长臂大之人，走将进来。问道：“大哥何在？”小娥应道：“大官人在里面，等谢保去请出来。”小娥便去对申蘭说了。申蘭走出堂前来，道：“二弟多时不来了，甚风吹得到此？况且又同众兄弟来到，有何话说？”二官人道：“小弟申春，今日江上获得两个二十斤来重的大鲤鱼，不敢自吃，买了一坛酒来，与大哥同享。”申蘭道：“多承二弟厚意。如此大鱼，也是罕物。我辈托神道福蘭多年，我意欲将此鱼此酒，再加些鸡肉果品之类，赛一赛神，以谢覆庇，然后我们同散福受用方是。不然，只一味也不好下酒。况列位在此，无有我不破钞反吃白食的。二弟意下何如？”众人都拍手道：“有理，有理。”申蘭就叫谢保过来，见了二官人。道：“这是我家雇工，极是老实勤紧可托的，就分付他，叫去买办食物。”小娥领命走出，一霎就办得齐齐整整，摆列起来。申春道：“此人果是能事，怪道大哥出外，放得家里下，元来有这样得力人在这里。”众人都赞叹一番。申蘭叫谢保把福物摆在一个养家神道前了。申春道：“须得写众人姓名，通诚一番。我们几个都识字不透，这事却来不得。”申蘭道：“谢保写得好字。”申春道：“又会写字，难得难得！”小娥就走去，将了纸笔，排头写来。少不得申蘭、申春为首，其余各报将名来，一个个写。小娥一头写着，一头记着，方晓得果然这个叫得申春。

献神已毕，就将福物收去，整理一整理，重新摆出来，大家欢哄饮

私商勾当——这里指抢劫。

老实头——吴方言对老实人的称谓。

契厚——亲密结交。

做……不着——拚舍，豁出去。这里是不顾惜的意思。

啖。却不提防小娥是有心的，急把其余名字一个个都记将出来，写在纸上，藏好了。私自叹道：“好个李判官，精悟玄鉴，与梦语符合如此！此乃我父夫精灵不泯，天启其心。今日仇人都在，我志将就了。”急急走来伏侍，只拣大碗，频频斟与兰、春二人。二人都是酒徒，见他如此殷勤，一发喜欢，大碗价只顾吃，那里猜他有甚别意？天色将晚，众贼俱已酣醉，各自散去；只有申春留在这里过夜，未散。小娥又满满斟了热酒，奉与申春道：“小人谢保到此两年，不曾伏侍二官人。今日小人借花献佛，多敬一杯。”又斟一杯与申兰，道：“大官人请陪一陪。”申春道：“好个谢保，会说会劝！”申兰道：“我们不要辜负他孝敬之意，尽量多饮一杯才是。”又与申春说谢保许多好处，小娥谦称一句，就献一杯，不干不住，两个被他灌得十分酩酊。元来江边苦无好酒，群盗只吃的是烧刀子。这一坛是他们因要尽兴，买那真正滴花烧酒，是极狠的。况吃得多了，岂有不醉之理？

申兰醉极苦热，又走不动了，就在庭中坦了衣服，眠倒了。申春也要睡，还走得动，小娥就扶他到一个房里，床上眠好了。走到里面看时，元来蔺氏在厨下整酒时，闻得酒香扑鼻，因吃夜饭，也自吃了碗把。两个丫头递酒出来，各各偷些尝尝。女人家经得多少浓味？一个个伸腰打盹，却像着了孙行者瞌睡虫的。小娥见如此光景，想道：“此时不下手，更待何时？”又想道：“女人不打紧，只怕申春这厮未睡得稳，却是利害。”就拿把锁，把申春睡的房门锁好了。走到庭中，衣襟内拔出佩刀，把申兰一刀，断了他头。

欲待再杀申春，终久是女人家，见申春起初走得动，只怕还未甚醉，不敢轻惹他。忙走出来邻里间，叫道：“有烦与我出力拿贼则个！”邻人多是平日与他相好的，听得他的声音，都走将拢来，问道：“贼在那里？我们帮你拿去！”小娥道：“非是小可的贼，乃是江洋杀人的大强盗，赃仗都在。今被我灌醉，锁住在房中，须赖众力擒他。”小娥平日结识的好些好事的人在内，见说是强盗，都摩拳擦掌，道：“是甚么人？”小娥道：“就是小人的主人与他兄弟，惯做强盗。家中货财千万，都是赃物。”内中也有的道：“你在他家中，自然知他备细不差，只是没有被害失主，不好卤莽得。”小娥道：“小人就是被害失主。小人父亲与一个亲眷，两家数十口，都被这伙人杀了。而今家中金银器皿上，还有我家名字记号，须认得出。”一个老成的道：“此话是真。那申家踪迹可疑，身子常不在家，又不做生理，却如此暴富。我们只是不查得他实迹，又怕他凶暴，所以不敢发觉。今既有谢小哥做证，我们助他一臂，擒他兄弟两个送官，等他当官追究为是。”小娥道：“我已手杀一人，只须列位助擒得一个。”众人见说已杀了一人，晓得事体必要经官，又且与小娥相好的多，恨申兰的也不少，一齐点了火把，望申家门里进来，只见申兰已挺尸在血泊里。开了房门，申春鼾声如雷，还在睡梦。众人把索子捆住，申春还挣扎道：“大哥，不要取笑。”众人骂他强盗，他

孙行者瞌睡虫——孙行者即小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善于变化，曾用身上毫毛变为瞌睡虫，使人酣睡不醒。

小可——平常的，无关紧要的。

赃仗——赃物和凶器。

兀自未醒。众人捆好了，一齐闯进内房来。那蔺氏酒不多，醒得快，惊起身来。见了众人火把，只道是强盗上了，口里道：“终日去打劫人，今日却有人来打劫了。”众人听得，一发道是谢保之言为实，喝道：“胡说！谁来打劫你家？你家强盗事发了。”也把蔺氏与两个丫鬟拴将起来。蔺氏道：“多是丈夫与叔叔做的事，须与奴家无干。”众人道：“说不得，自到当官去对。”此时小娥恐怕人多，抢散了赃物，先已把平日收贮之处，安顿好了，锁闭着。明请地方加封，告官起发。

闹了一夜，明日押进浔阳郡来。浔阳太守张公升堂，地方人等解到一千人犯。小娥手执首词，首告人命强盗重情。此时申春宿酒已醒，明知事发，见对理的却是谢保，晓得哥哥平日有海底眼在他手里，却不知其中就里。乱喊道：“此是雇工人背主假捏出来的事！”小娥对张太守指着申春道：“他兄弟两个为首，十年前杀了豫章客谢、段二家数十人，如何还要抵赖？”太守道：“你敢在他家佣工，同做此事，而今待你有些不是处，你先出首了么？”小娥道：“小人在他家佣工，止得二年。此是他十年前事。”太守道：“这等，你如何晓得？有甚凭据？”小娥道：“他家中所有物件，还有好些是谢、段二家之物，即此便是凭据。”太守道：“你是谢家何人，却认得是？”小娥道：“谢是小人父家，段是小人夫家。”太守道：“你是男子，如何说是夫家？”小娥道：“爷爷听禀：小妇人实是女人，不是男子。只因两家都被二盗所杀，小妇人擗入水中，遇救得活。后来父夫托梦，说杀人姓名，乃是十二个字谜，解说不出。遍问识者，无人参破；幸有洪州李判官，解得是‘申蘭、申春’。小妇人就改妆作男子，遍历江湖，寻访此二人。到得此郡，有出榜雇工者，问是申蘭。小妇人有心，就投了他家。看见他出没踪迹，又认识旧物，明知他是大盗，杀父的仇人，未见申春，不敢动手。昨日方才同来饮酒，故此小妇人手刃了申蘭，叫破地方，同擒了申春。只此是实。”太守见说得希奇，就问道：“那十二字谜语如何的？”小娥把十二字念了一遍。太守道：“如何就是申蘭、申春？”小娥又把李公佐所解之言，照前述了一遍。太守连连点头，道：“是，是，是。快哉李君，明悟若此！他也与我有交，这事是真无疑。但你既是女人扮作男子，非止一日，如何得不被人看破？”小娥道：“小妇人冤仇在身，日夜提心吊胆，岂有破绽露出在人眼里？若稍有泄漏，冤仇怎报得成？”太守心中叹道：“有志哉，此妇人也！”又唤地方人等起来，问着事繇。地方把申家向来踪迹可疑，及谢保两年前雇工，昨夜杀了申蘭，协同擒了申春并他家属，今日解府的话，备细述了一遍。太守道：“赃物何在？”小娥道：“赃物向托小妇人掌管，昨夜眼同地方封好在那里。”太守即命公人押了小娥，与同地方到申蘭家起赃，金银财货，何止千万。小娥俱一一登有簿籍，分毫不爽，即时送到府堂。

太守见金帛满庭，知盗情是实，把申春严刑拷打，蔺氏亦加拶指，

强盗上了——吴方言，意指强盗打劫来了。

对理——对证、告发。

海底眼——吴方言，意指底细、内情、根源。

敢——这里作“莫非”解。

拶(z n 趲)指——旧时的一种酷刑，以绳穿数根小木棍，夹住犯人手指，用力收勒。

都抵赖不得，一一招了。太守又究馀党，申春还不肯说。只见小娥袖中取出所抄的名姓呈上太守，道：“这便是群盗的名了。”太守道：“你如何知得恁细？”小娥道：“是昨日叫小妇人写了连名赛神的，小妇人嘿自抄记，一人也不差。”太守一发叹赏他能事。便唤申春，研问着这些人住址，逐名注明了。先把申春下在牢里，蔺氏、丫鬟讨保官卖，然后点起兵快，登时往各处擒拿。正似瓮中捉鳖，没有一个走得脱的，齐齐擒到，俱各无词。太守尽问成重罪，同申春下在死牢里。乃对小娥道：“盗情已真，不必说了。只是你不待报官，擅行杀戮，也该一死。”小娥道：“大仇已报，立死无恨。”太守道：“法上虽是如此，但你孝行可嘉，志节堪敬，不可以常律相拘。待我申请朝廷，讨个明降，免你死罪。”小娥叩首称谢。太守叫押出讨保，小娥禀道：“小妇人而今事迹已明，不可复与男子溷处，只求发在尼庵听候发落为便。”太守道：“一发说得是。”就叫押在附近尼庵，讨个收管，一面听候圣旨发落。

太守就备将情节奏上，内云：

谢小娥立志报仇，梦寐感通，历年乃得。明系父仇，又属真盗。不惟擅杀之条，原情可免；又且矢志之事，核行可旌。云云。

元和十二年四月。

明旨批下：“谢小娥节行异人，准奏免死，有司旌表其庐，申春即行处斩。”不一日到浔阳郡府堂，开读了毕。太守命牢中取出申春等死囚来，读了犯由牌，押付市曹处斩。小娥此时已复了女装，穿了一身素服，法场上看斩了申春，再到府中拜谢张公。张公命花红鼓乐送他归本里。小娥道：“父死夫亡，虽蒙相公奏请朝廷恩典，花红鼓乐之类，决非孀妇敢领。”太守越敬他知礼，点一官媪伴送他到家；另自差人旌表。

此时哄动了豫章一郡，小娥父夫之族，还有亲属在家的，多来与小娥相见问讯。说起事繇，无不悲叹惊异。里中豪族慕小娥之名，央媒求聘的，殆无虚日。小娥誓心不嫁，道：“我混迹多年，已非得已。若今日嫁人，女贞何在？宁死不可。”曾奈来缠的人越多了，小娥不耐烦分诉，心里想道：“昔年妙果寺中，已愿为尼，只因冤仇未报，不敢落发。今吾事已毕，少不得皈依三宝，以了终身。不如趁此落发，绝了众人之愿。”小娥遂将剪子先将髻子剪下，然后用剃刀剃净了，穿了褐衣，做个行脚僧打扮。辞了亲属，出家访道，竟自飘然离了本里。里中人愈加叹诵，不题。且说元和十三年六月，李公佐在家被召，将上长安。道经泗滨，有善义寺尼师大德，戒律精严，多曾会过，信步往谒。大德师接入客座，只见新来操戒的弟子数十人，俱净发鲜披，威仪雍容，列侍师

兵快——又叫“捕快”，旧时衙门里专门从事缉捕犯人的兵丁。

明降——皇帝降下的旨意。

旌——即下文所说的“旌表”，为封建时代对所谓忠孝节义之人的一种表彰，通常用立牌坊、赐匾额等形式。

犯由牌——旧时插在处斩犯人身背后的牌子，上书罪犯姓名，犯罪情由及监斩官等内容。

曾奈——也作“争奈”，即岂料。

三宝——指佛教中的佛、法、僧。

之左右。内中一尼，仔细看了李公佐一回，问师道：“此官人岂非是洪州判官李二十三郎？”师点头道：“正是。你如何认得？”此尼即泣下数行，道：“使我得报家仇、雪冤耻，皆此判官恩德也。”即含泪上前，稽首拜谢。李公佐却不认得，惊起答拜，道：“素非相识，有何恩德可谢？”此尼道：“某名小娥，即向年瓦官寺中乞食孀妇也。尊官其时以十二字谜语，辨出申蘭、申春二贼名姓，尊官岂忘之乎？”李公佐想了一回，方才依稀记起，却记不全。又问起是何十二字，小娥再念了一遍。李公佐豁然省悟，道：“一向已不记了，今见说来，始悟前事。后来果访得有此二人否？”小娥因把扮男子、投申蘭、擒申春并馀党，数年经营艰苦之事，从前至后，备细告诉了毕。又道：“尊官恩德，无可以报。从今惟有朝夕诵经保佑而已。”李公佐问道：“今如何恰得在此处相会？”小娥道：“复仇已毕，其时即剪发披褐，访道于牛头山，师事大士庵尼将律师，苦行一年。今年四月，始受具戒于泗州开元寺，所以到此。岂知得遇恩人，莫非天也？”李公佐道：“既已受戒，是何法号？”小娥道：“不敢忘本，只仍旧名。”李公佐叹息道：“天下有如此至心女子！我偶然辨出二盗姓名，岂知誓志不舍，毕竟访出其人，复了冤仇。又且佣保杂处，无人识得是个女人，岂非天下难事？我当作传以旌其美。”小娥感泣，别了李公佐，仍归牛头山。扁舟泛淮，云游南国，不知所终。李公佐为撰《谢小娥传》，流传后世，载入《太平广记》。

诗云：

匕首如霜铁作心，精灵万载不销沉。

西山木石填东海，女子衔仇分外深。

又云：

梦寐能通造化机，天教达识剖玄微。

姓名一解终能报，方信双魂不浪归。

